

第八十一回 看字柬心皈圣僧 追尸身路遇班头

话说知县吩咐把凶手带过来。官人把张福、李禄带过来。知县一看说：“你们两个人姓什么？”这个说：“小人叫抓天鹄鹰张福。”那个说：“小人叫过街老鼠李禄。”老爷说：“你两个人谁把和尚打死的？”李禄说：“是张福把那和尚打死的，我是劝架来着。”张福说：“李禄打死的。”李爷说：“你这两个东西混帐。倒是谁打死的？”李禄说：“老爷不信，瞧张福手上有血。他说我打死的，我手上没血。”老爷立刻派官人一验，果然张福手上有血。知县说：“张福，明明是你打死的。你还狡赖。”张福说：“回老爷，和尚是我打死的。北门外高家钱铺门口，一刀砍死刘二混，可是李混杀的。”老爷一听一愣。书中交代，怪不得和尚说他两个人是忘八，原本张福、李禄这两个人是破落户出身，在外面做光棍，欺财主，无所不为。家里每人娶了个媳妇。这两个人在外面尽交的有钱的浮荡子弟。瞧见人家一有钱，这两个人就套着跟人家交朋友，没有交不上的，爱吃的人，他就先请他吃；爱嫖的人，他也陪着他嫖。日子长了，他就带往自己家里，叫他女人勾引人家。他作为不知道，充好朋友。不是向人家借钱，就是向人家借当。他女人叫他今天打锡子，明天又叫置衣裳，两口子吃人家。怎么刘二混会被李禄杀了呢？皆因刘二混有个本家，给了他几百两银子。李禄见刘二混有了钱，他就把刘二混招到家去住着，吃喝不分。李禄的妻子一勾引刘二混，刘二混也是年轻的人，焉有不贪色的？把自己银子拿出来，吃喝穿戴，全是他的。后来刘二混把银子都花完了，还在李禄家吃喝，李禄就往外撵，刘二混说：“我把钱都花在你们家里，我也没处去，你叫走不行。你们吃我就吃，你们喝我就喝。”李禄实没有法子，也撵不出去，心中暗恨刘二混。这天张福跟李禄两人在酒馆内喝酒谈心。这两个是拜兄弟，彼此一类，谁也不瞒谁。李禄说：“张三哥你瞧，现在我家里这个刘二混，他吃我喝我，讹住我了，我也撵不出去，实在可恨。我打算把他约出来，请他喝酒。拿酒把他灌醉了，我把他杀了。三哥，你给帮个忙儿行不行？以后你也有用我的地方，我也不能含糊。”张福说：“就是罢。”两个商量好了，次日把刘二混约出来喝酒，李禄暗带钢刀一把。两个人拿酒一灌刘二混，刘二混本来心里又烦，酒吃多了。吃的酩酊大醉，不能转动，人事不知，李禄由酒店把他背出来。天有二更以后，张福跟着，走到高家钱铺门口，见众铺户都关去，四外无人。李禄素常跟高家钱铺有仇，皆因换银子，钱铺给他要钱，他老说合的少，常常口角相争。李禄一想：“就把刘二混杀在他铺门口，叫他打一场无头案的官司。”说罢，立刻将刘二混放在地下。刘二混醉的人事不知，李禄拿出刀来，一刀竟将刘二混结果了性命。杀完了，同张福各自回家。两个人从此更亲近了。自打算这件事人不知，鬼不觉，就算完了，焉想到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今天张福一想：“打死和尚，李禄往我身上推干净。”心中一恨，这才回禀老爷：“和尚是我打死的。高家钱铺门口，一刀杀死刘二混，那可是李禄杀的。”张福就把从前已往之事，如此这般一回禀，老爷听明白了，这才问李禄怎么杀的。李禄张口结舌说：“是张福的主意。他帮我杀的。”老爷说：“你这两个东西混帐之极。来人先把他两个人押起来，本县先验尸。”刚要吩咐仵作验尸，忽然想起济公那件字柬：“和尚就叫我由东门外回头，轿子一落平，就看字柬。我倒看看和尚的字柬写的是什么东西？”想罢掏出来字柬，拆开了看，上写是：“贫僧今日必死，老爷前来验尸。吩咐仵作莫相移，休叫贫僧露体。”

知县一看，暗为点头。果然济公有先见之明。立刻吩咐仵作：“不准脱和尚的衣裳移动死尸，就验脑袋上的伤就是了。”仵作答应，过来看明白说：“回禀老爷，和尚后脑海有二寸多长、三寸多宽的伤。伤了致命处，花红脑浆迸流。”老爷点了点头，叫招房先生把尸格写了，吩咐先用席将和尚盖上，派地方官人看着，老爷这才叫官人押张福、李禄回龙游县衙门。老爷走后，地方本面的官人，拿席把和尚的死尸盖上。众官人来到二龙居说：“掌柜的，这件事吏不举、官不究。我们要一回老爷，由你这铺子里打的架，你就得跟着打官司。”掌柜的说：“众位，没这个事，来到我这里喝酒，我也没含糊，何况乎有事？将来这件事完了，我必有一分人心。”叫伙计来给众位打酒，炒几样菜。众人坐下，地方说：“刘头你瞧和尚脑袋，怎么只一拳就会打碎了？”刘头说：“我想着也怪。”掌柜的说：“可惜这位和尚死了，是我们的财神爷。平常我这屋里没上过座，今天都是他招接来的座。和尚要不死，我每天管他两顿饭吃。”地方说：“你别胡闹了。我瞧和尚是怎么样死的？”说着话，就跑出来一掀席，只见和尚朝他龇牙一动。吓了往里就跑。官人忙问：“怎么了？”地方说：“死尸朝我一笑！”官人说：“你别胡说了。已然死了，还能朝你笑？必是你眼迷离了。我瞧去。”这个官人过来刚一掀席，和尚一翻身坐起来了，拿手一摸脑袋说“哎哟”，站起来往南就跑。地方官人就追，叫喊：“截住走尸呀！”众人一听，走了尸，谁不躲远远的，都怕死尸碰着就要死。和尚一直出了南门，往东，刚到东南城门边，往北一拐，见眼前一个人，身高不满五尺，五短的身材。头戴紫金帽，身穿紫箭袖袍，腰系丝绦，薄底靴子。面皮微紫，凶眉恶目，押耳两络黑毫，手中拿着包袱。和尚一看，心里说：“要办龙游县这两条命案，就在此人身上。”和尚自言自语说：“这个龙游县的地方，可不比外乡村镇。要是外乡人来到这儿吃东西，恐怕都不懂的，准叫人家耻笑。”和尚说着话，赶在这个人头里走。这个矮子一听和尚的话，心中一想：“这龙游县的地方，与别处不同。真是一处不到一处迷，是处不到永不知。我何不跟着和尚？他要进酒馆要什么，我也要什么，准不露怯了。”想罢，跟着和尚走。来到东门关乡，见和尚进了路北一座酒馆，这矮子也进了酒馆。见和尚脚一蹬板凳说：“来呀，小子拿壶酒来！”这个矮子一想：“这地方许是这个规矩。”他也脚一蹬板凳说：“来呀，小子拿壶酒来。”跑堂的一瞧：“这倒不错。”他不敢说这个矮子，跑堂的说：“大师父，别这么叫小子。”和尚说：“算我错了。你给我来一壶酒，要有两层皮有馅的来一个。”伙计心说：“和尚连馅饼都不懂。”伙计刚要走，这个矮子也说：“小子，给我来一壶好酒，要两层皮有馅的来一个。”伙计一想：“这两个人倒是一样排场来的。”赶紧给和尚拿了一壶酒、一个馅饼。也给矮子一壶酒、一个馅饼。和尚拿一根筷子当中一扎说：“吃这个东西，不会吃，叫人家笑话。”和尚拿筷子一批，一口就咬了半个。这个矮子也拿一根筷子一批。刚一咬，连热气带油，把嘴烫了。和尚一连要了十壶酒、十碟馅饼。这个人也照样要了十壶酒、十碟馅饼。和尚吃完，把十个碟子拿手一举，这个矮子也一举。和尚望下一落，仿佛要摔；这个人也往下一撒手，把十个碟子摔了。和尚没撒手，见那人摔了，和尚哈哈一笑说：“冤家小子。”这个一听，说：“好和尚，你冤我那可不行。”和尚拿这十个碟子照那人脸上就砍，把脑袋也砍破了。这人当时气往上撞，要跟和尚一死相拼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二回 济公饭馆打贼人 徐沛旅店遇故友

话说济公拿碟子照这人一砍，这人真急了，要跟和尚动手。和尚往外就跑，这人随后就追。伙计一瞧，这是活局。这两个人吃完了，把碟子摔了，装打架，成心不给钱。伙计随后也追出来。后面就喊：“二位别走，给了酒钱。二十壶酒，二十碟馅饼。不给钱可不行。”和尚也不回头，一直进了东门。这矮子随后紧紧追赶说：“好和尚，无缘无故你拿碟子砍我，我焉能跟你干休！你上天，我赶到你凌霄殿。你入地，我赶到你水晶宫，好歹把你赶上。”和尚一边往前跑一边嚷：“了不得了，咱们两人是一场官司！”和尚说着话，跑到十字街，正碰见杨国栋、尹士雄由正南而来。这两个头儿也是追和尚。直追到五里碑，也没有追着。杨头说：“咱们回去罢。”二人复返回走。刚走到南门，地方官人一瞧说：“尹头、杨头，瞧见死尸没有？”尹士雄说：“哪有死尸？”地方说：“在我段上死了个穷和尚。”尹士雄说：“在你的地面上，我们还没走到十字街，怎么会瞧见呢？”地方说：“不是。这个死尸走了尸，跑出了南门。”尹士雄就问：“死的是什么人？”地方就把抓天鹅鹰张福，过街老鼠李禄怎样打死穷和尚，老爷验了尸怎么派人看着，和尚走尸跑的话，从头至尾一说。杨国栋一听说：“了不得了，济公被人打死了。”尹士雄说：“你们不知道，济公神通广大，死不了。咱们一同回去罢。”地方官人这才同尹士雄、杨国栋一同回来。刚走到十字街，见和尚由正东跑来。地方一瞧说：“死尸来了！”尹士雄、杨国栋赶紧就问：“师父怎么回事？”和尚说：“了不得了，我们两人是一场官司，别叫追我的那矮子跑了。”尹士雄、杨国栋过去，就把那矮子截住。尹士雄说：“朋友别走了。你跟和尚打一场官司罢。”那人说：“好。我们是得打官司。”尹士雄过去，“哗啦”一抖铁链，就把这矮子锁住。这矮子说道：“和尚打官司，也不能锁我。”尹士雄说：“我们老爷有吩咐，在家人要跟出家人打官司，先锁在家人，不锁和尚。你走罢。”拉着这人刚要走，后面酒店伙计赶到说：“别走。”杨国栋一瞧认识。说：“刘伙计什么事？”伙计说：“这位吃了十碟馅饼、十壶酒。和尚吃了十碟馅饼、十壶酒。两人一打架，把二十碟都给摔了，酒钱也没给，两个人就跑出来了。”杨国栋说：“伙计你且回去罢。写我的帐，该多少钱我给。”伙计一听，说：“既是杨大爷这么说，我就回去了。”伙计转身走了。和尚说：“咱们上衙门去打官司去。”地方官人过来说：“杨头，你替我回回老爷罢，大师父又活了。我就不上衙门去了。”杨头说：“就是罢。”尹士雄拉着这个矮子，大众往北走。走了不远，路西酒铺内孙掌柜跑出来说：“杨大爷你烦恼了。”杨头一愣，说：“我什么事烦恼？”孙掌柜说：“不是杨大奶奶死了么？”杨头说：“这话是谁说的？”孙掌柜用手一指，说：“就是这位大师父给送的信。”杨头说：“师父怎给我报丧来着？”和尚说：“我跟他闹着玩。因他给人家写花帐。”孙掌柜一听说：“好和尚，你无故诓我，我把礼物都买了，还没送去。你就赔我！”杨头说：“得了，孙贤弟你今受点委屈罢。这位和尚也不是外人，瞧着我罢。”尹士雄说：“师父你怎么说人家死了，本来已经病着。”和尚说：“一咒十年旺，就死不了啦。”杨国栋说：“师父慈悲慈悲，给我一块药。”和尚点头，掏了一块药，给了杨国栋。这矮子就问：“这个和尚，是哪庙里的？”尹士雄说：“你要问和尚？我告诉你，跟和尚打官司，算你露了脸，增了光。这是灵隐寺济颠和尚。”这矮子一听，呵了一声说：“他是济颠哪！官司我

不打了。”说着话，冷不防一抖铁链，拧身蹿上房去。和尚说：“别叫他走了，龙游县这两条命案，都在他一人身上。”书中交代，这个人姓徐名沛，名号叫小神飞，也是西川路的江洋大盗。龙游县的两条命案，怎么会在他身上呢？这其中有一段隐情，南门外高宅捉妖的那个老道叶秋霜，当初也是绿林人。后来在南门外三清观出了家。他得了一部邪书，名叫《阴魔宝篆》，上面有练邪术的法子，能练呼风唤雨、撒豆成兵、移山倒海、五行变化、点石成金、捉妖的法子、拘五鬼的法子、擒妖捉鬼各种的法子，这天老道正在庙里练功夫，来了一个僧人，乃是西川路五鬼之内的，姓李叫李兆明，外号人称开风鬼，跟老道系故旧之交；来望着老道。两个人一见面，各叙寒温。叶秋霜就问：“李贤弟打哪来？”李兆明说：“由西川来。西川的绿林窝子给人家挑了，我也无处投奔。”老道就留下李兆明在庙里住着。老道早晚练功夫，李兆明就问：“练的是什么功夫？”老道就说：“得了一部天书，能练各种法术。”李兆明说：“道兄，你教给我练练。”老道说：“你练不了。要练一天得磕一千头。”李兆明一想：“他这是不教给我。”心中暗恨着老道。这天高折桂请老道捉妖，李兆明知道这件事，他暗中跟着老道在法台捉妖。李兆明就后一刀，把老道杀了，把这本书得在手内。他也没回家，他就住在德兴杨家店，没事在店里瞧书，早晚练功夫。这天开风鬼李兆明在店门口站着，只见由东面来了一个人，乃是小神飞徐沛，一见和尚，赶紧过来行礼。李兆明就问：“徐贤弟打哪来？”徐沛说：“我要到临安逛去。西川绿林的朋友都散了，我也无地可投。”李兆明把徐沛让到店里。一谈话，徐沛就问李兆明在这住着做什么呢？李兆明说：“我得了一部天书，练功夫呢。”徐沛说：“你教给我练练。”李兆明说：“你要练也行。你得找一个幼女天灵盖来。”徐沛说：“找天灵盖练什么？”李兆明说：“能练千里眼、顺风耳。”徐沛本是浑人，他就出来找幼女天灵盖。遇见看坟的，他就问：“这坟里埋的什么人？”看坟的只当是他要偷坟掘墓，也不肯告诉，说：“不知道。”徐沛连问了好几个，都不告诉他。他也问烦了，正在树林发愣歇着，由对面来了一个僧人，架着拐，是个瘸子。一见徐沛说：“徐贤弟，你在这做什么呢？”徐沛一瞧，认识这个和尚。叫昼癩僧冯元志，也是西川路的江洋大盗。怎么叫昼癩僧呢？皆因白天架着拐装瘸子，晚上上房飞檐走壁更灵便。他为是遮盖，叫人家知道他是瘸子，不能做贼。今天一见徐沛，问徐沛做什么呢？徐沛把李兆明叫他找女儿天灵盖、练功夫的话说了一遍。冯元志说：“徐贤弟，你真实心眼。李兆明他是冤你。今天晚上我同你到店里，把李兆明杀了。你就把天书得过来，好不好？”徐沛说：“好。”冯元志他原本跟李兆明有仇，这叫借刀杀人。两个人商量好了，一同到酒馆，吃完了饭。天有二鼓，来到德兴店。冯元志巡风，徐沛下去，进了上房一瞧，李兆明正趴在桌上睡了。徐沛手起刀落，把李兆明杀了，把书得在手内，刚要往外走，就听上房嚷：“杀了人了！”吓了徐沛一跳。济公嚷杀了人，那就上房杀了人。后来听和尚说出恭去，上了茅厕。冯元志他巡风。听屋里说公文湿了。他也不知什么公文。见柴头同杜头出去找和尚，冯元志由房上下来，进屋中一瞧，是宪批柴元禄、杜振英捉拿乾坤盗鼠华云龙的公文，冯元志就把公文揣在怀里，由屋中出来上房。柴头、杜头已瞧见，当时要追也没把冯元志追上。贼人盗了公文，等徐沛出来，冯元志就问：“怎么样了？”徐沛说：“我已把天书得来。咱们上哪去？”冯元志说：“咱们上开化县去。现在铁佛寺金眼佛姜天瑞姜大哥，撒绿林帖、传绿林箭。在西川路绿林朋友好几十位，

在他庙里。他要修夹壁墙地窖子，所为绿林人有了案，可以在他那里躲避，是个扎足之地，咱们上开化县去。”徐沛说：“也好。”二人顺大路望前走。走到一座树林，见对面来了一个人。二人抬头一看，真是久旱逢甘雨，他乡遇故知。不知来者是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三回 小神飞夜刺开风鬼 济禅师耍笑捉飞贼

话说昼癩僧冯元志、小神飞徐沛二人正往前走，只见对面来了一个人，正是乾坤盗鼠华云龙。冯元志、徐沛二人赶紧上前行礼说：“华二哥由哪里来？”华云龙说：“我由蓬莱观来。好险，好险！几被陆通把我摔死。”冯元志就问：“怎么回事？”华云龙就把已往从前之事，细说了一遍。冯元志说：“华二哥，我告诉你一件事，叫你放心。我把拿你的海捕公文盗了来。”华云龙说：“真的么？”冯元志就把杀李兆明、徐沛得天书、巧遇两个班头、在店里把文书怎么盗来的话，对华云龙一说。华云龙这才明白，说：“你们二位上哪里去？”冯元志说：“上开化县，你我一同走罢。现在铁佛寺金眼佛姜天瑞，撒绿林帖，请了多少朋友。要一同修夹壁墙地窖子呢！咱们三个人，一同去罢。”华云龙说：“也好。”三个人这才一同走。这天来到开化县铁佛寺，一瞧庙里庙外，人烟稠密。三个人一打听，问什么事？有人说：“庙里铁佛显圣，口吐人言。”三个人一直进庙，直奔后面。一瞧，就是金眼佛姜天瑞一个在庙里。三个人给姜天瑞一行礼。冯元志说：“姜大哥。众位朋友哪里去了？”姜天瑞说：“众位朋友都出去，分四路去做买卖。这里还有几位，叫他出来，给你三人引见引见。”大家彼此行礼。姜天瑞说：“三位由哪里来？”华云龙就把自己的事一说，徐沛也把自己之事一说。姜天瑞说：“徐贤弟，你得的什么书？给我瞧瞧。”徐沛就把书拿出来，交姜天瑞。姜天瑞一瞧，说：“徐贤弟，这书你也用不着，我留下了。”徐沛心中大大不悦，自己一想：“我的东西，我还没爱够。我又没说给他，他竟留下，实实可气。”心里大不愿意，又不可说不给。惹不起姜天瑞，自己默默无言。华云龙这时说：“我要走。”姜天瑞说：“怎么？”华云龙说：“我心里不安。怕济颠和尚一来，一个跑不了，那时连累了你们众位。”姜天瑞一听说：“众位朋友，哪位到龙游县去，把这济颠和尚杀了，把人头带来。谁有这个胆量，替华二弟充光棍？”徐沛说：“我去。”徐沛心里有自己的心思：“我到龙游县不犯事便罢，犯了事，我先把他们拉出来，一个跑不了。”他是暗恨姜天瑞，故此他说“我去”。姜天瑞说：“好。徐贤弟你辛苦一趟罢。”徐沛这才由开化起身。这天到龙游县东南城极角，碰见济公。和尚一念道说：“龙游县这地方，不比别处，吃饭馆不知这里规矩的，花多了钱，还要被人耻笑。”徐沛一听，他原是个浑人，他这才跟和尚到酒铺去喝酒。和尚故意要跟他打起来，跑到十字街，叫尹士雄把徐沛锁上。徐沛先还要跟和尚打官司，只一听是济公，徐沛一扭身蹿上房去说：“官司我不打了。”和尚说：“别叫他走，龙游县两条命案，都在他身上。”杨国栋、尹士雄一听和尚这话，赶紧扭身上房。徐沛打算要跑，焉想到和尚一指手说：“俺敕令赫。”贼人要跑跑不了了。被尹士雄、杨国栋把贼人揪住，揪下房来。众人一齐同奔龙游县衙门。来到衙门，杨国栋进去一回话，说：“济公没死，现在拿了一个贼人，听候老爷审讯。”老爷正审问张福、李禄的口供。一听济公没死，老爷赶紧吩咐有请。立刻，济公叫尹士雄带领贼人上堂。老爷一瞧说：“圣僧请坐。下面贼人姓甚名谁？”徐沛也不隐瞒说：“回禀老爷，我叫小神飞徐沛。东门外杨家店脱头和尚，叫开风鬼李兆明，是我杀的。南门外老道叶秋霜，是李兆明杀的。我把他杀了，算他给叶秋霜抵命，没我的事。”老爷说：“你满嘴胡说。店里和尚是你杀的，公文可是你盗了去？”徐沛说：“公文不是我盗的。是昼癩僧冯元志盗的，他同华云龙都在开化县铁佛寺住着，

铁佛寺还有许多绿林人在那里。”老爷一听，也不再往下问，就吩咐将徐沛钉镣入狱。老爷说：“圣僧，还求你老人家辛苦一趟，带着我的班头去办案，将贼人拿来。”和尚说：“可以。老爷办一套文书，我和尚带杨国栋、尹士雄、柴元禄、杜振英四个人去。”知县立刻把文书办好，交与杨国栋。和尚带领四位班头，出了衙门，一直顺大路往前行走。和尚一面往前走，口唱狂歌，说道是：

南来北往走西东，看得浮生总是空。天也空，地也空，人生杳杳在其中，日也空，月也空，来来往往有何功？田也空，土也空，换了多少主人翁。金也空，银也空，死后何曾在手中。妻也空，子也空，黄泉路上不相逢。官也空，职也空，数尽孽障恨无穷。朝走西来暮走东，人生恰是采花蜂。探得百花成蜜后，到头辛苦一场空。夜深听尽三更鼓，翻身不觉五更钟。从头仔细思量看，便是南柯一梦中。

和尚说：“哎呀。阿弥陀佛。”和尚刚才将歌唱完，只听后面一声“无量佛”。大众回头一看，来了一位老道。头戴九梁道巾，身穿着一件古铜色的道袍，腰系丝绦，白袜云鞋。面如三秋古月，年过古稀。发似三冬雪，鬓似九秋霜。海下一部银髯，洒满胸前。真是仙风道骨。跟着两个童子，都在十五六岁上下，都是眉清目秀。发挽双丫髻，身穿蓝布道袍，青色护领相衬，腰系丝绦，白袜云鞋。一个童子扛着宝剑，挂着一个轧轧葫芦；一个童子扛着雨盖，挂着一个包裹。老道一面往前走，口中念道：

玉殿琼楼，金锁银钩，总不如山谷清幽。蒲团纸帐，瓦钵磁甌，却不知春、不知夏、不知秋。万事俱休，名利都勾。高官骏马，永绝追求。溪山作伴，云月为俦。但乐清闲、乐自在、乐优游。

老道口念：“无量寿佛。”和尚回头瞧了一瞧，老道走了不远。和尚说：“哎呀，了不得了！我腰疼、腿疼、肚子疼、脑袋疼。走不了啦。”杨头说：“师父怎么了？”和尚说：“我要死，不能走了。”尹士雄也不知道和尚的脾气，也过来问说：“师父怎么了？”和尚说：“我心里发堵，嘴里发苦，眼睛发努。”柴头说：“对，说话都乱了。”这两个人也不理和尚，在一边蹲着生气。和尚躺在地下，“哎哟，哎哟”直嚷。那老道来到近前，说：“无量佛。这位和尚是一个走路，还是有同伴的？”尹士雄说：“我们是一处的。”老道说：“和尚的病体沉重，我山人这里有药。”柴头说：“道爷，你趁早别管，你走罢。你要一给药吃，准一吃就死。”老道一听说：“我这药好，人吃一粒，能延寿一年。吃两粒，能多活二年。吃三粒，能活六年。要死的人，吃我九粒药，名为九转还魂丹，能多活十二年。和尚要吃死了，我给抵偿。”柴头说：“我拦你不听，你就给他吃。”老道吩咐把葫芦拿来，倒出一粒药来。其形似樱桃，色红似火，清香扑鼻，老道给和尚吃了一粒。和尚吃下去，嚷：“肠子烧断了！”柴头说：“是不是？”老道又给和尚吃了两粒，和尚嚷：“肚子破了！”老道又给和尚吃了三粒，和尚说：“了不得了，心里着火，肺肝全烂了！”老道把九转还魂丹都给和尚吃下去，和尚说：“不好，要死！”这句话说完了，和尚一张嘴，话说不出来了。只见和尚蹬蹬腿，咧咧嘴，吐噜一声，气绝身亡。不知济公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四回 陈玄亮捉妖铁佛寺 马玄通路遇济禅师

话说济公吃下九粒药，气绝身亡。柴头说：“道爷，你瞧死了没有？我说不叫你给他吃，你说吃死你给抵偿。”老道吓得惊慌失色，说：“无量佛，无量佛！怪哉，怪哉！”柴头说：“你也不用念无量佛。你给治死，我能给治活了。”尹士雄说：“柴头你怎么给治活呢？”柴头说：“杜头，你把酒都喝了罢，不用给和尚留着”杜头说：“快喝。”这句话没说完，和尚一翻身爬起来说：“哪有酒？拿来我喝点。”柴头说：“你们瞧好了没有？”和尚翻身站起来说：“好老道，你给我要命丹吃，你别跑。”过去一把竟把老道脖领揪住。书中交代，这个老道乃是天台上清宫东方太悦老仙翁的徒弟。在开化县北门外，有一座北兴观，庙里有一个老道叫陈玄亮，也是老仙翁的门徒。陈玄亮也是修道的。这天陈玄亮在庙中一看，正北上有一股妖气冲天。陈玄亮一想：“我在这一方，岂能容妖魔作怪？我去找找妖精在哪里。我把他除了，省得扰乱世界。”想罢带了宝剑，往正北一找，找到铁佛寺。一瞧，正是铁佛在那里口吐人言，说：“善男信女前来求药，吾佛在此搭救众生。每人给留下一吊钱，共成善举，可以修盖大殿。拿包药去，可保汝一家平安。”陈玄亮一瞧，这股妖气由铁佛像里出来。众烧香人传言说：本地膨症流行，一求佛爷就好。陈玄亮一想：“这是妖精洒的灾，我何不把他斩了。”想罢，拉出宝剑，照定铁佛这股妖气一砍。焉想到由铁佛嘴里出来一股黑气，竟将陈玄亮喷倒在地，当时浑身紫肿，不能转动。早有人报与金眼佛姜天瑞。姜天瑞一想：“陈玄亮无缘无故来坏我的事，莫若我把他搭到后面来，将他结果了性命，剪草除根，省得萌芽复起。”想罢刚要派人去搭，有人来回禀说：“本处知县郑元龙来烧香，瞧见陈玄亮。老爷吩咐把老道带到衙门发落。”姜天瑞说：“也好，让知县带了去发落他罢。”郑老爷把陈玄亮带回衙门。知县平素知道老道是好人，一问陈玄亮怎么回事？老道也缓醒过来，说：“铁佛寺乃是妖精作怪。我打算把妖精除了，没想到妖精道行大，把我喷了。我说不定活得了活不了。”知县说：“你准知道是妖精？怎么办呢？”陈玄亮说：“只要把我师父请来，就可以把妖精捉住。”知县说：“也好。”立刻派人把老道抬回庙去。老道一想：“浑身疼痛难挨，请师父东方太悦老仙翁，恐其道路太远来不及。”这才派童子去到龙游县三清观去请大师兄马玄通。告诉两个童子：“叫你师大爷带着师父的九转还魂丹，急速快来。”两个童子到龙游县，请了马玄通，够奔北兴观。走在半路上，遇见济公作歌，马玄通没瞧得起济公，老道心说：“这个穷和尚，他也会说这修道的話。”见和尚一病不能走，老道是一番好心，把九转还魂丹都给和尚吃了。和尚倒死了，柴头把济公诓起来。和尚一揪老道，尹士雄说：“师父，方才多亏这位道爷给你药吃，你才好了。”和尚这才撒手说：“这位道爷给我药吃？”老道说：“不错。和尚贵宝刹在哪里？”和尚说：“西湖灵隐寺。上一字道，下一字济。讹言传说济颠就是我。马道爷贵姓呀？”老道说：“你知道我姓马，还问我贵姓？”和尚说：“你名字不叫玄通吗？”老道说：“是叫玄通。”和尚说：“你上哪去？”老道说：“开化县北兴观。”和尚说：“我也上北兴观。一同走罢。”老道说：“好。”和尚说：“我听说你们老道会驾趁脚风。你带着我走两步行不行。”老道说：“行。你闭上眼，可别睁开。”和尚就

膨症：中医学病症名，也叫“鼓胀”。此病患者腹部胀出如鼓，骨筋暴露，形瘦，倦怠，面色泛黄等。

把眼一闭。老道一驾和尚的胳膊，只听耳轮中呼呼风响。走在半路上，和尚一睁眼说：“了不得了，漏了风了，道爷你站站罢。”老道惦念着师弟，赶路要紧。也不管和尚落下，架着趁脚风，直奔开化县。刚来到北兴观庙门口，老道一瞧，门口有一人躺着睡觉。老道近前一看，是济公和尚。一翻身起来，说：“才来呀。”老道说：“我驾着趁脚风没歇着呀。”老道心中暗想：“怪道这个和尚有些来历。怎么他倒先来了？”和尚说：“道爷，你走后，我出恭来着，把你的九粒丸药都拉出来了，你瞧瞧，还给你罢。”老道一瞧，药还是原来一样，并没改了颜色。自己暗想“好怪”，把药接过来，放在腰中，这才叩打庙门。时候不多，出来一个小道童，把门一开说：“师大爷来了。我两个师兄呢？”马玄通说：“他两个在后面走着就来。和尚请里面坐。”济公跟着进去。一瞧，这庙中正北是大殿。东西各有配房三间。小道童一打东配房鹤轩的帘子，老道同和尚进来。屋中是两暗一明，正当中有张八仙桌，两旁有椅子。靠东墙有一张床，床上躺着陈玄亮，正是陈玄亮在那里哼声不止。一见马玄通，说：“师兄来了。这位和尚是谁。”马玄通说：“这是灵隐寺济公。”马玄通说：“我带了九粒丸药，都给这位和尚吃了，他又拉出来。”陈玄亮说：“好脏。”马玄通说：“你瞧颜色可没变。”陈玄亮说：“我不吃。”和尚说：“我这里有药，叫伸腿瞪眼丸。你吃点，一伸腿一睁眼就好。”和尚掏出一块来，给了陈玄亮吃下去。工夫不大，就听肚子里咕噜咕噜一响，要走动。陈玄亮叫道童搀着出去，走动了两次，立刻浑身肿消疼止，复旧如初。陈玄亮说：“好药，好药，真是好药！我蒙圣僧搭救弟子，实深感激。”立刻向济公行礼，连马玄通都给和尚道谢。和尚说：“这倒不要紧。你这屋里有味，熏鼻子。”陈玄亮说：“什么味呀？”和尚说：“有贼味。”两个老道一听这话，都觉诧异。书中交代，这屋里床底下真有两个贼人，在这里藏着。两个老道可不知道。皆因开化县知县郑元龙由铁佛寺庙里，把陈玄亮带到衙门去。金眼佛姜天瑞只打算是知县把老道带到衙门去，说他搅闹庙场，把老道治罪。焉想到老爷派人把老道抬回庙去。早有人得了信，告诉姜天瑞。姜天瑞一想，知道陈玄亮的师父是天台山上清宫东方太悦老仙翁。姜天瑞怕陈玄亮捉妖没捉成，必然要请他师父前来捉妖，坏了我庙中的大事。莫若我先下手的为强，后下手的遭殃。想罢，姜天瑞叫两个朋友来。一个叫铜头罗汉项永，一个叫乌云豹陈清。这两个人都是绿林中的江洋大盗，在姜天瑞庙里住着。姜天瑞今天把这两个人叫来说：“二位贤弟，我有一件事，求你二位辛苦一趟。”项永、陈清说：“兄长何出此言。有用我等之处，万死不辞。”姜天瑞说：“你二人带上钢刀，晚间够奔北兴观去，把老道陈玄亮杀了，人头给我带来。”项永、陈清点头答应，说：“这有何难。”候至天有掌灯之时，二人收拾好了，带上钢刀，出了铁佛寺。施展陆地飞腾，来到北兴观。跳墙进去，暗中探防。见陈玄亮出去，二人进了屋子，在床下一藏。打算等老道睡了，晚上行刺。焉想到马玄通同济公来了。济公一说有贼味，项永低声就问陈清说：“你身上有味么？”陈清说：“没有。”济公在外面答了话说：“你两个人没人味了，滚出来罢。”项永、陈清实藏不住了，由床下往外一窜，伸手拉刀。把两个老道吓了一跳。不知罗汉爷怎样施佛法捉拿贼人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五回 显神通捉拿盗贼 施妙术法斗铁佛

话说项永、陈清两个贼人，由床下往外一窜，伸手拉刀，意欲跟和尚动手。和尚用手一指，把贼人用定神法定住。这时，帘板一起，由外窜进四个人来，正是柴元禄、杜振英、杨国栋、尹士雄。书中交代，四位班头，两个小道童，走在道路上。马玄通带着和尚，一施展趁脚风，把四个班头两个道童落下。柴头就问：“道童，是哪里庙的？”小道童说：“我们是开化县北兴观的。”柴头说：“方才那位道爷，是你们师父吗？”道童说：“不是，是我们师大爷。”柴头说：“我们那位和尚，跟你们师大爷上你们庙里去，咱们一同走罢。”道童说：“要一同走，怕你们四位跟不上我们，我们会趁脚风。”柴头说：“我们四个人会陆地飞腾法。你们二人慢着点，我们四人快着点，咱们一同走罢。”道童说：“就是。”六个人这才一同顺着大路来到北兴观。到了庙门口，道童说：“到了，等我叫门。”柴头说：“不用叫门，我进去给你开。”说着话，柴元禄、杜振英一拧身窜上墙去。这两个人心里有心思，为是叫杨国栋、尹士雄瞧瞧，我两个人是办华云龙的原差，不是无能之辈。焉想到杨国栋、尹士雄这两个人也跟着蹿上墙去。这两个人也有心思，是要叫柴元禄、杜振英瞧瞧，我们虽是外县的官人，也不是无能之辈。这四个人彼此意见相同，这叫斗心不斗口。四个人窜到里面，把门开了，两个小道童进去，把门关上，众人够奔东配房。四位班头一进来，正赶上和尚把两个贼人定住。柴头、杜头就问说：“师父，哪个是华云龙？”和尚说：“没有华云龙。”杨头、尹头说：“师父，哪个是盗公文的贼？”和尚说：“也没有盗公文的贼。先把这两个贼捆上。虽然都不是，也别放走了。”柴头众人就把两个贼人捆上。陈玄亮吩咐道童摆酒。四位班头见过老道，彼此行礼。大众落座吃酒。和尚说：“二位道友，大亮把这两个贼人解到知县衙门。告诉知县，就提我和尚来了，要在铁佛寺捉妖，替这一方除害。二位道友，可别明着把贼人送衙门。要明着解了走，这开化县遍地是贼，不但把贼抢了走，还跟你们二位道友结了仇，就与你们二位有性命之忧。”陈玄亮说：“师父你给出个主意怎么办？”和尚说：“你把两个贼人拿被包上，雇打肩的搭着。以送供尖为名，就说庙里给老爷送供文。”老道答应。喝着酒，天已大亮。四个卖力气的人进来，一瞧两个锦被包，直动不止。贼人闷的很，焉有不动之理？扛肩的人就问：“什么东西？”老道还答话不出。和尚说：“变蛋。”扛肩的说：“我们真没听说过这个名目。”和尚说：“你们就不用管了。”当时两个老道跟着叫人抬着，奔知县衙门。和尚说：“柴头，你们四个人，先到铁佛镇巡检司，先去投文，就说我和尚随后就到。”四位班头够奔巡检司来。到挂号房一投文，巡检司的老爷刘国绅，立时请四位班头进去。四个人给刘老爷行礼。刘老爷一问，柴头说：“同济公来到铁佛寺办案。”把底里根由一说，刘老爷说：“原来是圣僧前来办案。怎么还没来呢？”柴头说：“少时就来。”少时济公来到巡检司挂号房。和尚说：“辛苦，掌柜的。”官人一听，说：“大师父，这里没有掌柜的，这是衙门。”和尚说：“衙门没掌柜的，有什么？”官人说：“有老爷。”和尚说：“有舅舅没有？”官人说：“你这是找打。”和尚说：“你告诉你们老爷，说我老人家来了。”官人一听，说：“和尚你是谁呀？”和尚说：“我是灵隐寺济颠，找你们老爷。”立刻叫人进去回禀。少时，刘国绅迎接出来，赶奔上前说：“圣僧来了，请里面坐。”和尚说：“刘老爷请。”一同到厂书房，四位班头也在

这里。和尚来到屋中落座，有人进上茶来，和尚说：“刘老爷，你拿你的名片，到铁佛寺去。请那庙的和尚，就说有本处的绅董富户要给他修庙，把和尚请来问问，得多少银子。你先把盗公文贼人诳来。我和尚在里问屋藏着，等他来了，我先把他拿住，然后再到铁佛寺捉妖。”刘国绅点头答应，立刻派手下人拿名片，到铁佛寺去。教给家人一番话，家人到铁佛寺去请和尚。且说金眼佛姜天瑞，自从徐沛上龙游县走后，未见回来。他手下众绿林的朋友，都出去做买卖。就留下乾坤盗鼠华云龙，昼癩僧冯元志，皂托头彭振，万花僧徐恒这四个人跟他看庙。今天华云龙、姜天瑞没在庙里。只因小西村众绅士富户，内中有明白人说：“这开化县八百多村，家家闹膨胀病。勿论什么名医，都瞧不好，非得到铁佛寺去求铁佛才能好。这其中定有缘故。求铁佛，贫家讨药，要一吊钱，富家讨药，要银一两。莫如把庙里和尚找来，跟他商量，大家凑钱给他修庙，叫他给求求铁佛，就许能除了灾。”大家商量好，派人去请和尚。姜天瑞同着华云龙，够奔小西村去。他二人刚走，巡检司的家人来请，说：“现在众绅士富户，向我们老爷商量，要给修庙。请和尚商量用多少银子。”昼癩僧说：“我去。”立时他架着拐，同着家人来到巡检司，让到书房。刘老爷说：“和尚来了。”冯元志向刘老爷打一问讯。济公此时在东里间屋中躲着。四位班头在西间屋子躲着，刘老爷让冯元志坐下，说：“和尚贵姓？”昼癩僧说：“我在家姓冯，僧名叫元志。”刘老爷说：“你出家几年了？”冯元志说：“我是半路出家的。皆因腿子受了残疾，就算是残人。”刘国绅说：“现在有人要修庙。你那庙里要重修，得用多少银子呢？”昼癩僧他本是个贼，哪里懂得修庙用多大工程？当时也说不出多少来。刘国绅说：“你说不出来，我倒约了一位行家和尚，给你见见。圣僧请出来。”济公一掀帘子出来，道：“好东西，冯元志，你敢把我们公文盗去。我看你哪里走！”冯元志一听这句话，大吃一惊。打算站起身来，往外要走。济公用手一指，用定神法把贼人定住。济公伸手，由贼人兜囊之内，把拿华云龙的海捕文书掏出来，交柴头说：“柴头，把公文拿去罢。”柴头接过来一瞧，果然不错。和尚说：“刘老爷你先叫官人把这个贼人锁起来，暂把他押在你衙门里。我和尚要上铁佛寺前去捉妖，四位班头跟我走。”刘国绅立刻叫人把冯元志锁上，押到班房去。且说柴元禄、杜振英、杨国栋、尹士雄四个人，跟着和尚出了巡检司衙门，来到铁佛寺。见庙门口真是拥挤不动。也有卖吃的，来赶庙会，也有卖货的。庙里庙外，人烟稠密，来来往往。这些善男信女，来烧香求药治病的人无数。这一座庙是三座山门，全都大开。庙门口有两根旗杆，庙里面也有两根旗杆，正山门上有一块匾，上写“敕建护国铁佛寺”。和尚带领四位班头进了东角门一看，正北是大殿五间。东西各有配房五间。大殿的东边，是四扇绿屏风，开着两扇，关着两扇。套着是第二层院子。这庙里是五层殿，连东西跨院共有一百余间房子。头一层大殿中间，就是供的那尊铁佛。济公抬头一看，由正殿里一股气直冲斗牛之间。和尚说：“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”罗汉爷这才要施佛法，大展神通，要在大殿捉妖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六回 华清风古天山见妖 金眼佛一怒杀和尚

话说济公带领四位班头，来到铁佛寺，见大殿里一股妖气冲天。和尚一瞧，大殿头里东边一张桌，有人管帐，专收银子；西边一张帐桌，专管收钱。只见有一个妇人，在那里烧香。约有二十以外的年纪，光梳油头，发亮如镜，一脸的脂粉，打扮的不像好人，在那里祷告说：“佛爷在上，小妇人姚氏。只因我一个小亲家得了膨症，求佛爷慈悲慈悲，赏点药罢。只要我亲家好了，我给佛爷烧香上供。”铁佛口吐人言说：“姚氏你可曾给佛爷带了一吊钱来。”姚氏说：“带来了。”铁佛说：“既带了钱文，交在帐桌上。佛爷给你一包好药，拿回去保你一家都好了。”姚氏说：“谢谢佛爷。”拿着药，竟自去了。这姚氏刚走，只见外面又来了一个少妇人。由外面一步一个头，磕着进来。书中交代，这个妇人姓刘，娘家姓李，在开化县正南刘家庄住家。丈夫在外贸易，有数年不通音信。刘李氏有个婆母，家中寒苦，就靠着做针黹糊口。刘李氏贤孝无比。只因她婆母身得臃症，有二年之久。刘李氏听说铁佛寺佛爷显圣，专治臃症。李氏一片虔心，由家中一步一个头，走了一天一夜，才来到这里。刘李氏一烧香说：“佛爷慈悲。小妇人刘门李氏。家有婆母，臃症二年之久。求佛爷赏点药，只要我婆母好了，等我丈夫贸易回来，必给佛烧香上供。”妖精一瞧，这臃症不是他洒的，他也治不了，说：“刘李氏你可曾给佛爷带了钱来？”刘李氏说：“我家中太寒，没有钱，求佛爷慈悲慈悲罢。”铁佛说：“不行。佛爷这里是一概不睬，没钱不给药，你去罢。”刘李氏叹了一口气，心说：“不怪人间势利，连佛爷都爱财，可惜我这一片虔心。”自己无法，转身往外走。济公一瞧，知道这是一位贤良孝妇。和尚说：“这位小娘子不用着急，我这里拈了一块药，你拿回去，给婆母吃了就好。”刘李氏把药接过去，说：“谢谢大师父。”竟自去了。济公迈步来到大殿。一瞧这铁佛，是坐像，一丈二尺的金身，五尺高的莲花座。头前摆着香炉蜡扦，许多的仙果供素菜。和尚过去，伸手拿了一个苹果，一个桃，拿过来就吃。旁边打磬的一瞧说：“和尚你是哪里来的，抢果子吃？”和尚说：“庙里有东西就应当吃。你们这些东西，指佛吃饭，赖佛穿衣，算是和尚的儿子，算是和尚的孙子？”这个打磬的一听这话，气往上冲，过来就要打和尚。和尚用手一指，用定神法把这人定住。和尚跳上莲花座说：“好东西，你敢在这里兴妖作怪，要害众民。我和尚正要找你，结果你的性命。”说着话，和尚照定铁佛就两个嘴巴。众烧香的大家一乱，说：“来了个疯和尚，打佛爷的嘴巴呢。”四个班头也站在外头瞧着。就听铁佛肚子里咕噜咕噜一阵响，其声似雷鸣。忽然山崩地裂一声响。四位班头瞧着铁佛，一丈二的金身连莲花座往前一倒，竟把和尚压在底下。柴元禄、杜振英一跺脚，放声痛哭，说：“师父你老人家没想到死在这里，死的好苦。”杨国栋、尹士雄也深为叹息，说：“可惜济公是个好人，这一碰准砸在地里去，肉泥烂酱。”杨国栋说：“柴头，你也不用哭了，人是生有处，死有地，这也无法。咱们走罢。”四个人正要走，只见和尚彳亍彳亍由庙外头进来了。和尚说：“柴头，你们报丧呢。”柴元禄也不哭了，说：“师父你没死呢。”和尚说：“没有。好妖精，他打算要暗害我和尚。我非得要去找他去，跟他誓不两立。”柴元禄说：“我们眼瞧着把师父压在地下，怎么你又打外来了？”和尚说：“没砸着我。我一害怕。一踹腿窜出去了。”正说话，和尚就嚷：“了不得了，快救人哪，妖精来了。”这句话没说完，只见一阵狂风大作。真是：

嗖嗖云雾卷，唿唿过树林。海翻波浪起，山滚石头沉，尘沙迷宇宙，昏暗惊鬼神。

这风真浩大，刮遍锦乾坤。

一阵狂风大作，由半空落下一个妖精，竟把和尚围住。书中交代，是什么妖精呢？这内中有一段缘故，凡事无根不生，金眼佛姜天瑞的师父，姓华双名清风，人称九宫真人。专习左道旁门，乃是华云龙的叔父。他在古天山凌霄观参修。当初凌霄观有一位老道姓黄，乃是正务参修之人，被清风杀了。他就占了凌霄观。这庙里甚是殷富。庙后有座塔，名叫烟云塔。每逢下雨过去，由塔底砖缝冒出烟来，起在半空不散，犹如浮云一般，乃是庙中的古迹。常有贵宦长者，富豪人家，去到庙里住着，所为瞧这个烟云塔的古迹。焉想到自华清风接过庙来，这座塔也永不冒烟了。华清风心中暗想怪道，时常瞧这座塔，就见鸟儿在半空一飞，就飞到塔里，只见进去，不见飞出来。围着塔四面地下，净是鸟毛。华清风心中纳闷，也不知塔里有什么东西。这天华清风无事，又去瞧塔，正在发愣，忽听后面一声“无量佛”，说：“华道友，你做什么呢？”华清风回头一看，见一人身穿亚青色道袍，腰系丝绦，白袜云鞋，面似青泥，两道朱砂眉，一双金睛，满脸的红胡须。华清风一瞧不认识。赶紧说：“道友从哪里来的？”老道说：“华道友，你不认识我呀，你是我的房东。我在你庙里住了半年了。”华清风说：“是是，道友请前面坐。”二人来到前面鹤轩落座。这老道说：“华道友，你真不认识我？”华清风说：“我实在不认得，未领教道友贵姓？”那道人说：“我姓常，我跟你有一段仙缘。”华清风说：“道友在哪座名山洞府参修？”常老道说：“我在盘古山。”华清风道：“常道友参修多少年了？”常老道说：“我告诉你说罢，文王出虎关，收雷震子，我亲眼得见。姜太公斩将封神之时，我去晚了没赶上。你不用问多少年了。”华清风心中有点明白，猜着大概必是妖精。两人一盘道，果然常老道道德深远，呼风唤雨，拘神遣鬼，样样皆通。华清风让他吃就吃，让他喝就喝，两个人很是亲近。日子长了，两个人真是知己。这大华清风说：“常道友，你我彼此至近，我瞧瞧你的法身行不行？”常老道说：“什么？”华清风说：“我要瞧瞧你的本像。”常老道说：“可以。你要瞧，须得星斗落尽，太阳未出之时，我可以叫你瞧。咱们修道的人，最避三光。要被日月星光三光一照，就怕要遭雷劫。你明天星斗一落，天似亮不亮，你开开后庙门往正北看。我在北山头等你。”华清风说：“就是罢。”当时吩咐童子摆酒。童子点头答应，立刻擦抹桌案，杯盘连落，把酒摆上。两个人吃酒谈心，开怀畅饮，直吃到日落黄昏。常老道说：“我要告辞。明天天亮见。”华清风送到外面，拱手作别。华清风自己回来，心中暗想：“可知道，这个常老道是个妖精，可不知是什么妖精。打算倒要瞧瞧，可以明白。”常老道走后，华清风告诉童子：“到三更大就叫我，早点来，恐怕误了。”童子答应。华清风躺在床上，合衣而卧。童子等到三更以后，就把华清风唤起。他来到外面瞧瞧，满天的星斗。华清风复反到屋中喝茶，等候到东方发白，出来一看，斗转星移，那才来到后面。开开庙后门，往正北一瞧。华清风不瞧则可，一瞧吓得叽伶伶打一寒战。有一宗忿事惊人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七回 济公斗法金眼佛 云龙二次伤三友

话说九宫真人华清风，抬头往北山坡一瞧，原来是一条大蟒。头在东山头，尾在西山头，真有几百丈长，有大缸粗细。华清风瞧着，倒抽一口凉气。只见那蟒在山岫里抽来抽去，抽到一尺来长，一溜烟起在半悬空。华清风看的目瞪口呆，正在发愣，后面一声“无量佛”，说：“华道友，你可曾看见了？”华清风回头一看，乃是常老道。华清风说：“看见了，道友请庙里坐罢。真是法力无边。”常老道说：“华老道友，你我道义相投，要有用我之处，我万死不辞。”华清风说：“甚好。”两个老道，朝夕在一处讲道。这天姜天瑞来到凌霄观。一见华清风，华清风说：“你做什么来了？”姜天瑞说：“我住的铁佛寺，日久失修。我打算重修，怎奈工程浩大，独力难成，我求师父给我想个主意。”华清风尚未答言，常老道答了话，说：“不要紧，你得用多少银子？”姜天瑞说：“总得一万两银。”常老道说：“你回去罢。我明天在开化县洒三天灾。你贴上报单，就说铁佛显圣治病。不出十天，我能给你个十万八万的。”华清风说：“好。你谢过你师伯。”姜天瑞就给常老道磕了头，自己先回庙贴报单。常老道就在河里井里一喷毒气，谁一吃水，立刻就得疰症。蟒精就来到铁佛寺，充铁佛说话治病。有钱人家求药，要一两银子，寒苦人家要一吊钱。这开化县所属八百多村庄，无数人都得一样的病。妖精正然给聚钱，哪想今天济公来了。一打铁佛的嘴巴，妖精已害怕，惊走了。自己一想：“这穷和尚把我赶走，我有何面目去见华道友？莫若我把和尚吃了。”想罢一阵风回来，显出原形，由半空中往下一落，是一条大蟒，有三四丈长，把和尚盘住，抬头要咬，和尚拿手一捏蟒的脖子，蟒妖不能动，睁着眼瞧着和尚。和尚瞧着蟒，吓得庙里作买作卖的、烧香的善男信女，连四位班头，全都跑出庙去。正在这般光景，外面一声“无量佛”，金眼佛姜天瑞来了。书中交代，姜天瑞带领华云龙够奔小西村，一见众绅士大众，彼此行礼，问：“道爷贵姓？”姜天瑞通了名姓，说：“找我什么事？”众绅士大家说道：“现在我们这村里，家家人人得了膨症。大概这是佛爷显圣，所为修庙。只要道爷给求求佛爷，大发慈悲，我们村里人都好了，我等情愿凑钱给修庙。省得我们自己求佛爷去。道爷给代代劳，不知道爷意下若何？”姜天瑞说：“好办。只要众位肯施舍银钱修庙，我可以求求佛爷。”正说着话，外面有人进来回禀说：“外面有铁佛庙两位和尚，一个叫皂托头彭振，一个叫万花僧徐恒，来找道爷，有要紧事。”姜天瑞一听一愣，赶紧告辞。带华云龙出来一瞧，见皂托头彭振、万花僧徐恒二人，惊惶失色。姜天瑞就问：“什么事？”彭振说：“了不得了！现在济颠和尚来到庙里搅闹，你快去那瞧罢。”华云龙一听就要跑，姜天瑞说：“二弟不要担惊，侍我去结果济颠的性命。我将济颠拿住，给你杀他报仇。”华云龙知道姜天瑞有能为，自己跟着一同来到铁佛寺。姜天瑞一瞧济颠和尚被大蟒缠住，姜天瑞伸手拉出宝剑说：“好和尚，你无缘无故来搅我。”恶狠狠照定和尚脖颈就是一剑。和尚口中念“唵敕令赫”，这一剑正落在蟒的脖颈上。扑吃一响，鲜血直流，蟒头滚落在地。一溜黑烟，妖蟒竟自逃走。这一剑打去了百年的道行。济公见蟒妖走了，说：“道友我谢谢你，劳你的驾。”姜天瑞说：“好济颠，你无缘无故，坏我的大事，我焉能容你！”和尚说：“咱们二人到山后去，有话再说好不好？”姜天瑞说：“好。三位贤弟跟我来。”华云龙、彭振、徐恒也跟着，一同出了庙后门。来到无人之处，和尚说：“姜天瑞，

你说怎么样？”姜天瑞说：“济颠，你要知时达务，跪倒给祖师爷磕三个头，叫我三声祖师爷。山人有一分好生之德，饶你不死。如若不然，山人当时要结果你的性命。”和尚说：“好东西！姜天瑞你这厮，出家人不知奉公守分，窝藏江洋大盗。你还敢妖言惑众，叫妖精陷害黎民。你所为贪财，贻害众人。所作所为，伤天害理，上干天怒，下招人怨。见了我和尚，还敢这样无礼。就是你给我磕头，叫我三声祖宗，我和尚也不能饶你。”姜天瑞一听，气往上冲，举宝剑照定和尚劈头就剁。和尚滴溜一闪身躲开，转在姜天瑞身后，和尚拧了姜天瑞一把，姜天瑞回头用宝剑照和尚分心就扎，和尚一闪身躲开，滴溜溜围着姜天瑞转弯。拧一把，掐一把，摸一把，拉一把。姜天瑞真急了，拧身跳出圈外说：“好和尚，我跟你誓不两立！你这是自来找死，休怨山人。待山人拿法宝取你。”说着话，由兜囊掏出一宗法宝，口中念念有词，祭在空中。和尚一看，原来是一块混元如意石，随风而长，能大能小。随风而落，就如泰山一般，照和尚头顶压下来。和尚哈哈大笑，用手一指，口念六字真言，“唵嘛呢叭迷吽，唵，敕令赫”，这石子一溜，现了原形。有鸡子大一块石子，坠落在地。姜天瑞一看，气往上冲说：“好和尚，你敢破山人的法宝！待山人再拿法宝取你。”老道又由兜中掏出一宗物件，往空中一抛，口中念念有词。和尚一看，原来是一只斑斓猛虎，摇头摆尾，直奔和尚而来。和尚用手一指说：“唵，嘛呢叭 吽，唵，敕令赫。”这老虎一道黄光，掉在地下，是一个纸老虎。姜天瑞见和尚连破了他两宗法宝，当时姜天瑞站在那里，口中一念咒，用宝剑一指，把腿一踹，只见半空中无数的石子，打将下来。和尚用手一指，把僧帽拿下来一接，这石子全都掉在僧帽里。和尚说：“我今天不叫你知道知道也不行。”一招手，那帽子内石子，全倒出来，堆了一座山。和尚又用手照姜天瑞一指，说：“唵，敕令赫。”姜天瑞一打寒战，自己用手就打自己的嘴巴。和尚说：“对。真得打，使劲打。再打几下。”姜天瑞自己打的满嘴流血。和尚说：“该打。把胡子掀下来。”姜天瑞真听话，自己就把胡子掀下来。和尚说：“姜天瑞，你自己所作所为，从今以后改不改？如不悔过自新，我和尚此时就要结果你的性命。”姜天瑞自己也明白过来，疼痛难捱。知道和尚厉害，这才说：“师父，慈悲罢。我从此改过，决不敢了。”和尚说：“恐你口不应心，你得起个誓，我才放你。”姜天瑞说：“我再不改，叫我遭雷劫，打破天灵，头破身死。”和尚说：“你去罢。华云龙你往哪里走？”华云龙站着瞧愣了。一听和尚这句话，吓得皂托头彭振、万花僧徐恒二人就向南跑。华云龙就往西跑。和尚就往西追。华云龙真是急如丧家之犬，慌似漏网之鱼，尽命逃跑，连头也不敢回，好容易听不见草鞋呱哒响了，自己这才站住。累得浑身是汗，遍体生津。一瞧眼前有一座庙，华云龙打算到庙里去躲避，刚来到庙的界墙，就听庙里有妇人喊嚷：“救人哪！好，贼和尚，你敢抢夺良家妇女，你快把我放了！”华云龙一听，心说：“这庙里和尚必不是好人，我进去瞧瞧。”想罢，拧身蹿进院中，一看，是北房三间，南房三间，西房三间。北房屋中有妇女喊嚷。华云龙在窗缝中往里一看，是一个和尚，脸向里，披下发髻，打着一道金箍。有一个妇人，二十多岁，长的几分姿色。和尚意欲霸占归人，妇人直嚷。华云龙一想：“我冷不防由后面把和尚杀了，我把这妇人留下，就在庙里一住，也倒不错。”想罢拉出刀来，慢慢进去，冷不防窜进去一刀，竟将和尚杀死，人头滚落在地。华云龙一细瞧，和尚不是外人，贼人呀了一声。不知和尚是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八回 施佛法暗渡华云龙 见美色淫贼生邪念

话说华云龙由后面一刀，把和尚杀了。一瞧和尚不是外人，乃是自己的拜兄，西川路五鬼之内的云中鬼郑天福。华云龙自己一瞧，愣了半天。已然杀了，也无法了，人死不能复生。书中交代，这个贼人，一世也是没做好事。这套济公传，济公为渡世而来。忠臣孝子，义夫节妇，必然遇难呈祥。赃官佞党，淫贼恶霸，终久必有报应。做书人笔法，使看书人改恶行善，劝醒世人。比如忠臣义士遇着难，听书看书的人，恨不能一时有救。为何乱臣贼子，人人得而诛之？此乃人心公平之处。自古至今一理。郑天福也是报应临头，临死糊糊涂涂的就死了。华云龙也没瞧明白是谁，一刀将贼人杀死。那妇人只当华云龙是好人，赶紧说：“多亏好汉爷搭救小妇人。我姓李，娘家姓刘。只因我住娘家，我兄弟刘四送我回婆家。骑着一条驴，走在这庙门口，不想遇见这贼和尚。他把我兄弟捆上。搁到西厢房。他把小妇人抢进来，意欲强奸小妇人。多亏你老人家，把这贼人杀了。小妇人回到家去，一家感念恩公的好处。”华云龙微微一笑说：“小娘子你听我告诉你，我杀的这个和尚，也不是外人。他叫云中鬼郑天福，是我的拜兄弟。我没见明白，错把他杀了。他也已经死了，你也不用走，咱们两个人成其夫妇。把你兄弟一杀，咱们两个人就在这庙里住着就得了。”这妇人听了这话，也知不是好人，妇人就嚷：“快救人哪！要霸占人哪！”华云龙说：“你要嚷，我就把你杀了。”这妇人说：“你把我杀了罢，杀了倒好。”华云龙看这妇人有几分姿色，贼人淫心大动，舍不得说杀就杀。正在这般光景，只听窗外哈哈一笑，说：“好华云龙，你这厮做出这样事来！可惜杨大哥撒绿林帖，传绿林箭，给你庆贺守正戒淫花。你这厮人面兽心，我先结果你的性命。”华云龙一听，拉刀窜出来一瞧，外面站定三个人，头前这人身高八尺，膀阔三停。头戴宝蓝缎扎巾，身穿蓝色缎箭袖袍，腰系丝带，薄底靴子，外罩一件宝蓝缎大氅。面如赤炭，两道重眉，一双环眼，押耳两络黑毫，三络黑胡须，飘洒在胸前。这个叫飞天火祖秦元亮。第二个也是身高八尺，紫扎巾，紫箭袖袍，闪披豆青色英雄大氅。面似青呢，青中透亮，两道朱砂眉，一双圆眼，押耳红毫，满部红胡子。这位叫立地瘟神马兆熊。第三位穿白带素，白脸膛，俊品人物。此人姓杨名顺，绰号人称千里腿，乃是威镇八方杨明的伯叔兄弟。这三个人由曲州府回来，在道路本听说华云龙在临安采花做案。三个人想着：“这事也许以讹传讹。想着杨大哥给华云龙庆贺守正戒淫花，他焉能做不遵王法之事呢。”今天这三人正走在这古佛院墙外，听庙里有妇人喊嚷救人，要奸人哪。三个人止住脚步，都是侠义英雄，专好管路见不平之事。杨顺说：“二位兄长，听里面有妇人喊嚷，救人哪，要奸占人。这必是庙里僧人不法。咱们到里面瞧瞧。”三个人拧身蹿入里面，暗中一探，原来是华云龙要做伤天害理之事。秦元亮这才哈哈一笑说：“好华云龙，你做出这样事来。”华云龙拉刀出来一看，羞恼变成怒，说：“你三个小辈，敢管我二太爷的事！今天二太爷全把你们杀了。”这三个人拉刀蹿过去，就奔华云龙。华云龙心一想：“他们倚仗人多，我非下毒手不可。”想罢将刀一摆，拧身蹿出庙来。这三个人哪里肯舍，随着往外就追。焉想到华云龙就掏出两支镖来，见秦元亮往外一蹿，脚没落地，贼人抖手一镖，正打在膀背之上。马兆熊也往外一蹿，贼人又一抖手打在左肩头。两个人俱皆翻身栽倒。杨顺一瞧，眼就红了，说：“好华云龙，你拿镖打了我两个兄长，我这条命不要了，跟你一死相拼。”一摆刀

照定华云龙搂头就刹，华云龙用手中刀海底捞月往上一迎，杨顺把刀往回一撤，照定华云龙分心就扎。华云龙一闪身躲开，用刀照定杨顺的脉门就点。杨顺把刀往回一撤，一偏腕子，照定华云龙脖颈就砍。杨顺是真急了，一刀紧似一刀，一刀快似一刀。华云龙拨头就跑。杨顺哪里肯舍，说：“好华云龙哪里走！”刚往前一走，华云龙一抖手，说：“照镖。”杨顺赶紧一闪身。见华云龙一扬手并未打出镖来。杨顺刚一愣，华云龙又一抖手说：“照镖。”这支镖来，杨顺未躲开，正中在华盖穴上。杨顺哎哟一声，翻身栽倒。华云龙哈哈一阵狂笑说：“你这三个小辈，还敢跟二太爷动手。你们就这样能为，也敢称英雄。今天这是你三个人，放着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找寻。休怨二太爷意狠心毒，结果你等的性命。”说着话，华云龙刚要摆刀过来，只听对面一声喊嚷：“好东西，华云龙你在这哪。我和尚找你半天没找到，你这可跑不了啦。”华云龙一看，来者正是济公。贼人吓得魂不附体，拔头就跑。急如闪电，慌如流星一般。和尚随后就追，彳亍彳亍，草鞋呱哒直响。华云龙拼命逃走。到天黑，好容易听不见后面草鞋响了，这才止住脚步。回头看了看，和尚不见了。自己擗得力尽筋乏，浑身热汗直流。见眼前一座树林，华云龙进了树林子。靠着树往地下一坐，叹了一口气，心中辗转：“要不是自己胡作胡为，何必闹得如此。遍地官人捉拿，坐不安，睡不宁，没有站足立步之所。”自己心中一烦，靠着树一阵心血来潮。双眼一闭，渺渺茫茫，迷迷糊糊，似睡非睡。忽然往对面一看，见路北一座大门，挂着门灯，是一家财主的样子。自己一想：“我已越过了镇店，又饥又渴，何妨到这家借宿一宵。求一顿饭吃。”自己想罢，来到大门前。方要叫门，只见由里面出来一位老丈，头戴四棱逍遥员外巾，身穿宝蓝缎员外氅，腰系丝绦，白袜云鞋。面如三秋古月，慈眉善目。年过花甲，花白胡须，洒满胸前，一表非俗。华云龙赶紧深施一礼说：“老丈请了。我乃行路之人，错过店道。求老庄主方便，借宿一宵，赏我一顿饭吃，明日早行。”那老丈抬头一看说：“客人贵姓，同路有几位？”华云龙说：“我姓华，就是我自己。”老丈说：“客人请里面坐。”华云龙跟着进去，到了客厅。这客厅朝南三间，屋中倒很幽雅。老丈说：“客人请坐。”华云龙说：“未领教庄主贵姓？”老丈说：“我姓胡。”说着话，有人进上茶来，老丈款待甚恭。忽由外面进来一个家人，说：“老员外，二员外生日，有许多亲友都等员外去喝酒呢。”老员外说道：“客人，我可不能奉陪，少时再谈。”吩咐家人：“给客人预备酒饭，务要小心伺候。”家人说：“是”。华云龙说：“老丈有事请罢。”老丈去后，立刻家人给华云龙把酒菜摆上。华云龙一瞧，各式蔬菜，都是他素常爱吃的。自己甚是喜悦，吃了个酒足饭饱。自己一想：“这位庄主，与我素未会面，这样厚待。”心中甚感激。正在思想之际，听外面有脚步声。外面说：“哟，老员外在屋里没有？”华云龙一听，声音婉转，分明女子声息，也不好答话。忽见帘子一起，华云龙睁眼一看，是一位千娇百媚的女子。头梳盘云髻，耳坠竹叶环子，银红色女衫，银红色的汗巾，葱心绿绉绸中衣，窄小的宫鞋。真是蛾眉皓齿，杏脸桃腮，真比十成人材强出百倍。华云龙一瞧，眼就直了，心说：“我出生以来，也没见过这样美貌的女子。”只见这女子一掀帘子，哟了一声说：“是谁让进来的野男子，也不先说一声。”把帘子一摔，拔头就走。华云龙本是采花的淫贼，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去巫山不是云的人，淫心一动，站起来就跟着。这女子直到后院，进了北上房，华云龙也跟着来到上房。掀帘子，那女子一瞧，把面目一沉说：“华云龙你真是胆大包天。你

想想你做的事，有脑袋的没有？你来瞧！”用手一指墙上，华云龙一瞧，墙上写的是他在秦相府题的那首诗。华云龙心上暗想：“怪呀，这女子怎么知道我是华云龙？”方要打算问，女子用手一指说：“你瞧济颠来了。”华云龙一回头，只见和尚脚步踉跄来到。贼人吓的魂不附体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九回 遇张荣二人谈心事 买铁镖淫贼见公差

话说华云龙追到姑娘屋中。姑娘用手一指说：“济公来了。”华云龙一回头，果见和尚来到。贼人吓得打一寒战，心中一明白，睁眼一看，还在树林子坐着，原来是南柯一梦。书中交代，这乃是济公的点化狐仙，要暗渡华云龙。试探试探贼人的心地，到这般狼狈，能改不能。济公原本是一位修道的人。出家人慈悲为门，善念为本，有一番好生之德。不肯当时把贼人拿住，呈送当官。但能渡贼人改过自新，济公就不拿他。焉想到贼人在梦中，仍然恶习不改。华云龙一惊醒，吓了一身大汗，方知是梦。只见满天星斗，大约有二鼓以后。自己站起身来，往前行走。正往前走，只见前面一晃身，有一个人。贼人心虚，赶紧把刀拉出来。二人来至切近，那人说：“华二哥吗？”华云龙一细看，不是外人，乃是黑风鬼张荣。华云龙说：“张贤弟，你上哪去？”张荣过来行礼说：“二哥久违。”书中交代，张荣自从前者由杨明家里逃出来，自己也是无地可投，他就到古天山凌霄观去找华清风。华清风知道张荣跟华云龙是拜弟兄，也不拿张荣当外人，就留他在庙里住着。这天金眼佛姜天瑞由铁佛寺逃走，就逃到凌霄观去。一见他师父华清风，华清风就问：“姜天瑞为何这样狼狈，怎么胡子没有了？”姜天瑞就把济公在铁佛寺捉妖之故，从头至尾述说一遍。华清风一听，气往上冲，说：“好济颠，这样无礼，我非得找他去报仇不可。”从此记恨在心。姜天瑞把得着的这部《阴魔宝箓》孝敬给华清风。华清风细细把《阴魔宝箓》一瞧，他就决意去练五鬼阴风剑。练好了可以找济颠给姜天瑞、常道友报仇。要练五鬼阴风剑，须得把五个人开膛摘心，用五个阴魂，才能练得了。华清风就派黑风鬼张荣下山，诓五个人上山，可以练五鬼阴风剑。张荣这才下了古天山，出来诓人。今天碰见华云龙，二人彼此行礼。华云龙说：“张贤弟，你在哪住着？”张荣说：“前者我找你，到凤凰岭如意村去住了几天。不想到这个杨明实不是朋友。我在他家住着，他慢不为礼，还说了许多不在礼的话。二哥，你知道我的脾气，我如何受的了？我由他家出来，就在古天山凌霄观住着。现在你叔父派我下山办事。二哥你上哪去？”华云龙说：“现在我是无地可容。灵隐寺济颠和尚拿我甚紧。”张荣说：“二哥，你我一同上古天山去。有你叔父九宫真人，也可以护庇你，也可以劝劝济公和尚。僧赞僧，佛法兴，道中道，玄中妙。红花白藕青莲叶，三教归到一家人。他也是出家人，一不在官，二不应役，你犯了国家的王法，与他僧人何干？你同我去见真人，倒可以有个安身之处。”华云龙说：“去是可去，我先得买镖去，我囊中一枝镖都没有了，我全凭毒药镖护身。”张荣说：“你要买镖，到前面兴隆镇买去。”二人慢慢往前走，天光也亮了。来到兴隆镇，太阳高高的。张荣说：“我就在村口等你。你去去就来。”华云龙说：“也好。”进了村口，来到十字街，往东一拐，只见路南里一座大大铁铺子，字号“舞岳斋”。三间门面。西边是栏柜，东边是八卦炉。华云龙抬头一看，见铺子门口，站着位老者。头戴蓝缎四楞巾，身穿蓝缎袍，面如重枣，粗眉大眼，花白胡子，精神百倍。华云龙一想，这必是掌柜的，赶紧上前说：“掌柜的。你们这铺子卖镖么？”这老者上下瞧了瞧华云龙，是穿白带素，壮士打扮。老者说：“不错，卖镖。尊驾买什么镖？”华云龙说：“我要出风轧亮的镖，有没有？”老者辩：“有倒有，没有出风轧亮的，壮士你里面坐，你瞧瞧使得使不得，可以叫伙计现收拾。”华云龙点头，跟着来到柜房落座。老者说：“华壮士你买几枝镖，

要多大分量？”华云龙说：“八枝为一槽，六枝为半槽，十二枝为全槽。这买全槽十二枝，还要一枝为镇囊。要三两三一枝。”老者说：“是。我这里还有现成的，或许分量大点，你要一槽镖是六两银子，要出风轧亮，伙计现做得，加二两银子酒钱。”华云龙一想：“几两银子不算什么。”说：“价钱依你，我等着使。”老者说：“可以。”拿了一枝镖来。华云龙一瞧说：“分量大。”老者说：“华壮士你等等，少时就有。”一面叫小伙计：“去外面打壶茶去。咱们铺子火没着，你外头打水去。”附在小伙计耳边说如此如此，小伙计点头走了。老头陪着华云龙说话，老者说：“华壮士素常作何生理？”华云龙说：“保镖。”老者说：“尊驾既是保镖，我跟你打听几个人，你可认识？”华云龙说：“有名便知，无名不晓。”老者说：“有一位南路镖头追云燕子黄云，你可认得？”华云龙说：“认得。”老者说：“北路镖头美髯公陈孝，病符神杨猛，你可认得？”华云龙说：“那是我自己弟兄。”老者说：“东路镖头铁棍无敌陈声远，西路镖头铁头太岁周坤，神刀将李恒，尊驾可知道？”华云龙说：“知道。”老者说：“中路镖头威镇八方大义士杨明，你可认得？”华云龙说：“那更不是外人。”老者说：“这就是了。”说着话，小伙计拿了茶来，给华云龙斟了一杯。少时镖打好了，老者拿进来，给华云龙一瞧，华云龙说：“镖尖微沉一点，恐其打出去摆头。”老者说：“华壮士你试一试，我这后院里有地方。要不合手，再叫伙计挫挫。”华云龙说：“好。”老者手里拿了这枝镖，带领华云龙把后门一开。华云龙一瞧，这个后院地方甚宽阔。西南有五六丈一段长墙，靠南边一个后门，周围是院墙，也没房子。地下都是三合土筑的土基，是个练把式场子的样式。华云龙一瞧说：“掌柜的也能练罢，这个地方很好。”老者说：“我也爱练。”这句话尚未说完，就听四外哗哗有兵刃响。华云龙一看，只见后门磕一响，把门踹了。进来两个人，手中拿着铁尺，头前个人：身高八尺，头戴缨翎帽，青布鹦脑窄腰快靴。面似乌金纸，黑中透亮；两道英雄眉，斜飞入鬓；一双虎目，皂白得分，准头端正，四字口，海下无须，正在少年。后面跟定一人，也是官人打扮：面如赤炭吹灰，红中透紫，粗眉大眼。后面带领无数官人，将门堵住。这两个班头一声喊嚷：“好华云龙，你往哪里走？你敢明火打劫，劫牢反狱，今天你休想逃走。”书中交代，华云龙可并未在此地作案，这内中有一段缘故。举隆镇归常山县管，只因常山知县到任未久，出了几件逆案。南门当铺明火执仗刀伤事主；东门外路劫，杀死事主少妇车夫，抢去银两首饰衣服。一无凶手，二无对证。老爷立刻把马快班头叫上来。两位都头，一位姓周名瑞，绰号人称小玄坛。一位叫赤面虎罗镗。这两个人都有飞檐走壁之能。老爷堂谕：“派两位班头，急速办案，给十天限。如将贼人拿获，赏一百两。如逾限不获，定是重责。”周瑞、罗镗二人，领堂谕下来。每人带了十数个伙计出来访缉。这天正走在恶虎山，就听山下一片声喧。原来是常山县马家湖白脸专诸马俊，同铁面天王郑雄，由临安回来，打着驴驮子，正走在这里。内见对面跑来一人说：“二位救命，那边有劫路的了。”马俊说：“你且跟我来。”催马向前，忽见对面蹿出一人：身高九尺，膀阔三停。头上青扎巾，身穿青绑身小袄，腰系钞包，薄底靴子；手擎鬼头刀，面如刀铁，一脸的白斑；押耳黑毛，短茸茸一部刚髯。这人把手中刀一顺说：“此地我为尊，专劫过路人。若要从此走，须留买路银。若无钱买路，叫你命归阴。对面的眠羊孤雁，趁此留下买路金银，饶尔不死。如要不然，要想逃命，势比登天还难。”不知郑雄、马俊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回 蓬头鬼劫径遇英雄 华云龙逃走逢故旧

话说铁面天王郑雄，见贼人一顺刀，要买路金银。郑雄一看，这个人身躯高大，是个英雄的样子。郑雄很欢喜，心说：“这个人必是被穷所迫，我可以周济周济他，叫他改邪归正。”想罢，郑雄赶奔上前说：“朋友，我看你是个堂堂正正英雄，烈烈轰轰豪杰，必是被穷所迫，在此劫路。我周济你二十两银子，你可以做个小本经营，千万不可做贼为寇，你或是投亲访友，盘费不敷，你只管说，我还可以多给你。”贼人哈哈一笑，说：“你休要跟我动舌箭唇枪，给我二十两银子！今天，大老爷既遇见你，你非把驴驮子东西都给留下不可。”郑雄一听，气往上冲，说：“你这厮太不知事务，你打算我怕你不成，今天我管教管教你。”说罢，郑雄伸手拉出竹节鞭，照定贼人搂头就打。贼人一闪身，摆刀照郑雄就剁。郑雄往回一撤鞭，手急眼快，使了百草寻蛇，往上一迎。呛啷一响，把贼人的刀磕飞。趁势打一鞭，竟将贼人打倒，郑雄吩咐家人将贼人捆上。郑雄打算打贼几下，把他放了，叫他知道知道，不肯送他当官治罪。焉想到贼人破口大骂说：“你们既把大老爷拿住，你两个人敢把自己名姓，告诉我不敢？”马俊说：“好贼人，你家大老爷怎么不敢把名姓告诉你！我是马家湖的，姓马名俊，绰号叫白脸专诸。告诉你，你便怎么样？你不服，你叫人找我去罢。”贼人说：“好。姓马的，你看着罢。”书中交代，下文书的里面，有一群贼人，夜入马家湖，马俊几乎一家被害，那就是报今日之仇。这是后话。今天把贼人拿住，正说着话，小玄坛周瑞、赤面虎罗镰，带领众官人赶到。二位都头一瞧，认得是马俊。说：“原来是马大官人。拿住贼人甚好。现在南门外当铺明火执仗，抢去衣服首饰无数，已呈报到官。东门外劫路杀人案，老爷要这两案，要的甚紧，派我等出来。你把贼人交给我们罢。”马俊说：“也好，交给你们罢。”又把那逃难之人叫过来，问丢了什么。那人说：“我叫胡德元，并未丢什么。若非老爷，我命休矣。”谢了马俊等，自己去了。马俊等也各自去。周瑞、罗镰叫伙计带着贼回到衙门，往里面一回话，老爷立刻升堂，吩咐：“把贼人带上来。”两旁答应，立刻将贼人带上堂来。贼人怒目横眉，立而不跪。老爷在上面问道：“下面贼人姓什么？”贼人说：“我姓恽名芳，外号人称蓬头鬼。”老爷说：“好恽芳，南门外当铺劫案，你们共有多少人？趁此实说，免得皮肉受苦。”贼人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老爷说：“东门外劫路杀人，你等几个人办的？”恽芳说：“我也不知道。不是我。”老爷说：“你在绿林几年，做了多少案？”恽芳说：“我没做过案，这是头一回。”老爷一听，勃然大怒，把惊堂木一拍，说：“你这厮必是贼呀！见本县竟敢言语支吾。大概抄手不肯应。来人给我拉下去，重打八十大板！”皂班答应，将贼人打了八十大板。打完了，贼人并不哼哈，复又带上堂去。老爷说：“恽芳你趁此说了实后，本县可从轻办理。你如不说，本县三推六问，那时你也得招认。”恽芳说：“我实是不知，你便把我怎样？”老爷一听，气往上冲，吩咐：“看夹棍伺候。”三根棒为五刑之祖，往大堂上一捺，老爷吩咐：“把他夹起来再问。”官人立刻把贼人夹起来。老爷一伸手，用了五成刑，贼人并不言语。老爷一伸手，用八成刑，贼人睡着了。用十成刑，滑了杠。贼人终是不言。老爷无法，吩咐把贼人钉镣入狱。连过了两堂，贼人没口供。焉想到第三天夜内，三更时，来了一二百飞檐走壁的江洋大强盗。来到常山县劫牢反狱，把恽芳救走，拐走了七股差事。来到东门，杀死门军，持刀押颈，要钥匙开

城逃走。知县衙门就乱了。次日知县把周瑞、罗镗叫上去，标下堂谕：“限三天要这案。如拿获着，赏银二百两。三天如拿不着，必要重办。”马快小玄坛周瑞跟罗镗一商量，这件案真不好办。周瑞、罗镗这两个人原本是师兄弟，罗镗是周瑞的父亲徒弟。这两个人一商量，周瑞说：“咱们两个人到家去问问老爷，这个恠芳是哪一路的贼。他老人家也许知道，叫他老人家给咱们出个主意。”罗镗说：“好。”两个人领着二十多个伙计，各带兵刃，出了衙门，够奔兴隆镇。周瑞他住家在兴隆镇的东村头路北。他父亲名叫周熊，绰号人称燕南飞。当年老英雄在镇江住家，同一轮明月赵九州、铁棍无敌满得公，在外面保镖。因闲事打了一场官司。打输了，老英雄赌气，离开镇江府，就在这兴隆镇落户。在十字街开了一座舞岳斋铁铺。跟前就是一子，周熊教了一个徒弟罗镗。这两个人在常山县当红差事。周瑞是三班都头，罗镗是班总。今天这两个人带着伙计，回到家中，一见老英雄周熊，周熊诘问：“儿呀，你二人带着伙计，来到家中什么事？”周瑞说：“爹爹有所不知，堂山县出了逆案了。”周熊说：“什么逆案？”周瑞说：“这位老爷新官到任，交代尚未办理清楚，南门外万兴当内；夜闹明火执仗，刀伤事主，抢去银两首饰，贼人逃窜，当铺呈报到县。东门外路劫杀人，一无凶手，二无对证，人头不见。老爷派我二人出来办案。我带着伙计下道，走到恶虎山，正遇贼人路劫，给常山县马家湖的白脸专诸马俊把贼人拿住。我二人把贼带到衙门。老爷一问，这个贼没有口供，老爷把贼人入了狱，焉想到昨天夜内，来了几百个江洋大盗。大反常山县，劫牢反狱，把贼人救走，还拐走了七股差事，到东门砍死门军，持刀押颈，要钥匙开城逃走。老爷为这事，纱帽都保不住了。堂谕给我二人三天限，拿不着贼人，必要重办我等。要拿了这案，不但有赏，还成名。此不知是哪路的贼，你老人家可有什么耳信没有？”周熊说：“救走的这个贼叫什么？”罗镗说：“叫蓬头鬼恠芳。”周熊一听，说：“这个贼我知道，这是西川路的贼。西川有五鬼一条龙：蓬头鬼恠芳，云中鬼郑天福，开风鬼李兆明，鸡鸣鬼全得亮，黑风鬼张荣。一条龙是乾坤盗鼠华云龙。你两个人不用着急，在家等着。我出去采访采访。”周瑞、罗镗点头答应。老英雄燕南飞周熊，这才由家出来。刚来到铺子门口，正赶上华云龙买镖，周熊就心中一动。华云龙要出风轧亮的镖，周熊心中暗想：“使出风轧亮的镖，是装毒药用的。天下没几个人，就是千里独行马元章，他传授了徒弟威镇八方杨明。杨明传了个拜弟西川路的华云龙。除此这几个人之外，没有要出风轧亮镖的。”老丈这才一问：“壮士贵姓？”华云龙说：“姓华。”周熊就知道是乾坤盗鼠华云龙。周熊一想：“大概劫牢反狱，必有他在内。就把他拿住，这案就破了。”故此把华云龙稳住了。叫小伙计去倒茶，向小伙计耳边说：“你赶到家里送信，就提乾坤盗鼠华云龙在铺子里买镖。叫周瑞、罗镗带众伙计来，把铺子围了，赶紧快来。”小伙计听的明白，点头答应。把茶壶搁在水铺里，赶紧到家中一送信。周瑞、罗镗正为这案着急。一听这个信，立刻带人来。就把铺子围了。华云龙也没想到有人拿他。周熊把华云龙诘在后院，因地方平坦，就好拿他。小玄坛周瑞、赤面虎罗镗，每人手擎一把铁尺，重有二十四斤，把门踹了，蹿到院中。周瑞一声：“好华云龙，明火路劫，杀伤人命，劫牢反狱，杀死门军，待刀押颈，要钥匙开城。你真是胆大包天。我看你今天哪里去！”华云龙吓得魂惊千里，也不知是哪的事。二位班头各摆铁尺，往前够奔。华云龙看人多势众，自己不敢动手，急忙拧身往墙上就窜。老英雄周熊抖手就是一镖。华云龙没躲开，正中在贼

人的幽门。终日贼人采花，今天叫他尝尝铁家伙，这也是报应。小玄坛周瑞见贼人要逃走，赶紧喊嚷：“外面伙计们，别叫贼跑了！”众官人各摆兵刃，阻住大路。大约华云龙难逃活命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幽门：指胃与十二指肠相通的部分。

第九十一回 五英雄送友古大山 恶妖道自炼阴风剑

话说众官人，各摆兵刃一截华云龙，这些人如何截得住？华云龙说：“挡我者死，闪我者生，尔等让路！”摆刀往下一蹿，手中刀乱砍官人。杀开一条大路，贼人闯出来往正北就跑。后面周瑞叫喊：“千万莫放走了他！众人追拿！”众人随后紧紧追赶。华云龙跑的紧。后面追得紧。周瑞、罗镰带领众人飞追，去华云龙不多远。华云龙跑的热汗直流，腿也发了酸，实在跑不动了。后面仍自是追，华云龙又不敢站住。追上就没了命，自己尽命往前跑。眼前一道沙土岗，约有一丈多高。华云龙心里说道：“这土冈我要两腿一发软上不去，一跌下可就没了命了。”自己来到土岗，用力往上跑，焉想到土岗北边有五个人在那里站着。乃是威镇八方杨明，同风里云烟雷鸣，圣手白猿陈亮，矮脚真人孔贵，万里飞来陆通。书中交代，这五个人，怎么会来到这里呢？原来这五个人，在蓬莱观庙里住着，济公叫他五个人，一个月之内不准出庙。要一出庙，就有性命之忧。别人都能行，惟有陆通，他在庙里不出来，急得了不得。没事他就拿着棍，在院里练棍，以为解闷。分为三十六手左门棍，四十八手右门棍，庄家六棍，他自己就耍开了。这天他正在耍着，一失手把花盆砸了。道童说：“陆爷你别练了，要练到庙门口练去。”陆通说：“对，我上庙门口练去。”雷鸣说：“我陪你去，咱们两个人练去。”杨明说：“陆通别出去！济公说，一个月不叫出去。出去有性命之忧，不可不信。”孔贵说：“庙门口又没人在山上头，有什么要紧？叫他出去瞧瞧，免得他发躁。”陆通就同雷鸣来到庙门口。一个练棍，一个耍刀。正练得高兴之际，就见山上跑过一只野猫来。陆通一瞧，拿棍就打，野猫往山下一跑，陆通同雷鸣两个人，随后就追。道童瞧见，去告诉杨明说：“陆通同雷鸣追野猫下山去了。”杨明、孔贵、陈亮不放心，赶紧带上兵刃，追下山来。焉想到陆通、雷鸣追这只野猫，一直追下去有五十里之遥。只见野猫钻进一座坟窟窿里。陆通追到这里一看说：“好球攘的，你快出来，你不出来，我把你的窝拆了！”拿着棍就要拆坟，这个时节，杨明、陈亮、孔贵赶到。杨明说：“陆通你还不躲开，要叫人看见，说你偷坟掘墓，就把你拿住。快跟我走罢。”正说着话，只听正南上人声喊嚷，说：“别叫贼人走了！”雷鸣往土岗一瞧，是华云龙被官人追下来。雷鸣说：“杨大哥，你瞧华云龙被官人追下来。咱们帮着官人，将他拿住，好不好？”陈亮说：“不用，咱们趁早躲开，依我说，不用多管闲事。”杨明说：“不要紧，我有主意，咱们不用明着过去拿他，跟他为仇。咱们暗中拿石子打他，把他打躺下，官人就将他拿了。咱们也不必见面。”雷鸣说：“对，杨大哥会打暗器，你打的准，你打罢。”杨明就拿一块石子，在沙岗后，见华云龙刚要上岗，杨明一抖手说：“云龙照打！”这石子照云龙打去。焉想到华云龙身往旁边一闪，这石子正打在小玄坛周瑞的华盖穴。周瑞哎哟一声，翻身栽倒，立刻“哇”地一口血吐出来。华云龙趁着周瑞一躺下，贼人连窜带跳，越过土岗。抬头一看，是陈亮、雷鸣、杨明这五个人。华云龙只当是杨明暗中救他，拿石子打官人。华云龙赶紧过来，给杨明磕头，说：“多蒙兄长搭救，要不然，小弟今遭不测。”杨明也不好说我不是救你的，要帮官人拿你。只好随口应承说：“我救你倒是小事，你快逃命罢。”华云龙说：“兄长，你救人救到底，我要上古天山凌霄观，找我叔父九宫真人华清风去。求兄长把我送了去罢。”杨明说：“你上你叔叔庙里去，何必我送？”华云龙说：“兄长有所不知。我叔

叔脾气太厉害，要见了我，知道我外面做的这些事，必要杀我。求兄长送了我。给我讲讲情，我给兄长磕头。”杨明本是个热心肠的人，见华云龙苦苦哀求，杨明说：“就是罢，我送了你去。”雷鸣、陈亮众人都不愿意，又不好不跟着。无奈大众一直够奔古天山而来。相隔此地不过十数里之遥。众人来到古天山下。陆通就说：“杨大哥，你们去，我在这里等着。我不去见华清风。见了他，还得给牛鼻子老道行礼，我不愿意。我在这里等着，你一天不来，我等一天。两天不来，我等两天。总等杨大哥来了，咱们一同回去。”杨明说：“也好，你等着罢。”四个人这才同华云龙上山。来到庙门口，一叫门，道童出来，一开门说：“华二哥来了，你好呀。”华云龙说：“好。承问承问。师弟，祖师爷在家没有？”道童说：“在家。”众人这才一同进去。见庙中栽松种竹，清幽之极。正北是大殿五间，东西各有配房。道童带领众人，越过头层殿，由第二层院子出东角门，来到东跨院。这院中是北房三间，南房三间，东房三间。道童用手一指北上房说：“祖师爷在上房鹤轩里。”众人隔着帘子，往里一瞧，见里面有一张云床。上面有黄云缎子坐褥，在当中坐定一个老道，盘膝打坐，闭目垂睛。头戴青缎九梁道冠，身穿紫缎色道袍。上绣金八卦，按着乾三连，坤六段，离中虚，坎中满，当中太极图；腰系杏黄丝绦，白袜云鞋；背后背着宝剑，绿沙鱼皮鞘。检铜什件，黄绒穗头；面如生羊肝，押耳黑毫，海下一部黑胡子，微有几根白的。杨明、陈亮、雷鸣、孔贵四个人在外站着，华云龙先进去。跪倒行礼说：“叔父在上，小侄男给叔父叩头。”华清风一翻二目说：“你这逆子，在外面胡作非为！华氏门中，乃根本人家，出了你这现眼的逆子。你还有何面目，前来见我！”说着话，伸手把宝剑拉出来。杨明一瞧，生怕老道杀他。杨明赶紧迈步进去说：“祖师爷，暂且息怒，饶恕他罢。”华清风抬头一看说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杨明说：“我姓杨，叫杨明。”华云龙说：“叔父，这是小侄男的恩兄，威镇八方杨明。”雷鸣、陈亮、孔贵也都进来。华云龙说：“叔父，这都是我的恩兄义弟。”华清风一听，说：“你这孽障，这就该打，既是你的恩兄义弟，为何不早禀我？众位请坐。这位道友贵姓？”孔贵说：“无量佛，弟子叫孔贵。”华清风说：“这二位贵姓？”陈亮说：“我姓陈。”雷鸣说：“我姓雷。”华清风说：“众位来此何干？”杨明说：“祖师爷要问，只因我义弟华云龙，他在临安，闯下大祸，现在灵隐寺济颠和尚，到处拿他。他无地可躲，我等把他送到祖师爷这里，求祖师爷大发慈悲，将他收下。济颠和尚，也许不能来拿他。就使来了，祖师爷可以劝劝济公。僧赞僧，佛法兴。道中道，玄中妙，红花白藕青莲叶，三教原归一家人。祖师爷可以庇护他。”华清风一听，说：“你等来把他送到我庙里来，是怕济颠和尚拿他是不是？”杨明说：“是。”华清风：“你等敢是真心要救他，还是假心呢？”杨明听这话一愣，说：“祖师爷这话从何说起？我等要不是真心，为何我等跟着送上山来？”华清风说：“好，你们既是真心救他，我跟你们几位借点东西。肯借不肯借呢？”杨明说：“看是什么东西，除非是脑袋，在脖子上长着不能借。别的东西都可以借。”华清风说：“我倒不借脑袋。我要炼五鬼阴风剑，炼好了，能斩济颠罗汉的金光。要不炼好法宝，济公来拿他，我也不是他的对手，你们打算救他，把你们几位的人心，借给我炼五鬼阴风剑，可以斩济颠和尚。”雷鸣一听，他先恼了。张嘴就骂：“好杂毛老道。满口胡说。给脸不要脸，爷爷走了。杨大哥跟我走。”杨明也是气得颜色更变，说：“你们是叔侄，爱管不管。”站起来就要走。华清风哈哈一笑，说：“你几个小

辈要走，焉能由得了你？放着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找进来。姜天瑞出来，把他等给我拿住。”一句话说出，金眼佛姜天瑞，由屋中出来。用袍袖一点指，口念敕念。竟把这四位英雄，用定神法定住。要想逃走，比登天也难。不知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二回 黑风鬼害人终害己 金眼佛杀人被人杀

话说姜天瑞，用定神法把四位英雄定住。华清风吩咐：去到西跨院，栽上五根柏木桩。把香烛桌案，应用东西预备好了。山人要炼五鬼阴风剑。华云龙立在一旁，竟自不言。杨明说：“好，姓华的，我们可是为你来的。你瞧我等死，这倒不错。”华云龙听杨明这话，他这才说：“祖师爷，你老人家慈悲慈悲罢。这都是我的朋友，你看在我的面上，别杀他们。”华清风说：“华云龙，你还给他等求？你打算他等是你的朋友？你可知在沙土岗，姓雷的他要帮着官人拿你。姓杨的说，他会打暗器，拿石头原是打你，错打了官人。你还在睡里梦里。”杨明一听，心说：“奇怪。我们说的话，老道怎么会知道。真是神仙，未卜先知！”雷鸣是破口大骂。华清风立刻吩咐，把众人捆着搭着，来到西跨院。见那里栽着五根柏木柱。放着八仙桌。有香炉蜡扦，香烛纸马，五谷粮食，菜根，无根水，黄毛边纸，朱砂白苕笔砚等。一应的东西都预备好了。就把四个人往木桩上一捆。陈亮说：“罢了，没想到今天死在这里。哎呀，应了济公的话了。他老人家说，一个月不可出蓬莱观，要不听话，有性命之忧，他救不了咱们。这都是陆通不听话，连累了咱们几个人。”杨明说：“事已至此，也就不必说了。”雷鸣、陈亮说：“我们两个人死了倒不要紧。上无父母的牵缠，下无妻子的挂碍。孔二哥已然是出了家，死了万事皆休。就是杨大哥死不得，家有白发老娘，绿鬓妻子，未成丁幼儿。你要一死，是母老妻单子幼，无人照顾。”这一句话，勾起杨明心中一阵难过。叹了一口气说：“二位贤弟，倒不便提这个了。一则生有处、死有地，阎王造就三更死，谁敢留人到五更。二则你我弟兄，倒是一件乐事。”陈亮说：“怎么要死倒是乐事呢？”杨明说：“你没瞧见闲书，想当初三国志，宴桃园豪杰三结义，斩黄巾英雄首立功，刘关张结义之时说，不愿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，但愿同年同月同日同时死，尚且不能。现今你我弟兄岂不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时死么？”正说着话，华清风吩咐：“给我拿过一个瓶来，我可以把他等的阴魂拘来，收在瓶内。”姜天瑞说：“师父，你炼五鬼阴风剑，这是四个人，尚少一个人呢。”华清风一听，豁然大悟，说：“有理有理。山人一时懵懂住了。还少一个人，这不能炼。”姜天瑞说：“今可下山，再找一个人去。”华清风说：“何必找去，你把厨房吃饭那人添上，就得了。”书中交代：谁在厨房吃饭呢？乃是黑风鬼张荣。原是张荣在树林子等着华云龙去买镖。等到工夫大了，不见华云龙回来。正在心中焦躁，只见杨明、雷鸣、陈亮、孔贵、陆通这五个人，由正北往南跑。张荣大吃一惊，赶紧隐藏起来，生怕杨明瞧见他，必要他的命。自己正在暗中观看，见正南上官人追下华云龙来。雷鸣说：“要帮着官人把华云龙拿住。杨明要拿石子打华云龙。张荣在暗中听的明明白白。这小子怕被杨明众人瞧见，他先回到古天山来。一见华清风，提说华云龙之事。要不然，华清风怎么会知道杨明拿石子打华云龙？他又不是神仙，焉能未卜先知？都是张荣说的。此刻张荣正在厨房吃饭，姜天瑞来到厨房说：“张荣。现在祖师爷要炼五鬼阴风剑，少一个人。”张荣说：“我给下山诓去。”姜天瑞说：“你也不用诓去。祖师爷说了，把你添上就够了。你少活几年罢。”张荣一听，吓的颜色更变，说：“别把我添上呀。”姜天瑞说：“由不了你。”用袍袖一指，张荣不能动转，当时也把张荣搭到西跨院来。张荣口中直央求说：“祖师爷饶命。”杨明一瞧，见是张荣，心中咬牙忿恨。自己一想：“要不是出来找张荣，焉能离家在外，

遇见这样的事。”杨明破口大骂，说：“张荣，你这厮，人面兽心。我姓杨的出来，原为找你这小辈报仇。没想到今天在这里会见你。”张荣只顾央求老道饶命，也不顾杨明骂不骂。张荣直说：“祖师爷爷饶命！”华清风本是个恶人，并不理他。吩咐姜天瑞：“你看我用宝剑挑起来符一烧，抖起来符落到谁头上，你先取谁的人心。”姜天瑞点头答应。华清风把符画好了，往宝剑尖上一粘。口中念念有词，把符点着，用宝剑一挥。这道符正落在黑风鬼张荣的头上。杨明一看，说：“罢了，我只要见着张荣一死，先死在我眼前，我就死在九泉之下也甘心瞑目。”只听华清风那里吩咐行刑，姜天瑞拿宝剑，照定张荣胸前就是一剑。只听噗哧一响，张荣胸中冒出五股气来，是阴毒损坏狠。冒完了这五股气，血才往外流。姜天瑞用凉水一浇，伸手把人心取出来，一瞧，心中净是小窟窿，都烂了，没有一个好心眼。把人心递给华清风，老道用宝剑将人心一穿，口中念念有词。宝剑一晃，就把张荣的阴魂招了，去装在磁瓶之内。老道说：“急急如律令敕。”用手一指，张荣的阴魂不能出来。清风就把第二道符点着。口中一念咒，用宝剑一抖，这道符落在杨明的头上。杨明说：“三位贤弟，愚兄头里走了。你我弟兄在枉死城见罢。”雷鸣、陈亮瞧着难过，如乱箭穿心一般。华清风吩咐姜天瑞行刑。杨明把眼睛一闭，牙关一咬，姜天瑞伸手一解杨明的衣服，用宝剑照定杨明胸前就刺，只听噗哧一响，红光崩溅，鲜血直流，姜天瑞的死尸，栽倒在地。书中交代，姜天瑞拿宝剑杀杨明，怎么他倒被杀死了？书有明笔、暗笔、伏笔、记笔，倒岔笔、惊人笔，这乃是惊人笔。姜天瑞拿宝剑正要刺杨明，焉想到由墙外窜进一人，正是万里飞来陆通。人到棍到，竟把姜天瑞脑袋打碎了。陆通原本是在山下等候杨明，工夫大了，不见杨明回来。傻人也有傻心眼，陆通一想说：“我等杨大哥，回头饿了，怎么办？没地方吃饭。”正在思想之际，由那里来了个卖馒头的。瞧陆通身高九尺以外，犹如半截黑塔一般。旁边搁着一条铁棍。卖馒头的只打算陆通是打杠子的。吓得颜色更变，说：“大太爷要什么？”陆通把英雄擎往地下一铺说：“爷爷要馒头。”卖馒头的赶紧就数，一五一十全数完了，一百零五个。把馒头搁下，挑起担子就走。陆通说：“回来。”卖馒头人说：“大爷，你还要剥我的衣裳么？”陆通说：“爷爷给你银子。”掏出一锭有五两，递给卖馒头的。他这才知道陆通是好人。卖馒头的说：“这些馒头用不着这许多银子。”陆通说：“你滚罢。”他才挑起担子走了。陆通瞧着馒头，给风一吹，皮一干裂了口。陆通说：“你乐了，先吃你。”拿起来就吃。再一瞧又裂一个，他说：“你也乐了，该吃你。”自己自言自语说：“他们来了，就够吃的了。”陆通正在说这话，一瞧和尚来了，还同着一个人。济公说：“陆通，你还不瞧瞧去，你杨大哥给人害了，要开膛摘心哪。”陆通说：“真的吗？”和尚说：“真的。”陆通拿起铁棍大擎就往山上跑，馒头抖了一地，也不要了。来到庙界墙，往里一看，墙有八尺高，他身材九尺。探头往里一瞧，果然把杨明捆上。陆通真急了，蹿进去，手起棍落，竟把姜天瑞打的脑袋崩裂。华清风一看，眼就红了。说：“好一个胆大的囚徒，竟敢把我徒儿打死。”陆通摆棍就跟华清风动手。华清风用手一指，把陆通定住。老道拉出宝剑，照陆通脖颈就是一剑，砍了白印一条，陆通哈哈一笑说：“爷爷身上有金钟罩，就是不告诉你。就把火烧、活埋、开水煮，这三样不告诉你。你不知道。”他本是浑人。说不告诉，全说出来。老道一听，吩咐童子：“把两捆干柴，将他烧死，给我徒儿报仇。”童子立刻搬了干柴，陆通一瞧，说：“这着真不好了。谁

告诉你的？”杨明瞧着，深为太息，说：“陆通是个浑人，肉眼佛心。一世不懂奸滑。怎么会遭这样惨报，可见上天不睁眼。”陆通也是真急了，口中直嚷：师父快来救命！”只听外面答话：“来了。好东西，要烧我徒弟，徒弟不必害怕。”大众睁眼一看，乃是济公，说来搭救众人。不知罗汉爷从何处而来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三回 古天山华清风炼剑 铁佛寺济禅师救人

话说华清风正要火烧陆通，济公赶到。书中交代，济公由古佛寺追走了华云龙，和尚复返回去。掏了三块药，把飞天火祖秦元亮、立地瘟神马兆熊、千里腿杨顺三个人的镖伤治好。这三个人给济公行礼说：“多蒙师父救命之恩。未领教圣僧尊姓大名。”济公通了名姓。这三个人说：“师父搭救我等再生，我等铭感五中。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。他年相见，后会有期，我等必要报答。”济公说：“你三个人去罢，我和尚还有事呢。”三个人千恩万谢，告辞去了。和尚复又到庙内，把刘四放开，叫李刘氏跟他兄弟回家，姊弟二人谢了济公走了。和尚叫本地官人报官，将古佛寺入宫，另招住持僧人。济公这才回铁佛寺。来到寺里一看，众人正在埋怨和尚：“要不是和尚把大蟒赶走，大众虽花些钱，可以把膨症治好。这一来，病人多的很，没人治了。”济公在铁佛寺一听这话，说：“众位不必埋怨，我可以在这庙内舍圣水。有病的，只管来吃，吃了包好。”立刻派人挑了几十担水，倒了十大缸。和尚掏了十块药。放在水缸里。大众闻这水，有一阵清香。大众传出去，和尚舍圣水。果然有膨症的，来此喝口水就好。不但治膨症，百病都得好，开化县的黎民没有不感激济公的。次日和尚说：“我可不能看着舍水，我还有事呢。”这才回到巡检司，叫四位班头把冯元志送到开化县。和尚来到开化县，知县郑元龙立刻迎接济公，进到书房，知县说：“多蒙圣僧给我地面除害，搭救黎民，本是实深感激。”和尚说：“那倒是小事。”知县说：“圣僧这是由哪里来，这个贼人，是怎么一段事？”和尚说：“这个贼人，是盗公文的。现在龙游县还有一个贼，叫小神飞徐沛，跟那个贼是一案。我带着这两个班头，杨国栋、尹士雄，就是龙游县的原办。求老爷办一角文书，派几个官人，把这个贼人解到龙游县去完案。”知县郑元龙点头应允。旁边贼人冯元志一听这话，心中一动。心说：“只要把我解了走，遍地是绿林的朋友，只要碰见，定可以把我救了。”他是心中的话，和尚答应了，说：“好东西。你心里倒想的不错。只要把你解了走，路上就有人夺了你去。我和尚更有主意。老爷，你叫人把黄土泥用水合了，把贼人的脑袋脸上都抹了，就给他留着眼睛、鼻子、嘴出气，少得有人认得他。”知县立刻办了一角文书，派了四个解差，同尹士雄、杨国栋把贼人解走。尹士雄、杨国栋谢了知县，又谢了济公，这才押解起来，和尚领柴、杜二位班头也告辞。知县送出衙门，和尚拱手作别。柴头说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由临安带我二人出来拿华云龙。今天也拿他，明天也拿他，到如今也没拿住。我们家中，上有老，下有小，指着这份差事度日子。这些日子，披霜带露出来，倒是拿他拿不了！”和尚说：“你两个人，不用着急。跟我走，准把华云龙拿住。”二位班头无奈，跟了和尚往前走。和尚说：“了不得了，我这身上的虱子太多了，咬的我实在难受。”说着话，和尚用手一掏，掏出一把虱子来。由前头掏了一把来，放在后身。由后掏出一把来，搁在前面。柴头说：“师父，还不把虱子捺了！还往身上放着，这有多脏！”和尚说：“你不知道，我给虱子搬搬家，它一不服水土就死了。”柴头说：“师父，别胡闹了，一个人身上的虱子，还不服水土？依我说，快捺了罢。”和尚说：“这虱子还得拿水饮饮它。”说着话，眼前有一道河，和尚噗咚跳下河去。柴头就知道和尚又要走，说：“师父又要走啦？咱们哪里见？”和尚说：“咱们常山县见。”说完了，和尚一使验法，柴、杜二人瞧不见和尚了。两个人抱着怨恨，往前走了。和尚见他二人走了，

由水内上来，一直够奔古天山来。正往前走，见眼前一个乞丐，扛着一个钱叉子。上写：“日吃千家饭，夜住古庙堂。不做犯法事，哪怕见君王。”和尚说：“你。上哪里去要饭吃？”乞丐说：“我去给人家念喜。”和尚说：“咱两个人一同走罢。”乞丐说：“和尚，你去做什么？”和尚说：“我也给人家念喜歌去。”这乞丐一听，说：“人家办喜事，你是个和尚，一去人家准不愿意。”和尚说：“不要紧。和尚安口锅，也比在家差不多。”说着话，二人一同往前走。刚到古天山下，一瞧陆通正瞧着馒头自言自语，和尚说：“陆通，你还不瞧瞧去，你杨大哥在庙里被人害了。”陆通说：“真的吗？”和尚说：“真的。”陆通拿起英雄笔就跑。馒头滚了一场。和尚说：“朋友，你把馒头捡了去罢。”乞丐一看说：“和尚你不要么？”和尚说：“我不要，你拿了吃去罢。”和尚叫这个要吃的来，所为怕是这些馒头糟踏了。在山下捺着，没人捡，所以叫要饭的把馒头捡了走。和尚上山，刚到凌霄观，就听陆通那里嚷：“师父快来救我！”和尚说：“来了。”立刻用手一摸天灵盖，把佛光、灵光、金光三光闭住。和尚跳进去一看，华清风正要点火烧陆通。和尚说：“好杂毛老道，你无缘无故害人，待我来拿你。”华清风气得哇呀呀直嚷，说：“你何人？”和尚说：“我乃西湖灵隐寺济颠是也。你既是出家人，三清教的门徒，你就该戒杀、盗、淫、妄、酒。你无故要杀害性命，我和尚焉能容你。”华清风一听是济颠，老道眼睛一看，见和尚身量不高，体瘦不大，一脸的油泥，短头发有一寸多长。破僧衣短袖缺领，腰系绒绦，疙里疙瘩，褴褛不堪，原是一丐僧。华清风心里说：“闻名不如见面，见面胜似闻名。听说济颠乃是罗汉。要是罗汉，头上必有金光。要是带路金仙，头上必有白光。要是妖精，必有黑气。看他头上一无金光，二无白气，乃是凡夫俗子。”他焉知道和尚把三光按住。老道说：“济颠气死我也。”和尚说：“我气死你，你死罢。”老道说：“济颠，你这厮好大胆量，屡次欺我太甚。我徒弟张妙兴，在五仙山祥云观，被你给烧死。你又无故搅闹铁佛寺，常道友给我托梦，说你打去他五百年道行。你又把我徒弟姜天瑞的胡子给揪了去，羞臊他的脸面。你还要捉拿我侄儿华云龙。今天你还敢来管我的事。你岂不是飞蛾投火，自来送死。你要知事务，你跪下给山人磕头，叫我三声祖师爷，山人有好生之德，饶你不死。”和尚哈哈一笑说：“好者道，满口胡道。你跪下给我和尚磕头，叫我三声祖宗爷，我也不能饶你。”华清风一听，不由怒从心上起，气向胆边生，举宝剑照定和尚劈头就剁。和尚一闪身，滴溜绕在老道身后，拧了老道一把。老道回头，用宝剑照和尚分心就扎，和尚闪身躲开，左手一晃，右乎照定老道，就是一个嘴巴。老道气得哇呀呀直嚷。和尚身体灵便，拧一把，捏一把，摸一把，拉一把，老道的宝剑终到不了和尚的身上。老道真急了，身子往圈外一跳，说：“好济颠，你真是找死！休怨山人，待山人拿法宝取你，叫你知道祖师爷的厉害。”说着话，由兜囊掏出法宝，就往地下一洒，老道口中念念有词，用手一指说：“太上老君，急急如律令敕。”展眼之际，只见平地忽起一阵怪风。怎见的？有赞为证：

无影又无踪。卷杨花，西复东。江湖常把扁舟逆。飘黄叶舞空。推白云，过山峰。

园林乱摆，花枝片子，送你掌帘入户。银烛影摇红。

一阵狂风大作。和尚一看，有许多獐猫野鹿兔鹤狐群，直奔和尚而来。和尚用手一指，口念六字真言：“唵嘛呢叭吽。”这群野兽一道黄光，显出原形，都是纸的。老道一看，说：“好和尚，胆敢破我的法宝。”老道口中一

念咒，用手捏剑一指，只见来了许多毒蛇怪蟒，要咬和尚。和尚哈哈一笑，用手一指，口念六字真言。这毒蛇怪蟒，一道黄光全化没了。老道见和尚连破了两种法宝，真急了，要下毒手。当时把柴火点着。老道用咒语一催，展眼烈焰飞腾，三昧真火把和尚围上。不知济公如何破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四回 僧道斗法凌霄观 弟兄送信马家湖

话说九宫真人华清风，点着火，用咒语一催，要烧济公。焉想到和尚口念六字真言：“唵嘛呢叭 吽。唵，敕令赫。”用手一指，这团火就奔老道去，立刻老道衣裳着了。华清风一瞧，势头不好，赶紧拧身蹿进烟云塔去。和尚一念咒，这火越烧越旺，就把烟云塔围了。华清风胡子也烧了，头发也烧了，衣裳也着了，火往塔里直扑。老道直嚷：“圣僧慈悲饶命，弟子再不敢了。”济公本是佛心人，一听华清风央求，和尚赶紧用手一指，火就灭了。华清风由塔里出来，架起趁脚风，竟自逃走。和尚并不追他。这才把杨明众人放开。再一找，华云龙早已逃走。庙里就剩下四个小道童，吓的战战兢兢。和尚不忍伤害，说：“你等不必害怕。我且问你，庙里还有什么人？”道童说：“还有二师兄刘妙通，他病着呢。”和尚说：“好。少时我给他治病。”杨明众人，过来行礼。齐说：“多谢济公救命之恩。你老人家要不来，我等性命休矣。”和尚说：“杨明、雷鸣、陈亮，你三个人给我办事去。我这里有一信，你三个人送到常山具马家湖，找白脸专诸马俊，交给马大官人。明天可务必掌灯以前送到，别等落太阳送到才好。此关重大之事，你三个人勿论有什么要紧的事，可别办，先给我送信要紧。”杨明说：“是了。这点小事，我三人决不会办错了。”济公把书信交给杨明带好。和尚说：“你们这就起身罢。在道路上，千万别管闲事。”杨明说：“师父不必嘱咐，我们必给送到。”立刻三位英雄告辞，由凌霄观出来，顺着山坡下了古天山，往前紧走。大约走了有数十里之遥。正是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朗朗红日在天，顷刻雾锁云漫，霹雷交加。震动蛟龙，沧海何安。白云童子拥出，霎时雨落人间。闪电雷鸣缠绵，天地连连染染。展眼之际，狂风暴雨。这三人紧跑。见眼前有一座小村庄，人家不多。三个人来至切近一瞧，路北一座大门。三位英雄无法，来到大门洞避雨，打算等雨住了再走。哪想到越下越大，沟满河平，平地水深数尺，山水响的可怕。展眼之际，天又黑了。三个人正在着急，由里面出来一个庄客，说：“三位快走罢，我们要关门了。”杨明见外面雨尚未住，说：“借光，请问这方有店么？”这个人说：“没有。过了这个小村庄，金家庄那里有店。”杨明说：“有庙没有？”这人说：“也没有。”杨明说：“我等是远方行路之人。此刻下雨，又无客店。望求庄主，这里可以方便方便，我等借宿一宿罢。”这人说：“那可不行。倒不是别的，前人洒土迷了后人眼。前者有一位，走在这里央求要投宿，我们庄主还给他一分铺盖。次日天没亮，他连铺盖都拐了走，还偷了好些东西。这不是烧纸倒引鬼了。看你们三位，也不是歹人，可就怕我们庄主不敢留了。”杨明看了实不能走，无奈说：“尊驾说的这话，可也是难怪，不得不留神。我三个人原是江西保镖的，谁想到今天赶上雨了，求庄主方便方便。我等必有一份人心。天下人交遍天下友，人也不能一概而论。”这人说：“你几位且候一候，我去回禀庄主。我也不能作主。”说着话回身进去。少时出来说：“三位，我家庄主有请。”三个人立刻跟着进去。一瞧，是北房五间，东西配房各三间，一打北上房的帘子，三人进来一看，有一位老庄主，年过古稀。一部银髯，头戴宝蓝缎员外巾，身穿宝蓝缎团花大氅。见三人进来，老员外举手抱拳说：“三位壮士请坐。方才我听我的庄客说，三位是保镖的，未领教三位贵姓？”杨明三个人各通了名姓。说：“未领教老庄主尊姓。我等今天来此叨扰。”老丈说：“三位说哪里话来。四海之内，皆兄弟也，小老儿

姓金，名叫金荣。三位请坐。”杨明瞧了一瞧，这屋里很讲究，都是花梨紫檀、楠木雕刻的椅桌。墙上名人字画，条山对联，山水人物，花卉翎毛，摆着都是商彝周鼎，秦环汉玉，上谱古玩，家里是个财主的样子。有人送上茶来，金老丈立刻吩咐摆酒。当时家人擦抹桌案，杯盘连落，摆上酒菜。金员外说：“三位吃酒罢，老汉这里可没有什么好的，三位今大多受屈罢。”杨明说：“老员外说哪里话来。我三个人就感恩不尽了。”说着话，大众落座吃酒，菜蔬也俱可口。众人吃着酒，只见老员外面带忧像，愁眉不展。雷鸣是个口快心直的，说：“老丈，你这就不对了。你既让我们吃，你就别心疼。你要舍不得，就别叫我们吃。”老员外一听说：“雷壮士，你这话从何而来？我要舍不得，早就不让你们三位进来了。”雷鸣说：“我见你脸上带着不愿意，为什么呢？”金员外说：“三位有所不知。我面带愁，并非心疼这饭，我实有忧心之事。老汉今年六十八岁，膝下无儿，只生一女，名叫巧娘，今年一十九岁，尚未许配人家，老汉爱如掌上明珠。现在我女被妖精迷住了，病的不成样子。听我女儿说，这个妖精是女妖。我贴告白，打算请能人把妖捉了，情愿谢银五百两。但是总请不到人，故我时刻为此事发愁。”雷鸣一听，说：“这件事不要紧，我师父会捉妖的。”金老丈说：“尊驾的师父是哪一位？”雷鸣说：“我师父是灵隐寺济公。我也会捉妖。”老丈说：“尊驾捉妖，是跟谁学的？”雷鸣说：“我跟江西信州龙虎山铁冠老道张天师学的。”老员外一听，心中甚为喜悦，说：“雷法官既会捉妖，回头求你老人家辛苦辛苦罢。只要把我女儿救了，我老汉必有一份人心。”雷鸣说：“不要紧，回头我们上后面给你捉妖去。”老丈立刻吩咐家人送信，叫姑娘搬出去，让三位到姑娘屋中去捉妖。家人答应，少时回来说，姑娘搬出去了。老丈这才让着三个人来至后面，是北房三间。三人来到屋中一瞧，东里间屋中，是姑娘的卧室。屋中有一阵香粉扑鼻，老丈退回前面去。杨明说：“雷二弟，你疯了。”雷鸣说：“没疯了。”杨明说：“你没疯，你怎说会捉妖？”雷鸣说：“不要紧，我见这个老丈太吝啬，我一说会捉妖，你瞧他又添出许多鸡鸭鱼肉。先且饱餐一顿再说。妖精来了，你我上房再走。”杨明说：“那如何使得。”雷鸣说：“不要紧，我在屋里等着。妖精不来便罢，他要来了，就拿刀砍他，管他什么妖精。”杨明说：“也好，只要胆子正正的。凡事人心一正，百邪远离，邪不能侵正。圣人云，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。也许你我的正气，把邪赶走。”雷鸣说：“对。人有十年旺，神鬼不敢傍。”陈亮说：“对。我在门后头拿刀等着。”雷鸣说：“我在帐子里一躺，装作姑娘。”杨明说：“我总担心，我就在外间屋里坐着罢。”雷鸣说：“杨大哥，你上西里间睡去罢，你不用管。”杨明就在西里间坐着，也不敢睡。三个人等来等去，天有二鼓以后，就听一阵风响。再一听，外面有脚步声音，似乎木头的响。说：“贤妹，你睡了，我特意来找你谈话。”妖精进了屋说：“哟，生人味，什么人敢在这屋里？”雷鸣一听，要伸手拉刀捉妖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五回 三英雄避雨金家庄 猛豪杰正气惊妖女

话说雷鸣、陈亮听外面说生人味，雷鸣也不答话，拉出刀来。只见帘子一起，是一个女子，刚要往里进去。雷鸣说：“什么东西！”抡刀就是一刀。只见一道火光，妖精竟自逃走。这一刀当真砍着了。只见地下有血，有黄毛，也瞧不出是狼毛是狐狸毛。雷鸣这里一嚷，老员外早有预备。同家人点灯了，过来一瞧，见地下有血有黄毛，也不知是什么妖精。书中交代，这个妖精，乃是黄鼠狼，有一千二百年的道行。前济公传，有济公九渡黄鼠女，就是这个黄鼠狼。它仍然不改，今天被雷鸣砍了一刀。这一逃走，逃到立空山，去拜立空和尚为师。到下文书里，有五云老祖摆群妖五云阵，它也在其内，以报今天一刀之仇，跟济公作对。这三个人总算是济公的徒弟。此是后话，暂且不表。金老员外见雷鸣把妖精赶走，果然地下有血迹，当时谢过雷鸣。大众说着话，天光大亮。金员外拿出二百银子送给雷鸣，雷明不肯要。老丈执意相送，不收不行。这三个人无法，把银子收了。三个人分着，各带六十余两这才告辞，出了金家庄。雷鸣说：“大哥、三弟，你瞧这倒不错，白吃白喝，一个人白得六十多两银子。”杨明说：“往后你再别办这宗险事。倘若妖精青脸红发，就许把你吃了。你有什么能为，这也是济公他老人家暗中保护的。”说着话往前走。相离常山县不远，眼前道旁有一道士岗，有几棵树，陈亮说：“大哥、二哥，头里慢走，我要出恭。”杨明、雷鸣点头答应。陈亮来到土岗下，蹲下出恭。焉想到后面来了一人，身高八尺，黑脸膛，头挽牛心发髻。穿着青布单砍肩，青中衣，靽鞋。手提钢刀，由陈亮身背后照定陈亮就是一刀。陈亮正在出恭，瞧见了，又不能站起来。身子往前一趴，抬腿照贼人就是一腿，把贼人踢了一溜滚，陈亮这才赶过去，把贼人按住，陈亮说：“你这厮，好生大胆，这幸亏是我，你真不睁眼。”这贼人口中直央求说：“大太爷饶命。”陈亮说：“你大概久惯为贼，必有案，你姓什么？哪里人？老实说，我便饶你不死。”贼人说：“我是镇江府丹阳县人。”陈亮一听，他说是丹阳县人，这音也像。陈亮一想是乡亲，可就有意不杀他。陈亮说：“你是丹阳县人，姓什么？在什么村住？”贼人说：“我在陈家堡住。”陈亮一听，心说：“他在陈家堡住，我怎不认识？”又问贼人姓什么，在陈家堡哪边住，贼人说：“我在陈家堡十字街路北，我姓陈，叫陈亮，外号叫圣手白猿。”陈亮一听，气往上冲，照定贼人，就是一个嘴巴。杨明、雷鸣尚未走远，也跑回来。杨明说：“老三，怎么回事？”陈亮说：“我蹲着出恭，他由背后把刀砍我，被我拿住。这还不算，大哥问问他姓什么？”杨明说：“你姓什么？”贼人说：“我姓陈，叫陈亮，外号叫圣手白猿。”雷鸣噗哧一笑说：“你小子冒充名姓，当着陈亮，你还叫陈亮。”贼人“呀”了一声说：“我可是瞎了眼。我可是丹阳人，我不姓陈，我姓宋，叫宋八仙。只因我知道有一位陈三爷是英雄，我故此充他老人家的名姓。你们二位贵姓？”杨明说：“我叫杨明，他叫雷鸣。”贼人一听，说：“你就是威镇八方杨大爷，你就是风里云烟雷二爷么，我可是瞎了眼了。三位饶了我罢。”杨明说：“我给你几两银子，你做个小本经营，别做贼人了。”陈亮说：“大哥，别胡闹了，亮清字把瓢给摘了就得了。”贼人说：“求求三位爷饶命罢。三位上哪去？”杨明说：“上马家湖。”贼人说：“是了本会，风字万水多鱼旺，荤天汪钻越马肘局密，急付流扯活，对不对？”他说的这是江湖黑话。本会是本村，风字万是姓马，水多鱼旺是银子多。荤天汪钻越马肘局密，是

晚上跳墙偷银子。他只当这三个人上马家湖做买卖去。雷鸣一听，说：“这是谁教给你的这些话？”踢了贼人一脚说：“你滚罢。”贼人立起来，竟自逃走。只今天雷鸣、陈亮跟那贼人一为仇，下文书大闹丹阳县，陈家堡双雄搭救陈玉梅，几乎雷鸣、陈亮死在宋八仙之手，那就是贼人报今日之仇。这话休提。且说三位英雄放走了贼人，这才够奔马家湖来。到马家湖天光尚早。一打听马大官人，是人人皆知。说在十字街路北大门，门口有“方孝廉正义重乡里”的匾。三个人问明白，来到十字街一瞧，果然不错，上前叩门，由里面出来一位管家。有三十多岁，很透和气，说：“三位找谁？”杨明说：“我等奉济公之命，前来送信。找马大官人马俊面交。”管家说：“是。三位在此少候，我到里面通禀一声。”转身往里就奔。马俊正同铁面天王郑雄在书房谈话，听家人到常山县买东西回来说，常山县狱里收着一个贼，叫蓬头鬼恽芳。夜晚去了有几百个江洋大盗，劫牢反狱，把贼人救走，砍死门军，持刀押颈，要钥匙出东门逃走。马俊说：“郑大哥，你我晚上把兵刃须备好，恐其贼人记恨前仇，来找你我报仇。”郑雄说：“不要紧，你我夜里留神就是了。”正说着话，家人进来回话，说：“回大官人，现在外面来了三个，说是灵隐寺济公派来投书信于大官人，要面交的。”马俊说：“你到外面问问，是济公特派哪三位来送信，还是顺便带来的，还是济公花钱雇他们来呢？问明白进来禀我知道。”管家点头答应。马俊为什么这样问呢？原来马俊乃是世路通达的人。要是济公花钱雇的人，必须多给赏钱。要是托人顺便带来的，也另有一番的恭敬。要是济公特地派来的，必须亲自迎接。故此叫家人问明白了。管家到外面说：“我家大官人叫我问问三位，是顺便带来的信，还是济公特叫三位为此事而来，还是济公花钱雇三位来的？”杨明说：“是济公特派我三人前来下书，有要紧事情。”管家立刻回到里面说：“回禀大官人，这三位是济公特派来的。”马俊同郑雄，赶紧往外相迎。来到外面一看，见杨明头戴宝蓝缎壮士巾，宝蓝缎大髻，眉分八彩，目如朗星，鼻如梁柱，四字方海口，一部黑胡须，飘洒胸前，一表非俗。见雷明是红胡子蓝靛脸，壮士打扮，精神百倍。陈亮是穿白爱素，也是壮士打扮，俊品人物。管家用手一指，说：“我家大官人迎出来了。”杨明一看，见马俊头戴粉绫缎武生巾，双垂灯龙走穗，垂头珠在两肩头飘摆，双飘乡带上乡三蓝花朵。身穿翠蓝色窄领瘦袖箭袖袍，周身走金线，掏金边，腰系丝鸾带，套玉环，佩玉珮，单衬衫，薄底靴子，闪披一件西湖色英雄大髻，上绣大团花朵。三十以外的年岁，淡黄的脸膛，两道粗眉，一双虎目，准头丰满，未长髭须。后面跟着一人，身高八尺，穿黑褂，皂黑脸膛，粗眉大眼，虎背熊腰。马俊先举手抱拳说：“三位虎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望乞恕罪。”杨明三个人，也答礼相还。马俊指手往里让，三个人往里够奔。进了二道门内一瞧，是北房明三暗五，东西各有配房。家人一打北上房帘子，众人来到里面。马俊让杨明上座，雷鸣、陈亮也落座，马俊主位相陪，家人进上茶来，马俊说：“未领教三位尊姓。”杨明说：“我姓杨，名明。”雷鸣、陈亮也各通名姓。马俊说：“久仰，久仰！三位由哪里来？”杨明说：“我等在古天山凌霄观遇见济公禅师，特派我三个人来给马兄台送信。”说着话，把书信掏出来。一看，上面画着一个酒坛子，钉着七个锯子，这是济公的花样，马俊打开书信一看，立时吓的颜色改变。不知上写何话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六回 奉师命投书马家湖 赛专诸见字防贼盗

话说白脸专诸马俊，打开书信一看，立刻颜色改变。铁面大王郑雄就问：“贤弟什么事？缘何这般景况。”马俊说：“了不得了。兄长你看看，这是八句偈语。”郑雄接过一看，上写的是：

为救行人秉义侠，惹起是非乱如麻。群贼大众齐聚会，各逞强霸入官衙。前来劫牢

反过狱，今夜难免到汝家。马俊若不速防备，全家老幼被贼杀。

郑难看罢说：“济公他老人家，未卜先知。贤弟你打算怎么样呢？”马俊说：“这件事，可不大好办。”郑雄说：“杨兄长，素常你们三位，做何生理？”杨明说：“我们在外面保镖为业。未领教专驾贵姓？”马俊说：“真是，我也忘了，这是我拜兄，他姓郑名雄，名号人称铁面天王。”杨明说：“久仰久仰。”马俊说：“杨兄长，你们三位既是保镖，我今天有一事奉求。”杨明说：“什么事？”马俊说：“你看济公这封信，我前者得罪绿林的贼人，今天贼人要来杀我满门家眷。我这里人单势孤，求三位可以拔刀相助，不知意下如何？”杨明接信一看，心中明白。自己忖度了半天，说：“马大官人，这件事我可不敢从命，又不知是哪路的贼人。要是玉山县的一路人，我要出头，许我一拦就完了。倘若西川路的贼人，不但我管不了，他等认准了我，且要跟我为仇。”马俊一听，说：“我久闻杨兄长是慷慨人。挥金如土，

284. 仗义疏财，在外

面行侠仗义，剪恶安良，故此今天才敢直言奉恳。不然，你我今天才算初会，也不敢求兄长分神。”杨明说：“在下也不敢侠义自居，无非是常常爱管闲事。你我彼此一见如故。既是马大官人不嫌，我可从命。但有一节，晚上你叫人预备照锅烟子，我等把本来面目遮住，倘有认得的人，丢不下脸来动手。”马俊说：“是。那倒好办。你我商量商量，怎么预备。”杨明说：“你家里可有多少家人？”马俊说：“我家里连长工佃户打杂到更夫都算在内，共有百余人。”杨明说：“好。你都把他们叫来，我有话说。”当时马俊叫家人去把家众齐集。杨明一见，汰去幼弱，除去老者，先得六十人，都是年少力壮的。杨明向众人说：“你们大官人得罪了绿林人，今天晚上有群贼来明火执仗，你等可愿意齐心协力，护庇你家主人？”众人同声一口说：“我等情愿跟贼人一死相拼！”杨明一听，知道马俊平日待人宽厚，才能大众同心。杨明说：“你等把内宅收拾出来，叫夫人、老太太、小姐俱搬出空房去，不要点灯。后院有多少房？”马俊说：“后院也是四合房。”杨明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你等各执兵刃，在南屋里藏着，点上灯，把门扣上，听外面我一喊嚷，你等各执兵刃齐出。不用你等拿贼，只仗你等助威。”家人各自点头答应。杨明说：“马大官人，你同郑爷在北上房收拾好了，把兵刃预备在手底下等候。我三个在东配房屋里，西配房锁上。”马俊一听杨明调度有方，心中甚是佩服。立刻叫家人安置。当时吩咐摆酒，大众吃喝完毕，天已掌灯。马俊这才带领杨明众人，来到内宅。众家人皆在南屋里，马俊同郑雄在北屋里，收拾落座，把兵刃放在手底下。杨明、雷鸣、陈亮都用锅烟子把脸抹了，在东配房屋中一坐，开着门，往外瞧着。等有二更以后，忽见由房上蹿下一个人来。头上是透风马尾，身上穿三叉通口寸帕夜行衣，周身骨钮寸绊，胸前罗汉股丝绦，双拉蝴蝶扣，皂缎子兜裆裤，蓝缎袜子，打花绷腿。倒袖千层底，鱼鳞鞞鞋，手中拿着一口刀。跳下来东张西望，见东配房开着门，贼人迈步就要上台阶。杨明抖手一镖，正打在贼人嘴里，雷鸣赶出来一刀，就

把贼人杀了，也不知贼人是谁。刚把这个贼一杀，就听见北房上有人说话：“了不得，咱们合字给人把瓢摘了！”贼人说：“好马俊，你敢跟我们绿林中作对，今天将你家中刀刀斩尽，剑剑诛绝。合字上！”只一句话，北房上也是人，南房上也是人，东西房上也是人。众贼人往下就跳。有一个贼人，叫双刀无敌李泰，过来就奔东房。东房杨明看见，这才一声喊嚷：“好贼，竟敢明火执仗！”跳出房外。到院内一看，四角房上贼人不少。雷鸣、陈亮二人，也出来站在院中。只见过来一个人，名叫李泰，一摆双刀，照杨明一刹。杨明、雷鸣、陈亮三人香炉脚脊背。杨明见李泰把刀一刹，杨明一闪身，使了个拔草寻蛇，竟把贼人杀死。旁边又过来一个贼人，叫铜臂猿李祥。这个贼，很有名的，看见李泰一死，摆刀照杨明劈头就砍。杨明真是手急眼快，海底捞月，用刀往上一迎，贼人把刀刚往回一撤，杨明一偏腕子，照贼人脖颈就砍。贼人缩颈藏头，大闪身刚一躲开，杨明跟进身一腿，踢在贼人腰上，贼人翻身倒栽。杨明赶过来一刀，将贼人结果了性命。杨明一连杀了三个。忽从对面又来了一个，也是一身夜行衣。杨明一看，黑脸膛，是夜行鬼郭顺。杨明一想：“是郭贤弟，不可跟他动手。既有他在内，我赶紧把他调出去，问他为什么跟群贼来打群架，我可以给说合说合。”想罢，杨明一捏嘴，一声胡哨，这是凤凰岭如意村的暗号，果然贼人也一捏嘴，一声胡哨。杨明头里走，贼人跟着也出来，来到村外。杨明说：“对面是夜行鬼郭贤弟么？现在愚兄杨明在此。”书中交代，杨明错认了人，这个贼不是郭顺，乃是白莲秀士恽飞，他拿锅烟子抹的脸，故此是黑脸膛。恽飞一听是杨明叫郭贤弟，贼人一想：“了不得，这是杨明，我要动手，不是他的对手。我要一跑，他必拿刀砍我。莫若我先下手的为强。”想罢，掏出囊沙迷魂袋，照定杨明一捺。杨明闻见一股异香，说：“恽飞。”这句后也没说完，翻身栽倒。贼人哈哈一笑说：“杨明，你就是这等的英雄，待我结果你性命。”忽听后面有人嚷：“合字，这个交给我杀。”恽飞说：“何必你。”赶上去提刀就刹，只听噗哧一响，红光崩现，鲜血直流。这个时节，就听树林内有人说话：“哎呀，好快呀，给杀了，阿弥陀佛。”来者乃是济公禅师。书中交代，济公从何处而来？只因和尚跳下河去洗虱子，说常山县见。柴、杜二位班头又恨又气，连夜够奔常山县而来。天有巳正。二班头到了十字街只见路西酒铺门口，站了一个人，身高八尺，黑脸膛，头戴鹦翎帽，青布靠衫，皮挺带，青布快靴，有两个人扶着。柴头说：“杜贤弟，你看这个班头好样子。”这位班头是小玄坛周瑞。前者追拿华云龙，被杨明打了一石子，当时就吐了口血。罗镡忙把周瑞扶到家去。燕南飞周熊一瞧就急了，说：“我这大的年纪，只有一子。罗镡你到衙门去给他告假。”罗镡去后，焉想到老爷不信，说：“我这地方，丢了这样大案，他要告假，我要瞧瞧他是真是假。”罗镡无法，到家里叫家人扶着周瑞，来到衙门。周瑞一见老爷，叩头说：“下役追贼，被贼党拿石子打了，现在大口吐血。”老爷一验，果真被伤了。周瑞一连又吐了几口血，老爷这才赏了二十两银子，赏了十天假，叫他调理。有人扶周瑞出了衙门。走在十字街酒店门口周瑞要歇歇，有许多朋友同他说话。忽见酒店内出来一人，头上粉绫缎六瓣壮士帽，粉绫缎箭袖袍，手中拿着包裹。三十多岁，白脸膛，周瑞一看是华云龙，赶忙说：“伙计们快拿，他是华云龙！”这人微然一笑说：“你拿谁呀，你养病罢。”贼人往北就走，柴元禄、杜振英听的明白，一看果然是华云龙。当时二位班头，拉出铁尺，要捉拿华云龙，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六回 杨明助友战群贼 恽飞智捉镇八方

话说小玄坛周瑞，正在小酒店门口，站着歇歇。有许多的朋友，都问他怎么病了。周瑞说：“我只因捉拿乾坤盗鼠华云龙，被贼人的余党，用石子暗中伤了我，打的吐了血。”众朋友一个个都说：“慢慢养着，别受累了。”周瑞这人，最好交友，平素的朋友最多，常山县认得周瑞的不少。正在说话，忽见酒店内出来一人，正是华云龙。周瑞赶忙说：“伙计快拿，别叫华云龙跑了。”柴元禄、杜振英一看，果然是华云龙。二位班头过去截住说：“朋友，你别走了，这场官司你打了罢。我叫柴元禄，他叫杜振英，我二人由临安出来，披霜带露，所为拿你。你在临安，做了多少案。”杜振英说：“华云龙，你还叫我们费事么？你跟我们走罢。”贼人一瞧二班头，微然一笑说：“你二位是奉命拿华云龙的原办？”柴头说：“不错。”贼人说：“我可是华云龙。你们二位，就这么一说要拿我，我倒愿意跟你走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他不答应。”柴元禄说：“你的朋友在哪里？”贼人说：“远在千里，近在目前。”说着话，把刀拉出来。柴元禄说：“好贼人，你敢拒捕么？”贼人说：“我看看你两个人，有什么能为。你要赢得我手中这口刀，我就跟你去打官司。”柴、杜二人说：“好。你我比并 比并。”伸手拉出铁尺，照贼人搂头就打。贼人摆刀相迎。柴、杜见贼人这口刀上下翻飞。门路精通，只二人拿不了。柴头心说：“这贼人果然武艺高强，怪不得在临安做案杀人，盗了玉镯凤冠。今天要不是我两个人，就死在贼人之手。”柴元禄心中暗恨和尚，早也不分手，偏巧这个时候分了手，就遇见华云龙动了手。柴元禄说：“杜头，你瞧和尚可恨不可恨，这时节他也不来了。”杜振英说：“济公此时来了可不好。”这两人话未说完，只听半空中说：“我来了。我下不去，要摔死。”柴头一瞧，见济公在药铺的冲天招牌上站着，也不知道怎么上去的。大众都抬头说：“了不得，和尚要摔死。”书中交代，济公打哪里来？原来济公在五仙山凌霄观，给陆通、孔贵医了病，叫这两人走了。然后来找华云龙。到了东跨院，见屋中病了一个老道刘妙通。济公给他把病治好，叫刘妙通看庙，和尚这才来到常山县。一到十字街，见柴、杜二班头，正跟贼人动手。和尚一使验法，上了冲天招牌。柴头说：“师父快下来拿贼。”和尚在上面说：“我也不要命了，我就往下跳。”大众都说：“和尚定要摔死了！”焉想到和尚往下一落，脚离地还有二尺。大众说：“这个和尚真怪。”柴头一瞧说：“师父快念咒拿贼。”和尚说：“我把咒脑袋忘了。”贼人此时一摆兵刃，打算要逃命，正往房上一蹿。和尚说：“我的咒又想起来。俺，赦令赫。”贼人脚刚落到房檐上，仿佛有人揪住贼人脊背，把贼人按住，扔下房来，正掉在小玄坛周瑞的面前。周瑞过去，将贼人按住。柴、杜一瞧，暗恨和尚：“这样的好差事，单叫病人拿住。”有心过去就锁，又怕人家不答应。二位班头这才上前说：“朋友辛苦，我叫柴元禄，他叫杜振英，我二人是临安太守衙门的马快。奉堂谕捉拿华云龙，你把贼人赏我锁了罢。”小玄坛周瑞，真是宽宏大量，并不争竞。说：“二位，你们锁罢。”柴元禄这才抖铁链，把贼人锁上。和尚说：“你们两个人大喜呀，拿了华云龙，回去一销差，得一千二百银赏格。”柴头说：“师父不喜吗？”和尚说：“你们二位大喜，这一拿着华云龙，回去得一千二百银子赏。”柴头说：“师父你

比并：即“比试”之意。

不喜吗？”和尚说：“你们二位大喜呀。”和尚一连说了五遍。柴头说：“师父走罢，别说了。”和尚说：“你们先到衙门去，我还要出恭。”二班头押解贼人，来到常山县衙门。往里一回禀，知县立刻坐堂。柴、杜二人带贼人来到公堂，柴头给知县请安说：“下役柴元禄给老爷行礼。”杜头也报名请安。柴元禄说：“回禀老爷，下役在临安太守衙门充马快，现奉太守谕，出来捉拿临安盗玉镯、凤冠之贼乾坤盗鼠华云龙。今在本地面已把贼人拿住，前来回禀老爷。”知县冯老爷说：“你可有海捕公文？”柴头说：“有。”立刻把公文递上去。知县一看不错，这才问道：“下面贼人可是华云龙？”贼人说：“我姓华，叫华云龙。”老爷问：“你叫什么外号？”贼人说：“我叫乾坤盗鼠。”知县说：“你在临安做的什么案？”贼人说：“我在尼姑庵因奸不允，杀死少妇，砍伤老尼。在泰山楼因口角，伤人命。在秦相府盗玉镯、凤冠。粉壁墙题诗。都是我做。”知县说：“你题的什么诗？”贼人说：“题的是藏头诗，头一个字是乾坤盗鼠华云龙偷。”知县说：“你在我地面南门外抢当铺，明火执仗。东门外路劫，杀伤人命。在我衙门劫牢反狱，抢去蓬头鬼恹芳，拐去七股差事，这大概有你呀。”贼人说：“我并没在这本地做案。这些事，我一概不知。”老爷一听，勃然大怒，说：“大概抄手问事，你不肯应。拉下去之给我打。”贼人说：“老爷。我一个人有几条命案，已然把临江城所做的事情，都招出来，我也是死罪。这本地我并没做案，你要叫我承认，那可不行。老爷，你打算叫我一个人承认起来，省得你地面上背案，你打算保住你的纱帽，对不对？你要叫我给你打一受案，你说明白，那也可行。”老爷一听，气得须眉皆竖，说：“你这厮，必是个惯贼。我不打你，你是不肯直招的。”老爷正要打贼人，这时节，只见由外面脚步踉跄，济公禅师赶到。柴元禄一瞧说：“回禀老爷，济公来了。”知县站起身来迎接。一瞧，和尚后面带了一个人，两眼发直，直奔公堂而来。书中交代，济公由十字街跟二位班头分手之后，和尚随后也够奔常山县而来。正走到衙门口，和尚抬头一看，见衙门对过有一座酒铺，是“一条龙”，和尚一看，有一股怨气，直冲霄汉。和尚一掀帘子进去，见柜里坐着一人，有四十多岁，一脸的横肉，长得凶眉恶眼。和尚说：“掌柜的，借枝笔墨使使。”掌柜的说：“做什么？”和尚说：“我喝酒，借笔写字。”掌柜的把笔递给和尚。和尚在手心写了几个字，写完了旁边坐下，要好酒两壶，一碟菜。旁边有人说：“今天济公长老在十字街拿贼，你没瞧见么？”那人说：“没瞧见。”这个说：“我瞧见了。和尚身高一丈，头如麦斗，赤红脸，穿着黄袍，手拿一百零八颗念珠，真是罗汉的样子。”他人又说：“你别胡说了，济颠僧是酒醉疯颠，一脸油泥，破僧衣，短袖缺领，头发很长才是呢。”用手一指，说：“就跟这位和尚仿佛。”那人说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这个说：“我跟济颠有交情。”和尚答了话说：“你认识他？何时认识的？”那人说：“去年春天，我在临安见过，一同吃过饭。”和尚说：“去年春天，你不是在镇江府做买卖吗？”这人一想：“怪呀，你怎么知道我在镇江府做买卖？”问他说：“和尚，你怎么知道我在镇江府呢？”和尚说：“我在镇江见过你。”正说着话，外面有人吆喝：“好肥狗，谁要买？”和尚一看说：“卖狗的，你这条狗，要多少钱？”那人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大师父要留下甚好。我们家里三个人，我母亲病的甚利害。家内实在当也当尽了，卖也卖完了，就剩这一条狗了。你要留下甚好，实给一吊钱罢，你只当行好。”和尚说：“不要。”这人说：“九百罢。”和尚说：“不要。”这人说：“八百你留下罢。”和

尚说：“不要。”卖狗的想：“好不容易有个主顾了，也罢，算七百罢。”和尚说：“不要。”这个人没法，说：“六百罢。”和尚说：“不要。”旁边有人瞧不过，说：“大师父，你到底多少钱才要？”和尚说：“我还一个价，你可别恼。”那人说：“不恼。”和尚说：“给你五吊钱。”旁有人说：“和尚是个疯子。”那卖狗的说：“卖了。”和尚说：“你既卖了，掌柜的给五吊钱罢。”掌柜说：“我凭什么给五吊钱？”和尚一扬手说：“你瞧，就凭这个。”掌柜的一瞧，吓的连忙说：“我给五吊。”不知所因何故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八回 董士元欺心求圣僧 孔烈女被逼投古井

话说济公一扬手说：“就凭这个要五吊钱。”掌柜的一瞧和尚的手心，吓的颜色改变，忙说：“我给五吊钱，”立即拿出五吊钱来，交给和尚。大众也不知是怎样事。和尚说：“卖狗的，你把狗放开，我听它叫唤一声，就把五吊钱给你。”卖狗的说：“一放开就跑了，它还是跑回我家去。”和尚说：“不要紧，跑了算我的。”那人就把狗放开，狗竟自跑去了。和尚就把银子给了卖狗的，卖狗的拿了走了。掌柜的说：“大师父，我这件事，你可别说，咱们两个人尽在不言中，我给你买菜去。”和尚说：“你买去罢。”掌柜的立刻买了许多菜来，给和尚喝酒。和尚说：“这场官司我要不跟你打，屈死的冤魂，也不答应。”和尚手一指往外走。掌柜的两眼发直，就跟着和尚，出了“一条龙”酒馆，一直来到常山县大堂。知县站起来说：“圣僧佛驾光临，弟子失迎，望乞恕罪。圣僧请坐。圣僧带来这个人，是做什么的？”和尚说：“老爷派人先把这个人看起来，少时再问。”老爷立刻吩咐：“把这人看起来。”手下官人答应。和尚说：“老柴、老杜，二位大喜呀，拿住华云龙，只一到临安，得一千二百银子赏。大喜，大喜！”柴元禄、杜振英说：“师父不喜吗？”和尚说：“贼人你姓什么？”贼人说：“我叫华云龙。”和尚大笑说：“你姓华，有什么便宜？”说着话，和尚过去把贼人的衣裳一剥，和尚说：“你们来看，这就是他的外号。”柴、杜二人一瞧，贼人背脊上，有洋钱大小九个疤痕。和尚这一做，贼人说：“罢了，和尚你既认得我，我不姓华了。”老爷说：“你到底姓什么？”，贼人说：“我姓孙，叫孙伯虎。外号叫九朵梅花。我在恶虎山玉皇庙里住着。我是西川人。玉皇庙里，有西川绿林人在那里啸聚。南门外抢万兴当，明火执仗，是蓬头鬼恽芳率领，有桃花浪子韩秀，有白莲秀士恽飞，双手分云吴多少，低头看物有得横，恨地无环李猛，低头看塔陈清，造月蓬程智远，西路虎贺东风，跳涧虎陈达，白花蛇杨春连，一共三十一个人。那天抢的东门外路劫，是我同无形太岁马金川，我二人做的。前者只因蓬头鬼恽芳被官人拿来，他兄弟白莲秀士恽飞撒绿林帖，传绿林箭，请了绿林的朋友，来劫牢反狱，共七十三个人，来把恽芳救走。拐走了七股差事，砍死门军。大众一同出的东门，把恽芳救回去。他的腿被夹棍夹坏了，他说：“常山县的老爷是他的仇人，马家湖的白脸专诸是他的仇人，今天众绿林的朋友，到马俊家去，杀他的满门家眷。我跟恽芳是拜兄弟，他派我来杀官盗印，没想到被官人拿住。华云龙他也没在玉皇庙跟这些人在一起，我可认识他。我打算替华云龙打一妥案。没想到和尚认识他。这是以往真情实话。”老爷吩咐把贼人钉镣入狱，官人答应，将贼人带下去。柴头、杜头此时气大了。和尚说：“你两个不必着急，早晚我必给你二人把贼捉住。”知县这才问道：“圣僧，方才带来那个人，是怎么一段事故？”和尚一扬手说：“老爷你看。”知县一看，方才明白，立刻吩咐把那带过来。书中交代，这个酒馆掌柜的，姓董名叫士元。当初这座“一条龙”酒店的东家，姓孔，行四，跟董士元乃是拜兄弟，患难相交的朋友。董士元就是孤身一人。孔氏家中，有妻子周氏，跟前有一儿一女。董士元帮着孔四照料买卖。后来孔四身染重病，病至垂危之际，就把董士元叫了家去。孔四说：“董贤弟，你我弟兄如手如足。现在我不久于人世了。我一死，你嫂嫂带着侄男侄女度日，无倚无靠。我这酒店，就交给你照管。我死了之后，别叫你嫂子冻饿着。能把孩子养大成人，接了我孔氏门中的香火。我就死在

九泉之下，也甘心瞑目。”董士元说：“兄长，你养病罢，不必担忧。倘兄长要有不测，嫂子侄男侄女我必然照应。”说话之后，果然孔四呜呼哀哉了。董士元帮着办理丧事，将孔四埋葬，“一条龙”酒铺，就归董士元承管。他时常给周氏家中去送钱。周氏的女儿，名叫小鸾，年长十七岁，尚未许配人家，长得十分美貌。董士元本是酒色之徒，自孔四死后，他就打算要占姑娘，时刻惦念在心。这天周氏带着孩儿上姥姥家去，家内留下姑娘看家。董士元知道，买了许多的东西，到周氏家去。见家中就是姑娘一个人。董士元说出无理之话，伸手拉姑娘，意欲求奸。焉想到姑娘乃是贞烈女。见董士元一拉，姑娘急了，往后院就跑。后院有一口井，是浇花井，姑娘就跳下井去。董士元跑回铺子，故作不知。周氏晚上回到家中，不见了女儿，各处找寻，并无踪迹。直到三天，见井里姑娘死尸漂上。周氏想着，必是姑娘浇花打水，失脚坠落井内。并不知是董士元因奸不允，逼死姑娘，立刻把尸捞起，给董士元送信。董士元帮着买棺材，把姑娘埋了。他以为这件事人不知、鬼不觉。焉想到今天跟他要五吊钱的和尚，手中写的是“强奸逼死孔小鸾”，故此董士元忙给五吊钱。他打算给和尚几个钱，就把这件事瞒过。焉想到和尚用验法，把他带到衙门，老爷一瞧和尚的手心，方才明白。立刻把惊堂一拍，老爷说：“你这厮好大胆量，因何强奸逼死孔小鸾？快实说来，不然，本县要重办你。”董士元这时明白过来，一瞧到了公堂。自己一想：“我这件事没人知道，这可怪了。”想罢，说：“老爷在上，小人叫董士元。我是买卖人，并不认识谁叫孔小鸾。”和尚说：“这厮好大胆量，你还不肯承认！屈死的冤魂，已然在我眼前告了你。老爷用大刑拷打，他就认了。”老爷立刻吩咐：“用夹棍夹起来问。”官人就把董士元夹起来。董士元实在疼痛难禁，这才说：“老爷不必动刑，小人愿招。”老爷说：“你招。”董士元就把同孔四交友，孔四托妻寄子，因姑娘美貌，他谋奸不从，跳井自尽，从头至尾一说。老爷说：“你这东西，真是无伦无礼，做出这等伤大害理之事。”立刻吩咐：“先将他钉镣入狱，候把尸亲传来对质，再照例定罪。”老爷退堂说：“请圣僧书房里坐，本县还有事相商。来人摆酒伺候。”手下人答应，知县说：“圣僧，今天晚上，有群贼夜入马家湖。倘若杀伤人命在我地上，本县也要担忧。圣僧可有什么高见？”和尚说：“这倒小事，喝酒是大事。”柴头、杜头此时气得傻了。和尚说：“二位大喜。”柴头说：“不是华云龙，喜什么？”和尚说：“你二人不必着急，回头我带别人去拿华云龙，把贼拿来交给你两个人，论功受赏，好不好？你二人在这衙门等着，我和尚绝不说瞎话。老爷，你派小玄坛周瑞、赤面虎罗镰选二十名快手伺候。少时叫他等跟我和尚到马家湖拿贼。”知县点头，立刻传谕。小玄坛周瑞一听派差上来，回禀说：“下役已然蒙老爷赏假，现在大口吐血，不能跟济公出去办案，求老爷派罗镰一人去罢。”和尚说：“周瑞，你吐血愿意好还是愿意死？”周瑞说：“愿意好。谁肯愿意死？”和尚说：“我给你一块药吃。试试看。”周瑞说：“好。”和尚立时给了一块药。周瑞吃下去，少时间气血化开，当时觉着好了。连说：“好药，好药！”和尚说：“你好了，同罗镰带二十名快手，在书房外伺候。每人要一根白鹅翎，听我说走就走。”周瑞答应，家人说：“酒菜齐了。”知县请和尚来到书房，和尚说：“老爷，这个酒我不喝。”知县说：“圣僧要喝什么酒？可以吩咐。”和尚说：“先把菜都拿下去。上一样菜，叫手下人叫嚷：‘老爷同圣僧在书房喝酒。’大众答话，伺候端菜。我和尚要听热热闹闹的。”老爷说：“是。”来人先把菜撤下去。上一个菜。

大众说一遍，家人又把菜撤下去。往里端一样，说：“老爷同圣僧在书房喝酒，你等端菜上来。”大众答应说：“是。”和尚这才落座喝酒。酒过三巡，和尚说：“老爷，我变个戏法你瞧瞧。我要做玉女临凡。”用手一指，下来几个美女。弹唱歌舞。和尚又说：“我要变平地抓鬼。”说着话，和尚伸手往桌底下一抓，抓出一个贼人来，倒把老爷吓的目瞪口呆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九回 常山县柴杜拿贼犯 马家湖济公救杨明

话说济公说变戏法，平地抓鬼。一伸手，抓出一个贼人来。和尚说：“老爷你瞧，抓出鬼来了。”老爷立刻吩咐手下人，将贼人捆上。老爷一问，贼人说：“我叫无形太岁马金川，前来杀官盗印。”原是蓬头鬼恽芳派九朵梅花孙伯虎，无形太岁马金川两个人，一个杀官，一个盗印。马金川受过异人的传授，他有十二道隐身符。按着子、丑、寅、卯、辰、巳、午、未、申、酉、戌、亥十二个时辰贴在脑袋上，谁也看不见他。今天贼人来，听家人说，老爷同济公在书房喝酒，贼人就奔书房来了。又听见济公说要变玉女临凡，贼人要瞧着学学戏法，他迈步进了书房。别人都瞧不见有人进来，和尚可瞧见了。贼人刚往桌底下要钻，和尚一伸手，把他那道符揭下来。大众这才瞧见，把贼人捆上。老爷问明白，把贼人钉镣入狱，和尚吃了个酒足饭饱，站起身来说：“周瑞、罗镰你等跟我走。”众班头跟着出了衙门，一直奔马家湖。和尚叫周瑞附耳说，如此如此，周瑞点头。来到马家湖村口，正听见说，现在杨明在此。白莲秀士恽飞，用囊沙迷魂袋把杨明打倒。后面有人说：“合字。这个交给我。”恽飞说：“何必你，我杀罢。”赶上前噗哧一声，红光崩见，鲜血直流，人头落地。和尚说：“好快。杀了么？”可是杨明并没有杀死，乃是白莲秀士恽飞被小玄坛周瑞杀了。恽飞听后面说：“合字。这个交给我。”恽飞回头瞧了一瞧，见周瑞鬓边有白鹅翎，故此贼人没留神。今天来的这一群贼，都是白鹅翎为记。焉想到济公也叫周瑞等插上白鹅翎，这叫鱼目混珠。有这么两句话：浑浊不分鲢共鲤，水清才见两股鱼。小玄坛周瑞把恽飞杀了。和尚过来一瞧，杨明躺着，人事不知。和尚叫周瑞找了一碗水来，捏了一块药，给杨明灌下去。当时杨明醒过来。抓起来一瞧，说：“原来师父来了。可了不得了，群贼来到马家湖，明火执仗，这个乱大了。”和尚说：“你到马俊家去瞧瞧，乱子还大。”杨明赶紧复返回来，踹房越脊，来到里面一瞧，只见群贼升殿，雷鸣、陈亮、郑雄、马俊，俱被贼人捆上。书中交代，杨明走后，马俊等四个人，跟贼人动手。群贼之中，也有能人。内中有皂托头彭振，万花僧徐恒，这两个人在暗中瞧着，先没下来。要瞧着马俊家内有能人，这两个就不下来了。要没有能人，再下来动手。暗中一瞧，就是这四个人来往动手。众贼人拿刀把南屋里堵住，众家人都没敢出来。皂托头彭振、万花僧徐恒瞧明白。二人下来一施展邪术，把四个人拿住。群贼把北上房屋中点上灯，群贼大家落座。桃花浪子韩秀一瞧，说：“这两个人，拿锅烟子抹着脸，必是熟人。拿水来给洗洗。”正说着话，外面杨明一声叫喊：“好贼人，真乃大胆。今有威镇八方杨明在此。”众贼人一听大乱。本来杨明的名头高大，故此群贼一乱，皂托头彭振说：“众位别乱，都有我呢。看我略施小术，保管来一个，拿一个。来两个，拿两下。”这句话尚未说完，群贼出来一瞧，见济公一溜歪斜，脚步仓皇，口念“阿弥陀佛。善哉善哉”。皂托头彭振，万花僧徐恒，也不吹牛了。他两个人先自逃生。群贼都知道济公在铁佛寺法斗铁佛，神通广大。大众焉敢动手，群贼全往房上蹿。济公用手一指，口念“唵，赦令赫”。用定神法定了十六个贼人。杨明这才同济公到屋中把马俊、郑雄、雷鸣、陈亮放开。马俊立刻给济公行礼。和尚说：“不用行礼，你们先把这些贼人杀了，不杀也是后患。留几个别杀，我是带着常山县的班头，留几个活口，交到常山县去完案。”杨明众人，这才拿刀把贼人杀了十三名，留下三个贼人没有杀。一问这三个人，叫桃花浪子韩秀，粉

蝴蝶杨志，燕尾子张七。问明白了，把三个贼人捆上，和尚说：“马俊，你给我找一条好扁担，拿两根绳子。”马俊说：“做什么呀？”和尚说：“我去办案去。把这三个贼人交给常山县两位班头小玄坛周瑞、赤面虎罗鹞。天亮解到常山县去。”马俊立时叫家人找了一条山榆木的扁担，两条绳子，交给济公。和尚拿着，出了马家湖村口一直往北。离马家湖八里地，有个镇店，叫八里铺。和尚扛着扁担，来到八里铺，天刚太阳出来。八里铺这里有个闹市口。怎么叫闹市口呢？皆因早晨有几个卖力气的，都在这里会齐。可不许外人来卖力气，都是本地的自己人，在这里担着肩着，和尚到闹市口，把扁担一放，往地就一蹲，也不言语。旁边这些卖力气的就问：“大师父，你是做什么？”和尚说：“我是卖力气担肩的。”这人说：“你要挑担上别处去，我们这里不许外人在这里卖力气。”和尚说：“你们在这里卖力气，司里有帖，府里有牌，县里有告示？”这人说：“没有。”和尚说：“既没有，许你们卖力气，不许我卖力气？我偏在这里定了！”那人就说：“你们不用理他，大概这和尚是半疯。”这个说：“和尚，你在这里罢，我不管好不好！”和尚说：“你叫我在哪里，我偏不在哪里，我走了。”那人说：“你瞧，是半疯不是？”和尚往前走了不远，一瞧路西有一座大酒馆。和尚迈步进去，就跑到后堂。走堂的心里说：“这个穷和尚，他也到这个大饭馆里来。一个菜，三百二、二百四。一顿饭，总共好几吊钱，自己换换衣服岂不好？”见和尚坐下，把扁担一放。跑堂的一瞧，这条扁担倒不错，山榆木的，值二两银子。心里说：“和尚吃完了饭要没钱，留他这条扁担也好。”想罢跑堂的说：“大师父来了，要什么酒菜？”和尚说：“你瞧着办罢。”跑堂的说：“你吃东西，怎么我瞧着办？”和尚说：“你不是要留我这条扁担么？你瞧值多少钱，给我多少钱的酒菜。好不好？”伙计说：“没有，我不要扁担。”和尚说：“你别瞧我穿的破，包子有肉，不在褶上。好主顾，不赊不欠，给现钱，是你们的财神爷。”跑堂的说：“是是。大师父要菜罢。”和尚说：“你煎炒烹炸，给我配四个菜来。两壶人参露。”跑堂的说：“人参露可卖一吊二百钱一壶！”和尚说：“不多。我们那地方，都卖两百吊一壶，这还便宜一半呢。我今天得多喝两壶。”跑堂的说：“是是。”立刻给和尚把酒菜拿来。和尚正在自斟自饮，忽听外面一声“阿弥陀佛”，声音洪亮，帘板一起，进来两个脱头和尚，乃是皂托头彭振，万花僧徐恒。这两个贼人，由马家湖逃走。先往北跑，一走山弯走迷了，又往南跑。跑走半夜，天亮来到八里铺。两个人要喝酒息歇。刚一进来，瞧见济公，吓的惊魂失措，就要跑。济公用手一指，把两个贼人定住。济公过去，就打彭振嘴巴，说：“好东西，我两座庙，二十顷地的银子，叫你二人拐走了。今大咱们是一场官司。”济公给每人打了十个嘴巴，众人瞧着说：“这两个和尚，怎么这个穷和尚打他，也不言语？”那人说：“想必他们是没理。”和尚由彭振兜囊里，掏出十几两银子，由徐恒兜中，掏出有四十余两，和尚说：“这是偷的我的银子，还没花完呢。”和尚拿银子给酒饭帐，把这两个人一捆，用扁担一挑。大家也没人敢问。和尚挑着出了酒店，街市上瞧着都觉新闻。说：“一个穷和尚，挑着两个和尚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济公说：“你们不开眼，这是我庙里搬家。”和尚挑着到了闹市口。众卖力气的说：“你们瞧，和尚揽了买卖。”正说着，和尚来至切近。众人瞧着，挑了两个和尚，大众纳闷。济公伸手把银子掏出来，说：“你们瞧，他雇我挑到马家湖，给了五十两。你们谁去，一个人我给一两银子，挑到马家湖。”大众一听说：“去，我们八个人，四个人倒换，

两人抬一个。”和尚说：“就是。”大众抬起来往前走，刚到马家湖村口，就听那边有人喊：“好老道，你敢把我们差事杀了，济公快来。”和尚抬头一看，是一个老道，手执宝剑。罗汉爷这才赶奔上前，要跟老道斗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回 济公火烧孟清元 贼道智激灵猿化

话说济公雇人搭着皂托头彭振，万花僧徐恒，刚来到马家湖村口。只听对面有人嚷：“好，老道，你敢劫杀差事。济公快来。”和尚一看，乃是一个老道，截住小玄坛周瑞一千众人。书中交代，济公夜内由马家湖走后，小玄坛周瑞、赤面虎罗镰带领二十个伙计，一见马俊，马俊说：“二位班头，现有济公的吩咐，这里有三个贼，叫你们二位等候天亮，把贼人押回衙门，请老爷前来验尸。还叫你们等他老人家回来你们再走。”周瑞、罗镰点头答应。等到天亮，有常山县衙门的二爷，骑着马，来到马俊家来打听。原来知县不放心，一夜未见周瑞等回衙门，又不知出了多少人命，总算是常山县的地面。故此老爷派管家，到马俊家来打听。管家一见周瑞，周瑞就把夜内杀贼的话一说。管家说：“周头，你们快回去罢。老爷甚不放心，叫我来访问，你等回去，老爷就放了心了。”周瑞说：“也好，我先押解贼人回去。”马俊说：“周头，你赶紧请老爷来验尸。”周瑞说：“是。”立刻雇了一辆车，把三个贼人搁在车上。大众班头衙役，押解着出了马俊家中。正走到马家湖村口，只见对面来了一个老道。披散头发，身穿蓝缎道袍，白袜云鞋，手中提着宝剑，长得凶眉恶目，一部刚髯。老道口念无量佛，把车辆截住，说：“你们是做什么的？”周瑞说：“我们是常山县的官人，在马家湖拿着的明火贼犯，往衙门解。”老道说：“我瞧瞧拿住的贼。”周瑞说：“老道，你瞧什么？你是哪的？”老道说：“山人姓孟，叫清元。”这个老道，原是华清风的二师弟。他在二狼山三清观修行。只因前者，有古天山凌霄观内的两个小道童，逃到二狼山去，提说他师父被济颠和尚烧跑，不知生死存亡。孟清元一听，说：“好，哪时我见着济颠和尚，我有周天烈火剑，活活要把济颠烧死，必要给我兄报仇。”今天他上山砍木头。有几个做活的，是马家湖的居民，到二狼山去做活，丢开闲话，说道：“老道，昨天晚上，我们马家湖热闹了，白脸专诸马俊马大官人家中，闹明火执仗，闹的甚凶，听说都是济公和尚杀了。”这个说是无心，老道却是有心。孟清元一听济颠和尚到马家湖来了，“我去找他，给我师兄报仇。”老道把发髻披散，带了宝剑下山。老道走到马家湖村口，碰见周瑞众人，押解差事。老道说：“我要瞧瞧。”这三个贼人，都认得老道。桃花浪子韩秀说：“孟道爷救我罢。”杨志说：“孟道爷救我罢。”张七说：“孟道爷救我罢。”孟清元一听，说：“你三个人待我有什么好处，我救你们？”老道跟杨志素常不对，孟清元说：“杨志，你也有今日。”杨志一听说：“老道，你少称雄，我大老爷不怕死。打受了国法王章，再有二十年，我又二十多岁。你少说便宜话，趁此滚开，不然，我可骂你。”老道一听，气往上冲，拉出宝剑竟将杨志杀了。周瑞一瞧说：“老道你好大胆量！这是明火执仗的要犯，你敢给杀了。伙计们，把他锁上。”众人正奔老道，老道用手一指说：“前来送死。”用定神法把众人全都定住。周瑞正在着急叫喊，只见济公来了，周瑞喊道：“济公来了！”和尚说：“来了。”和尚用手一指，把众人的定神法撤了。叫周瑞把彭振、徐恒搁在车上，一并解到衙门去。给了挑担的八两银子。和尚过来说：“孟老道，你认得我不认得？”老道说：“你是谁？”济公说：“我是灵隐寺济颠。”孟清元一听说：“我想是怎么个济颠！项长三头，肩生六臂，原来是一个丐僧。今天你休想逃命。”和尚说：“孟老道，你不服，咱们两个人到无人之处去说。”老道说：“好。”立刻同着和尚，来到山口以外。和尚说：

“杂毛老道，你打算怎么样？”孟清元说：“好济颠，你把我师侄张妙兴烧死。你又把我师侄姜天瑞置死。你把我师兄华清风烧走，不知生死。我特要找你报仇。今天你要认罪服输，跪倒给我磕头，叫我三声祖师父，我饶你不死。如要不然，当时叫你死无葬身之地。”和尚哈哈大笑说：“杂毛老道，你这厮不知奉公守分，无故前来找我。你跪倒给我磕头，叫我祖宗爷，我也不能饶你。”老道一听，气往上撞，摆宝剑照定和尚劈头就剃。和尚滴溜走到老道身后，拧了老道一把。老道一转身，和尚又捏了老道一把。和尚围着老道直转，掏一把，拧一把，掏一把，抓一把。老道真急了，往旁一跳，口中念念有词。当时三昧真火，平地一起，连山坡柴草都着了，一片火扑奔和尚而来。和尚口念六字真言：“唵嘛呢叭迷吽。唵，敕令赫。”用手一指，这片火光直奔老道，立刻胡子也着了，头发也烧了，衣裳也着了。老道急忙驾趁脚风逃走。眨眼衣裳都烧没了，赤身露体。老道见前面一个石洞，打算要躲避躲避。刚来到石洞口，只见里面有一个赤身露体的老道，正是华清风。孟清元一瞧说：“师兄，你怎么这个样子？”华清风说：“我被济颠和尚烧的。师弟你打哪来，为何这个样子？”孟清元说：“也是被那济颠烧的。”华清风说：“好济颠和尚，我跟他誓不两立。”孟清元说：“你我不是他的对手，咱们老道，还有比你我强的。咱们三教要算谁？”华清风说：“头一位就是万松山云霞观紫霞真人李涵陵。第二就是天台上清宫东方太悦老仙翁昆仑子。第三就是八卦山坎离真人鲁修真。第四就是梅花山梅花岭梅花真人灵猿化。”孟清元说：“咱们找梅花真人去，求他老人家，给我们报仇。”华清风说：“赤身露体，怎么去得？”正说着话，只见由对面来了一个老道。挑着扁担，上面有两个包裹，青布道冠，蓝布道袍，白袜云鞋，面如古月，三绺黑胡须。华清风一看，不是外人，正是他三师弟尚清云。这个老道，可不像他们，乃是正务参修，到处访道学仙。华清风连忙说：“师弟快来！”尚清云一看，说：“二位师兄，因何这般光景？”华清风说：“我二人被济颠和尚烧了，跟我二人为仇做对。”尚清云一听说：“济颠和尚，他乃是好人，普救众生。大概必是二位师兄的不是。”华清风一听，勃然大怒说：“你是我师弟，你不说给我报仇，反倒说我不好。我非得跟济公一死相拼，找他报仇不可。”尚清云说：“二位师兄，找济颠，我也不管。不找，我也不管。我给二位师兄留两身衣裳就是了。”说着话，打开包裹，留了两身衣服，立刻告辞。尚清云挑起扁担往前就走。信口说道：

红尘白浪两茫茫，忍辱柔和是妙方。
到处随缘延岁月，终身安分度时光。
休将自己心田昧，莫把他人过失扬。
谨慎应酬无懊悔，耐烦作事好商量。
从来硬弩弦先断，未见钢刀身已伤。
惹事尽从闲口舌，招殃多为热心肠。
是非不必争你我，彼此何须论短长。
吃些亏处原无害，让几分时也不妨。
春日才逢杨柳绿，秋风又见菊花黄。
荣华总是三更梦，富贵还同九月霜。
人为贪财身先死，蚕因夺食命早亡。
一副养生平胃散，三分顺气太和汤。
休斗胜来莫逞强，百年溷事戏文场。

离合悲欢朝朝乐，好丑媿妍日日忙。

行客戏房花鼓懈，不知何处是家乡。

尚清云唱着山歌，竟自去了。他唱这段歌，所为劝解华清风二人。焉知道他二人恶习不改，痴迷不悟，当时穿上衣衫，驾起趁脚风，要到梅花山梅花岭找梅花真人灵猿化，跟济公为仇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零一回 施佛法智捉蓬头鬼 仗妖术炼剑害妇人

话说华清风、孟清元见尚清云走后，两个人把衣裳穿好，立刻驾起趁脚风，够奔梅花山而来。来到洞外一看，有两个童子在那里把守洞门。华清风说：“童子，祖师可在洞内？”童子说：“现在洞内。”华清风二人立刻往里走。一瞧里面有一云床，梅花真人灵猿化在上面打坐。头戴鹅黄道冠，赤红脸，一部白髯。华清风、孟清元跪倒行礼。说：“祖师爷在上，弟子华清风、孟清元给祖师爷叩头。”梅花真人一翻二目，口念：“无量佛，你两个人来此何干？”华清风说：“我二人来求祖师大发慈悲，替三清教报仇，世上出了一个济颠和尚，兴三宝，灭三清。他跟我二人为仇，无故把徒弟张妙兴烧死，又把我徒弟姜天瑞逼死，把我二人用火烧的这个样子。他说咱们三清教里没人，都是披毛带角脊，背朝天，横骨叉心，不是四造所生，要灭三清教。实在可恶已极。求祖师爷大发慈悲，一来替我二人报仇，二则把济颠除了，也给三清教转转脸。”灵猿化一听说：“你两个孽障，必是前来搬弄是非，无故济颠焉能跟你等做对？必是你二人招惹了济颠。”华清风说：“祖师爷，你老人家倒不信，实是济颠和尚无故欺辱三清教的人。”灵猿化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你两个人下山，见了济颠，你们跟他说，不用跟我们做对。叫他来见我，我将他结果了性命。我不能下山去找他去。”华清风说：“就是。师弟你 我去找济颠去。”说着话，二人出来。刚出一洞门，只见济公彳亍彳亍，脚步仓皇，直奔梅花洞而来。和尚说：“我来找你们的老道来了，叫他出来我瞧瞧。”华清风一见，赶紧就喊：“祖师爷快出来，济颠来了！”灵猿化立刻由洞里出来。抬头一看，见和尚头上并无金光白气，褴褛不堪，原来是一乞丐。老道说：“济颠 僧，我且问你，你为何烧死张妙兴，逼死姜天瑞，跟华清风二人为仇？”和尚说：“你也不必说，皆因他等行凶作恶，早就该刚之有余。你怎么样老道，要跟我 老人家怎么样？”灵猿化说：“看你有多大能为。”立时老道一撒肚子，一张嘴，喷出一道黄光。和尚哎呀一声，翻身栽倒，当时气绝身亡。灵猿化一瞧，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华清风，你二人无故搬弄是非，他乃是凡夫俗子，叫我作这个孽。一来不要紧，万松山紫霞真人李涵陵，九松山灵空长老长眉罗汉来查山，必不答应我。”老道颇为后悔。原来这个老道不是人，乃是猿猴。在山中修炼多年，化去横骨，口吐人言。李涵陵同灵空长老，是十年一查山，他必要预备鲜桃美酒，给李涵陵、灵空长老喝。他是一片恭敬之心，后来他要认李涵陵为师，李涵陵说：“不行，我们老道修行都是人，焉能收你猿猴？”他苦苦哀求。李涵陵无法，说：“我赐你一姓，姓灵罢。”灵空长老说：“我赐你一个名字，叫猿化。”故此他才叫灵猿化。平时他永不下山，在山中采草配成丹药，出去普救四方。倒是正务参修，打算要成其正果，也跟李涵陵炼了些能为。今天把济公喷倒，自己倒也懊悔起来，怕将来李涵陵不答应。华清风见和尚躺下，他乐了，说：“祖师爷把宝剑给我，我杀他。”孟清元说：“我杀他。”灵猿化说：“不能叫你等杀他，我这就作了孽了。我将他置倒，非我给他丹药吃，不能起来。一天不给他药吃躺一天，两天不给他药吃躺两天，永不给他药吃，他就得在这里躺死。”这句话还未说完，和尚一翻身爬起来了，灵猿化大吃一惊，说：“和尚，我没给你药吃，你怎么起来了？”和尚说：“我再躺下，等你给我药吃。我倒有心给你做个脸，等你给我药吃再起来，无奈地下太凉。你也不认得我和尚是谁，我给你瞧瞧。”说着话，和尚用手一摸天灵盖，口念：“唵，

敕令赫。”灵猿化再一瞧，和尚身高丈六，头如巴斗，面如蟹壳，身穿直缀，赤着两条腿，光着两只脚，穿的草鞋，是一位活知觉罗汉。吓得猿化跑进洞去，将洞门一闭，不敢出来。和尚也不去赶他。那华清风、华清元吓的掉头就跑。和尚也不追他。一直往东够奔恶虎山。和尚来到玉皇庙内，蓬头鬼恇芳正在盼想无形太岁马金川、九朵梅花孙伯虎杀官盗印，还不回来。众人到马家湖去，杀马俊的满门家眷，也不见回来。天光不早了，自己正在着急之际，和尚由外进来说：“合字。”恇芳一瞧，是个穷和尚，不认识。恇芳说：“什么叫合字？”和尚说：“我也是线上的人。”恇芳说：“我不懂。”和尚说：“你这可不对。你不认得我了？你兄弟白莲秀士恇飞，撒绿林帖，传绿林箭，请我们来的。那一天劫牢反狱，有我由常山县把你救出来，我还背了你二里多路，你怎么忘了？”恇芳一听，说：“我可实在眼钝。那天黑夜景况，人也太多，我实没瞧出来。你叫什么呀。”和尚说：“我叫要命鬼呀。”恇芳说：“你是要命鬼，你是哪路的？”和尚说：“我是东路的。”恇芳说：“我怎么没听见说过，你们头儿是谁？”和尚说：“我们头儿是阎王爷。”恇芳说：“我也不认得。”和尚说：“你不认得，我领你去见见。昨日晚上，无形太岁马金川，把印也盗了。九朵梅花孙伯虎，把知县也杀了。我们大众到马家湖把马俊全家老幼都杀了。大众都得了金银细软，大众商量着要回西川。你兄弟白莲秀士恇飞想起来说，庙里还有我们大爷等着我们，谁去背他来？大家都不愿意来。你兄弟就叫我，要命鬼，你去到恶虎山玉皇庙内，把我哥哥背来，咱们一同回西川。故此我这才来。他们大众都在半路等着呢，你快跟我走罢。”恇芳信以为真，就说：“要命鬼，你背的动我么？”和尚说：“背的动。你别瞧着我身材矮小，我有气力。”立刻和尚背起恇芳，下了恶虎山，一直够奔常山县。恇芳说：“要命鬼，你往哪里走？那是常山县。要碰见官兵，你我二人就没命了。”和尚说：“不是，你错认了。”说着话，来到常山县衙门口。恇芳说：“要命鬼，你怎么背我上常山县衙门哪？”和尚说：“不背你上衙门上哪里去，你舍了命罢。”恇芳一听说：“好，你是我的要命鬼呀！”和尚说：“对了。”说着话，来到公堂。老爷正审问桃花浪子韩秀，燕尾子张七，皂托头彭振，万花僧徐恒。老爷见济公来了，赶紧说：“圣僧请坐。”和尚把恇芳放下落座。周瑞说：“圣僧方才同那老道士上哪里去了？”和尚就把方才之事述说一遍。老爷这才说：“恇芳你也有今日。你们劫牢反狱，共多少人？”恇芳说：“老爷要问，我也不知道。劫牢反狱，也不是我要他们劫的。”老爷又问韩秀众人，到马家湖去明火执仗共多少人？韩秀众人俱皆招认。老爷吩咐将他等全行钉镣收牢。一面给济公道谢行礼。这时，只见由外面进来一个老道，两眼发直，直奔公堂。周瑞一瞧说：“回老爷，这个老道，方才劫差杀杨志就是他。”老爷吩咐：“把他锁上带过来。”老爷一拍惊堂木说：“你这道人叫什么？”孟清元此时明白过来，即然到了公堂。方才由梅花山逃走，心中一迷，也不知怎么来到衙门，老道一齐俱皆招认。老爷也吩咐一并入狱。柴头过来说：“圣僧，临安太守行礼求你，秦相作揖打恭求你，你老人家带我们出来拿华云龙。今天也拿，明天也拿。龙游县那个样的为难案，你伸手就办。这常山县这么大事也办了，倒是华云龙还拿不着。”和尚说：“你二人不必着急，跟我走，去拿去。要拿不着，你二人就拿我，好不好？”柴头说：“拿你做什么？”和尚立刻告辞。知县说：“圣僧，住几天再走。”和尚说：“不用。省得他二人着急。我带他们拿华云龙去。”这才带领二位班头，出了常山县。往前正走。刚走

到山里，只见眼前树林子中，杨明、雷鸣、陈亮在地上躺着。华清风正要拿宝剑杀这三个人，和尚赶到。不知何故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零二回 杨雷陈仗义杀妖道 十里庄雷击华清风

话说济公带领二位班头，正走到山内。只见华清风手举宝剑，要杀杨明、雷鸣、陈亮。书中交代，华清风由梅花山逃走，自己一想，非要把济公杀了不可。他打算要炼子母阴魂剑，能斩罗汉的金光。要炼子母阴魂剑，须得把怀男胎的妇人开膛取子母血，抹在宝剑上，用符咒一催，就可以炼成了。华清风自己想罢，一施展妖术，弄了点银子。买了个药箱，买了些九散膏丹，打算到各乡村庄里以治病为名，好找怀男胎的妇人，华清风拿着药箱，走在一座村庄。只见有两个老太太在那里说话。这位说：“刘大娘，吃了饭了。”这位说：“吃了。陈大姑，你吃了。”这位说：“吃了。”两位老太太，一位姓刘，一位姓陈。这位刘太太说：“大姑你瞧，方才过去的，那不是王二的媳妇么？”陈老太太说：“是呀。”刘老太太说：“不是王二他们两口子不和美呀，怎么他媳妇又给他送饭去？”陈老太太说：“刘大娘你不知道，现在王二的媳妇有了身孕，快生养了，王二也喜欢了。他自己种两顷稻田，他媳妇给送饭去。现在和美了。”华清风一听，那妇人怀着孕，赶紧往前走。追到村头一瞧，那妇人果然怀的是男胎。书中交代，怎么瞧的出来是男是女呢？俗语，世上无难事，只怕用心人。要是怀胎的妇人印堂发亮，走路先迈左脚，必是男胎。要是印堂发暗，走路先迈右脚，必是女胎。华清风看明白了，赶过去一打稽首，口念：“无量佛。这位大娘子，我看你脸上气色发暗，主于家宅夫妇不和。”娘子们最信服这个，立刻站住说：“道爷你会相面么？真瞧的对，可不是我们夫妇不和么。道爷你瞧，有什么破解没有？你要能给破解好了，我必谢你。”华清风说：“你把你的生日八字告诉我，我给你破解。”这妇人说：“我是某年某月某日某时生人。”华清风听得明白，照定妇人头顶，就是一掌，妇人就迷糊了。老道一架妇人的胳膊，带着就走。村庄里有人瞧见说：“可了不得，老道不是好人，要把王二的妻子拐去了。咱们赶紧聚人把老道拿住，活埋了。”一聚人，老道驾着趁脚风，早不见了。华清风来到山内找了一棵树，把这妇人缚上，由兜囊把应用的东西拿出来。正要炼剑，把妇人开膛。只见由那边来了三个人。正是威镇八方杨明同雷鸣、陈亮。这三个人在马俊家见事情已完，杨明说：“我该回家了，恐老娘不放心。我出来为找张荣，张荣已死在古天山，我该回去了。”雷鸣、陈亮说：“大哥咱们一同走。”马俊给三个人道谢。拿出几十两银子，给三个人做盘川。三个人也不好收，回送了银子，告辞出了马家湖。马俊送到外面说：“你我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。他年相见，后会有期。”彼此拱手而别。这三个人正往前走，只见老道要谋害妇人。雷鸣是侠肝义胆，口快心直的人。立刻一声喊道：“好杂毛老道，你在这里要害人，待我拿你。”华清风一看说：“好雷鸣，前者饶你不死，今又来多管闲事。这可是放着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要找寻。待山人来结果你的性命。”雷鸣刚一摆刀刹，老道用手一指，竟把雷鸣定住。陈亮见老道要杀雷鸣，自己急了，说：“好华清风，我这条命不要了，跟你一死相拼。”摆刀就砍。老道一闪身，用手一指点，也把陈亮定住。杨明一想：“罢了，今天当我三人死在老道之手。”立刻过去一动手，老道又把杨明定住。老道哈哈一笑，正要动手杀人，就听济公一声叫嚷：“好东西，杂毛老道，你敢要杀我徒弟。”华清风一瞧，吓的魂也没有了，立刻驾起趁脚风，竟自逃走。和尚不再追他，过来救了杨明三人，叫把那妇人放下来。和尚用手一指点，那妇人也明白过来。大众复反出了山口。只见

来了许多的乡人，来追老道。和尚说：“老道已被我们打跑了，你们把这妇人送回去罢。”众乡人把妇人带了走。和尚说：“杨明你回家罢。”杨明立刻辞告，竟自去了。和尚说：“雷鸣、陈亮跟我来。”二人点头，跟着和尚，来到十里庄。这里有一座茶馆，搭着天棚茶座。和尚说：“咱们进去歇息歇息。”众人点头，和尚进了茶馆，不在天棚底下坐，一直来到屋内落座。陈亮说：“师父你看天气甚热，怎么不在外头凉快，在屋里有多热。”和尚说：“你瞧外头人多，少时都得进来，屋里就坐不下了。”陈亮说：“怎么？”和尚说：“你瞧着。”说完了话，和尚来到后院，恭恭敬敬朝西北磕了三个头。陈亮心里说：“我自从认济公为师，也未见他磕过头。他在庙里也永没烧过香，拜过佛。这是怎么了？”只见和尚磕完了头进来。伙计拿了一壶茶过来，刚吃了两三碗，见云生西北，展眼之际，暴雨下起来了。外面吃茶的人，全跑进屋子里来避雨。只见狂风暴雨，霹雳雷电，闪一个电，跟着一个雷，电光围着屋子不住。内中就有人说：“咱们这里头人谁有亏心事，可趁早说，莫连累了别人！”和尚也自言自语说：“这个年头，真是现世现报，还不劈他，等什么！”旁有一个人吓的颜色更改，赶紧过来给和尚磕头说：“圣僧，你老人家给求求罢，原来我父亲有了疯癫，我那天吃醉了，是打了我父亲两个嘴巴。圣僧给我求求，我从此改过自新。”和尚说：“你准改了，我给你求求，不定行不行。”说着话，和尚一抬头，仿佛望空说话：“我给你求，要不改还要劈你。”这人说：“改。”和尚说：“不但要劈一个人，还有一个人，谋夺家产的，他把他兄弟撵出去。祖上的遗产，他一个人占住，心地不公，也要劈他。”旁有一人，听了这句话，也过来给和尚磕头说：“圣僧你老人家给我求求罢。我倒不是霸占家产。只因有一个兄弟是傻子，我把他撵出去、只要圣僧给我求求，我把兄弟找回来。”和尚说：“我给你求着，可说不定雷公爷答应不答应。”说着话，和尚望空祷告了半天。和尚说：“我给你求明白了，给你三天限，你要不把你兄弟找回去，还是要劈你。”这人说：“我准把兄弟找回来。”和尚说：“随你罢。”大众一听，真是报应循环，了不得。纷纷议论。陈亮说：“师父，像华清风这样为非作恶，怎么这上天就不报应他么？”和尚说：“少时，他就现事现报，叫你瞧瞧。”正说着话，只见由远远来一老道，大概要到茶馆来避雨的样子。正走到茶馆门口，瞧见一道电光，照在老道脸上，跟着一道火光，山崩地裂一声响，老道面朝北跪，竟被雷击了。大众一乱说：“劈了老道了！”一个霹雳，雨过天晴。露出一轮红日，将要西沉。陈亮出来一瞧，认识是华清风，被雷打了，雨也住了。和尚说：“雷鸣、陈亮，我这里有一封信，一块药。你两个人顺着常山县大道，够奔曲州府。离曲州府五里地，在五里碑东村口外有座庙，庙门口躺着一条大汉。你把我这药给他吃了，把这信给他，叫他照我书信行事。你两个人在道路上可别多管闲事。要一管闲事，可就有大祸。”陈亮说：“咱们在哪见呀？”和尚说：“大概曲州府见，你们到了曲州府，瞧见什么事，瞧在眼里，记在心里，可别伸手管是管非。要伸手管，可就找不自在。”雷鸣、陈亮听和尚说话半吞半吐，也测不透。两个人拿着书信，别了济公，顺大路行走。来到常山县北门外，天色已晚。陈亮说：“咱们住店罢。”雷鸣说：“好。”立刻见眼前有一座德源店。二人进去，住的是北上房三间。喝吃完毕，陈亮睡了。觉天气太热，雷鸣出来到院中乘凉。店中都睡了，院里还没凉风。雷鸣一想，高处必有风，立刻蹿上房去，果然凉快。雷鸣正打算要在房上躺躺，忽听有人叫喊：“杀人了！杀人了！”雷鸣一想，必是路劫，

立刻带了刀，蹿房越脊，顺着声音找去。找到一所院落，是四合房。见北上房东里间有灯光，在屋中喊叫：“杀人了！”雷鸣蹿下去，湿破纸窗一瞧，气的须发皆竖。伸手拉刀，要多管闲事。焉想到惹出一场横祸非灾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零三回 雷鸣夜探孙家堡 陈亮细问妇人供

话说雷鸣趴窗户一看，只见屋里是顺北墙的一张床，靠东墙是衣箱立柜，地下有八仙桌、椅子、梳头桌，屋中很是齐整。床上躺着一个妇人，有二十多岁，脸上未擦脂粉，穿着蓝布褂裤，窄小宫鞋，长得倒是蛾眉杏眼，俊俏无比。地下站定一个二十多岁男子，头挽牛心发髻，赤着背，穿着单坎肩月白中衣。长得一脸横肉，凶眉恶眼。左手按着妇人的华盖穴，右手拿着一把钢刀，口中说：“你就是给我说实话。不说实话，我把你杀了，那便宜你，我一刀一刀把你刮了。”就听那妇人直嚷说：“好二虎，你要欺负我。我这是烧纸引了鬼。我跟你有何冤何仇，你敢来持刀威吓。”雷鸣一听，气往上冲，有心要进去。自己一想：“我别粗卤。老三常说我，要眼尖。我去跟他商量商量，可管则管，不可管别管。”想罢，拧身上房，仍蹿到店内，来到屋中，一推陈亮。雷鸣说：“老三醒来。”陈亮说：“二哥叫我什么事？”雷鸣说：“我瞧见一件新鲜事。因为天热，我在院中乘凉。院中甚热，我就上房去，可以得风。我刚要躺躺，就听有人叫喊：杀人了，杀人哪！我只打算是路劫，顺着声音找去，找到一所院落。见一个男子拿着刀，按着一个妇人，直叫妇人说。我也不知什么事，我有心进去，怕你说我粗莽。我跟你商量商量，是管好，不管好？”陈亮一听，说：“二哥。你这就不对。无故上房，叫店里人看见，这算什么事？再说这件事，要不知道，眼不见，心不烦。既知道要不管，心里便不痛快。你我去瞧瞧罢。”说着话，两个人穿好衣服，一同出来，仍不去惊动店家，拧身上房，蹿房越脊，来到这院中。一听，屋里还喊救人，二人下去。陈亮趴窗户一看，就听有人说：“好二虎，你要欺负死我，我这是烧纸引鬼，你还不撒开我。快救人哪！”那男子说：“你嚷。我就杀了你。”拿刀背照定妇人脸上就砍，一连几下，砍的妇人脸上都血晕了。妇人放声大哭，还嚷救人。陈亮一瞧，不由怒从心上起，气向胆边生。当时说：“二哥跟我来。”二人来到外间屋门一瞧，门开着。二人迈步进去，一掀里间帘子，陈亮说：“朋友请了。为什么半夜三更拿刀动仗？”这男子一回头，吓了一跳。见陈亮是俊品人物，见雷鸣是红胡子蓝靛脸，相貌凶“恶。男子立刻把刀放下说：“二位贵姓？”陈亮说：“姓陈。”雷鸣说：“姓雷。”这男子一听说话，俱都是声音洪亮。陈亮说：“我二人原是镇江府人，以保镖为业。由此路去，今天住在德源店。在院中纳凉，听见叫喊杀人救人。我二人只打算是路劫。出来一听，在院中喊叫。我二人自幼练过武艺，故此跳墙进来。朋友，为什么这里拿刀行凶？”这男子说：“原来是二位保镖的达官。要问，我姓孙，叫孙二虎，我们这村庄叫孙家堡。小村庄倒有八十多家姓孙的，外姓人少。她是我嫂嫂。我兄长在日常开药店，我兄长死了三年，她守寡。你们瞧她这大肚子，我就要问问她，这大肚子是哪里来的。因为这个，她嚷喊起来，惊动了二位达官。”陈亮一听，人家是家务事，这怎么管。陈亮说：“我有两句话奉劝。天子至大，犹不能保其宗族，何况你我平民百姓？尊驾不必这样。依我劝，算了罢。”孙二虎一听说：“好。既是你不叫管，我走了。你二位在这里罢。”雷鸣一听，这小子说的不像人话。雷鸣说：“你别走，为什么你走，我们在这里？这不像话！”孙二虎看这两人的样子，他也不敢惹。赶紧说：“你我一同走。”雷鸣、陈亮正要往外走，那妇人说：“二位恩公别走。方才他说的话一字也不对。”陈亮一听诧异，说：“怎么不对？”这妇人说：“小妇人的丈夫，可是姓孙。在世开药铺生理，今年已

故世三载。我娘家姓康，我过门时就不认的他。后来才听见说，就是这么一个当家的兄弟，已然出了五服。平素我丈夫在日，他也不常来，只因我烧纸引鬼。我那一日在门前买线，瞧见他，十月的天气，尚未穿棉衣。我就说，孙二虎，你怎么连衣裳都没了？他说，嫂嫂，我肩不能挑担，手不能提篮，分文的进项没有，哪里能置衣裳？”我见他说的苦，我是一分恻隐之心，把他叫进来，有我丈夫留下的旧衣裳，给了他一包袱，还给他两吊钱。我说叫他做个小本营生。焉想到他后来没钱，就来找我借钱。我也时常周济他。焉想到慈心惹祸，善门难开。一次是人情，两次是例，后来习以为常。他就来劝我改嫁，我把他骂出。今天我的仆妇告了假，他无故拿刀来欺负我。问我肚子大，是哪来的。我对二位大恩公说，我的肚子大，实在是病，他竟敢胡说。他又不是我亲族兄弟，今天我家里没人，只有一个傻子丫头。我这里嚷，她都不来管。”外面听得有人回答说：“大奶奶，你叫我怎么管？”说着话进来。陈亮一看，是个丑丫头，一脑袋黄头发，一脸的麻子。两道短眉毛，一双三角眼，蒜头鼻子，雷公嘴，一嘴黄板牙，其脏无比。陈亮说：“孙二兄，你自己各扫门前雪，休管他人瓦上霜。你我一同走罢。”孙二虎说：“走。”立刻三个人出来，丫头关门。三个人走到德源店门首，陈亮说：“孙二兄，你进来坐坐。”孙二虎说：“你们二位在这店住，我走了。劳驾，改日道谢。”陈亮说：“不必道谢，你回房罢。”孙二虎说：“我还要进城。”陈亮说：“半夜怎么进城？”孙二虎说：“城墙有塌了的地方，可以能走。”说着话竟自去了。雷鸣、陈亮二人，仍不叫门，蹿到里面，到了屋中。陈亮说：“这件事总救了一个人。明天你我可得早走，恐怕有后患。”雷鸣说：“没事，睡罢。”二人安歇。次日起来，陈亮说：“伙计，我们上曲州府，这是大道不是？”伙计说：“是。”陈亮说：“你赶紧快给我们要酒菜，吃完了，我们还要赶路。”伙计答应。立刻要了酒菜。雷鸣、陈亮吃喝完毕，算还店帐。刚要走，外面来了两个头儿，带着八个伙计，是常山县的官人。来到柜房说：“辛苦。你们这店里，住着姓雷的姓陈的，在哪屋里？”掌柜的说：“在北上房。”官人说：“你们言语一声。”掌柜的说：“雷爷、陈爷，有人找。”雷鸣、陈亮出来，说：“谁找？”官人说：“你们二位姓雷姓陈呀？”陈亮说：“是。”官人说：“你们二位，这场官司打了罢。”陈亮说：“谁把我们告下来？”官人说：“你也不用问，现在老爷有签票，叫我们来传你。有什么话，衙门说去罢。”掌柜的过来说：“众位头爷什么事，跟我说说，都有我呢。这二位现住在我店里，他们有什么事，如同我的事。众位头儿先别带走。”官人说：“那可不行。现在老爷有签票，我们不能做主意。先叫他们二位去过一堂，该了的事，必归你了，你候信罢。雷爷、陈爷跟我们走罢。”雷鸣、陈亮也不知什么事。这两个人，本是英雄，岂肯畏刀避刑，怕死贪生。勿论什么事，也不能难买难卖。陈亮说：“掌柜的，你倒不必担心。我二人又不是杀人的凶犯，滚了马的强盗，各处有案。这个连我二人也不知哪儿的事，必是旁人邪火。你只管放心，无论天大的事也不能连累你店家。”掌柜的说：“我倒不是怕连累。能管的了，焉能袖手旁观。既是二位要去，众位头儿多照应罢。”官人说：“是了。”雷鸣、陈亮立刻跟着来到衙门。偏巧小玄坛周瑞、赤面虎罗鹞告了假没在衙门里。官人将雷鸣、陈亮带到，往里一回禀，老爷立刻升堂。这两个上去，给老爷行礼。老

五服：旧时的丧服制度，以亲疏为差等。此处说孙二虎与这个女人的亲戚关系较远，不是至亲。

爷勃然大怒，说出一席后，把雷鸣、陈亮气得颜色改变。不知这场官司所因何故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零四回 孙二虎喊冤告雷陈 常山县义士闹公堂

话说雷鸣、陈亮来到公堂，二人给老爷行礼，老爷说：“你两个人姓什么？哪个姓陈？”二人各自通名。知县说：“雷鸣、陈亮，你两个人跟孙康氏通奸有染，来往有多少日子，现在有孙二虎，把你二人告下来。”雷鸣、陈亮一听，气得面色更改。书中交代：孙二虎由夜间分手，这小子连夜进城，有人串唆他，用茶碗自己把脑袋拍了，天亮到常山县喊冤，说雷鸣、陈亮跟他嫂子通奸被他撞见。雷鸣、陈亮持刀行凶，拿茶碗把他脑袋砍了，现有伤痕。他在衙门一喊冤，故此老爷出签票，把雷鸣、陈亮传来。老爷一问跟孙康氏通奸有多少日子，陈亮说：“回老爷。小人我是镇江府人，雷鸣是我拜兄。我二人初次来到常山县，昨天才到德源店。只因晚上天热，在院中纳凉。听见有人喊嚷杀了人，救人哪！我二人原在镖行生理，自幼练过飞檐走壁。只当是有路劫，顺着声音找去，声由一所院落出来，我二人蹿进院中一看，是一个男子拿着刀要砍妇人。我二人进去一劝解，方知是孙二虎要谋害他嫂嫂。我等平日并不认识他，把孙二虎劝了出来，不想他记恨在心。他说我二人同孙康氏有好，老爷想情，我二人昨天才住到德源店。老爷不信，传店家问再说，我等与孙康氏一不沾亲，二不带故，并不认识。老爷可把孙康氏传来讯问。再说我们是外乡人，离此地千八百里，昨天才来，怎么能跟孙康氏通奸。要在这里住过十天半月，就算有了别情。”正说着话，老爷早派人把孙康氏传到。原来今天早晨，孙康氏正在啼哭，仆妇回来一问缘由，仆妇说：“大奶奶别哭了，何必跟孙二虎一般见识，他乃无知的人。”正在劝解，外面打门，仆妇出来一看，是两个官媒、两个官人。仆妇问：“找谁？”官媒说：“孙二虎把孙康氏告下了，老爷叫传孙康氏去过堂。”孙康氏一听说：“好，孙二虎他把我告下来了，我正要想告他去。”当时雇了一乘小轿，带了一个仆妇，来到衙门下了轿，仆妇搀着上堂。知县一看，见孙康氏脸上青黄，就知道她必是男人久不在家，或者是寡妇。做官的讲究聆音察理，鉴貌辨色。孙康氏在堂上一跪。老爷问道：“你姓什么？”孙康氏说：“小妇人姓孙，娘家姓康，我丈夫故世三年，小妇人居寡。”老爷说：“现在孙二虎把你告下来，说你私通雷鸣、陈亮，你被他撞见。要说实话。”孙康氏说：“我并不认得姓雷姓陈的。孙二虎他是一个出五服的本家，也是我烧纸引鬼。”就把已往从前之事，如此如此一说。老爷吩咐，暂把孙二虎、雷鸣、陈亮带下去。老爷说：“现在没有外人，这都是我的公差。你这肚子，是怎么一段情节，你要说实话。本县我要存一分功德，我必定要救你，你到底是胎还是病？”孙康氏说：“回禀老爷，小妇人实在是病。”老爷吩咐立刻把官医找来。当时手下的官人立把官医找来。老爷吩咐当堂给孙康氏看脉。看看是胎是病。这个官医，本是个二五眼的先生。当时一瞧脉，他回禀老爷：“吾看她是个喜脉。”孙康氏一听，照定官医“呸”啐了一口，说：“你满口胡说。我丈夫已然死了三年，我居孀守寡，哪里来的胎？你满嘴放屁！”官医一听，说：“混帐，我说你是胎，必定是胎。”老爷说：“孙康氏，我且问你，你跟孙二虎在家辩嘴，为何雷鸣、陈亮来给你们劝架呢？”孙康氏说：“小妇人我也并不认识姓雷姓陈的。皆因孙二虎要杀我，我叫喊救人，姓雷的姓陈的来了。我并不认识。”老爷吩咐把雷鸣、陈亮带来。这两个

官媒：旧时官衙中的女役，承办女犯发堂择配及看管解押诸役。

人上来，老爷说：“雷鸣、陈亮，你二人为何无故半夜三更跳在人家院中去多管闲事？”雷鸣说：“我二人是为好，见死焉有不救之理？”孙康氏说：“可恨。”老爷说：“你恨什么？”孙康氏说：“可恨这里没有刀。要有刀，我开开膛，叫老爷瞧瞧是胎是病。”雷鸣一听说：“那一妇人，你真有这个胆量开膛，我这里有刀给你开开膛。要是病，必有人给你来报仇。要是胎，那可是你自己明白跟谁通奸的。”说着话，伸手把刀拉出来，往地下一捺。孙康氏就要拈刀。幸旁边官人手急眼快，把刀抢过去。老爷一见，勃然大怒，立刻把惊堂木一拍说：“好雷鸣，你真是胆大妄为，竟敢目无官长，咆哮公堂。在本县公案之前，竟敢亮刀行凶。来人，给我打。”说着话，老爷一抽签。方把签抽出来，只见签上拴着一个纸包。老爷打开一看，勃然变色，呵了一声。立刻点头发笑说：“雷鸣，老爷看你倒是一个直人，极其爽快。来人，快摆一桌酒，本县赏给你二人去吃，少时本县定要替你二人作主。”雷鸣、陈亮谢过老爷，立时下堂，来到配房。有人伺候，把酒席摆上。陈亮说：“二哥，你瞧，了不得，老爷赏你我这席酒，必定有缘故，大概必是稳计。要拿你我，怕当时拿不了。”雷鸣说：“我全不懂，吃饱了再说。”书中交代：陈亮真猜到了。老爷抽出签来看上面字柬，写的是：

雷鸣陈亮恶贼人，广结天下众绿林。前者劫牢反过狱，原为恽芳系至亲。

老爷看了这个字柬，心中暗想：“好怪，这字柬是哪来的？”当时要拿雷鸣、陈亮，看看手下官兵，没有一个有能为的。故此以怒变喜，赏二人一桌酒席，用稳军计稳住，暗派官人看着两个人。一面赶紧遣人去把小亥坛周瑞、赤面虎罗镰找来，可以拿雷鸣、陈亮。老爷越想这四句后来的怪异。又一看雷鸣这口刀，跟马家湖明火执仗贼人拿的刀一样，更觉生疑。知县一想：“把蓬头鬼恽芳提出，叫他认识。他要不认得雷鸣、陈亮，这其中必有缘故。他是认得，必是雷鸣、陈亮跟他等是一党。前者劫牢反狱必有他二人。”其实这件事要真把恽芳提出来，恽芳跟玉山县的有仇，他必说认识。贼咬一口，入骨三分。雷鸣、陈亮跳在黄河也洗不清。凡事该因。老爷正要标监牌，就听外面叫喊：“阴天大老爷，晴天大老爷，我冤枉，冤苦了我了！”老爷正要问外面什么事喧哗，只见济公外面走进来，拉着一位文生，直奔公堂。书中交代：济公由哪里来呢？和尚由十里庄打发雷鸣、陈亮走后，带领柴、杜二位班头正往前走，只见眼前来了一乘小轿，走的至急。和尚一瞧，说：“哎呀，阿弥陀佛，你说这个事，焉能不管。”说着话，和尚带着二位班头，跟着小轿，进了一座村庄。只见路北大门，小轿抬进去。和尚说：“老柴、老杜，你们两个人在外面等等。”和尚来到大门里说：“辛苦，辛苦。”由房门出来一位管家，说：“大师父，你要化缘别处去罢。你来的不巧，你要头三天来，我们员外还施舍呢。此时我们员外心里烦着呢，僧道无缘，一概不施舍了。”和尚说：“你们员外为什么事情，烦你跟我说说。”管家说：“你是出家人，跟你说也无用，你既要问，我告诉你。我们三少奶奶要临盆，现在三天没生养下来，请了多少收生婆都不行。有说保孩子不保大人的，有说保大人不保孩子的。方才刚用轿子把刘妈妈接来。我员外烦的了不得。”和尚说：“不要紧，你回禀你们员外，就说我和尚专会催生。”管家说：“和尚你找打了！谁家叫和尚进产房催生。”和尚说：“你不明白，我有催生的灵药，吃下去立刻生下。”管家说：“这就是了。我给你回禀一声。”立刻管家进去，一回禀，老员外正在病急乱投医，赶紧吩咐把和尚请进来。管家出去说：“我们员外有请。”和尚跟着来到书房。老员外一瞧，是个穷和尚，

立时让坐，说：“圣僧，可能给催生的药。”和尚点了点头，罗汉爷施佛法要搭救第一的善人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零五回 论是非砸毁空心秤 讲因果善度赵德芳

话说济公来到书房。老员外说：“大师父宝刹在哪里？”和尚说：“西湖灵隐寺。上一字道，下一字济，讹言传说济颠僧，就是我。老员外怎么称呼？”老员外说：“我姓赵，名叫德芳。方才听家人说，圣僧有妙药，能治催生即下。圣僧要能给催生下来，我必当重谢。”和尚说：“我这里有一块药，你拿进去，用阴阳水化开，给产妇吃下去，包管立见功效。”赵德芳把药交给家人拿进去，告诉明白，这里陪着和尚说话。少时，仆妇出来说：“老员外大喜，药吃下去，立刻生产，你得了孙子。”赵德芳一听甚为喜悦，说：“圣僧真是神仙也。”立刻吩咐摆酒。和尚说：“我外面还带着两个跟班的，在门口站着。”老员外一听，赶紧叫家人把柴、杜二位班头让到里面。家人把酒摆上，众人入座吃酒。赵德芳说：“我有一事不明，要在圣僧跟前请教。”和尚说：“什么事？”赵德芳说：“我实不瞒圣僧，当初我是指身为业，耍人出身。瞒心昧己，白手成家，我挣了个家业。去年我六十寿做生日，我有三个儿女、三房儿媳妇，我就把我儿叫到跟前。我说，儿呀，老夫成家立业，就是一根空心秤，买人家的，能买十二两算一斤，卖给人家十四两算一斤，秤杆里面有水银。前者我买了几千斤棉花，有一斤多得四两，那卖棉花的客人赔了本钱，加气伤寒死了，我就心中抱愧。现在我儿女满堂，从此不做亏心事。当时把这秤杆砸了，我打算改恶向善。焉想到上天无眼，把秤砸了，没有一个月，我大儿子死了，大儿媳归改嫁他人。事情刚办完，我二儿也死了，二儿媳也往前走了。过了没两个月，我三儿子也死了。我三媳妇怀有孕，尚未改嫁。圣僧你看，这不是修桥补路双瞎眼，杀人放火子孙多，怎么行善倒遭恶报呢？”和尚哈哈一笑说：“你不必乱想。我告诉你，你大儿子原是当初一个卖药材的客人，你算计他死了，他投生你大儿子，来找你要帐，你二子是给你败家来的，你三儿子要给你闯下塌天大祸，你到年老该得饿死。皆因你改恶向善，上天有眼，把你三个败家子收了去。你这是算第一善人，比如寡妇失节，不如老妓从良。”赵德芳一听，如梦方醒，说：“多蒙圣僧指教。现在我得了个孙男，可能成立否？”和尚说：“你这个孙子，将来能给你光宗耀祖，改换门庭。”赵德芳说：“这就是了，圣僧喝酒罢。”喝完了酒，天色已晚。和尚同柴、杜就住在这里。次日天光一亮，和尚起来说：“出恭。”由赵宅来到了常山县城内十字街。见路北里有一座门楼，门口站着二十多人，吵吵嚷嚷。和尚说：“众位都在这里做什么呢？”大众说：“我们等瞧病的。这里许先生是名医，一天就瞧二十个门诊，多了不瞧。来早了，才赶得上呢，我们都早来等着上号，先生还没起来。”和尚说：“是了，我去叫他去。”说着话，迈步来到门洞里，和尚就嚷：“瞧病的掌柜的没起来！”管家由门房出来说：“和尚你别胡说。瞧病的哪有掌柜的？”和尚说：“有伙计？”管家说：“也没伙计，这里有先生。”和尚说：“把先生叫出来，我要瞧病。”正说着话，先生由里面出来。和尚一瞧，这位先生头戴翠蓝色文生巾，身穿翠蓝色文生氅，腰系丝绦，厚底竹履鞋。这位先生乃是本地的医生，名叫许景魁。今天才起来，听外面喊叫瞧病的掌柜的，故此赶出来。一瞧是个穷和尚。许景魁说：“和尚什么事？”和尚说：“要瞧病。”许先生一想：“给他瞧瞧就完了。”这才走到门房来瞧。来到门房，和尚说：“我浑身酸懒，大腿膀硬。”许先生说：“给你诊诊脉。”和尚一伸大腿。许先生说：“伸过手来。”和尚说：“我只打算着脉在腿上呢。”这才一伸手。

先生说：“诊手腕。”和尚说：“不诊手脑袋？你诊罢。”许先生诊了半天，说：“和尚你没有病呀。”和尚说：“有病。”许先生说：“我看你六脉平和，没有病。”和尚说：“我有病。不但我有病，你也有病。你这病，非我治不行。”许先生说：“我有什么病？”和尚说：“你一肚子阴阳鬼胎。”许先生说：“和尚你满口胡说。”和尚说：“胡说？咱们两个人是一场官司。”说着话，和尚一把把许先生丝绦揪住，就往外拉。大众拦着说：“什么事打官司？”和尚：“你们别管。”拉了就走，谁也拉不住。和尚力气大，一直拉到常山县。和尚就嚷：“阴天大老爷，晴天大老爷，冤苦了我。”官人正要拦阻，老爷一看是济公，赶紧吩咐把孙康氏等带下去。说：“圣僧请坐。”知县也认识许景魁，他到衙门看过病。知县说：“圣僧跟许先生什么事？”和尚说：“老爷要问，昨天我住在赵德芳家，我病了，赵员外见我病了，提说请名医许景魁给我瞧。就是他的马钱太贵，一出门要六吊，一到关乡就是二十吊，一过五里地就要二十四吊。我说：我瞧不起，我自己去罢。今天早晨，赵员外给了我五十两银子。我由赵家庄自己走了二十里路，才进城到许先生家里去瞧门诊。他就问我有没有钱？我说有银子，我把五十两银子掏出来放在桌上。他把银子揣在怀里，他说我是有银子折受的，把银子给他就没病了。他叫我走。我要银子，他不给我。因此我揪他来打官司。”知县一听，这也太奇了，说：“许景魁你为何瞞昧圣僧的银子？”许景魁说：“回禀老爷，医生也不致这样无礼。我原本因家务缠绵，起得晚些。刚起来，听外面有人喊。我出来一瞧，是这个和尚。他叫我瞧病，我瞧他没有病。他说我有病，有一肚子阴胎鬼胎。他就说我来跟他打官司。我并没见他的银子。”和尚说：“你可别亏心。你在怀里揣着呢。老爷不信，听他解下丝绦抖抖。”老爷说：“许景魁你怀里有银子。”许景魁说：“没有。”老爷说：“既没有，你抖抖。”许景魁果然把丝绦解下，一抖，掉在地下一个纸团。许景魁正要拈，和尚一伸手拈起来说：“老爷看。”老爷把这纸团打开一看，是个草底子，勾点涂抹，上写是：

雷鸣陈亮恶贼人，广结天下众绿林，前者劫牢反过狱，原为恹芳是至亲。

老爷一看说：“许景魁，你这东西哪里来的？”许景魁说：“我拈的。”老爷说：“你早晨才起来，哪里拈的！”许景魁说：“院里拈的。”老爷说：“怎么这样巧？”和尚说：“老爷把孙康氏带上来。”立刻知县叫人带孙康氏，孙康氏一瞧说：“许贤弟，你来了。”许景魁说：“嫂嫂你因何在此？”老爷说：“孙康氏，你怎么认得许先生？”孙康氏说：“回老爷，我丈夫在日开药铺，跟他是拜兄弟。我丈夫病着，也是他瞧的。我丈夫死，有他帮着办理丧事。出殡之后，小妇人向他说，寡妇门前是非多，我有事去请你，你不必到我家来，他从此就没来。故此认识。”和尚又说：“把孙二虎带上来。”孙二虎一上堂说：“许大叔，你来了。”老爷说：“孙二虎，他跟你哥哥是拜兄弟，你何以叫他大叔？”孙二虎说：“不错，先前我同许先生论弟兄。只因我常找许先生借钱，借十吊给十吊，借八千给八千，我不敢同他论兄弟，我叫大叔。”和尚说：“把他们带下去。”立刻都把众人带下去。和尚说：“单把孙二虎带上来。”孙二虎又上来。和尚说：“孙二虎，方才许景魁可都说了，你还不说？老爷把他夹起来！”知县一想：“这倒好，和尚替坐堂。”立刻吩咐把孙二虎一夹。孙二虎说：“老爷不必动刑。许景魁既说了，我也说。”老爷说：“你从实说来！”孙二虎这才从头至尾述了一遍。老爷一听，这才明白，不知说出何等话来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零六回 找医生鸣冤常山县 断奇案烈妇遇救星

话说孙二虎听说许景魁已然招了，他这才说：“老爷不必动刑，我招了。原本我时常去找许先生借钱。他那一天就说，孙二虎，你是财主。我说，我怎么是财主？他说，你叔伯哥哥死了，你劝你嫂子改嫁，他家里有三万银子家私。她带一万走，分给各族一万，你还得一万呢。你岂不是财主？凡事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我就向我嫂子一说，我嫂子骂了我一顿。从此不准我再说什么话。后来许先生常问我说了未说，我一想，他媳妇死了，他必是要我嫂子，我就冤他。我说，我给你说说。他说是为我发财，他倒不打算要我嫂子。我再说，他说怕我嫂子不愿意。我说，我给你说着瞧，他就答应了。我仗着这件事，常去向他借钱。这天他说，二虎你常跟我借钱，你倒是跟你嫂子说了没有？我说，你死了心罢，我嫂子不嫁人。他说他瞧见我嫂子门前买线肚子大，其中必有缘故。他又说，二虎，我给你一口刀，你去问你嫂子，她这肚子大是怎么一段情节？你嫂子要说私通了人，你把她撵出去，家私岂不是你的？我一想也对。我这才拿刀到我嫂子家去，偏巧仆妇都没在家。我正在问我嫂子，雷鸣、陈亮把我劝出来。我跟许先生一提，他说不要紧。他跟刑房杜先生相好，他叫我把脑袋拍了来喊告。他暗中给托，管保我官司打赢了，把雷鸣、陈亮治了罪。这是已往从前真情实话。”老爷叫招房先生把供写了，立刻连孙康氏、许景魁一并带上堂来。叫招房先生当了大众一念供，许景魁吓得颜色改变。老爷把惊堂木一拍说：“许景魁，你是念书的人，竟敢谋夺孀妇，调唆人家的家务，你知法犯法，你是认打认罚？”许景魁说：“认打怎么样？认罚怎么样？”老爷说：“认打我要重重的办你。认罚我打你一百戒尺，给你留脸，罚你三千银子，给孙康氏修贞节牌坊。”许景魁说：“医生情愿认罚。”老爷吩咐，立刻打了许景魁一百戒尺，当堂具结，派官人押着去取银子。老爷说：“孙二虎，你这厮无故妄告，持刀行凶，欺辱寡妇，图谋家产。来人！拉下去打四十大板。”照宋朝例，枷号一百日释放。知县这才说：“圣僧，你看孙康氏这肚子怎么办？”和尚说：“她这肚子是胎。”知县说：“圣僧不要取笑，她是三年的寡妇，哪里有胎？”和尚说：“老爷不信，叫她当堂分娩。此胎有些不同。”老爷说：“别在大堂分娩。”和尚给了一块药，派官媒带到空房去生产。官媒带下去，来到空房，把药吃下去，立刻生下了一个血胎，有西瓜大小，血蛋一个。官媒拿到大堂，给老爷瞧。和尚一掩面说：“拿下去。”知县说：“这是什么？”和尚说：“此是血胎，乃是气裹血而成。妇人以经血为主，一个月不来为疾经，二个月不来为病经。三个月不来为经闭，七个月不来为干血劳。这宗血胎，也是一个月一长。”老爷这才明白，吩咐把孙康氏送回家去。知县又问：“圣僧，现在雷鸣、陈亮这二人又怎么办。方才在大堂之前，雷鸣咆哮公堂，亮刀行凶，我正要提恠芳，正值圣僧来了。”和尚说：“那一天我走时，在签筒底下留了一张字，老爷一看就明白了。”知县挪开签筒一瞧，果然有一张字柬。老爷打开一看，上面写的是四句话：

字启太爷细思寻，莫把良民当贼人。马家湖内诛群寇，多亏徒儿杨、雷、陈。

老爷一看，心中明白，说：“原来是圣僧的门徒，本县不知。”立刻先出革条，把刑房杜芳假公济私、贪赃受贿、捏写假字、以害公事，把他革了。这

才派人叫雷鸣、陈亮上来。老爷把刀还给雷鸣，赏给二人十两银子。雷明、陈亮给师父行礼。和尚说：“我叫你们两个人去办事，你二人要多管闲事。”陈亮说：“要不是师父前来搭救，我二人冤枉何以得伸。”和尚说：“你两个人快走罢。”雷、陈谢过了老爷，辞别和尚，出了衙门。二人顺前大路往前直走。走到日落西沉，见自前有一座村庄。东西的街道，南北有店有铺户。二人进了一座店，字号“三益”。伙计把两个人让到北上房，打过洗脸水，倒过茶来。二人要酒要菜，吃喝完毕。因日间走路劳乏，宽衣解带安歇了。次日早晨起来，雷鸣一看，别的东西不短，就是裤子没有了。雷鸣说：“老三，你把我的裤子藏起来。”陈亮说：“没有。”陈亮一瞧，裤子也没了。陈亮说：“怪呀，我的裤子也没了。”二人起来，围着英雄凳坐着。心中一想，有心叫伙计，又不好说把裤子丢了。陈亮说：“二哥，不用找了。叫伙计给买两条裤子，不拘多少钱。”伙计说：“好，要买裤子倒巧了。早起东跨院有一个客人，拿出两条裤子，叫我给当也可，卖也可，要二十两银子。我没地方卖去，我瞧他有点疯了。”陈亮说：“你拿来我们瞧瞧。”伙计出去，少时拿了两条裤子来。陈亮一瞧，原是他二人的裤子。两个人拿起来就穿上。伙计一瞧，心说：“这两位怎么没裤子？”雷鸣说：“伙计，这个卖裤子的在哪屋里？你带我们瞧瞧去。”伙计点头，带着雷鸣、陈亮来到东跨院，正到院中，就听屋里有人说话，是南边人的口音，说：“唔呀，混账东西，拿裤子给哪里卖去，还不回来。”伙计说：“就是这屋里。”二人迈步进去一看，见外间屋靠北墙，一张条桌，头前一张八仙桌，旁边有椅子，上手椅子上坐着一个人。头戴翠蓝色武生公子巾，双垂烛笼走穗。身穿翠蓝色铜鞮，腰系浅绿丝鸾带，薄底靴子。白脸膛，俊品人物，粗眉大眼，雷鸣看说：“你这东西，跟我们两个人玩笑！”书中交代：这个人姓柳，名瑞，字春华，绰号人称踏雪无痕。也在玉山县三十六友之内，跟雷鸣、陈亮是拜兄弟。这个人虽系儒雅的相貌，最好诙谐。柳瑞是由如意村出来，奉杨明的母亲之命，找杨明。他来到这北新庄，住了有几天了。皆因风闻此地有一个恶棍，叫追魂太岁吴坤。柳瑞要访查访查这个恶棍的行为，如果是恶棍，他要给这一方除害。在这店住了好几天，也没访出有什么事，昨天雷鸣、陈亮来，他瞧见，故意要跟雷、陈耍笑。今天雷、陈二人过来，柳瑞这才说：“雷二哥、陈三哥，一向可好？”上前行礼。陈亮说：“柳贤弟，为何在这里住着？”柳瑞说：“我奉杨伯母之命，出来找杨大哥。”陈亮说：“现在杨大哥回去了。我们前天由常山县分手，大概一两天就许到家了。”柳瑞说：“你们三位怎么会遇见？”陈亮叹了一口气说：“一言难尽。”就把华云龙为非作恶，镖伤三友的事，如此如此一说。说毕，柳瑞一听，咬牙忿恨，说：“好华云龙，真是忘恩负义。杨大哥撒绿林帖，成全他，待他甚厚，他施展这样狠毒之心！我哪时见了你，我必要结果你的性命。”陈亮说：“不必提他了。你这上哪去？”柳瑞说：“我听见说此地有个恶霸，我要访访。”陈亮说：“我二人一同出去访去。”三个人一同来到上房，吃了早饭，一同出去。出了村口，往前走不远，只见眼前有一人要上吊。口中说：“苍天，苍天，不睁眼的佛！无耳目的天地！罢了罢了。”陈亮三人一瞧，见一人头戴蓝绸四楞巾，蓝绸子铜鞮，不到四十岁。三个人赶过去，陈亮说：“朋友，为何上吊，看尊驾并非浊人，所因何故？你说说。”那人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我生不如死。”三位要问，从头至尾一说。三位英雄一听，气往上冲，要多管闲事。焉想到又勾出一场是非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零七回 雷鸣陈亮双失盗 踏雪无痕访贼人

话说雷鸣、陈亮、柳瑞三个人一问这人为何上吊，这人说：“我姓阎，名叫文华。我乃是丹徒县人。我自幼学而未成，学会了丹青画，只因年岁荒乱，我领妻子曹氏，女儿瑞阴，来到这北新庄店中居住，我出去到人家画画度日。那一日走到吴家堡，有一位庄主，叫追魂太岁吴坤，他把我叫进去，问我能画什么。我说，会画山水人物，花木翎毛。他问我会画避火图不会。我说也行。他叫我给他画了几张。他一瞧愿意，问我要多少钱一工，我要一吊钱。他说我明天到店里找你去，次日他就骑着马来了。我店中就是一间房，也无处躲避。他进来就瞧见我妻子女儿。我女儿今年一十七岁，长的有几分姿色。焉想到他这一见，暗怀不良之心。他向我说，叫我开一座画儿铺，他借我二百银子。我一想很好，就在这村里路北，开了一间门面的画铺，字号古芳阁，后面带住家。我就给他画了许多画儿。开张有两个多月，昨天他骑马出来，到我铺子，拿着一匣金首饰，一对金镯子，说寄存在我铺子，回头拿。我想这有何妨？他昨天晚上也没来拿，我把东西锁在柜内，今天早晨，他来取东西，我开柜一瞧，东西没了，钥匙并未动。他立刻反了面，说我昧起来，叫手下人打了我几下，把我妻子女儿抢了去，他说做押帐，拿东西去赎回。不然，不给我。我实不是瞞心昧己，我又惹不起他，故此我一回想，死了就罢了。”陈亮说：“你别死。你同我们到你家去。我们自有道理。”阎文华点头，同了三个人来到古芳阁。陈亮说：“你把应带的东西，收拾好了。今天夜里，我去把你妻子女儿抢回来。给你点金银，你逃走行不行？”阎文华说：“三位要能把我家口找回来，我情愿离开此地。”柳瑞说：“你等着三更天见。”三个人复又出来。到吴家堡一看，这所庄院甚大，四面占四里地，墙上有鸡爪钉，周围有护庄濠岸，上栽着垂杨柳。南庄门大开，里面有几个恶奴。头前有吊桥，后面有角门，三个人探明白了道路，这才回店，到店里要酒菜，吃完了夜饭，候到天有二鼓，店中都睡了，三个人换好了夜行衣，把白昼的衣服，用包裹包好，斜插式系在腰间，由屋中出来，将门倒带，画了记号，拧身蹿房越脊，出了北新庄三里路，来到吴家堡。到了庄墙下，由兜囊掏出百链套锁扔上去，抓住墙头，揪绳上去。摘了百链套锁，带了兜囊。三个人抬头一看，见这所庄院，真是楼台亭阁，甚是齐整。三个人蹿房越脊，各处哨探。到一所院落，是四合房，北房三间，南房三间，东西各有配房。北上房西里间灯影闪闪，人影摇摇。三个人来到北房，珍珠倒卷帘，夜叉探海式，往屋中一看，顺前檐的炕，炕有小桌，点着蜡灯。炕上搁着两包袱衣裳，桌上有金首饰，银首饰，珍珠翡翠首饰。炕上坐着一位妇人，有四十来往的年岁，旁有一个女子，不过十七八岁，长得十分美色。地下有四个仆妇，正然说：“你不要想不开，在你们家里，吃些个粗茶淡饭，穿些个粗布破衣。只要跟我们庄主，岂不享荣华富贵？我们劝你为好，你叫你女儿别哭了，抹点粉，我们庄主为你们不是一天的心机，你要把我们太岁爷招恼了，一阵乱棍，把你母女打死，谁来给你们报仇？莫说你们，就是这本地人，谁家姑娘媳妇长的好，太岁爷说抢就抢。本家找来，好情好理，还许给几十两银子。要不答应，就是一顿乱棍打死，往后花园子一埋。”这女子说：“我情愿死。活着跟我娘为人，死了一处做鬼。”雷鸣、陈亮听的明白。一拉柳瑞说：“跟我来。”三个人跳下去，亮出刀冲进屋中。吓得四个仆妇战战兢兢。柳瑞说：“你们谁要嚷，先杀谁。”仆妇说：“大太爷饶命不嚷。”

柳瑞把这些细软金银，打了一个包袱，把两个仆妇的嘴堵上，叫这两个坚壮的仆妇，背起她母女来，跟了走。“你们要一嚷就杀！”仆妇只得点头答应。柳瑞说：“二位兄长，在此暗中少候。我先把她母女送回去，少时就来。”雷、陈点头，叫仆妇背了这母女，柳瑞拿着包裹后面跟着。开了后花园子角门，一直来到古芳阁。柳瑞上前叫门，阎文华正在心中盼想，听外面打门，出来一瞧，是柳瑞。柳瑞叫仆妇背进去放下。柳瑞说：“本来要把你们杀了。你两个人已背了一趟，就不杀你了。先把你两个捆上，口堵上，等我回头再放你们。”这才说：“阎文华，你赶紧带你妻子女儿逃命罢。这一包袱是细软金银，我再给你三十两银子，你们快走，我还要回去杀恶霸。”阎文华千恩万谢。柳瑞说：“你也不用谢。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。他年相见，后有期。”阎文华立刻带领家眷逃走。柳瑞复返回到吴家堡，找着雷鸣、陈亮。三个人复又哨探，来到一所院落，见北大厅五间，屋中灯光明亮，有八仙椅子，上手坐定一人，头戴青绸四楞巾，身穿大红缎箭袖袍，周身绣三蓝牡丹花，面如油粉，两道黑剑眉，一双环眼，押耳墨毫，一部钢髯，长得凶恶无比，手里拿着一把折扇，这个正是恶棍追魂太岁吴坤。他原先也是西川绿林人，因为发了一件邪财，自己来到这里隐蔽，仍然恶习不改。在外面交结官长，走动衙门，杀男掠女，无所不为。雷鸣、陈亮、柳瑞，今天在暗中一看，就知是恶棍。就听恶棍那里说：“孩子们，天有什么时光？”家人说：“不到三鼓。”正说着话，只见由外面进来一个恶奴说：“回禀太岁，外面来了你的一位故友。西川路的乾坤盗鼠华云龙，来拜你老人家。”吴坤一听说：“哎呀，华二弟来了！我正在想念他。孩子们，开庄门，待我前去迎接。”雷鸣等在房上听的明白。少时就见把华云龙让进来了。书中交代：华云龙自从古天山逃走，自己一想无地可投，有心回西川，西川没有窝子了。有心回玉山县，又怕杨明不能留他。自己悔恨当初做事不该狠毒，到如今只落得遍地仇人。华云龙此时坐如痴，立如呆，如同雷轰顶上时。饥不知，饱不知，如热锅上蚂蚁。自己信步往前走，忽然想起吴坤，听说在吴家堡很有声气。他打算来躲避，可以安身。白天不敢来，怕有人瞧见，故此晚上来找吴坤。叫家人往里一回禀，吴坤把他迎接进去，雷鸣、陈亮在房上一瞧，华云龙又黄又瘦，不似从前。吴坤把华云龙迎到屋中落座。吴坤说：“华二弟，从哪里来？”华云龙说：“一言难尽。你我兄弟，自西川分手，倏经几载。我在玉山县，有威镇八方杨明的引荐，交了几个朋友。现在皆因我逛临安，惹了祸，闹得无地可投。”吴坤说：“什么祸事？”华云龙就把秦相府偷盗玉镯凤冠，泰山楼杀人，乌竹庵强奸，如此如此一说。吴坤说：“你在我这里住着罢。就即使有人来拿你，都有我呢。现在你有一个知己的朋友发了财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华云龙说：“哪位？”吴坤说：“在西川坐地分赃的镇山豹田国本。现在曲州府大发财源。结交官长，走动衙门，手下人也多，财也厚，听说跟秦相府还结了亲。我知道跟你知己。”华云龙一听说：“我要找田大哥去。兄长可别多心。我到他那里住烦了，再到兄长这里来。现在我盘费缺乏。”吴坤说：“不要紧。孩儿们开库拿银子。”这个时节，雷鸣在房上一想：“趁此机会，可以拿华云龙。一则给众朋友报仇，二则交给济公，以完公事。”想罢才要伸手拿刀，捉拿淫贼。不知后事如何，具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零八回 三豪杰偷探吴家堡 恶太岁贪色设奸谋

话说雷鸣、陈亮一见华云龙，气往上冲。伸手拉刀，要下去捉拿淫贼。柳瑞一手把雷鸣揪住，说：“二哥、三哥，打算怎么样？”雷鸣说：“你我下去，将华云龙拿住。”柳瑞说：“二位兄长且慢。依我相劝，不必这样。一则你我人力不多，他这 里余党甚众。二则你我又不在于官应役，就即便把华云龙拿住，往哪里送？再说咱们总跟他当初神前一股香。既有今日，何必当初。只可叫他不仁，你我不可不义。他为非做恶，自有济公拿他。你我何必跟他为仇？况且也未必拿的了他。”陈亮一听也有理。说：“二哥，不用管他，由他去罢。”雷鸣也只可点头。三位英雄，在暗中观看。就听华云龙说：“吴大哥，你给我点盘费，我先到田大哥那里住些日子，我再来到兄长家里住着。只要有你们二位，我就不怕了。”吴坤说：“也好。孩儿们开库拿银子去。”管家吴豹，点上了灯笼，寻着钥匙，出了大厅。三位英雄在暗中一听，恶棍家里还有库，三个人一商量，在暗中跟随。只见吴豹打着灯笼，由大厅的东箭道，往后够奔。来到第二层院子，往东有一个角门，一进角门，这里有间更房，里面有几个打更的。吴豹说：“辛苦众位。”打更的一瞧说：“管家什么事？”吴豹说：“我奉庄主之命，来开库拿银子。庄主爷来了朋友了。”打更的王二说：“什么人来了？”吴豹说：“西川路的乾坤盗鼠华云龙二太爷来了。”王二说：“管家去罢。”吴豹来到北房台阶，把灯笼搁在地上，拿钥匙开门，把门开开了。回头一瞧，灯笼没了。吴豹一想：“这必是打更的王二跟我耍笑。”自己复反回到更房门口。一瞧灯笼在更房门口地上搁着，也灭了。吴豹说：“王二你们谁把灯笼给我偷来？”众打更的说：“没有。我们大众都没出屋子，谁拿你的灯笼。”吴豹说：“你们不要不认，没拿，灯笼怎么会跑到这来？”说着话，又把灯笼点上，复反够奔北房。焉想到这个时节，雷鸣、陈亮、柳瑞早进了屋子。三个人来到屋中一瞧，都是大柜躺箱。三个人正要开箱子拿银子，见吴豹来了。三个人赶紧藏到东里间屋中柜底下。吴豹进来开柜，拿了两封银子。转身出去，把门带上锁了。三位英雄也在柜里，每人拿了两封银子，想要出去，一瞧门已锁住。用手一摸，窗都是铁条，墙前都是用铁叶子包的闸板。雷鸣、陈亮一摸，说：“这可糟了，出不去了！”柳瑞急中生巧说：“不要紧。”立刻柳瑞一装猫叫。打更的听，说：“管家回来。你把猫关在屋里了。”吴豹一听，复反回来。说：“这个狸花猫真可恨，它是老跟脚。”说着话，用钥匙又把门开开。在外间屋用灯笼一照，没有。吴豹进了西里间。三位英雄由东里间早溜出去，上了房。柳瑞又一学猫叫。打更的说：“猫出来上了房了。”吴豹这才出来，把门锁上，够奔前面。三位英雄在暗中观看，家人把银子拿到大厅，交给华云龙，贼人立刻告辞。吴坤一直送到大门以外说：“华二弟，你过几天来。愚兄这里恭候。”华云龙告辞去了。吴坤迈步回家。刚一进大门，焉想到柳瑞早在门后藏着。冷不防照贼人一刀，竟把吴坤结果了性命。家人一阵大乱，柳瑞早拧身蹿出来。家人次日报官相验，再拿凶手，哪里拿去？柳瑞把恶棍除了，三位英雄就回了店中安息。次日早晨起来。柳瑞说：“二位兄长上哪去？”雷鸣、陈亮说：“我们上曲州府给济公办事。”柳瑞说：“我还要访几位朋友，你我兄弟分手，改日再见。”三个人算还店帐，由店中出来。不表柳瑞，单说雷鸣、陈亮，顺大路够奔曲州府。刚来到五里碑东村口外，只见路北有一座庙，庙门口站着一条大汉，穿青皂褂，形色枯槁，站不稳，

口中喊叫：“苍天苍天！不睁眼的神佛，无耳目的天地，没想到我落在这般景况。”雷鸣一瞧认识，说：“原来是他。”二位英雄赶奔上前。说：“二哥，为何这般景况？”这大汉一瞧说：“你两个是牛头马面，前来拿我？”雷鸣说：“你是疯了。我二人是雷鸣、陈亮。”这大汉说：“你二人不是牛头马面，是黄幡童子，接我上西天。”陈亮说：“二哥，你不认识人了。我二人是雷鸣、陈亮。”这大汉心中一明白说：“原来是雷鸣、陈亮二位贤弟，痛死我也。”说完了话，翻身栽倒，不能动转。陈亮赶紧到村口里有一家门首叫门。由里面出来一位老者说：“尊驾找谁？”陈亮说：“老丈，借我一个碗，给我一口开水，那庙门口有我一个朋友，病的甚重，我给他化点药吃。”老丈说：“原来如是，那大汉是尊驾的朋友。他在我们这村口外，病了好几天了。头两天，我还给他送点粥吃。这两天，见他病体甚重，我们也不敢给了。尊驾在此少候，我去拿水去。”说着话，回身进去。端出一碗水来，递给陈亮。陈亮拿了来。把济公那块药化开，给那人灌下去，少时就听他肚腹一响，气引血走，血引气行，当时五脏六腑觉得清爽，去了火病，当时翻身起来，说：“陈、雷二位贤弟，由哪来。”陈亮说：“郭二哥好了。”书中交代：这个人不是别人，他姓郭，名顺，外号人称小昆仑，又叫夜行鬼。当年也在玉山县三十六友之内。自己看破了绿林，拜东方太悦老仙翁为师，出家当了老道。在外面云游四方，要赎一身之冤孽。焉想到来到这五里碑病了。自己在外化缘，手中又无钱住店，就在这庙门口躺着。头两天，村口还有人给点吃的，这两天病的沉重，都不敢给了，怕他死了担不是。今天雷鸣、陈亮来给他把病治好。郭顺这才问二位贤弟从哪来。陈亮说：“由常山县，济公特派我二人来救你。现有济公一封信，交给你，叫你照信行事。”郭顺接过书信一看，这才明白。当时向北叩头，谢济公救命之恩。说：“二位贤弟，盘费富余不富余？”陈亮说：“有。”郭顺说：“我到临安去给济公办事。”陈亮、雷鸣给郭顺一封银子。郭顺说：“二位贤弟受累。改日再谢。”告辞竟自去了。且说雷鸣、陈亮够奔曲州府来。到城内十字街，往北一拐，见路西有一座酒店。二人掀帘子进去，一瞧有楼，二人这才上楼，见楼上很清洁，二个人找了一张桌坐下。跑堂的过来说：“二位大爷喝酒么？”陈亮说：“喝酒。”跑堂的说：“二位要喝酒，楼下去喝罢。”陈亮说：“怎么今天楼上不卖座呢？”跑堂的说：“今天这楼上，有我们本地三太爷包下了。二位请下面去喝罢。”雷鸣一听这话，把眼一瞪说：“任凭哪个三太爷，今天二大爷要在这楼上喝定了！”跑堂的说：“大爷别生气。凡事有个先来后到。比如你老人家要先来定下座，我们就不能再卖给别人。”陈亮说：“二哥不要粗卤。你我楼下喝也是一样。”雷鸣这才同陈亮复反下了楼。来到后堂，找了一张桌坐下。伙计赶紧过来，揩抹桌案，说：“二位大爷要什么酒菜？”陈亮说：“你们这里卖什么？”跑堂的说：“我们这里应时小卖，煎烹烧烤，大碟小碟中碟，南北碗菜，午用果酌，上等高摆海味席，一应俱全，要什么都有。二位大爷，随便要罢。”陈亮说：“你给煎炒烹炸配四个菜来，两壶女贞陈绍。菜只要好吃，不怕多花钱。”伙计说：“是。”立刻给要了。少时把酒菜端上来。陈亮就问：“伙计贵姓？”跑堂的说：“我姓刘。二位大爷多照应点。”陈亮说：“我跟你打听一件事。这楼上三太爷请客，是你们西安县知县的兄弟，称呼三太爷，是吗？”伙计说：“不是。”陈亮说：“要不然，必是一位年高有德、是一位好人，大家以三太爷呼之。”伙计说：“不是。”陈亮说：“怎么叫三太爷呢？”伙计说：“二位大爷不是我们本

地人，不知道详细。我看看要没来，我告诉二位大爷。”说罢，他往外一看没来，刘二过来说：“我跟你说。”陈亮说：“你说罢。”伙计低言对陈亮如此如此一说。二位英雄一听，气得三尸神暴跳，五灵豪气腾空。不知所因何故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零九回 五里碑医治小昆仑 曲州府巧遇金翅雕

话说雷鸣、陈亮一问跑堂的，这个三太爷是何许人。跑堂的说：“二位大爷要问，这三太爷，是我们本地的恶霸。在本地结交官长，走动衙门，本地没有敢惹。家里打手有一百八十个。”陈亮说：“这个三太爷姓什么？”伙计说：“姓杨，名庆，外号人称金翅雕。”陈亮说：“他们必是亲哥三个。还有大太爷、二太爷吗？”伙计说：“不是亲哥们，听说是异姓兄弟。大爷叫镇山豹田国本，二爷叫鹞子眼邱成。”雷鸣、陈亮听明白，正喝着酒，只见由外面进来一个管家，歪戴着帽子，闪披着大氅，进来说：“掌柜的，菜齐了没有？三太爷少时就来。”掌柜的说：“齐了，请三太爷来罢。”雷鸣、陈亮往外一看，就知道这个人是个恶奴的样子。少时，外面又进来一个恶奴。说：“三太爷来了。”跑堂的赶紧按着告诉桌上：“众酒座站起来，三太爷来了。”伙计一说，众酒座全都站起来。伙计一告诉雷鸣、陈亮，也叫这二位英雄站起来，三太爷来了。陈亮说：“三太爷来，我们怎么站起来，三太爷替我给饭帐么？”伙计说：“不给。”陈亮说：“既不给，我们不能站起来。”伙计说：“我可是为你们好，你们二位要不站起来，可了不得。”雷鸣说：“我自生人以来，老没找着了不得，今天我倒要瞧瞧了不得怎么样。”伙计怕惹事，叫众客人在头里站着，挡着他们。雷鸣、陈亮又要瞧瞧恶霸什么样，不站起来，头里挡着瞧不见，二位也只好站起来。见外面进来三个人，头二位都是蓝绸四楞巾，蓝绸子铜鞮，篆底官靴，都是拱肩梭背。这两个本是本县的刀笔先生，一位姓曹，一位姓卢。后头跟着这位三太爷，是身高七尺，头戴宝蓝逍遥员外巾，身穿宝蓝缎宽领阔袖袍，周身绣团花，足下薄底靴子，打扮的文不文，武不武。三十多岁，黄尖尖的脸膛，两道细眉，一双三角眼，明露着精明强壮，暗隐着鬼计多端，不是好人的样子。雷鸣一看说：“老三，原来是这小子。当初他也是西川路的贼，怎么此时会这么大势利。”陈亮见恶霸众人上了楼，把伙计叫过来。陈亮说：“这个三太爷来，为什么都站起来，莫非全都怕他？”伙计说：“告诉你罢，他跟秦丞相是亲戚。慢说乡民，就是本地知府，也不敢得罪他。他要稍不愿意，给秦丞相一封信，就能把知府撤调了。”陈亮一听，这还了得。又问伙计：“你三太爷在哪里住？”伙计说：“由我们这铺子往北走，到北头往东，一进东胡同路北大门，门口八字影壁，就是他那处，房子很高大。”陈亮打听明白，吃喝完毕，给了酒饭帐，出了酒铺往北，到北头往东一拐，果见路北大门。二位英雄探明白了道路，就在城内大街找了一座店，字号是“亿魁老店”，坐西朝东。二人来到店中，找了北院西房。伙计打洗脸水倒茶，陈亮说：“二哥，你看这恶霸，大概必是无所不为。今天晚上，咱们去哨探哨探。”雷鸣点头答应。二人直候到天交二鼓，店中俱各安息，二位英雄。这才把夜行衣换好，收拾停当，由屋中出来，将门倒带，画了记号，当时探身蹿房越脊，展眼之际，二人来到恶霸的宅院。蹿房越脊，在暗中暗探，来到一所院落。是北房五间，南房五间，东西各有配房五间。北上房廊檐下，挂着四个纱灯，屋中灯光闪烁。雷鸣、陈亮在东房后房坡往下瞧，见屋中有两个家人，正在擦抹桌案。这个家人说道：“咱们庄主爷来了朋友了。”那个家人说：“谁来了？”这个家人说：“乾坤盗鼠华云龙华二太爷来了。少时咱们庄主陪着华二太爷，在这屋里吃饭。”雷鸣、陈亮在暗中听的明白。工夫不大，只见上房西边角门，灯光一闪，有两个家人，头前打着灯笼，后面跟着四个人。头一个就是

华云龙，第二个这人，身高九尺，膀阔三停，头戴鹅黄色六瓣壮士巾，上按六颗明镜，绣云罗伞盖花贯鱼长，身穿翠缎窄领瘦袖箭袖袍。腰系五彩丝鸾带。蛋青衬衫，薄底靴子，披一件鹅黄色英雄大氅，上绣三蓝富贵花。再往脸上看，面如白粉，两道剑眉，一双环眼，裂腮，押耳黑毫，颌下一部钢髯，这个就是镇山豹田国本。第三个穿白爱素，黑脸膛，乃是鹞子眼邱成。第四个穿蓝挂翠，就是金翅雕杨庆。四个人一同来到北上房屋中落座。就听田国本说：“华二弟，自从你我分手，倏经四载。愚兄念你非是一天。你在临安做的那点小事，你要早到我这里来，给临安秦相写一封信，把海捕公文追回去，把和尚追回去，早就完了案。你不来，我哪里知道你的事？”华云龙说：“兄长在这里，你哪里知道，我新近听见追魂太岁吴坤吴大哥说，我才知道兄长在这里住着。我这有两件东西，送给兄长留着罢。”田国本说：“什么呀？”华云龙说：“我在秦相府得的奇幻玲珑透体白玉镯，十三挂嵌宝垂珠凤冠。这两件东西，是价值连城，无价之宝，可就是没处买去。”田国本说：“贤弟，你先带着，等我生日那时，还有旧日绿林的几位朋友来，你当了众人，你再给我，也叫他等开开眼。你我弟兄认识多年，也不枉我常夸奖你。我常跟朋友提你武艺超群，做这样惊天动地之事。你在我这里住着，我给秦相一封信，管保叫了官司完了。”华云龙说：“兄长怎么跟秦相有往来？”田国本说：“贤弟，你不知道，我跟秦相是亲戚。慢说你这点小事，告诉你，前任知府不合我的意，我给秦相写了一封信，就把知府调了任。现在这个知府姓张，自他到任，我去拜他，他不但不见我，反说了些不情由的话，我又给秦相写了一封信。我们是亲戚，给我写了回信来，叫我查他的劣迹。再给秦相写信，好参他。我前者报了一回盗案。实对贤弟说罢，我家里准敢来？盗案原本我自己做的。那几个绿林的朋友，晚上来虚张声势。我写了一张大失单，交到知府衙门，叫他地面出这个案，他一个拿不着，我就可以叫他挪窝。我还想起一件事来：后面看花园的那老头，也是无用的人，邱二弟，你摘他的瓢，给知府送礼去。”鹞子眼邱成点头出去。这个时节，有家人来回禀：“现有造月篷程智远、西路虎贺东风回来了。”田国本吩咐有请。家人出去，工夫不大，带进两个人来。一个穿白爱素，一穿蓝挂翠。来到大厅，彼此见礼。田国本说：“程贤弟、贺贤弟，二人回来了。劣兄烦你二人，到临安西湖灵隐寺去，把庙里方丈、知客、监寺等，全都杀了回来，行不行？”程志远、贺东风说：“这乃小事，我二人立刻起身。”田国本说：“好，带上盘费。你二人去罢。”这两个刚走，鹞子眼邱成，手提着一个血淋淋的一人头，到大厅说：“兄长，你看杀了。”田国本说：“你拿包裹包上，给知府送去罢。”雷鸣、陈亮在暗中瞧着不知他怎么给知府送礼去。陈亮说：“二哥，咱们跟着。”雷鸣点头。只见邱成用包将人头包裹好，施展飞檐走壁，来到知府衙门的三堂。把人头包袱挂在房檐子上，竟自去了。雷鸣、陈亮看的明白。一数由西往东数，第十七根房椽子。雷鸣说：“老三，咱们把人头拿回去，挂在田国本家去。”陈亮说：“不用。师父说过，叫咱们记在心里，看在眼里，不可多管闲事。你我回去罢。”二人这才回店。次日知府一起来，看见房檐上挂着包袱。叫人一数，由西往东数第十七根房椽子上拿下来。打开一看，是一个男子的人头。知府吓的惊慌失色。不知太守该当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一十回 鹞子眼杀人头送礼 张太守派班头拿人

话说知府张有德叫人打开包裹，一看是人头，知府勃然大怒。立刻派人，把安西县知县曾大老爷请来。知县一见太守行礼说：“大人呼唤卑职，有何吩咐？”太守说：“昨天衙内，竟有贼人在我这三堂房檐下，由西往东房椽子上，挂了一个包裹，里面是一颗血淋淋的人头。竟有贼人这样大胆，贵县赶紧派人，给我捉拿凶手。访查系何人被杀，尸身究落在何处。”知县一听，连说：“是。大人不便动怒，候卑职赶紧派人缉拿。”太守说：“贵县要急速办去，本府也派人缉捕。”知县点头回衙。立刻把手下快班刘春泰、李从福叫上来。老爷吩咐：“尔可即速给我拿贼，拿着我赏银五十两。拿不着，我要重重责罚你们。”刘春泰、李从福点头答应。立刻下来，聚集手下眼明手快的伙计，同府衙门的班头，在十字街路西酒店会齐。大众商量办案，众官人都来到酒店后堂。众伙计就问：“什么案？”刘春泰说：“在知府衙门三堂，由西往东数，第十七根房椽子上，挂着一个人头。老爷说了，办着赏五十两银子，办不着要重重责罚。”众伙计官人一听，一个个紧皱眉头。都说：“这案子不大好办。”众人正在议论之际，就听酒铺门口，有人说话。说：“都是你把包裹挂在由西往东数，第十七根房椽子上。”又有人说：“不是你叫我挂的么？”众官人一听，刚才一愣。只见由外面进来一个穷和尚，同着两个人，都是月白的裤褂，骨头钮子，左大襟，四只鞋四样：一只开口僧，一只山东皂，一只踢死牛，一只搬尖靴。众班头瞧着这一僧两俗，语音不对，面生可疑，说话有因。书中交代：来者非是别人，正是济公带领柴、杜二位班头。和尚由常山县，叫雷鸣、陈亮走后，和尚告辞，回到赵员外家中，柴、杜二位班头，正等急了。见和尚回来，赵员外就问：“圣僧哪去了？”和尚说：“我在外面蹲着出恭，瞧见一个人，拿着钱褡裢直往外漏钱。我就后面跟着捡，直跟了有八里地。”赵员外说：“大概圣僧捡了钱不少罢。”和尚说：“我随着捡，随往怀里揣，捡完了，我一摸，怀腰里没系着带子，随着又都掉了，一个钱也没落着。”赵员外一听也乐了。立刻吩咐摆酒，又留和尚住了一天。次日和尚要告辞，赵员外还要留，说：“圣僧何妨多住几天。”和尚道：“我实在有事。”员外拿出五十两银子来说：“圣僧带着路上喝酒。”和尚说：“不要不要。拿着银子怪重的。”柴头说：“师父不拿着，回头咱们吃饭住店，又没钱。依我说，拿着罢。”和尚说：“拿着你拿着，用包袱包起。”柴头就用包裹包好，和尚说：“你们要拿华云龙，你们两个有什么能为？”柴头说：“我有飞檐走壁之能。”和尚说：“你们把这个银子包袱，由西往东数，第十七根房椽子，你要能给挂上了，我就带你们拿华云龙去。”柴头说：“那算什么。”当时拿着包袱，一纵身，一只手扒住房檐，一只手把包袱挂上。柴头说：“师父，你瞧是第十七根不是。”和尚说：“走罢。”柴头说：“把包裹拿下来呀。”“别不害臊了。真拿人家的银子，跟人家有什么交情。走罢。”柴头一想：“你不怕饿着，我们岂怕饿。”赌气也不言语。和尚告辞，赵员外送到外面，和尚带领二位班头，出了赵员外的庄，一直来到曲州府。走到酒店门口，和尚说：“咱们进去喝酒。”柴头说：“进店喝酒，有钱么？”和尚说：“把包袱挂在由西往东数，第十七根房椽子上，你又问我。”柴头说：“不是你叫我挂的么？”和尚说：“我叫你挂的？”“这是冤魂不散，神差鬼使，叫你挂的。”柴头说：“什么神差鬼使。”和尚说：“走罢。”说着话，进了酒铺，坐下要菜。这时，安西

县与府里的众官人，都看上了和尚。和尚吃的有八成饱了，和尚又说：“你把包袱给挂在第十七根房椽子上，这回走不了了。”柴头说：“不是你叫我挂的么！”刘春泰越听越是，这才过来说：“朋友，由西往东数，第十七根房椽子的包袱，是你挂的？”柴头说：“是我挂的。”刘春泰说：“好。这场官司你打了罢。”柴头刚要分辩，和尚说：“不用说了，官司打了，我们可没有饭钱。”刘头说：“饭钱我给。”柴头也不言语。就知道和尚不安好心，要吃人家一顿饭。直至吃喝完毕，一算帐，和尚吃了十两零三钱。刘头说：“我给了，三位跟我们走罢。”和尚说：“好。”大众一同出了酒馆，来到知府衙门。刘头说：“朋友，你说说罢，在三堂第十七根房椽子上挂的人头，是杀的什么人？尸身现在哪里？你可说罢。”柴头一听说：“什么人头不人头！我不知道。”刘春泰说：“方才在酒馆，不是你说的，由西往东数，第十七根椽子上挂的包裹，是你挂的么？”柴头说：“不错。我告诉你，我姓柴，叫柴元禄，他叫杜振英，我二人是临安的马快。这个和尚，是济公，奉秦丞相赵太守谕，出来办案，拿乾坤盗鼠华云龙。昨天我们住在赵家庄，今天早晨，济公问我们有什么能为，要办华云龙，我说，会飞檐走壁，济公叫我把五十两银子的包袱，挂在由西往东数第十七根房椽子上，看看我的能为，我挂的上挂不上。包袱是我挂的，可是银子包袱。你要不信，这里有海捕公义。”刘春泰一听，心说：“这顿酒钱白花了。”往里一回禀，知府在京中见过济公，知道济公是得道高僧，赶紧吩咐，把圣僧请到书房。和尚一见太守，彼此各叙寒温，太守说：“圣僧从哪里来？”和尚说：“我奉秦相所托，带着两个班头，出来办案，捉拿乾坤盗鼠华云龙。这个贼人，盗了秦相府的玉镯凤冠，在泰山楼杀死人命，乌竹庵因奸不允杀死少妇。这个贼人，现在老爷的地面窝藏。”知府说：“在哪里？”和尚说：“在镇山豹田国本家。”知府一听说：“原来如是，我自到任，上任官就跟我说，本地有一个势棍田国本，他跟秦相是亲戚，上任知府，就是他蛊惑秦相给他调任。我自到任，他来拜过我一次。我一问，是什么人，说是本地的民人。我说，他是黎民百姓，无官职，不应无故拜官，我也没见他。后来他家里报明火执仗，我也不知是真是假。昨天晚上，无故在我这三堂房椽子上，挂了一个人头，我想其中必有缘故。”和尚说：“不要紧。老爷只要把田国本拿住，这案就都破了。可有一节，老爷要派官人去拿，可拿不了。田国本房子也多，外面一有信，打草惊蛇，贼就跑走了。老爷你坐轿子去拜他，我和尚扮作老爷的跟班，把贼人稳住，我可以拿他。”老爷说：“圣僧扮跟班行得么？”和尚说道：“行得。老爷把跟班的衣服，给我拿一身来。”立时给和尚打了洗脸水。和尚一洗脸，本来济公五官清秀，无非是脸上太黑。把僧帽揣在怀内，戴上皂缎色软帕包巾，穿上一件皂缎色大氅，把草鞋脱了，换上薄底靴子，打扮好了，知府一看很像。老爷自己换好了官服，吩咐外面打轿。柴元禄、杜振英、刘春泰、李从福，还有许多官人，一并跟随。老爷上了轿，鞭牌锁棍，及旗锣伞扇铜锣开道，一直来到田国本家门口拜会。家人进去一回，田国本正在大厅同邱成、杨庆、华云龙说话，家人回禀说：“现有知府来拜。”田国本一听一愣，说：“众位贤弟，前者我拜知府，他不见我。今天故他来拜我，恐是其中有诈。”邱成说：“兄长不必多疑，大概知府他知道兄长跟秦相是亲戚。他前者不见兄长，他这是来赔不是。”田国本一听也有理，说：“二位贤弟，在东西配房去躲着。要有动作，你二人再出来动手。华二弟你到花园子，摆桌酒，你喝酒去。待我见他。”众人点头，田国本这才出来迎

接知府。不知济公如何捉贼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十一回 知府定计拜贼人 济公巧捉华云龙

话说镇山豹田国本，听说知府来拜，立刻由里面出来迎接。到了大门外，一瞧，见许多的官人跟随，知府坐着大轿。田国本来到轿前，说：“公祖大人驾到，草民田国本接待来迟，望乞大人恕罪。”知府张有德立刻吩咐轿子撤抬杆，去扶手，当时下轿。知府说：“久仰田员外大名，今幸得会，员外何必太谦。”田国本说：“大人请。”知府往里走，济公贴身随后跟。从众班头，都在二门外站住，济公与知府来到大厅。田国本说：“大人请坐。”知府坐下。田国本并不谦让，也坐下相陪，吩咐手下人献茶。田国本说：“今天大人驾临，有何贵干？”知府说：“本府久闻员外大名，特来拜访，藉此畅谈。”说着话，济公站在知府身后，身上往隔扇上一靠，二目一闭，好似要睡。田国本一瞧说：“大人尊管家，必是熬了夜，身体困倦，何妨到外面歇歇去。”济公借他这句话，一睁眼往外就走，知府也并不拦。和尚出了大厅，直奔花园。来到花园角门，探头往里一看，见花园齐整，暖阁凉亭，楼台小榭，正北是三间花厅，乾坤盗鼠华云龙，站在花厅门首，正往角门这边看。贼人原本在花厅里，摆了一桌酒，自己也喝不下去，终然贼人胆虚，心中盘算：“知府无故来拜，其中必有隐情。”自己一想：“莫非前来拿我？”心中实属不安。站起身出了花厅，往外探头瞧见济公是跟班的打扮，又洗了脸，华云龙认不出来，点首叫济公，华云龙要问问知府带多少人，做什么来了。华云龙直叫：“二爷，这里来。”济公也不言语。华云龙一想，这个跟班的，不是聋子，定是哑子，赌气也不叫了。进了花厅，济公随着，来到花厅门首，用两手把门一揸，说：“华云龙，你这可跑不了了。”华云龙一听，是济公的口音。贼人吓的亡魂皆冒，华云龙说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为什么拿我？”和尚说：“我倒不打算拿你。我要拿你，在小月屯马静的夹壁墙也把你拿了。再不然，蓬莱观陆通攢住你腿的，我也就拿住你了。”华云龙一想：“是呀，这为什么拿我呢？”和尚说：“田国本到知府衙门去送信，叫我拿你来。”华云龙一听说：“好。田国本狗娘养的，真是人面兽心。”和尚说：“你就认了命罢。”即用手一指，已把华云龙用定神法定住。和尚转身出来，来到二门，把柴元禄、杜振英叫进去，来到花园，和尚说：“这是华云龙，就拿住了，你们去锁罢。”柴、杜二人喜出望外，来到花厅一瞧，果然不错，这才抖铁链把淫贼锁上。和尚一伸手，由华云龙兜囊，把奇巧玲珑透体白玉镯、十三挂嵌宝垂珠凤冠掏出来交给柴元禄。和尚说：“带着走，拿田国本去。”书中交代：田国本原本是西川坐地分赃的大贼头。他自己因为金银也存足了，手下绿林人，在外面做的案也多了，田国本恐怕一人犯案，牵连大众，自己携眷逃至曲州府。手里有银钱，就在那买房落户，同邱成、杨庆三个人，在这里隐遁。先前倒是循规蹈矩。后来皆因秦丞相的兄弟花花太岁王胜仙来到曲州府取租钱，在曲州府打了公馆。田国本去拜王胜仙，打算要走王胜仙的门子，看王胜仙喜爱什么。见王胜仙古玩字画金珠一概不爱，就是喜爱美女，除爱美女，别无所好，田国本一想，定了一个美女胭粉计。他花了三千银子，买了一个歌妓，长得十分美貌，名叫玉兰。田国本就把玉兰叫到跟前，说：“玉兰，我打算拿你走个门子，把你给秦丞相的兄弟。不知你意下如何？”玉兰说：“员外有什么话只管吩咐。”田国本说：“我明天请王胜仙来吃饭。你打扮淡妆素服，故意到厅房去，作为找我。叫王胜仙看见你，他要问我，我就说你是我妹子，在家守寡。他要愿意，我把你聘给他，

你也可以享荣华，受富贵，比跟我胜强百倍，我也得一门好亲戚。”玉兰点头，次日田国本就把王胜仙请来吃饭。正在厅房喝酒谈话，玉兰打扮好了，来到厅房门首说：“员外在屋里没有？”说着话，一掀帘子，故意说：“呦，这婆子丫环真可恨，这屋里有生客坐着，也不告诉我。”说罢，斜瞟杏眼，瞧了王胜仙两眼，放下帘子回归后面。王胜仙瞧的眼都直了，这才问：“田员外，这是你什么人？”田国本故意叹了一口气说：“这是我的小妹。她出阁不到一个月，丈夫死了。现在就在我家住着，倒是我一块病。”王胜仙说：“员外何不再给找个人家另聘呢？”田国本说：“没有合适的主，我也不肯给。”王胜仙也没肯再往下说。吃完了饭，告辞，自己回了公馆。王胜仙就对众家人说：“我自生人以来，没见过这样的美女，就是田国本他的个妹子，实在貌比西施。”旁边有家人王怀忠说：“太岁爷，我去跟田员外说去，就提你老人家续弦，大概他也愿意给。”王胜仙说：“好。你若能给我说妥了，我给你二百两银子。”王怀忠说：“就是罢。”立刻到田国本家，一见田国本，提说王胜仙求亲之事。田国本正愿意，就把玉兰给了王胜仙。过门之后，田国本从此倚仗跟秦相的兄弟结了亲，在本地无所不为，结交官长，走动衙门，包揽词讼。前任知府是清官，不合他的意，他给王胜仙一封信，王胜仙一见秦相，秦相奏折子，把知府调开。这个知府张有德，又不合他的心，又给王胜仙一封信，王胜仙又一见秦丞相，秦丞相就问：“你怎么个亲戚，皇上家的命官，都不合他的意？焉能由他调遣。”王胜仙碰了秦丞相的钉子，就给田国本写回信，命他查知府的劣迹，再参他。田国本前次捏报盗劫，这次又派邱成送人头，打算要把知府毁了。焉想到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贼人也是恶贯满盈，今天正在厅房陪知府谈话，见柴、杜二位班头，锁着华云龙，同济公来到厅房。田国本一见，勃然大怒。说：“什么人胆大，敢在我这里办案！”贼人站起身，意欲动手。济公手一指，把田国本定住。刘春泰赶进来一抖铁链，把贼人锁上。鹞子眼邱成、金翅雕杨庆听见一乱，蹿出来拉刀要拒捕，也被济公用定神法定住，一并锁上。知府吩咐打道回衙，立刻押解贼人，一同回到衙门。老爷升堂，吩咐将放告牌搭出去，少时就有二十多人，皆来告田国本。也有告他霸占房产的，也有告他抢夺妇女的，也有告他因帐目折算田地的，种种不一。这个时节，安西县曾大老爷，派人来请济公，到衙门去喝酒。和尚去后，知府讯问了众贼的口供，暂为看押起来。候济公回来，再解了走。这曲州府街市上，吵嚷动了，都知道灵隐寺济公拿了华云龙、田国本、二太爷、三太爷。这一吵嚷不要紧，惊动了江洋大盗，一个叫追云燕子姚殿光，一个叫过度流星雷天化。这两个贼人，乃是玉山县三十六友之内的，正在曲州府这里住着，听说华云龙被济颠和尚拿到知府衙门，姚殿光说：“雷贤弟，咱们跟华云龙金兰之好，不知道便罢，既知道，你我不能不管。咱们或是劫牢反狱，或是把济颠和尚杀了，给华二弟报仇，总得设法把华云龙救出来。”雷天化说：“兄长言之有理。你我到外面探访探访去。”两个人由店里出来，在街市闲游，天光已然点灯，只见由对面两个从人，搀着一个穷和尚。从人说：“师父，你是喝醉了罢。”和尚说：“没醉。我就是拿华云龙的济公和尚，有不服的，只管来对我。”姚殿光一听是济颠和尚，贼人要伸手拉刀，替华云龙报仇，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续弦：旧时男人妻子死了，再娶妻谓之“续弦”。

第一百十二回 众百姓公告田国本 二绿林行刺济禅师

话说济公由知县衙门吃完了酒饭出来，两个人搀着，正遇见两个贼人。和尚自言自语说：“我就是拿华云龙的济颠。”姚殿光一听，意欲拉刀过去动手。自己又一回思：“先别莽撞。华云龙既被和尚拿住，和尚必然能为不小，我二人明过去，未必是和尚的对手。莫如暗中瞧和尚住在哪里，晚上去行刺，叫他明枪容易躲，暗箭最难防。”贼人这是心里的话。和尚嘴里就说：“对。瞧准了我和尚，我今天住府衙门西跨院内，要不服就去找我去。”两个贼人一想：“真怪，我们心里的事，和尚给说出来，这个和尚许有点来历。”暗中跟着，见和尚进了府署。姚殿光、雷天化探明道路，二人回店。到店中吃喝完毕，候有二鼓以后，把夜行衣换好，由店中蹿房越脊，来到衙门。找到西院一瞧，屋中有灯光，两个人一看，和尚躺在床上睡了。姚殿光说：“你巡风，我进去杀他。”雷天化点头。姚殿光刚要掀帘子进去，和尚一翻身爬起来，说：“好东西，你往哪里走！”贼人吓的拨头就跑，和尚随后就追。这两个人跑出府衙门，和尚追出府衙门。这两个人直跑了半夜，和尚追了半夜。天光亮了，两个人跑出了城，好容易瞧后面没人追了。眼前一个树林子，靠左山坡，两个人要歇息歇息，刚一到树林子，和尚说：“才来。”吓的两个贼人就要跑。和尚用手一指，把两个人定住。和尚说：“我也不打你们，我也不骂你们。我拘蝎子把你们咬死。”正说着话，只听山坡一声“无量佛”。和尚一看，来了一个老道。头戴如意道冠，身穿蓝缎道袍，腰系丝绦，白袜云鞋，肋下佩着宝剑，画如童子一般。书中交代：这个老道，乃是铁牛岭避修观的。姓褚，名道缘，外号人称神童子。他师父叫广法真人沈妙亮，乃是万松山云霞观紫霞真人李涵陵的徒弟，褚道缘是李涵陵的徒孙。他在避修观出家，每逢早晨起来，他要在外闲游，借天地之正气，能精神倍长。今日闲游来至此地，姚殿光、雷天化一瞧，赶紧就嚷：“道爷救人。”褚道缘抬头一看说：“我为什么救你们，你们是哪的？”姚殿光说：“我二人是玉山县的人。因为我们有个拜弟兄，被这个和尚拿了，我二人要替朋友报仇，没想到被和尚把我们制住，要拘蝎子咬我们。道爷救命罢。”褚道缘一听说：“你二人既是玉山县的人，有一个夜行鬼小昆仑郭顺，你们可认识？”姚殿光说：“那不是外人，郭顺我们是拜兄弟。”褚道缘一听：“既然如此，这和尚是谁？”姚殿光说：“是济颠。”褚道缘一听，呵了一声。说：“原来是济颠僧！我山人找他，如同钻木取火，正要拿他，这倒巧了。我风闻济颠和尚在常山县捉拿孟清元，雷击华清风，火烧张妙兴，害死姜天瑞，屡次跟三清教为仇。我正要拿济颠给三清教报仇，今天颠僧你可来了！”和尚说：“杂毛老道，你打算怎么样？”褚道缘说：“好济颠，你若知道祖师爷利害，跪倒叫我三声祖师爷，我饶恕你不死。”和尚说：“好老道，你跪倒给我磕头，叫我三声祖宗爷，我也不能饶你。”老道一听，气往上撞，拉宝剑照和尚劈头就砍。和尚一闪身，滴溜转在老道身后，拧了老道一把，老道回头摆宝剑，照和尚就扎，和尚围着老道直转，拧一把、捏一把、掏一把、捅一把，老道真急了，说：“好颠僧，真乃大胆，待山人用法宝取你。”伸手由兜囊掏出一个扣仙钟。这宗法宝，是他师父给他的，勿论什么妖精扣上，就得现原形。老道往空中一祭，口中念念有词，钟能大能小，往卜一落，眼瞧把和尚扣在底下。褚道缘一看说：“我打算济颠有多大能为，原来是一个凡夫俗子。”过去要救姚殿光、雷天化。就听身后有人说：“老道，你敢多管闲事。”

老道回头一看，是和尚。老道暗说：“好颠僧，我把他扣在钟下，怎么会出来了！”老道立刻由兜囊掏出一根捆仙绳来。说：“和尚，我叫你知道我的利害。”和尚一瞧说：“可了不得了，褚道爷，你饶了我罢。”褚道缘说：“和尚你无故欺负三清教，我焉能饶你！”说着话把捆仙绳一抖，和尚没躲开，竟把和尚捆上了。这个捆仙绳，也是无论什么妖精捆上，就现了原形。褚道缘见把和尚捆上，老道哈哈一笑说：“和尚，你叫我三声祖师爷，我放你逃走。如其不然，我当时把你捺到山涧里。”和尚说：“我叫你三声孙子。”老道一听，气往上撞。当时夹起和尚，往山涧才一捺。和尚一把揪住老道的大领，“哧喇”一下，竟把蓝缎道袍撕下一半去。和尚落在万丈深山涧之内，老道见和尚掉下去，自己叹了一口气说：“我师父叫我不要无故害人，今天我作了孽了。”自己愣了半天，大概和尚掉下去已死，不能复生，老道这才过来，把姚殿光、雷天化救了。老道说：“我已把和尚捺在山涧摔死，你两个人去罢。”姚殿光二人谢过老道，竟自去了。老道一想：“不必回庙去吃饭，我就在眼前镇店上找个酒铺，要一壶酒，要一个溜丸子，要半斤饼，一碗木樨汤，就得了。”想罢进了村口，只见路西是酒铺，酒铺门口，站着伙计，冲老道一指说：“来了。”老道回头，瞧后面并没别人，老道也不知伙计说谁呢。自己来到酒铺，找一张桌子坐下，伙计道：“道爷来了。”褚道缘说：“来了。”伙计也并不问老道要什么菜，擦抹桌案，拿过一壶酒来，一碟溜丸子，一碗木樨汤，半斤饼。老道一想：“怪呀，真是思衣得衣，思食得食。”老道说：“伙计，你怎么知道我要吃这个？”伙计说：“那是知道。”老道说：“罢了，你们这买卖要发财。”少时吃喝完了，伙计一算帐，三吊二百八。老道说：“溜丸子卖多少钱？”伙计说：“二百四。”老道说：“怎么算三吊二百八呢？”伙计说：“你吃了四百八，你师老爷吃两吊八，叫你给算一处。”老道说：“谁是我师老爷？在哪里？”伙计说：“是个穷和尚，走了，吃两吊八。不然，我们也不能叫他走，他给留下半件蓝缎道袍，还有一根丝绦。他说，教你给钱，把缎子丝绦给你。”老道气得瞪着眼说：“你满口胡说。他是和尚，我是老道，他怎么是我师老爷！”伙计说：“方才和尚说，你当老道当烦了。要当和尚，认他做师爷爷。他教你赶紧追，晚了他就不要了。你要不认两吊八百钱，我们留这丝绦和缎子，也可卖出钱来。”老道有心不要，又怕配去颜色不对，还得多花钱。老道无奈，把三吊二百八饭钱给了。出来，要追上和尚一死相拼。老道正往前追，对面来了一个走路的，说：“道爷姓褚不是？”老道说：“是呀。”这人说：“方才我碰见一个和尚，他说是你师爷爷，叫我给你带信，叫你快去追，晚了他就不要你了。”老道说：“你满嘴放屁！是你师爷爷！”这人说：“老道你真不讲理，和尚叫我给你带信，我好意告诉你，你又怎么骂我呢。”老道也不还言，气得两眼发赤，就追和尚，追来追去，见眼前有井，有几个人在井台上打水。老道也渴了，要喝点水，刚来到近前，老道说：“辛苦。赏我点水喝。”打水的人说：“道爷叫褚道缘么？”老道说：“不错。”这人说：“方才你师爷爷说了，留下话叫你少喝罢，怕你闹肚子。”老道说：“谁是我师爷？”这人说：“穷和尚。”老道说：“那是你师爷。”这人说：“老道你怎么出口伤人？你别喝了！”老道说：“不喝就不喝。”气得老道要疯，出门就跑。刚来到一个村头，老道正往前走，只见由村口里出来二十多人，一个个拧着眉毛，瞪着眼睛。老道也不留神，焉想到这些人过来，把老道围住，揪住就打，不容分说。不知所因何故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十三回 济公法斗神童子 罗汉制服沈妙亮

话说神童子褚道缘正往前追赶和尚，由村里出来二十多人，揪住老道就打。老道也不知所因何故。书中交代，济公跑到这个村里，有一个茶馆子，喝茶的人不少。和尚来到这里，说：“众位快救我！”大众说：“怎么了？”和尚说：“村外有一个老道，他在村外拿宝剑，要给村里下阵雾，他说，叫这村里都生病，非他治不好。他好恶化三千银子。我一劝他，他恼了。他道我坏他的事，拿宝剑要杀我。”大众一听说：“这还了得，咱们把老道拿住活埋了。”众人这才跑出村来，一瞧果有一个老道，手拿宝剑，两眼发直。大众过来，揪住就打。褚道缘直嚷：“众位为什么打我？”众人说：“你下来阵雾，要害我们村里人，不打你等什么！”老道说：“谁说的？”众人说：“和尚说的。”老道说：“好。我跟和尚有仇，众位别听他的话。我是铁牛岭避修观的，我叫神童子褚道缘，我正要找和尚。他在哪里，咱们对对。”大众一同来到茶铺，一瞧和尚没了。众人说：“和尚哪去了？”内中有人说：“和尚到隔壁给田二爷瞧疯病去了。”老道一听，恨不得把和尚拿住千刀万剐，方出胸中之气。赶紧来到田宅门首。喊叫：“济颠僧快出来，山人跟你一死相拼！”话说和尚原本在茶铺子坐着，众人去打老道，和尚说：“我和和尚指着瞧病为生，勿论什么疯症，我专能治。”旁边就过来一个人，说：“大师父，我们田二爷疯了不是一天，见人就打，现在在后面空房锁着，你能治么？”和尚说：“我一治就好。”这人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你跟我来。”带着和尚，来到院内。和尚说：“疯子在哪里。”这人说：“在后院锁着。”和尚叫把钥匙拿来，和尚来到后面，把锁一开，疯子由里面跑出来，来到门首，老道正叫和尚，疯子出来揪住老道要打，把老道按捺下，又踢又打，打完了，撒了老道脖子上一泡尿，好容易，大众把疯子拉回去。和尚说：“我这里有一块药，回头给他吃了就好。”和尚拿了点东西，由院中出来，只见大众正劝老道：“回去罢，他是个疯子，这有什么法。”老道猛一抬头，见和尚在那边站着直乐。老道一瞧，气冲肺腑，说：“好和尚，你往哪走！”和尚拨头就跑，老道随后就追。追出村口，一瞧和尚没了。见眼前有三间土地庙，老道听后有脚步的声音，褚道缘绕到庙后一看，是一位老道。头戴鹅黄道冠，身穿鹅黄道袍，水袜云鞋，面如三秋古月，一部银髯，背后背着分光剑。褚道缘一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他师父广法真人沈妙亮。褚道缘赶紧跪倒磕头，说：“师父在上，弟子有礼。”他师父不言语。褚道缘又磕头说：“师父在上，弟子有礼。”越磕头越不言语。褚道缘也不知他师父因何瞪着眼不理他，正在纳闷，和尚由那边过来说：“褚道缘，你就是这样道行，一个鸡蛋窝，你就磕一百多头，明天给你个鸭蛋窝，叫你磕二百头。”褚道缘听和尚一说，再一瞧，是一根苇子挑着一个鸡蛋窝。褚道缘气得颜色更变，伸手拉宝剑，和尚没有了。褚道缘愣了半天，见天色已晚，自己够奔三清观，他师叔李妙清的庙。褚道缘来到庙内，李妙清说：“道缘从哪来？”褚道缘一一背诉前情。李妙清一听说：“不要紧，明天我同你找济颠去。”褚道缘坐着生气，也不言语。李妙清叫他吃饭，他也不吃，自己赌气睡了。次日李妙清尚未起来，褚道缘由庙中就出来，要找和尚以死相拼。出庙走来不远，只见对面来了一个老道，头戴鹅黄道冠，身穿鹅黄道袍，背着分光剑。褚道缘一看，只当是和尚又是用鸭蛋窝耍笑他。焉想到这真是沈妙亮。原来沈妙亮自己化缘，化了一千银子修庙。自己立过誓：化缘的银子，自己要妄用，必遭天雷之报。

现在他使了二百多银子，他恐怕应了誓，故要来找李妙清借银子，补这项亏空。今天驾着趁脚风来见褚道缘来了。沈妙亮正要问徒弟上哪去，见褚道缘把眼一瞪，说：“好鸭蛋窝，你打算我不认得你。”沈妙亮一瞧说：“褚道缘不是疯了么！”褚道缘拉出宝剑就砍。沈妙亮用手一指，把褚道缘定住说：“你这孽障，真是无故找死。”伸手拉出分光剑，要杀褚道缘。褚道缘这才明白，知道不是鸭蛋窝，真是师父到了。赶紧说：“师父先别杀我。我有下情。”沈妙亮说：“好孽障，你为什么叫我鸭蛋窝？趁此快说！”褚道缘当时把根本缘由，一诉前情，沈妙亮这才明白说：“这就是了。你先跟我到你师叔庙里，少时有什么事再办。”褚道缘这才跟随沈妙亮，一同来到三清观。一见李妙清，沈妙亮说：“贤弟，你师侄跟济颠和尚为仇做对，受这样的欺辱，你既知道，你为何不解劝道缘，知之不闻？”李妙清说：“昨天他住在我这里，我今天早晨没起来，他就走了，没等我劝他，这也怨不上我来。”正说话间，就听外面喊嚷：“沈妙亮、李妙清，快出来。”沈妙亮一听，只当是济颠和尚来了，一同来到外面。一看，见庙门首站定一人，头挽牛心发髻，身穿蓝布裤袄。沈妙亮正要问：“找谁。”这人把眼一瞪，用手一指。说：“好胆大沈妙亮！你化缘修庙，你对天发誓。不使这里的银子，今胆敢用二百余两，吾神特意请雷来击你。”沈妙亮一想：“我的事，别无二人知晓。”一听这话，吓的连忙跪倒说：“祖师爷，大发慈悲，弟子赶紧赔补。”李妙清也当是神灵显圣，赶紧跪倒说：“你老人家是哪位祖师爷？”这人“噗哧”一笑说：“李道爷，你不认识我了，我就是本村卖豆腐的老吴。”李妙清方才明白说：“老吴，你为何来装神仙。”老吴说：“我不是自己要来的，是有一个穷和尚，他花五百钱雇我来的。他教给我的话，叫我这样说。”正说着话，猛抬头一看，见和尚来了。老吴说：“这不是和尚来了。”沈妙亮一看，原来是一个丐僧，褴褛不堪。说：“这就是济颠和尚么？”褚道缘说：“不错。”沈妙亮说：“待我回他。”和尚来到近前，沈妙亮说：“颠僧，你为何这样欺我徒弟？着实可恼！你要说出情理来，我山人饶你不死。你要说不出理来，今天定然结果你的性命。”和尚哈哈一笑说：“沈妙亮，你这厮好说大话。”

他也不知和尚老爷的厉害。”沈妙亮一听说：“颠僧，好生无礼。我先拿住你。”当时拉出分光剑，照定和尚就砍，和尚滴溜就躲开。真是身体灵便，围着老道乱转，拧一把、捏一把、掏一把、捅一把。老道真急了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就见平地起了一阵旋风，变出两个沈妙亮来了，都是一样打扮。这个照和尚就砍，那个照和尚就扎。和尚说：“好东西，没搭窝就下了一个。”老道还是宝剑砍不着和尚。老道又一念咒，当时化出四个沈妙亮来，把和尚一围。和尚乱跑，围不住。老道四个变八个，八个变十六个，十六个化三十二个，俱是手拿宝剑。和尚一瞧说：“我可真急了。”当时就地抓了一把土，和尚就跑。沈妙亮收住验法，随后就追。和尚转眼跑远了，进了一座村镇。路西有酒楼，和尚进了酒馆，上了楼。一看，楼上坐着一个老道。头戴九梁道冠，身穿蓝缎子道袍，青护领相衬，白袜云靴，面如紫玉，粗眉大眼，花白胡须，洒满胸前。桌上搁着一个包裹，很规矩的样子，也是刚才来。这个老道，乃是戴家堡玄真观的，姓郑，名叫玄修。今天由此路过，要在这里吃饭。和尚一上楼，瞧见老道，和尚说：“道爷才来。”老道说：“是。大师父才来。”和尚说：“道爷，这边一处吃罢。”老道说：“请请。”和尚找了一张桌坐下，伙计过来擦抹桌案。罗汉爷眼珠一转，计上心头，要在酒馆

戏耍郑玄修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十四回 郑玄修酒馆逢和尚 沈妙亮听歌识圣僧

话说济公来到酒楼，找了一张桌坐下，伙计给摆上杯筷。老道就问：“伙计，你们这里有素菜么，我吃素。”伙计说：“有。”和尚说：“我是吃荤。”伙计说：“荤素都有。”和尚说：“你先给道爷要一个炸面片，我敬的。”老道一想：“我又不认的和尚，人家敬我菜，我也得回敬。”赶紧叫伙计：“给大师父要一个炸丸子，我敬的。”伙计答应。少时把菜给端来，和尚要了酒，又叫：“伙计，给老道要一个醋炒豆芽菜，我敬的。”老道又给和尚要一碗杂丸子，和尚又给老道要一个炒豆腐，老道又给和尚要一个爆羊肉。和尚给老道要了素白菜汤，老道又给和尚要了一个炒肉丝。两个人换着吃。和尚就叫伙计过来。和尚说：“回头道爷吃了多少钱，我给就是。”伙计说：“是了。”老道听见。老道吃完了，就叫伙计算帐：“和尚吃多少钱我给。”和尚赶紧说：“道爷别让了，我给。”老道说着话，就要解包袱，包袱里有二百银子，和尚说：“我给。”一把手把老道的包袱抢过来，和尚拿着下了楼。老道只当是和尚热心肠，下楼到柜上去把钱给了，再把包袱拿回来。老道左等也不来，右等和尚也不来。叫伙计下楼瞧瞧，伙计回来说：“和尚早走了。”老道一想：“和尚是骗子，把我二百银子也拐了去，也没给饭钱。”还幸亏老道兜囊有散碎银子，赶紧把饭钱给了，下了楼就追和尚。刚追到村口，一瞧，和尚正在村口地下，把包袱打开，瞧银子的成色。和尚自言自语说：“这是高白，这块是有成色。这块太潮，不定好不好。”老道郑玄修一瞧，说：“好，和尚，你拐了我的银子，你还瞧成色。”过来按住和尚就打，和尚就数着：“一下了，两下了。”老道打了和尚五拳，和尚说：“该我打你了。”一拧老道的拐子，把老道翻在底下，打了老道五拳，就往下一躺说：“该你打我了。”老道又打了和尚五拳。和尚一拧老道的拐子，又把老道翻下去。瞧热闹的人，也都不劝说。这两人打架打不错，一个人打五拳。那个说：“和尚公道，打老道五拳，和尚自己就躺下，叫老道打。老道不公道，非等和尚把他翻下去。”老道一听说：“我还不公道，他吃了我一顿饭，把我二百银子拐出来，我还不公道！”众人正要劝解，沈妙亮、李妙清、褚道缘赶到。沈妙亮说：“和尚。我正然找你，你在这哪！我倒问问你，为什么欺负我徒弟？”和尚说：“他自己找的，无故多管闲事。我告诉你，沈妙亮连你也不行。我和尚是谦让着你。”沈妙亮说：“和尚你有多大来历！”和尚说：“我有几句话你听听：

昔日英名四海闻，杀妻访道入玄门。涵陵赐汝分光剑，方入三清古道门。”

沈妙亮一听和尚这几句话，自己一阵发愣。书中交代：沈妙亮当初原本是江西人，以保镖为生，名叫沈国栋，在外面威名远震。常出外保镖，家中妻子曹氏，两口人过日子。这天沈国栋歇工在家，出去正在茶铺子喝茶，旁边有一个人谈闲话，这个人说：“世界上的事难说。大丈夫难免妻不贤，子不肖。如沈国栋在外面保镖，是个英雄。家中妻做出那些鲜廉寡耻之事，可惜沈国栋那样的英雄，叫妻子给毁了。”这个说：“你怎的知道？”那个说：“我有个亲戚，跟沈国栋是近邻，我常到我的亲戚家里去。听见说，沈国栋的妻子太无廉耻，这件事要叫沈国栋知道了，准得出人命。”那人说：“也许不能知道，谁敢说这个话。”沈国栋旁边听见，故作未闻，也不认识这两个人。这两个人也并不认识沈国栋，闻其名，未见其面。沈国栋听到心里，回了家，也并不提。这天沈国栋就说要出外，曹氏就问，得多少日子回来，沈国栋说，

得两个多月，有要紧的事。沈国栋由家中出来，就在附近有个小镇店，离他家三里地，找了一座店住下。晚上起更以后，自己带上刀，由店中出来，暗中到家里一探，并没有动作。自己仍回店睡了。次日晚上有二更天，他又到家里来一探，就听他妻子屋中，有男女欢笑之声。沈国栋把窗户捅了一个窟窿，往屋中一瞧，见他妻子浓妆艳抹，打扮的鲜明。床上摆着床桌，桌上有酒菜，在旁坐着一个文生公子，长的俊品人物。沈国栋一瞧，认识是隔壁的孙公子，名叫祖义，号叫秀峰。还是一个宦家，上辈做过教官，也是祖上无德，出这样浮浪子弟，跟曾氏通奸。就听他妻子说：“这两天他在家里，我恐怕你来，叫他撞上，多有不便。好容易他可走了，这趟得去两个多月呢。”这公子说：“娘子，这两天我诗书懒念，茶思饭想，恨不能你我朝夕在一处欢乐，才合我的心。”曹氏说：“你愿意做长久夫妻不愿意？”孙公子说：“怎么做长久夫妻？”曹氏说：“你给我买一包毒药来，等他回来，我给他接风洗尘，把毒药下在酒里，把他毒死，你我岂不是长久夫妻么？”沈国栋听到这里，心中一阵难过。自己一想，至亲者莫若父子，至近者莫过夫妻。真是夫妻同床，心隔千里。自己无名火往上一撞，闯进屋中，竟将两个人结果了性命，自己打算投案官司，三五天官司完了，自己一想，人生在世上，犹如大梦一场，功名富贵妻财子禄，一概是假，尽皆是空，莫若出家倒好。这才拜紫霞真人李涵陵为师，赐名妙亮。给他一口分光剑护身。现在沈妙亮已九十多岁，他自己的事，并无人知晓，今天和尚一说这四句话，乃是他的根本。沈妙亮见和尚也无非二十多岁，怎么会知道这数十年的事？自己愣了半天说：“和尚，你怎么知道我的事？”和尚把二百银子给了郑玄修，和尚说：“我叫你瞧瞧我的来历。”用手一摸天灵盖，露出佛光灵光三光。沈妙亮一看，原本是位知觉罗汉。老道连连打稽首，口念无量佛，和尚哈哈一笑，回头便走，信口做歌说道：

人生七十古来少，先除幼年后除老。中间光景不多时，又有闲愁与烦恼。过了中秋月不明，过了清明花不好。花前月下且高歌，急须满把金樽倒。世上钱多用不尽，朝里官多做不了。官大钱多心转忧，落得自家白头早。春夏秋冬弹指间，钟送黄昏鸡报晓。诸君细看眼前人，一年一度埋荒草。草里高低多少坟，一年一半无人扫。

和尚唱着山歌，来到曲州府。知府张有德一瞧说：“圣僧哪里去了？我正派人各处去寻找圣僧。”和尚说：“我碰了朋友喝酒来着。老爷找我和尚什么事。”知府说：“我已然把华云龙、田国本等二人的口供问了，贼人俱皆招认。等圣僧来，我派人一同将贼人解到临安去。”和尚说：“好。”知府派两个头目，带十个兵，用差船走水路，把贼人木椁囚车搭上船上。和尚带柴、杜二班头告辞。知府送到河坝，和尚上了船，立刻开船。和尚说：“二位班头，这可大喜。把贼人解到临安，上衙门领一千二百银子赏，每人六百两。”柴头、杜头也喜欢了说：“我二人多蒙师父成全。”大家谈着闲话，船往下走着。一天走到小龙口地面。焉想到由水内来了四个江洋大盗，要抢劫木椁囚车。不知济公如何挡贼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十五回 金毛海马闹差船 济公善救冯元庆

话说济公同柴、杜二位班头，押解四个贼人船只，正往前走。这天走到小龙口，济公忽然灵机一动，就知道水里来了贼人。和尚说：“我在船上闷的很。我出个主意，钓公道鱼罢。”大众说：“怎么叫公道鱼？”和尚说：“我钓鱼，也不用网，也不用钩子。你们给我找一根大绳子，我拴一个活套。往水里一捺，我一念咒，叫鱼自己上套里去。我要钩一个百十多斤的鱼，咱们大家吃好不好？”大众说：“好。”就给和尚找了一根大绳。和尚拴了一个来回套，坠上石块，捺在水内。和尚就说：“进去进去。”大众都不信服，和尚说：“拿住了，你们帮着往上揪。”众人往上一揪，果然很沉重。揪出水来，一瞧不是鱼，原本是一个人。头戴分水鱼皮帽，水衣水靠，鱼皮岔油绸子连脚裤，黄脸膛，三十多岁，和尚叫人把他捆上。和尚说：“还有。”又把绳子捺下去。果然工夫不大，又揪上一个来，是白脸膛，也是水衣水靠。书中交代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只因前者把姚殿光、雷天化放走，这两个人到陆阳山去约人，约了四个人。一个叫金毛海马孙得亮，一个叫火腿江猪孙得明，一个叫水夜叉韩龙，一个叫浪里钻韩庆。知道押解华云龙，众官人必由水路走，叫这几个贼人，在小龙口等候抢劫，探听明白，船来到了，孙得亮、孙得明先来奔船底，自己身不由己，就钻在套里，被和尚拉上去捆上。和尚说：“你们这些东西，胆子真不小。姓什么？叫什么？做什么来了？”孙得亮、孙得明各通了姓名，说：“我二人一时懵懂，被朋友所使来的，师父慈悲慈悲罢，我二人情愿认你老人家为师。”和尚说：“我要把你两个人放了，还来不来？”孙得亮说：“再不敢来了。”和尚说：“我要有事，用你二人行不行？”孙得亮说：“师父要有用我二人之处，万死不辞。”和尚说：“既然如此，我把你两人放了。你叫你们那两个伙计，也别来了，我也不拿他了。”这两人放开起来，给和尚磕头，和尚附耳说：“如此如此。”二人点头跳下水去，竟自去了。柴元禄、杜振英一看说：“要不是师父，我二人哪里知道水里有人。”和尚说：“你二人放心罢，这就没了事了。”这天往前走，相隔临安不远，和尚说：“我要头里走了。”柴、杜说：“师父别走。倘师父走后，出了差错，那还了得。”和尚说：“不要紧，没有差错。我说没有，你二人只管放心。有了差错，那算我和尚的差错。”和尚说着话，下了船，施展验法，来到钱塘门。和尚刚一进门，只见钱塘县知县，坐着轿子，鸣锣开道，后面众多官人，锁着一个罪人，带着手铐脚镣。和尚抬头一看。口念：“阿弥陀佛！这样事，我和尚焉能不管。要不管，这个样的好人，屈打成招，就得死在云阳市口，残害生命，我和尚焉能瞧着。”说着话，和尚过去说：“众位都头，带着什么案呀？”官人一瞧，有认识和尚的官人说：“济师父，告诉你，他是图财害命的路劫。”和尚说：“有点冤枉，把他放了罢。”众人说：“谁的主意。”和尚说：“我的主意。”官人说：“你的主意不行。”说着话，就见这个罪人的爹娘妻子孩儿，一个个哭哭啼啼，甚为可惨。书中交代：这个罪人，原本姓冯，双名元庆。住家在临安城东二条胡同。家有父母妻子孩儿。他本是锤金匠的手艺人，极其精明诚实。他有个师弟姓刘，叫文玉，在镇江府开锤金作。只因买卖赔累，用人不当，写信把冯元庆请去，给他照料买卖。冯元庆实心任事，不辞劳苦，帮着他师弟，经理买卖，四五年的景况，把所赔的钱找回来，反到赚了钱。刘文玉就拿冯元庆当做亲弟兄，深为感激冯元庆的这份劳苦，要把买卖给冯元庆一半股分，每年冯元庆回家

一次。不想冯元庆日久积劳，常常染病，实不能支持。跟刘文玉说：“我要回家歇工。把病养好了再来。”刘文玉见师兄病体甚重，也不能阻。给了五十两银子，叫他回家养病。冯元庆自己还有二十两银子，也带着。雇了一只船，回临安。这天到了临安，天已掌灯，管船不叫冯元庆下船，说：“天晚了，明天再下船。”冯元庆是恨不能一时到家，自己拿了铺盖褥套，下了船，走到东城城下。自己本来带着病，走不动了，离家尚有二里地，自己打算歇歇走。焉想到往地下一坐，就睡着了。天有二鼓，打更的过来瞧见，把冯元庆叫醒了，打更的说：“你怎么在这里睡着，这里常闹路劫！”冯元庆说：“我是二条胡同住家，我由镇江府病了回来，刚下船，我走到这里走不动歇歇，没想到睡着了。”打更的说：“你快回去罢。”冯元庆刚要走，打更的拿灯笼来照，眼前一个男子死尸，脖颈有一刀伤，是刚杀的。打更的把冯元庆揪住。说：“你胆敢杀了人装睡呢，你别走了。”冯元庆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打更的说：“那可不行，你走不了。”当时揪着冯元庆，找本地面官人，立刻把冯元庆送到县衙门。新升这位钱塘县姓段，叫段不清，一听官人回禀，即刻升堂，把冯元庆带上。老爷一问，冯元庆说：“回老爷，小人姓冯，叫冯元庆，我在东城根二条胡同住家，我是锤金的手艺，由镇江府做买卖，因病坐船回家，下船晚了。走到树林子走不动，歇息睡着了，打更的把我叫醒，眼前就有一个死尸，我并不知谁人杀的。”知县说：“你这话全不对，拉下去打。”打完了又问，冯元庆仍说不知，立刻把冯元庆押起来。次日知县一到尸厂验尸。有人认尸说：“被杀人是钱塘县大街天和钱铺掌柜的姓韩。昨天到济通门外粮店取了七十两银子，一夜没回铺子，不知被谁杀了，银子也没了。”知县验尸回来，一搜冯元庆的被套内，有七十两银子。知县一想，更不是别人了，必是他谋财害命，用严刑苦拷。冯元庆受刑不过，一想：“情屈命不屈，必是前世的冤家对头。”自己说：“老爷不必用刑，是我杀的。”知县问：“哪里的刀？”冯元庆说：“随身带的刀。”知县教他画了供，就把案定了。往府里一详文书。知府赵凤山，是个精明官长，一瞧口供恍惚，言语支离，这个案办不下去，把知县的详文驳了。杨凤山府批提案，要府讯，亲自审问。知县今天提出这案，坐轿叫官人押解上知府衙门，冯元庆的父母妻子，都赶了来，他娘说：“儿呀，你怎么做出这样事来？”冯元庆叹了一口气说：“爹娘，二老双亲呀，白生养孩儿一场，孩儿不能够在爹娘跟前养老送终了。孩儿哪里做这样事，这也是我事屈命不屈，有口难分诉，严刑难受。我那时出来到云阳市口，家里给我买一口棺材，把尸首领回去就是了。”他爹娘妻子一听这话，心如刀绞，就一个个泪如雨下。众瞧热闹人，瞧着都可怜。这个时节，和尚过来。说：“他冤屈。你们把他放了罢。”官人说：“谁敢把他放了？你见知府去，叫知府放了，我们没有那么大胆子。”旁边有认识和尚的说：“济公你要打算救他，你见知府去。”和尚说：“我就见知府去。”立刻和尚头前来到知府衙门。一道辛苦，官人问：“找谁？”和尚说：“你回禀你们老爷，就提灵隐寺济颠前来。”官人一听，哪敢怠慢，赶紧进去回禀。知府赵凤山，由前者秦相府济公带两个班头出去拿华云龙，直到如今两个月有余，渺无音信，心中甚为悬念。今天听说济公回来，赶紧吩咐：“有请。”官人出来让着，和尚往里够奔，知府降阶相迎，举手抱拳说：“圣僧一路风霜，多有辛苦。”和尚说：“好说好说。”一同来到书房落座。才献上茶，手下官人进去一回禀：“现有钱塘县大老爷，把凶犯冯元庆带到了。”知府说：“叫他少待，我这里会客。”和尚说：“老爷升堂罢，我和尚特为

此事而来。”赵凤山说：“我的两个班头呢？师父可将华云龙拿住？”和尚说：“随后就来，少时再说。这件事老爷先升堂问案，我和尚要瞧瞧问供。”知府立刻传伺候，升坐大堂。知县上来行礼。说：“卑职将冯元庆带到，候大人讯供。”知府叫人给知县搬了旁座坐下。知县瞧一个穷和尚，也在旁乱坐着。心说：“我是皇上家的命官，民之父母，他一个穷和尚，也配大堂坐着。”知县有些不悦，他也不知济公是秦相爷替僧。这时，知府把冯元庆带上来，知府说：“冯元庆，东树林图财害命，可是你杀的？”冯元庆说：“老爷不必问了，我领罪就是了。”知府说：“你说实后，是怎么杀的？”冯元庆说：“小人实在冤屈。县太爷严刑审讯，小人受刑不过。”自己又把前番被屈之事一说。知府一想，现有活佛在此，我何不求他老人家给分辨。想罢，说：“圣僧，你老人家瞧，这件事如何办？”和尚哈哈一笑，这才搭救良民正曲直，捉拿凶手问根由。不知后果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十六回 赵太守明断奇巧案 济禅师开棺验双尸

话说赵太守审问冯元庆，问济公怎么办。和尚说：“老爷要问，冯元庆是被屈含冤。”知府说：“圣僧既说冯元庆是冤枉，杀人凶手倒是谁呢？”和尚说：“凶手好办。我和尚出去就把凶手拿来。”知府说：“圣僧慈悲慈悲罢。”和尚说：“老爷可派两个人跟我去。”知府派雷思远、马安杰跟圣僧前去办案。雷头、马头同和尚出了衙门，和尚说：“我叫你们锁谁就锁谁，叫你们拿谁就拿谁。”雷头、马头说：“那是自然。”说着话往前走，对面来了一个人，穿着一身重孝，手里提着菜筐。和尚过去说：“你干什么去？”这人说：“我去买菜去。”和尚说：“你穿谁的孝？”这人说：“我穿我母亲的孝。”和尚说：“雷头过来，把他锁上。”雷头过来，就把这穿孝人锁上。这人说：“你们为什么锁我？”和尚说：“你母亲死了，你为什么不给她放焰口念经呀。”这人说：“我没有钱。”和尚说：“不行，咱们就打场官司罢。雷头，把他带了衙门去。”雷头一听和尚说的这不像话，也不知和尚是什么心思，也不敢违背，当时带领这人就走。马安杰就问：“朋友你贵姓。”这人说：“我姓徐，叫徐忠，在东城根四条胡同住家，我是厨行的手艺。”雷思远又问：“你母亲怎么死的？”徐忠说：“紧痰绝老病复发死的。”和尚说：“你也不说实话。把他的孝衣白鞋脱下来，带到衙门去，叫老爷问他去罢。”来到衙门，先把他的孝衣脱下来，带着来到里面，一回禀老爷，老爷立刻升堂，把徐忠带上来，和尚在旁边一坐，老爷说：“你姓什么？”徐忠说：“我姓徐，名忠。”和尚说：“你母亲倒是怎么死的？”徐忠说：“紧痰绝死的。”知府说：“圣僧，他倒是怎么一段情节？”和尚说：“他把他母亲害死的。”知府一听一愣，说：“徐忠你要说实话。”徐忠说：“回老爷，我母亲实在病死的。”和尚说：“老爷去验尸去，就知道了。”知府立刻传刑房仵作，带领衙役人等，一同去验尸。知府坐着轿，押着徐忠，和尚跟随一同来到徐忠家中。本地面官人众街邻，都说：“老爷胡闹，明明徐忠他母亲是病死的，众人帮着入殓的。”知府吩咐将棺材抬出来。徐忠说：“老爷要开棺验不出伤来，该当如何？”知府说：“你这东西混帐！济公活佛既说你母亲有缘故死的，必有缘故。来，开棺给我验。”立刻官人把棺材打开。刑房仵作过来一瞧，见老太太死尸并无缘故，是好死的。连刑房仵作也都愣了。心说：“我们老爷无故要开棺，这一来纱帽要保不住。”知府问仵作：“死尸有伤没有？”仵作痴痴呆呆发愣，知府也大吃一惊。和尚微微一笑说：“徐忠你还不说实话？”徐忠说：“我母亲是好死的。老爷无故要开棺相验，我有什么法子。”和尚赶过来，照着棺材堵头一脚，把棺材堵头踹掉了，由棺材里滚出一颗男子的人头来。知府一看，勃然大怒。说：“这人头是哪来的。”和尚说：“请老爷问他。”徐忠吓的颜色更变。说：“老爷要问这个人头，不是外人，是我兄弟，他叫徐二混。我兄弟他在钱塘街钱铺打杂，那一天他晚上回来，拿着七十两银子。我两个人一喝酒，他喝多了，我问他银子哪来的，他说非是亲弟兄，他也不说。他说他们钱铺掌柜的，那天晚上，到通济门外粮店取银子，他知道，他拿了一把刀，在东树林等着，他把韩掌柜杀死，把银子得回来。我一听怕他犯了事，把我连累上，我把他用酒灌醉了，我把他杀了，我们老太太一着急死了。我就把我兄弟的脑袋，搁在我母亲棺材底下，我把他的死尸，藏在炕洞里。我以为人不知鬼不觉，没想到今天老爷查出来。这是已往从前真情实话。”知府说：“圣僧，这件

事怎么办？”和尚说：“把天和钱铺少东人传来圆案。告诉他父亲是他们铺子打杂的徐二混杀的。”立刻就把钱铺少东人传到，说明白徐二混已死，叫他当堂具结。知府派官人押着徐忠起赃，又将他母亲埋葬，把徐忠边远充军，老爷同和尚回衙门，将冯元庆提出来。他本是被屈含冤，老爷当堂释放。这件事临安城吵嚷动了。若非济公长老，谁能辨的了这件奇巧案。知府把冯元庆放了，行文上宪，参了钱塘县知县段不清，轻视人命，办事糊涂，不堪委用，奉旨把知县革了职。留下济公喝酒，这才问：“圣僧，怎么拿的华云龙？”和尚把已往从前之事一说。少时有人回禀，柴元禄、杜振英将差事解到。知府立刻升堂。给曲州府一套回文，赏了曲州府押解官人二十两银子，打发众官人回去。柴元禄、杜振英上来交差，将华云龙拿住。窝主田国本、邱成、杨庆一并解到听审。奇巧玲珑透体白玉镯，十三挂嵌宝垂珠凤冠得回呈交。知府一看，并未伤损，就是凤冠短了一颗珠子。立刻吩咐将贼人带上来。手下人把华云龙、田国本、邱成、杨庆带上堂来，知府说：“谁叫华云龙？”四个贼人，各自报名。知府说：“华云龙，在临安乌竹庵，因奸不允，杀死少妇；泰山楼白昼杀死秦禄；秦相府盗玉镯凤冠，粉壁墙题诗，俱都是你做的吗？”华云龙说：“是我。”知府说：“田国本、邱成、杨庆，你等窝藏华云龙可是不假？”田国本一想：“我满招认，也不要紧，只要我们亲戚知道，必不杀我。”贼人也都招认。知府吩咐：“暂把贼人钉镣入狱。”和尚说：“我要告辞回庙瞧瞧，等明天秦相亲审贼人之时，我再回去。”知府说：“也好，圣僧请罢。”和尚告辞，出了知府衙门。刚来到冷泉亭，正碰见夜行鬼小昆仑郭顺，郭顺赶紧给济公磕头。和尚说：“郭顺不用行礼。前者我叫雷鸣、陈亮给你一封信，你可看见？”郭顺说：“前者多蒙师父救命之恩。我见着信，即来到临安。白天住居，晚上天天在灵隐寺大殿房上隐卧。那天来了两个贼，是造月蓬程智远，西路虎贺东风，到庙中行刺，被我将贼人赶走。”济公说：“好。你这上哪去？”郭顺说：“瞧我师父去。”和尚说：“你见你师父，给我代问好。”郭顺说：“是。”竟自告辞去了。和尚来到灵隐寺庙门首，门头僧一瞧说：“济师父回来了。”济公说：“辛苦众位。我到后面瞧瞧老和尚。”说着话来到庙内。见了见老和尚，自己回到自己住的屋内安歇。次日有秦相派人到庙中请济公，和尚立刻来到秦府。秦相一见说：“圣僧，这一路风霜，多受辛苦。我特意置酒给圣僧接风。”和尚说：“相爷一向可好？”秦相说：“承问承问。”立刻来到书房，摆上酒筵，落座吃酒。方吃喝完毕，有家人进来，回禀：“相爷，知府押解盗玉镯凤冠贼人，来到相府外听审。”秦相立刻吩咐：“请太守进来。”知府来到书房，给相爷行礼，把玉镯凤冠呈上。秦相一瞧，甚为喜悦，宝贝失而复得，此乃大幸也。当时将贼人带上来。秦相一问华云龙，尽皆招认。秦相说：“粉壁墙题诗是你亲笔？”华云龙说：“是。”秦相还怕错拿了，当面叫华云龙拿笔把诗写出来。秦相看他笔迹相符，秦相这才吩咐知府把众贼人仍带回衙门入狱。秦相拟定，众贼不分首从，一并斩首。连野鸡溜子刘昌、铁腿猿猴王通一并出斩，在钱塘门外高搭监斩棚。这件事嚷动了全城，这天瞧热闹人拥挤不堪。焉想到有两个江洋大盗，听说要斩华云龙，这两个人，也是玉山县三十六友之内的，一个叫金面鬼焦亮，一个叫律令鬼何清这两个人，由北省回来，从临安路过，听说华云龙要出斩，焦亮、何清，也不知道华云龙犯的何罪，要知道也就不管了。两个人一想：“我们跟华云龙八拜之交。他在临安打了官司，我二人既知道，焉能袖手旁观。”焦亮跟何清一商量，二人各

带钢刀一把，当时够奔钱塘门外，要抢劫法场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十七回 奉堂谕监斩华云龙 听凶信二鬼闹法场

话说金面鬼焦亮、律令鬼何清二人商量好了，来到法场。一看，天光早些，差事还没出来。二人一瞧，对面有一个酒铺。二人掀帘子进去，一看酒饭座不少，跑堂的一看，这两个人都长得不俗：金面鬼焦亮，是紫壮帽，紫箭袖袍，系丝鸾带，薄底靴子，闪披宝蓝英雄大氅，上绣金牡丹花，面似淡金，粗眉大眼；律令鬼何清，是黄白脸膛，穿翠蓝褂，都是一表非俗，跑堂的赶紧腾了一张桌，让两个人坐下，要酒要菜。就听众酒饭座大家纷纷议论，说：“这个华云龙，在临安闹的地动天翻。在尼姑庵杀人，泰山楼杀人，秦相府盗玉镯凤冠。要不是济公和尚带人出去拿，这个样的江洋大盗，马快焉能办的了？”焦亮、何清一听，是和尚拿的，二人低声一商量：“今天先劫法场，把华二哥救了，然后咱们再找这个和尚，把和尚杀了，给华二哥报仇。”正说着话，由外面进来一个穷和尚。大众有认得的就嚷。这个说：“济师父来了！”那个说：“圣僧来了！”和尚说：“众位别嚷，我就是拿华云龙的和尚，拿华云龙的就是我。有不服的，只管找我。”焦亮、何清一瞧，心里说：“原来就是这么个穷和尚拿的我们华二哥。今天我们先到法场，然后跟这个和尚，看他往哪庙里去，晚上去杀他。”和尚瞧了一瞧，在这两个人的旁边坐下，也要了酒菜。工夫不大，就听外面瞧热闹人一阵大乱，说：“差事来了！”由北面一下车，两个官人搀着一个，头一个就是镇山豹田国本。都是绳缚二臂，背着招子。田国本很含糊说：“我在下叫田国本。阎王造就三更死，谁敢留人到五更。生有处，死有地。我乃堂堂正正，英雄烈烈，轰轰豪杰，死而无惧。虽然身受国法，很不算什么。”第二个就是铁腿猿猴王通，口中直骂：“我姓王，名通。我也不是杀人凶犯，又非响马的强盗，但我只因替兄报仇，要杀知府杨再四。没杀成他，今天身受国法王章。我虽死，也是好朋友，死后我有阴魂，也把杨再田活捉活拿。”第三个是野鸡溜子刘昌。这小子垂头垂气，低着头心想：“无缘无故被华云龙牵连，不分首从，全都斩决，连自己此时灵魂都没有了。”第四个是邱成，第五个是杨庆，都比刘昌还强的。第六个是华云龙，自己谈笑自若，说：“众位瞧热闹人听真，在下我就是乾坤盗鼠华云龙。我自生以来，杀人也过了百了。我吃也吃过，我穿也穿过，大丈夫生而何欢，死而何惧？我今天身受国法，不过二十余年，又长成这样。头里众朋友都是我的挚友，应该活着一处为人，死了一处做鬼。众位比我年长，应当叫他们众位头里走。”众瞧热闹人，一阵大乱。这时酒铺里有爱贪热闹的，也往外跑。金面鬼焦亮、律令鬼何清听差事到了，二人伸手拉刀，吓的伙计往桌底下躲，就喊：“掌柜的救命！”焦亮刚把刀拉出来一举，何清尚未拉出刀来，和尚用手一指，一个“唵，敕令赫”，把这两人定住。和尚头里站着，这两人在后面比着不能动转。就听外面喊嚷：“好刀！”华云龙人头落地，瞧热闹人四散，和尚就往外走，说：“掌柜的，给我写上。”掌柜的说：“是了，济师父请罢。有你徒弟杨猛、陈孝留下话，你勿论钱多少，不跟你耍。到三节跟杨太爷去要钱。”和尚说：“掌柜的，我跟你要点东西，给不给？”掌柜的说：“要什么？”和尚说：“我要你们一个老傻瓜。”掌柜的说：“你拿罢。”和尚扛起一个傻瓜，出了酒铺，信口唱着山歌道：

堪叹人生不误空，迷花乱酒逞英雄。图劳到底还吾祖，漏尽之时死现功。弄巧长如猫扑鼠，光阴恰似箭流行。倘然使得精神尽，愿把尸身葬土中。仔细思想从头看，便是南

柯一梦中。急忙忙，西复东，乱丛丛，辱与荣，虚飘飘，一气化作五更风，百年浑破梦牢笼。梦醒人何在？梦觉化无踪。说什么鸣仪凤，说什么入云龙，说什么三王业，说什么五霸功。说什么苏秦口辩，说什么项羽英雄。我这里站立不宁，坐卧魔生。睁开醉眼运穷通，看破了本来面，看破了自在容。看破了红尘滚滚，看破了天地始终。只等到五运皆空，那时间一性纵横。

和尚唱着歌往前走。焦亮、何清此时也能动了。自己尚不醒悟，要杀和尚。两个人给了酒饭帐，从后面跟出来。和尚一直来到灵隐寺门首，门头僧说：“老济回来了。”和尚说：“辛苦众位。”和尚来到门首不往里走，和尚说：“我在大雄宝殿西跨院西唐由北头数头一间，我在那屋里住，谁要打算和尚，勒死和尚，就到那屋里去。”门头僧说：“你这是个半疯，谁跟你有那么大仇。”和尚说：“反正你们两人心里明白。”焦亮、何清一听，暗想这可活该，晚上省的我们找寻。二人见和尚进了庙，二人找了一座酒馆，吃完了酒，找了一座店。等到天交二鼓，两人把夜行衣换上，皂缎色软帕包巾，身穿三叉通口夜行衣，周身扣好了骨钮寸绊，头前带好了百宝囊，里面有千里火自明灯钥匙，一切应用的东西。皂缎子兜裆裤，蓝缎子袜子，打花绷腿，倒纳千层底趿鞋，把刀插在软皮鞘内。二人出来，施展飞檐走壁，直奔灵隐寺。来到庙中，找到西跨院一看，各屋里全都睡了，惟有北头那一间西房有灯光。二人来到窗外，把窗纸舔破一看；只见屋中一张床，一张桌子，屋里什么也没有。墙上有一个黄磁碗，半碗油，棉花沾点着。庙里有规矩，每人晚上管油的只给两羹匙油，今天济公要加多，管油的不给，和尚说：“我没在庙里有好几个月，你按天包给我。”管油的没法，多添了两羹匙油。见和尚手拿酒瓶。自言自语说：“生有处，死有地。我昨天晚上就没做好梦，梦见脑袋掉下来，今天就许有贼崽子来杀我。”焦亮、何清还不介意，少时见和尚枕着倭瓜睡了，焦亮说：“我杀他，你给巡风。”何清点头。焦亮刚要开门，就听和尚说：“好东西，好大胆量。”焦亮吓了一跳，又听和尚说：“你要咬我呀，好大老鼠。”焦亮一听，和尚说老鼠呢。等了半天，听和尚睡着了，焦亮又刚要开门，就听和尚说：“好东西，你可真找死，打算要害我呀。”焦亮吓的心里乱跳，又听和尚说：“好大个蝎子，亏得我没睡着。要睡着了，可了不得。”焦亮一听，心说：“真是这么巧。”无奈又等到天交三鼓。听和尚呼声震耳，焦亮进了屋中。见灯昏昏惨惨，先把灯吹了，把包袱油纸往地下一铺，伸手摸着短头发，手起刀落，竟把脑袋砍下来，搁在包袱包好，同何清这才上房回店。焦亮说：“咱们去找杨明去，跟他讲讲理。华云龙跟三十六友结拜，是杨明撒绿林帖，传绿林箭，他的引见。现在华云龙在临安犯罪，他为何不管？”何清说：“也好。”二人这才起身。两人在道路之上，饥餐渴饮，晓行夜宿，这天到江西玉山县凤凰岭如意村，到了威镇八方杨明的门首，金面鬼焦亮、律令鬼何清，抬头一看，二人呀了一声，忽然想起事来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十八回 提首级寻找杨明 见魔怪二人遇害

话说焦亮、何清二人来到杨明门首，见门前悬挂灯彩。焦亮忽然想起来说：“何贤弟，今天你我来巧了，今天是杨老伯母的生日，我还忘了呢，今天正应当来拜寿。”何清说：“对。”二人来到门首，家人一瞧说：“原来是焦大爷、何大爷，你决进去罢。厅房人不少呢，只等你们二位了。”焦亮、何清来里面一看，人真正不少，有追云燕子姚殿光，过度流星雷天化，千里腿杨顺，千里独行杨得瑞，飞天鬼石成瑞，飞天火祖秦元亮，立地瘟神马兆熊，金毛海马孙得亮，火眼江猪孙得明，水夜叉韩龙，浪里钻韩庆，铁面夜叉马静，摘星步斗戴瑞，顺水推舟陶仁，登平渡水陶芳，踏雪无痕柳瑞，一千众人，都在这里，见金面鬼焦亮、律令鬼何清二人进来，大众齐站起来谦让，彼此行礼。杨明说：“二位贤弟来了，我想着怕你两个人来不了，还真没忘了。”焦亮说：“我二人先给老太太拜寿去。”杨明说：“二位贤弟来到就是了，先喝酒，少时我替你二人说到就是了。”焦亮、何清二人坐下。杨明说：“今天我们三十六友，不能齐了。有死的，有出外的，有不知去向的，总得短几位。”众人说：“那是自然。”飞天鬼石成瑞就问焦亮二人从哪来。焦亮说：“由京都。”石成瑞说：“京都可有什么新闻？”焦亮说：“有新闻，杀华云龙。”杨明一听说：“谢天谢地。”焦亮说：“杨大哥，华云龙是你的引见，跟三十六龙结拜，他不好，你应当管他，现在他死在临安，身受国法，你怎么倒说谢天谢地？”杨明说：“焦贤弟，你知道华云龙所作所为不知道？”焦亮说：“不知。”杨明就把华云龙大闹临安，乌竹庵因奸不允杀死贞节烈妇，泰山楼杀人，秦相府盗玉镯凤冠，赵家楼怎么采花，大柳林怎么镖伤三友，怎么夜入蓬莱观，后又镖伤三友的话，从头至尾一说。秦元亮、马兆熊听见提华云龙，恨不能生食华云龙之肉。焦亮、何清一听，说：“了不得，我二人做错了事了。”杨明说：“你二人做错了什么事？”焦亮说：“大哥可知道济颠僧？”杨明说：“知道。”焦亮说：“我二人不知细情，替华云龙报仇，把和尚杀了。”杨明一听说：“济公那是活佛，你怎么配杀得了？”焦亮说：“你不信，人头在包袱包着带来了。”杨明说：“你打开我瞧瞧。”焦亮立刻打开一看，就愣了，原来是半个老傻瓜。上面有四句话，写的是：

可笑焦亮与何清，误把傻瓜当我僧。二人勉强行此事，难免当下有灾星。

众人一看，哄堂大笑。马静说：“济公乃是活佛，在我家毗卢寺捉过妖，你们如何杀得了！济公说的话，准得应验，说你二人有灾，你二人还得赶紧躲避。”焦亮说：“我二人回家躲几天，然后到灵隐寺找圣僧，给他老人家赔不是。”大众说：“言之有理。”众人在杨明家热闹了两天，过了寿日，众人告辞，各分南北东西。且说马静同焦亮、何清，一同奔小月屯。这天来到小月屯，有日色西斜之时，见小月屯里家家关门闭户，街上问一个人都没有，素常不是这个样子，马静说：“这是怎么了？莫非有什么缘故？”三个人来到马静家门前一叫，门里面何氏娘子出来问：“谁呀？”马静说：“我。”何氏一听，把门开开道：“你可回来了，小月屯住不得了！可了不得了！”说着话，来到里面。马静就问：“怎么了？”何氏说：“由你走后，天天到初鼓以后，由西来一阵风，也不知是妖、是怪、是鬼嚷，喊喊掏掏，冲谁家门口一笑，第二天准死人。今天第七天，闹了六天，死了六个人了，西边本家马大爷死了，第二天隔壁李大爷死了，故家家吓的到晚半天，就不敢出来，

连铺户都上店门不敢卖了。”何清一听说：“哪有的事，我就不信；在外面行侠做义，老没遇见过鬼，晚上我等他。”焦亮说：“对。晚上也不管他是什么，咱们拿刀斩他。”马静说：“你二人不要胡闹。”何清说：“不要紧。”三个人说着话，吃完了晚饭。天有初鼓后，就听由正西来了一阵风，刮得人毛骨悚然。何清、焦亮二人拿刀往外就跑。只见由正西来了一团白气，其形有一丈多，也瞧不出是什么来。焦亮、何清一声喊嚷：“好大胆妖怪，待我二人结果你的性命。”说罢，摆刀就刹。这股白气，照两个人一扑，两人跑回院中，躺在地下，人事不知，昏迷不醒。这个东西，冲马静对门一笑走了。马静见这两个人躺在院中，叫之不应，唤之不语，如死人一般。天光亮了，听对门街坊哭起来，当家人刘二爷死了。门口烧引魂车，马静正在着急，听外面叫门，马静出来一看，是雷鸣、陈亮。马静说：“二位贤弟，从哪来？”雷鸣、陈亮说：“我二人由曲州府上杨大哥家去，济公拿华云龙之时，我二人正在曲州府，我二人到杨大哥家去，听说焦亮、何清得罪了济公。杨大哥叫我二人来陪焦亮、何清，到临安给济公赔不是去。”马静说：“二位贤弟来此甚巧。焦亮、何清被妖怪给扑了。二位贤弟辛苦一趟把济公请来，一则搭救这方人，二则求他老人家慈悲慈悲，救焦亮、何清。”雷鸣说：“怎么回事？”马静把二人让到里面，就把闹喊喊掏掏之故，从头至尾一说。雷鸣、陈亮听明白，见焦亮、何清果然死人一般，这才告辞。从马静家出来，顺大路够奔临江城。书中交代，和尚自拿了华云龙、众贼出斩之后，就在庙里住着，没事，出去找本处几个徒弟来吃酒盘桓。这天来了一个老道，到庙里找济公。门头僧一瞧，这个老道，身高八尺，头戴青缎九梁道冠，身穿蓝缎子道袍，腰系杏黄丝绦，白袜云鞋，背后背着一口宝剑，绿鲨鱼皮鞘，钢什件黄绒鼻子，手拿蝇拂，面似淡金，长眉朗目，高鼻穗集，四字口，三络黑胡须，飘洒胸前，真正是太白李金星降世，一表非俗。这个老道，原是四明山玄妙观出家，姓孙，叫道全，乃是褚道缘的大师兄。因褚道缘前者回庙病了，加气伤寒。孙道全去瞧他，问：“师弟什么病？”褚道缘说：“是济颠和尚气的。”就把前番事一说，孙道全说：“不管紧，我去找济颠，把他杀了给你报仇。”褚道缘说：“师兄当真敢去，我病就好了。”孙道全说：“这就是。”当时孙道全起身，这天正来到临安，住在钱塘门店里。次日来到灵隐寺，一问门头僧，济颠可在庙内，门头僧说：“你找济颠，不知他出去了没有。他要出去，可不定三天五日，一月半月才回来。要在庙内，少时他必出来。等有人出来问问。”老道等着少时，只见由里面出来一个穷和尚，破僧衣，短袖缺领，僧帽在左边腰里掖着。老道说：“你可是济颠？”和尚说：“不是。我们师兄弟四个，胡颠，乱颠，混颠，济颠。我叫胡颠。”老道说：“你把济颠叫出来。”和尚说：“我喝酒你给钱，我就给你叫去。”老道抓给和尚两把钱。和尚进去，等候工夫大了，好容易又见穷和尚由里面出来。老道说：“你给叫济颠，怎么不出来？”和尚说：“我不知道。你认错了人罢，我叫混颠，你瞧我帽子在哪掖着。”老道一瞧，帽子在头前掖着，老道说：“你不是胡颠。”和尚说：“我不是的，胡颠是我大师兄，他喝了酒就睡。”老道说：“混颠，你把济颠叫来。”和尚说：“我不能白给你跑，你得请我喝酒。”老道又给了两把钱。和尚进去，直等到日色西斜，只见里面出来一个穷和尚。老道也认不准了。说：“你是胡颠是混颠？”和尚说：“我叫乱颠。你找谁？”老道说：“我找济颠。”和尚说：“我给你叫去，你请我喝酒。”老道说：“你不是混颠么？”和尚说：“你不瞧我帽子。”老道

一瞧，帽子在后头掖着。又给了两把钱。直等到天黑，也没人出来，老道赌气回了店。今天又来，堵着庙门骂济颠。正骂着，雷鸣、陈亮来了。雷鸣说：“杂毛你怎么骂我师父？”老道一听说：“你是济颠的徒弟。”雷鸣说：“是呀。”老道说：“好。我找不着济颠，就是你罢。”用手一指，用定神法把雷鸣、陈亮定住。老道伸手拉宝剑，要结果二位英雄性命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十九回 报弟仇灵隐访济公 搬运法移钱济孝妇

话说孙道全拉宝剑，正要杀雷鸣、陈亮，就听庙里一声喊嚷：“哈哈。好杂毛，休要欺负我徒弟，待我来跟你分个高低上下。”老道一瞧，由庙中出来一个穷和尚：破僧衣，短袖缺领，腰系绒绦，疙里疙瘩，头发有二寸多长，一脸油泥，光着两只脚，穿着两只草鞋，三分不像人，七分倒像鬼。老道说：“你是济颠？”和尚说：“正是，然也！你别欺辱我徒弟。冤各有头，债各有主。”和尚把雷鸣、陈亮定神法撤了。雷鸣、陈亮说：“师父，我二人由小月屯来找你来了。”和尚说：“你二人不用说，我都知道，你两个人头里走，我跟老道说句话，我随后就到。”和尚说：“老道，咱们两个人，找没人地方说去。”老道说：“甚好。”和尚头里走，老道随后跟着，展眼之际，和尚没了。老道遍找，找不着了。自己无奈，只好回店罢。老道又一想，盘费用尽了，想法子弄点钱，好吃饭住店，再访查和尚，老道就在街上，买了二斤切糕回到店中，把枣儿豆子都挖了去，把切糕团成丸子，用飞金贴成衣子，用药一熏，把丸子带在兜囊。老道来到钱塘关，找地方赁了一张桌子，他说舍药，桌子用一天一百钱，讲明白了。老道拿着一个木头盒，就在这里一站，口中念道：“贫道乃梅花山梅花岭梅花道人是也。正在洞中打坐，心血来潮，我掐指一算，知道这方有难，贫道脚踏祥云，来至此处，舍药济人。众位要求方，勿论多少钱，搁在我这盒里，我会给把药取来。”老道一念，就有许多人围上。内中有好事人拿二百钱，往老道这盒子一搁，老道把盒盖一盖，老道用手指一指，口念：“无量佛。”把盒子打开一瞧，钱没有了，一粒药在盒里。老道说：“众位看见了，这药是太上老君赐的，能治诸虚百损，五劳七伤，妇人胎前产后，男人五积六聚，勿论男女大小，诸般杂症百病，一吃就好了。把药拿回去，用阴阳瓦焙了，用红糖冲服。”大众一瞧，钱搁在盒里就没了，药就来了，真是神仙稀奇之事。凡世上人，都是少所见多所怪。老道这是换数，他是搬运法，能把钱换在腰里去，把药换在盒里来。大众瞧着一新鲜，这个也要讨，那个也要讨。老道说：“众位别瞧我这盒子小，能装得三山五岳，大众等不信，拿钱试试。搁一吊也没了，搁八百也没了。”老道正在诓钱舍药、高兴之际，那边和尚来了。和尚远远一瞧，心里说：“好杂毛老道，又在这里诓人家的资财呢。拿切糕丸换钱。”和尚远远瞧明白，见眼前地下铺着一张毛头纸。上写告白：

四方仁人君子得知：小妇人张门吴氏，丈夫贸易在外，我家中婆娘病故，衣裳棺槨

抬葬，手无分文，万出无奈，只得叩求四方仁人君子，施恻隐之心，量力帮助。众人扶凑，

聚少成多，俾得将婆母可埋葬，以免尸骸暴露。殁存均感大德也。

和尚来到近前一瞧，许多人围着看，并无一人给钱的。和尚说：“你们有钱给她几百，也是好事。”旁边有一个人，扛着五百吊，说：“和尚，你说便宜话，你给他几百，我就给他几百。”和尚说：“我给他，你敢和我比着给么？”这个人说：“就凭你这么样穷和尚，我不敢跟你比？我给他一吊。”和尚说：“我也给一吊。”和尚由兜囊一掏，口念：“唵。敕令赫。”掏出五把钱，约一吊多，给了那妇人。那人说：“我再给五百。”和尚又一掏兜囊，口念：“唵。敕令赫。”掏出三百来，和尚又一掏，掏出二百来。这串钱是大黄铜钱，拿红丝穿着，和尚也掏出来。旁边有一个人瞧见，“呦”了一声。旁边这个人，书中交代，姓张，叫张大。他因为手麻木，拿着二百文黄铜钱，今天同着他一个拜弟李二，两个人出来闲游。张大要出恭，把这二

百钱交给李二拿着。李二见老道舍药真奇怪，他要讨药，又没有钱，就把这二百钱搁在老道盒里，讨了一粒药。张大出完了恭，一问钱，李二说我给老道了，讨了一粒药，回家我再还你。张大说：“花了花了罢。”二人又来到这里瞧热闹。见和尚舍钱，一掏把这串钱掏出来。张大他认识这串钱是他的，就问：“李二，怎么这串钱，跑到和尚腰里去了。”李二说：“真怪。”这两个人又跑到老道这里，瞧见有一个人，拿着五百钱讨药，把钱放在盒里，老道一念无量佛，钱没了。这两个人赶到这边来，来瞧神仙传道。见和尚一伸手：“俺。敕令赫。”掏出五百来，果是老道方才讨药的那五百。这两个人正事也不办了，又跑回老道这边来。又见有一个人讨药，八百钱，老道搁在盒里，老道一掀盒没了。这两个人赶紧跑回和尚这边来，又一瞧，和尚一伸手：“俺。敕令赫。”果然在腰内又掏出八百来。惟有这些众人，也不知道这两个人来回跑什么。直到天晚，老道一想：“钱也诓的不少了，该回去了。”老道说：“众位明天见罢，我山人今天不施舍了。”大众全散了。老道伸手一摸，钱兜内一个铜钱都没有了。老道一愕，说：“怪呀！”张大、李二两个人一笑说：“没了。”老道说：“好呀，必是你两个人拿了去。”张大说：“我们又没到你跟前去，怎么我们拿了去？”老道说：“你怎么知道没了。”张大、李二说：“我们两个人瞧了半天了。你的钱都给一个穷和尚舍了棺材钱。你这里进五百，那边和尚掏出五百来。”老道说：“和尚在哪里？”张大说：“就在那边。”老道一想：“这必是济颠，我找他跟他拼命。”老道刚要走，旁边过来一个人说：“道爷别走，给赁桌子钱。”老道说：“我一个钱都没有了。”那人说：“那可不行。你把蝇刷留下做押帐罢，我给你押在对门纸铺里，明天拿一百钱来取蝇刷。”老道无法，把蝇刷留下，气得须眉皆竖，要找和尚一死相拼，急得再找和尚，踪迹已不见。书中交代，和尚用搬运法，把老道的钱，都搬运完了，都施舍给了这妇人。连别人给的，凑了有二十多吊钱。和尚说：“大娘子，你把钱拿回去买口棺木，先把你婆母成殓起来。你丈夫不过半个月，也就回来了。”张吴氏给和尚磕了一个头，竟自去了。和尚这才往前走，抬头一看，一股怒气直冲霄汉。和尚口念：“阿弥陀佛！这件事，焉有不管之理？我和尚一事不了，又接上一事。”说着话，和尚抬头一看，见路西里酒铺新开张，字号“双义楼”。门口满挂花红，高搭席棚。都是红呢红绸子，钉着金字，有众亲友送的“财源茂盛，利达三江”、“如日之升，如月之恒”吉庆话。和尚掀帘子进去一看，坐满了，拥挤不动，一点地方没有。为什么酒饭座会这样多呢？只因贪贱吃穷人。今天新开张，减价一半，一百二的菜，卖六十；二百四的菜，卖一百二；故此都来吃饭。和尚一瞧没地方，有一个胖子刚来，他一个人坐着，把腿搁在板凳上，一人坐两人的地方。和尚过去也不言语，就坐在胖子腿上。这胖子说：“和尚你不碇的慌。”和尚说：“我觉得很柔软，不碇的慌。”跑堂的赶紧过来说：“二位对着坐。”胖子无奈，把腿拿下去，和尚坐下了。伙计说：“大师父要菜，可得候候，这位胖爷也是刚来，要了一个南煎丸子，还得等着呢。”和尚说：“不忙，我也要一个南煎丸子，你先给我壶酒，我喝着，菜哪里来哪时吃。”伙计说：“就是罢。”要了一壶酒，和尚喝着。少时端了丸子上来，乃是胖子先要的。伙计刚往桌上一搁，和尚就是一把抓了一个丸子，往嘴里就塞。伙计说：“这是胖爷先说的，不是你的。”和尚说：“他要的给他。”由嘴里吐出来，连痰带叶沫搁在盘子里，胖子一瞧，说：“我不要了。”伙计说：“胖爷不用着急，我再给你要。”少时又给端来，伙计说：“这个

丸子才应当是和尚要的哪。”和尚说：“这是我的我吃。”又抓了一把。胖子赌气，躲开和尚，在别的桌上另要去，和尚吃完了两盘丸子，叫伙计算帐。罗汉爷施展佛法，大显神通，要戏耍掌柜的。焉想到又勾出一场人命是非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二十回 双义楼匪棍讹人 借还魂戏耍老道

话说济公在双义楼吃完了酒饭，叫跑堂的算帐。跑堂的一算，说：“一共七百二十文。”和尚说：“不多。外加八十给八百罢。”伙计说：“大师父，谢谢。”和尚说：“给我写上帐。”伙计说：“那可不行。今天新开张，一概不赊，减价一半，俱要现钱。”和尚说：“你敢不写帐，咱们是一场官司。”伙计一听这话，自己一想：“我何必跟他费话，我告诉掌柜的，随他意赊不赊。”想罢，伙计来到柜上说：“掌柜的，那位大师父吃了八百钱，要写帐，他说不给他写帐，要打官司。”掌柜的抬头一看，见和尚穷苦不堪。掌柜的说：“伙计，你不用跟和尚争竞，他是个穷人，我由困苦间过来，我知道穷人的难处，你告诉他，给他写上。”伙计过去说：“大师父，我们掌柜说，给你写上了。”和尚说：“要写写两吊，找给我一吊二百钱，我带着零花。我出来没带零钱。”伙计一听，说：“掌柜的，听见没有？”掌柜的叹了一口气说：“昨天我还没饭吃，今天我开了这座铺子，做好几万银子的买卖，还总算上天有眼，今天我总算大喜庆的日子了，也罢，和尚是个出家人，我给他一吊二百钱，你告诉大师父说，只当我舍在庙里了。”伙计立刻把一吊二百钱，给和尚拿过来。和尚说：“再给我要一壶酒，要一个菜。”伙计说：“你不是吃完了再找呀。”伙计又给要了酒菜，和尚又喝了。旁边酒饭座，就有无知的人，见和尚吃完了找钱，不找要打官司，掌柜的找给他，必是怕打官司，这两个人吃完了，叫伙计一算，吃了两吊，要找三吊，一共写五吊，掌柜的也给找了。俗话说得不错，善门难开，善门难闭。旁边又有二个人，吃了三吊五。给四吊，要写十吊，找六吊。掌柜的一听可恼了，当时说：“众位，我开这个铺子，我说昨天没饭吃，今天做了几万银子的买卖，我可不是明火路劫，偷来抢来的银子，也不是挖着银矿。方才和尚找钱，我知道穷人的难处，再说他是出家人，我只当施舍了。众位倒跟和尚学，吃两吊找三吊。我想都是老街旧邻，很不好意思，到咱们这个小铺子来，说吃四吊，要找六吊。恐怕别处也不能这么找法吗！我可不是怕打官司，我是穷人出身，在这方不是一年半年，众位别欺负我，我可不叫人欺负。哪位要找，可趁早说话。”这众人一听，全都愣了。正在这番光景，一掀帘子，进来一个人，说：“掌柜的，该我二百银子，还不给我吗？”掌柜的一瞧，这个人歪着帽子，闪披着大髻，五十多岁，黄脸膛，两道短眉毛，一双小圆眼，鹰鼻子，裂腮额，微有几根黄胡子，上头七根，下八根，这人姓姚，名变，字荒山，素常就在外面讹人，无事生非，今天听说双义楼掌柜的怕打官司，吃饭倒找钱，这姚荒山想要来讹掌柜的。一进门就说：“掌柜的，该我二百银子，还不该给我么。”掌柜的一听，气往上撞。过来照定姚荒山，就是一个嘴巴。焉想到这一嘴巴使姚荒山翻身栽倒，绝命身亡。众酒饭座一阵大乱。书中交代，这位掌柜的，本姓李，名叫李兴，当年在酒饭馆跑堂。人也勤俭，又正在年轻力壮，很安本分，做了几年买卖，手中存有几百吊钱。就有人见他有钱说：“李兴，你为何不说个亲事，也可以生儿养女。”李兴说：“我倒打算安家，没人给说。”立刻就有人给提亲，是寡妇老太太有个姑娘，一说就说妥了。择日迎娶过门。娶过来，岳母无人照管，也就跟着他，又过了两年，生养了两个孩子，未免他一个人一份手艺，家内四口人吃饭，所进不敷所出。偏巧有一位饭座姓赵，是财主，见李兴很和气，被家所累，赵老头就问：“李兴，你一个人手艺，家里够过的么？”李兴说：“不够。有什么

法子？”赵老头说：“我成全成全你。你找一地方，我给你五百银子，你自己开一个小饭馆。好不好？”李兴深为愿意，一想做买卖，比做手艺强的多了。自己就在钱塘门外，开了一座小酒铺，五百银子成本。偏巧时运不济，买卖作赔本了。赵老头一看，买卖是不行了，这天说：“李兴。你倒不必为难。买卖做赔了，我也不要了，我送给你自己支持去罢。再弄好了，我也不要了，你关门我也不管。”李兴也无法，自己把伙友都散了，就剩了一个小伙计，李兴自己掌灶，后院带住家，一天一天对付着。这天忽然来了几个人，骑着马来门首下马，就问：“掌柜的，有清净地方没有？”李兴说：“有。”这几个人下马，少时来了几顶轿子，众人下轿进来，都是衣帽鲜明，很阔，当时要酒要菜，带着天平，秤的都是十两一个的马蹄金，这个分三百两，那个分二百两，分完了，也没吃多少东西，说：“借掌柜的光，掌柜的忙了半天，给你五两银子罢。”李兴说：“谢谢众位大爷。”众人走了，李兴一想，正没有钱，有这五两银子，可以多买点货，支持几天。自己一擦抹桌案，一瞧桌上有个银幅子。李兴一瞧，里面有十两一锭、二十锭马蹄金，是方才人家忘下的。李兴拿到里面去。他妻子王氏问：“什么？”李兴说：“饭座落下的二十锭黄金。”王氏一看说：“这可是财神爷叫咱们发财！你快买香祭祭财神爷。”李兴说：“做什么呀？这算咱们的了？我要留下，准得把我折磨死，谁找来，趁早给谁。”王氏一听说：“你穷的这个样，偷还偷不到手，捡着还给人家，那可不行！”李兴说：“由不了你，收起来，谁找来给谁。”夫妻为这件事，拌起嘴来。头一天也没人来找，次日天有正午，由外面进来一个骑马的，是长随的打扮，下马进来问：“掌柜的，昨天我们管家大人在这吃饭，有个银幅子，落在这里没有？我们大人叫我来问问。”李兴说：“谁丢的什么东西，你说我听。”这位二爷说：“昨天在这里吃饭，那是秦相府四位管家大人。因为给相爷置坟地，剩了一千二百两黄金。大都管秦安，二都管秦顺，三都管秦志，四都管秦明，每人分二百两。给里头丫头婆子分二百两。大众三爷们分二百两。昨天回去，短了一份，是个蓝绸银幅子，十两一锭，里面有二十锭黄金。管家大人叫我问问，落在这里没有。”李兴忙到里面，拿出来说：“你瞧对不对？”这二爷一看说：“罢了，你真不爱财。我告诉你，我们管家大人，不准知道丢在你铺子，丢也丢得起，你我每人十锭分了，好不好？你也发了财，我也发了财。”李兴说：“那可不行，我要打算分，我就说没有，我一个人就留下了。”这二爷说：“我是闹着玩。”李兴说：“我跟你给管家大人送了去罢。”当时一同来到秦安家。一见四位大管家，李兴一瞧，是昨天吃饭那几位，把银幅子拿出来，原物交回。秦安说：“你真不瞞昧，给你一锭金子喝酒罢。”李兴说：“贵管家大人，要没这件事，我倒要。有这件事，我不能要。”秦安说：“就是罢，你不要，请回罢。”李兴自己两手空空，回到家中一瞧，王氏正哭着。李兴说：“你哭什么。”王氏说：“我跟你这活忘八受罪！得了金子，你没命要给人送回去。”李兴说：“我实告诉你，野草难肥胎瘦马，横财不富命穷人。我要这金子，倒许我没了命。”两口子为这件事，打了好几天架。过了有一个多月，就见西边绸缎铺关了，满拆满盖，平地起五五二十五间，一所三层楼，说是开饭馆子。磨砖对缝，油漆彩画，无一不鲜明，都是大木厂的官木。李兴一想：“更糟了，这大饭馆子一开张，我这小饭馆，更不用卖了。”见饭馆子修齐了，高搭席棚，次日就开张。这天晚上，忽然来了小轿一乘。有一位二爷，拿着包裹，来到李兴的铺子说：“哪位姓李？”李兴说：“我姓李。”

这位二爷说：“你换上衣裳上轿罢，我们四位管家大人，叫我来接你。”李兴说：“我不去。”这位二爷说：“不去也得去。”李兴说：“我去，走罢。”这二爷说：“你坐轿吧。”李兴说：“我没坐过轿子。”叫他换衣裳，他也不换，跟着来到双义楼。来到厅房一瞧，秦安、秦顺、秦志、秦明都在这里。李兴说：“四位管家找我什么事？”秦安说：“我们现在有一位引见官，托我们求相爷的事，给了五万两银子，我们四个人这五万两没分，想你是个朋友，给你开这座双义楼。基地是八千两，修盖使了一万二千两，连这所房子置家伙，连铺子家伙磁器都是江西定烧的，共用一万两。下余二万银，在钱铺存着。我们四个人送给你的，房子、买卖都算你的。我四人喜欢你心好，咱们今天磕头换帖，如日后我们要穷了，你还不管么？”李兴不答应也不行，立时预备三牲祭礼磕了头，一序年齿，就是李兴小，把王氏也接来了。今天新开，所有送礼的，都是四位管家知会的，连本地绅商，大小官员，都来送礼贺喜。都冲着四位管家大人，有求相爷的事，先见管家。楼上满是亲友应酬贺喜来的人，楼下卖座，故此和尚要找钱，李兴说：“昨天没饭吃，今天自本自立，开这大的买卖。”焉想到冤家路窄，姚荒山来讹诈，被李兴一个嘴巴，他就死了。大众一乱，李兴想：“这是我命小福薄，没有这个造化。”自己一想：“打官司罢。”这时楼上四位管家，早得了信，把李兴叫上楼一问，李兴说：“皆因他来说我，要二百银子，我打了他一个嘴巴，他就死了。”秦安说：“不要紧。贤弟，你只管放心，决叫你抵不了偿。”当时叫人把雷头请过来。李兴一看，这位雷头好像五十多岁，四方脸，一表非俗。这位雷头，是钱塘县八班班总，今天也来给贺喜，秦安给李兴一引见，二人彼此行礼。秦安说：“雷二哥，这件事你给想法子了罢；勿论多大人情，都有我们哥四个。”雷头说：“是了。”当时下楼，一找本地面官人，本地面官人过来，雷头说：“是刘三兄弟么。”刘三说：“雷头少见哪。”雷头把刘三叫到无人之处。说：“刘三，这件事给他了了罢。你过去就说，你别讹了。前者你讹钱铺，我给了的，你别装着玩了。你把死尸给架在大道边，一报无名男子，吏不举，官不究，叫掌柜的给你弄三百吊二百吊的，你冲着我给办罢。”刘三一听说：“雷头，你说这话可不对。三百吊钱我移尸，这件事我担不了。要说交朋友都好说，要讲三二百吊钱，我可卖不着。”雷头说：“得了，只当你交朋友了，日后你有用我的时候，我决不能含糊。你冲着我给办罢。”刘三这才来到死尸跟前说：“你别要装死人了，前者你讹钱铺，我给了你的，今天人家新开张，你别搅了，跟我走。”说着话，就往外架。众酒饭座都知道是死了，正要架，就听见外面有人哭：“舅舅呀，舅舅呵，你死的好苦，我外甥必给你报仇。”众人睁眼一看，来的那人，怎生打扮。有赞为证：

头戴四楞巾，却像从前眼中攒出。身穿青布氅，又好似煤窑内滚来。两道粗眉，明露奸诈。一双刁眼，暗隐祸胎。耳小唇薄非人类，鼻歪项短是奸雄。逢钱急写借帖，天下无不可用之钱。遇饭便充陪客，世上哪有难吃之饭。挑词架讼为生理，坑崩拐骗是经营。

此人姓史，名丹，字不得，外号人称铁公鸡，素日专讹人为生。今日来到双义楼，听说打死人了，他一看认识，是他同伴之人姚荒山。他想要讹人，故说是他舅舅，刘三也不敢搀了。雷头过来一拉史丹说：“你跟我来，我有话合你说。”二人进了雅座。外边有人看着死尸，只见从外面进来一个道人，正是黄面真人孙道全，要找济公斗法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二十一回 善心人终得善报 奸险辈欺人被欺

话说史丹正哭之际，从里面出来一个老班头，姓雷名玉，乃是钱塘县八班的总头，今天也来送礼。一见史不得直哭，雷头知道这个史不得，素常净指着插圈告状，讹人吃饭。赶紧把史不得叫到屋中，雷头说：“史爷别哭了，死的是你什么人？”史不得说：“死的是我舅舅，雷头你不用管，我得给我舅舅报仇。”雷头说：“史爷你不用着急，凡事皆是该因，这铺子掌柜的也并没打他，他自己大概必是病虚了的人，一口气闭了。怎样叫掌柜的给他买一口好棺材，给你弄个三百两二百两的，你逢年按节，给你舅舅上上坟，烧点纸钱，也就得了。”焉想到史不得这小子，更是打官司的油子，他一想：“我当时先别答应，要一答应，把姚荒山一成殓，一埋葬，不给我银子，我也没法子，我也不能再告他，连我私和人命，我也担不了。莫如我咬定牙关，跟他打官司，过一堂下来，他给我银子到手，我再顺他的哄，那时钱也到了手，我还算好朋友。”想罢说：“雷头，你管不了。勿论多少钱，我也不能卖我舅舅的尸骨，我非得叫他给我舅舅抵偿不可！”雷头怎么劝也不行。焉想到这时节，外面来了一个老道，正是黄面真人孙道全。老道只因被和尚把他卖切糕丸的钱，都给搬运尽了，老道要找和尚。来到这里一看，大众正在谈论，掌柜的一个嘴巴，会把人打死了。孙道全听明白，说：“掌柜的是哪位。”李兴说：“是我。做什么？”老道说：“我能够叫这死尸活了，站起来走在别处再死，省得你打官司。你管我一顿饭，我就能给你办这件事。”李兴一听，说：“好，道爷，你真能叫死尸站起来，挪开，慢说一顿饭，我还要重谢呢。”老道说：“是罢。”立刻拉出宝剑，口中念念有词。立刻把魂拘来滴溜滴溜直转，老道眼瞧刚要入窍，滴溜又跑了。老道一想怪呀，莫非有毛女，或四眼人给冲了，要不然不能呀。老道又念咒，又把魂拘来，眼瞧刚要入窍，滴溜又跑了。如是者三次，老道可就留了神了。老道回头一看，见身后面有一个穷和尚，用法术给破了。老道一瞧，正是济颠。老道照和尚脸上“啐”啐了一口。和尚说：“好的。你可啐了我。”说着话，和尚一仰身躺下。蹬蹬腿，咧咧嘴，呕的一声死了。大众一乱说：“了不得，老道又啐死一个人了。”本地面官人过来，抖铁链就把老道锁上，老道直念“无量佛。无量佛。怪哉怪哉。”官人说：“嚷怪哉也不行，你跟着打官司去罢。”拉着老道就走。这个时节，姚荒山的死尸会活动了。大众说：“先死的这个要活！”史不得在里面听见，大吃一惊，心说：“姚荒山本不是我舅舅。他要一活，他一说我不是他外甥，我准得挨打嘴的。”同雷头紧急跑到死尸前来，雷头一瞧说：“史不得，你快叫你舅舅。腿活动了。”史不得心说：“你可别活，你要一活，不但我生不了财，这顿打还不得轻了。”史不得过去照定姚荒山的心口，用力按了一把。雷头一瞧说：“史不得，你这是怎么了！他刚要缓醒过来，你过去给他心口一把。他要死了，可是你谋害的。你快把他扶起来！”史不得无奈，把姚荒山扶起来，口中叫舅舅，叫了几声，姚荒山答应出来，说：“好东西，你是我外甥，你坏舅舅的事，前者我讹当铺，你也去搅我，这你又来了。”大众一听姚荒山说话，嗓音变了，像穷和尚的声音。这时雷头说：“史不得，你们到处讹人，你还不把你舅舅背了走！不背走，把他锁起来！”史不得心说：“亏得荒山没说他不是我舅舅，这还算好。”无奈把姚荒山背起来，雷头叫两个官人跟着他，看他背哪去，叫他非得背往他家去才没事。史不得背着走，他本来没家，他媳妇在河沿开娼窑，

他背着姚荒山，来到他媳妇院中，就往屋里走。他媳妇说：“屋里有客，哪里背来的死尸！”史不得说：“别嚷，别嚷。不是外人，是舅舅。”说着话来到屋中，把姚荒山往炕上一放。史不得再叫舅舅，叫之不应，唤之不语，又死了。他媳妇一瞧说：“好忘八，你真气死我！一天给你五百钱吃着，你背个死尸来搅我，我告你去。”史不得赶紧把隔壁狗阴阳二大爷请来，史不得说：“二大爷，你救我罢，你给出个主意罢。”这位阴阳一瞧说：“怎么回事？”史不得就把讹人之故一说，狗阴阳说：“你这孩子尽讹人，说你不听。这个你得买棺材，穿孝办事，就说是你舅舅罢，要不然，这人命官司你打不了。”史不得说：“我买棺材哪有钱？”狗阴阳说：“我给你出个主意，你把你媳妇卖了就够了。”史不得无法，把媳妇卖了葬埋假舅舅，这也是报应循环，这话不表。且说双义楼史不得把姚荒山背走之后，大众说：“李掌柜运气好，不该遭事。这个和尚真怪，怎么老道一啐会死了。”那个说：“我瞧瞧啐了哪里。”这人过来一瞧和尚，和尚龇牙冲他一乐。这人吓的一哆嗦说：“吓死我了！”旁边就有人说：“怎么了？”这人说：“和尚跟我一乐。”大众说：“你别瞎说。和尚死了，还能乐。”这人说：“是真的。”正说着话，和尚一翻身爬起来就跑。官人正锁着老道上衙门去，和尚赶到说：“众位别锁老道了，我和尚没死。”官人一瞧说：“既是和尚活了，立刻给老道撤去铁链。”老道一瞧说：“好和尚，我山人焉能跟你善罢干休。”和尚说：“你因为什么要跟我和尚为仇做对？”黄面真人说：“我因为我师弟褚道缘被你给气病了，我要替他报仇。”和尚说：“褚道缘他是自找，我和尚跟他远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他无故帮着两个不认识的贼人要逞能，跟我和尚做对，我和尚焉能容他。大概你也不知道我和尚的来历，我和尚叫你瞧瞧。”用手一摸天灵盖，现出佛光灵光金光，老道吓的跪倒磕头说：“原来是得道的圣僧，弟子愚昧无知，求圣僧格外慈悲。弟子要认你老人家为师。”和尚说：“你要认我为师，你知道规矩，我要喝酒吃肉，你得给买去。”老道说：“那行。”和尚说：“既如是，跟我走。”一同来到山门。门头僧一看，这个老道找了他好几天，也不知怎么又跟他好了。和尚说：“孙道全你见见，这是你师叔。”孙道全立刻给门头僧行礼，叫师叔。济公说：“师弟你答应。”门头僧一答应。济公说：“你们每人给一吊钱见面礼罢。”门头僧说：“没钱。”和尚说：“没钱混充大辈。徒弟跟我进庙罢。”刚一进庙，遇见监寺的广亮。和尚说：“徒弟你见见，这是你师大爷。”广亮说：“我可没钱，你趁早别叫。”和尚带领老道，来到大殿。鸣钟击鼓，把庙中众僧聚齐，和尚说：“众位师兄师弟，我可收了徒弟，起名叫悟真。”众僧说：“大喜。”和尚说：“你们大众不送礼吗？”众人说：“你办善会，我们就送礼。”和尚说：“徒儿我教你，你要没钱，在庙里，谁屋里没有人，有东西就拿，就是你师叔大爷瞧见，也有我不好意思的。众位，我是这么教训徒弟不是？”大众说：“好。”心里说：“他一个人偷就够了，这又带一个贼来。”和尚说完了，叫徒弟打酒买肉去。老道要自己尽心，好跟师父学法术。头一天先打里头脱，当趁褂子，打酒买肉。第二天当趁袍。花完了，又当道袍顶趁褂子。末了，把趁褂也当了，老道光着膀子，和尚说：“没钱你去罢，我收徒弟都得有钱，不要你了。”老道说：“我不走，我等着呢。”和尚说：“你等什么？”老道说：“等西北风下来冻死。”和尚说：“我教你念咒，念唵嘛呢叭迷吽。唵，敕令赫。你跪着学。”老道说：“这会念的。”当时老道跪下，口念：“唵，嘛呢叭迷吽。唵，敕令赫。”刚念完，由地下飞起一块

小砖头，打在老道脑袋上。老道说：“师父，这是怎么了？”和尚说：“这是咒催的。我教给你，你瞧见砖堆就磕头，你说，砖头在上，老道有礼。我不念咒，你也别起。”老道说：“那我不成了疯子，我不练了。”和尚说：“你要打算发财，你瞧由庙外进来的人，大喊一声，那就是你的落儿来了。”老道就在那大雄宝殿里往外瞧。工夫不大，果然就听外面大喊一声，进来两个人，不知来者是谁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二十二回 周员外派人请圣 僧胡秀章诉说家乡事

话说孙道全正在大殿往外看，只见外面进来两个人，都是家人的打扮，头上青扎巾，身穿青铜氅，口中喊嚷：“济公长老在哪里？”和尚由里面出来说：“哪位？”这两个人一见，连忙赶过来行礼。说：“圣僧，你老人家一向可好。”和尚说：“二位贵姓呀？”这两个人说：“圣僧，你老人家贵人多忘事。我家员外在太平街住家，姓周名景，字望廉，人称周半城，你老人家不是在我们那里扛韦驮捉过妖怪么？我二人叫周福、周禄。”和尚说：“这就是了。你二人来此找我和尚什么事情？”周福说：“我家员外有一个朋友，姓胡叫胡秀章。他是绍兴府白水湖的人。在京都赁我们员外的房子，开绸缎店，把买卖作赔了，要关门，我们员外跟他相好，借给他三千两银子，叫他从新另找伙友。这二年又把买卖作好了，把先前赔的银子都找回来，反个赚了钱。现在胡秀章来了家信：他们住的白水湖地面闹妖精，每天妖精要吃一个童男、一个童女。胡秀章家里有孩子，被妖精吃了。今天来找我们员外，提说要回家，托我们员外照应绸缎店，急得直哭。我们员外想起你老人家，知圣僧的道理佛法无边，叫我们请你老人家到我们员外家去，要求圣僧大发慈悲，到白水湖去降妖捉怪，普救众生。”和尚一听说：“降妖捉怪，倒可以行得来，就是我不能去。”周福、周禄说：“圣僧为何不能去？”和尚说：“我现在收了一个徒弟，太淘气。我要一出去，他不是撕窗户，就是往人家身上抹香灰，再不然，就在人家锅里去撒尿。”周福说：“这个徒弟多大年岁？”和尚说：“九岁。”周福说：“本来太小，在哪里，我瞧瞧。”和尚说：“在大雄宝殿里哪。”周福、周禄二人来到大殿一瞧，有一个老道光着背，三络胡子漆黑。周福说：“道爷，你是济公徒弟么？”老道说：“不错。”问：“你几岁？”老道说：“我五十九岁。你们二位不必听我师父的话，他老人家净说瞎话，我也不撕窗户，不撒尿，叫我师父去罢。”周福二人出来说：“师父老人家尽说谎言，快走罢。”和尚说：“不行，我不放心。你们叫我徒弟跟我去，我才去呢。”周福说：“恐怕道爷不肯去。”和尚说：“他不去，你们两个人跟着他走。”周福点头答应。两位管家进了大殿，说：“道爷一同走罢。”老道说：“我光着背我可不去。”周福二人就拉。和尚一指，口念：“唵。敕令赫。”老道身不由己，周福、周禄拉着出了庙门。和尚后头跟着往前走，街市上的人瞧着都新稀，两个人拉着一个老道，赤着背，后面跟着一个穷和尚。周福、周禄拉着老道，一直来到太平街周宅，到了书房，周员外正同胡秀章在书房等候。一见周福、周禄拉进一个老道来，赤着背，周员外就问：“周福，这是谁？”周福说：“这是济公长老的徒弟。”正说着话，济公进来。周员外连忙举手抱拳说：“圣僧久违。”和尚说：“彼此彼此。”周半城叫过胡秀章来说：“我给你引见引见，这就是济公活佛。这是我的挚友胡秀章。”和尚瞧了一瞧，见这位胡秀章，是文生打扮。穿蓝翠褂，三十开外的年岁，倒是儒儒雅雅。胡秀章过来给和尚行礼，说：“久仰圣僧大名，今幸得会，真乃三生有幸。我听我周大哥说，你老人家佛法无边。现在白水湖闹妖精，每天妖精要吃一个童男，一个童女。我原本家眷在白水湖住，家中有一儿一女，现在家中来信，叫我急速回去。求圣僧大发慈

绍兴府：南宋府名，辖境相当今浙江诸暨以北及余姚以北地区。

京都：即南宋都城建康（即今江苏省南京市）。

悲，到绍兴去一趟，降妖捉怪，给百姓除害。”和尚说：“降妖捉怪倒可以行。但我和尚要去，一则没有盘费，二来我这个徒弟太淘气，我留下他甚不放心。”胡秀章说：“圣僧只管放心，盘费我有。令徒叫他可以跟了去。”和尚说：“那行了，悟真跟我走。”老道说：“我跟了去倒行。我光着膀子，可不能去。”胡秀章说：“那倒是小事。我赶紧派人给你买衣裳去。”老道说：“倒不用买，我有衣裳都当在钱塘关，给我师父打酒喝了。拿钱赎来就得了。”胡秀章说：“你有当票？”老道把当票拿出来。老道说：“员外再破费一百钱，我有一个蝇刷在钱塘关纸铺押着，拿一百钱就取来了。”周员外立刻派家丁去赎当，少时连衣服蝇刷一并拿来。老道打扮好，仍然又是仙风道骨的样子。人是衣，马是鞍，这话不错。和尚说：“咱们上白水湖去，可得走小月屯，我还有个约会，有我徒弟请我捉妖，然后再上白水湖。”胡秀章说：“就是罢。”和尚立刻带领孙道全，同胡秀章三个人告辞，周员外送外面作别。和尚带领两个人，顺大路往前行走，这天来到小月屯马静门首。和尚一叫门，里面马静正同雷鸣、陈亮谈话，提说济公随后就到。正说着听外面打门，马静出来开门，一看是济公，马静赶紧行礼，说：“师父可来了，现在焦亮、何清这二十多天，昏迷不醒，茶水未进，如同死人一般，就是胸前有点热，你老人家快救命罢。”和尚说：“有话里头去说。”大众一同来到里面。和尚说：“雷鸣陈亮过来见见，这是我收的徒弟叫悟真，你们给师兄行礼。”又给胡秀章都见引了。和尚说：“马静，闹什么妖精？”马静说：“可了不得了！请你老人家去的时节，小月屯死了有六七个人。现在一天死一个，由西头一家挨一家，死了有二十多个人了。昨天西隔壁张家死了人，今天就该我这个门里了。天天初鼓以后，由西来一阵风，这宗东西有一丈高，是白的，也瞧不出是什么来。此怪一来就嚷：喊喊掏掏。冲谁门口一笑，必定死人。”和尚说：“原来如是。不要紧，今天我和尚倒要瞧瞧这个喊喊掏掏是怎么样。”马静说：“师父，慈悲慈悲，先把焦亮、何清救活了。”和尚说：“容易。”一伸手掏出两块药来，给马静拿阴阳水化开，把他两个人的牙关撬开灌下去。少时，就听焦亮、何清两个人肚腹咕噜噜一响，心里一明白，翻身爬起来，复旧如初，就仿佛做了一场大梦一样。马静说：“二位贤弟被妖精喷了，躺在地下，人事不知，二十余日。今天多亏济公活佛，前来给你二人仙丹妙药吃了才好。你二人还不知给圣僧磕头。”焦亮、何清这才明白，赶紧给济公行礼，说：“我二人前者得罪圣僧，圣僧并不记恨，反来救我二人，活命之恩，我二人实深感激，给你老人家磕头。”和尚说：“不用磕头，起来罢，这乃小事。”这两个人站起来。和尚说：“别的都不要紧，喝酒倒是大事。天也不早了，该喝酒了。有什么事吃饱再办。”马静立刻答应。赶紧抹擦桌案，把酒菜摆上。和尚坐上座，大众两旁陪着。和尚又吃又喝，直吃到初更以后，就听由正西风响。马静说：“师父，妖精来了！”这句话尚未说完，就听外面这阵风刮得毛骨惊然，就听喊嚷“喊喊掏掏”。和尚这才站起身来，往外够奔，一溜歪斜，脚步踉跄，和尚说：“我倒要瞧瞧究竟是什么东西。”说着话，够奔门首。刚一出大门，只见由正西来了一股白气，身高有一丈，直奔马静门首而来。今天和尚要不来就该当马静这个门口死人了。凡事也是遭劫的在数，在数的难逃。和尚一看说：“好东西。你敢兴妖作怪。”和尚把僧帽拿下来，照这宗东西一砍，竟把这宗东西捺在地下。和尚说：“拿住了。”马静、焦亮、何清，连孙道全大众都出来观看。不知拿住是什么妖精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二十三回 请济公捉妖白水湖 小月屯罗汉施妙法

话说众人出来一看，这宗东西，其形像人，一概尽是人骨头，大约有一百八十块凑成，左手拿着勾魂取命牌，右手拿着人的骷髅骨。书中交代：这宗东西，名叫百骨人魔，原本是有一个妖道炼成的，能使他招魂。凡事无根不生，皆因慈云观有一个老道，叫赤发灵官邵华风，他要拘五百阴魂，练一座阴魂阵。他打发五个老道出来，招五百魂。这五个老道，一个叫前殿真人长乐天，一个叫后殿真人李乐山，还有左殿真人郑华川，右殿真人李华山，还有一个七星道人刘元素，每人出来招一百阴魂。刘元素就在这小月屯正西，有一座三皇庙，他占了这座庙。在乱葬岗子，找了一百块死人骨头，练在一处，用符咒一催，把这百骨人魔练成了。每天初鼓以后，老道在庙中院内，设摆香案，预备了一个葫芦，给百骨人魔一面招魂取命牌，叫他出来，到小月屯招一个魂回去，老道把魂拘来，收在葫芦之内，打算是一百天，就把魂招够了，小月屯就得死一百个人。没想到今天被济公把魔拿住。和尚随后就够奔三皇庙，打算要捉拿老道。焉想到老道真有点能为，今天正在院中做法，见灯光一绿，就知有人破了他的法术。又见正东上金光缭绕，瑞气千条，老道揣起葫芦，架趁脚风竟自逃回慈云观去了。从此跟济颠和尚已结了仇。和尚来到三皇庙，老道早已逃走。和尚这才复返回到小月屯，叫马静等把这个百骨人魔，架火烧了。和尚说：“这又得了，从此小月屯安然无事。”马静谢过济公，次日和尚告辞。雷鸣、陈亮说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到白水湖去捉妖，我二人随后找师父去。”和尚说：“去罢。”当时带领孙道全、胡秀章告辞。出了小月屯，顺大路往前够奔。道路上有话即长，无话即短。这天走到萧山县地面，正往前走，见大道旁边树林子，有两个人。在那里歇息：一位是文生公子打扮，头带翠蓝色文生巾，双飘秀带，身穿翠蓝色文生氅，腰系丝绦，白绫高腰袜子，厚底竹履鞋，三十来往的年岁，白脸膛，俊品人物；跟着一个老者，是家人的打扮，青截帽，青铜氅，有五十多岁，花白胡须。和尚一看，不是外人，立刻叫孙道全、胡秀章头前走，先往白水湖约会，不见不散。孙道全说：“师父上哪去？”和尚说：“我办点事，随后就到。”这两个人头前走了。和尚踢踏踢踏，来到树林，冲这位文生公子，打了一个问讯，道：“施主请了。”书中交代，这位文生公子不是别人，乃是罗汉爷的亲表兄，奉父命寻找表弟李修缘。此人姓王名全，乃是台州府天台县永宁村人，是济公的娘舅王安士之子。原本济公自年幼的时节，父亲就把亲事定下了。定的是刘家庄刘百万的女儿刘素素。这位姑娘自落胎，就是胎里素，一点荤东西都不吃。自济公离家之后，偏巧姑娘父母双亡，就剩下姑娘孤身一人，跟着舅舅董员外家住着。董员外的女儿，又是王安士的儿妇，乃是亲上做亲。姑娘刘素素也长大了，董员外催王安士找他外甥李修缘，找回来好把姑娘婚嫁。王安士也不知外甥李修缘，是上哪里去了，人嘴两张皮，有说李修缘自己走的，有说是王安士把外甥逼走的。王安士这天把自己孩儿叫过来，叫王全同家人李福，出去找你表弟李修缘，多带黄金，少带白银，暗藏珠宝，一天找着，一天回来，两天找着，两天回来，一年找着，一年回来，十年找着，十年回来，找不着不许回来。王员外所为，省得人家说把外甥逼走了。王全谨遵父命，带着老管家李福，出离了家乡，往各处寻找。所过州

儿妇：即“儿媳妇”。

府县城，必要贴告白，雇人打听访问着。有说李修缘出了家了，也不知道实在下落。今天王全同李福走在这萧山县地面，也觉着累了，王全说：“哎呀，老管家，你我主仆这一出来，在外面披霜带月，找不着我表弟，我与你何时才能回去？我也实在累了。”李福说：“公子爷不必着急，凡事自有定数。你我歇息歇息再走。”说着话来到大柳林子，就地而坐。李福把褊套放在地下，两个人正在歇息，和尚来到近前说：“施主请了，贵姓呀？”王全说：“我姓王。”和尚可认识他表兄王全，王全可不认识表弟了。不但王全不敢认，连老管家李福，初时把罗汉爷抱大的，他原来是济公当初的老仆，他都认不出来了。原来济公当初在家的时节，白面书生的模样，是文生公子的打扮。现在到外面风吹雨打，一脸的油泥，短头发有二寸多长，又是出家人，把本来面目全遮盖住了，故此王全、李福都不认识。和尚又问：“施主贵处？”和尚是明知故问。王全说：“我是台州府天台县永宁村人氏。”和尚说：“我也是台州府天台县人，咱们还是乡亲。施主有钱施舍，给我和尚几个钱喝壶酒。”王全一想，一个出家人，这又何妨？伸手抓了两把钱，递给和尚。和尚把钱接过来，道：“施主给两把钱与我，我倒难为了。喝酒使不了，吃一顿饭又不够。施主要给，给我一顿饭钱。”王全说：“就是罢。”又给和尚掏了两把钱。和尚接过钱来说：“施上给这钱，倒叫我为难。”王全说：“怎么给你钱倒叫你为了难？”和尚说：“不是别的，喝酒吃饭使不了，赎件衣裳又不够，施主行好行到了底，再给我点钱，我凑着弄一件衣裳。”王全一想：“一两吊钱不算什么，只当施舍在庙里头。”当时又给和尚换出两大把钱，给了和尚。和尚说：“施主给我这些钱，更叫我为难了。吃饭赎衣裳倒够了，回家盘费又没有。”王全尚未答话，家人李福大不愿意，说：“和尚你别不知自爱，给你钱倒叫你为难了，你还有够没有？你真是瞧见好说话的人了。”和尚微然一笑说：“我和尚不要白钱，我和尚专会相面，我送你一相。我看施主印堂发暗，此地不可久待，听我和尚良言相劝，赶紧起身，这叫趋吉避凶之法。听与不听，任凭施主，我和尚要走了。”说完了话，和尚踢踏踢踏脚步踉跄，一溜歪斜，竟自去了。和尚走后，老管家李福就说：“你老人家不用信服，这个大道边，什么事都有，你说是念书的，他就跟你讲论子曰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。你说是练武的，他就能讲弓刀石马步箭。你说是山南的，他也是山南的。你说是海北的，他就是海北。反正他说是乡亲，无非是诓钱套事。公子爷你老人家没出过外，外头什么事都许遇见。”王全说：“他一个出家人，给他一两吊钱，不算什么。你我不拘干什么，省点就有了。”主仆二人，说了半天话，李福觉着肚腹疼。说：“公子爷你老人家看着东西，我要走动走动。”王全说：“你去罢。”李福一瞧，南边有一片苇子，他就进了苇塘去出恭。王全等了半天，见李福出完了恭，由苇塘出来，拿着一个蓝包袱。王全说：“哪里的包裹？”李福说：“公子爷你看，我方才出恭捡来。”王全说：“你趁早照旧给人家搁回去。要是有钱人，本人丢的，丢得起，尚不要紧，要是替人办事，或者是还人家的，咱们拿了走，人家就有性命之忧。”李福说：“我打开瞧瞧是什么，再搁回去。”说着话，把包袱打开一看，原来是血淋淋一颗少妇的人头。李福大吃一惊，王全说：“你快送回去！”这句话尚未说完，由正北来了十几位公差，一瞧说：“这可活该，你们杀了人，还在这里看人头呢，找没找着碰上了。”赶过来“哗

褊(ch)套：“褊套”此处可理解为“装银钱的东西”，这种东西可以背、挎在身上。

啦”一抖铁链，就把王全、李福锁上。李福说：“这人头是我捡的。”官人说：“那可不行，到衙门去说罢。”当时拉着王全、李福，够奔萧山县。不知二人被屈含冤，这场官司该当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二十四回 奉父谕主仆离故土 表兄弟对面不相识

话说李福捡了一个妇人的人头，正被官人看见，将王全、李福锁上。书中交代，原本萧山县出了一件无头案。西门外梁官屯，有一个卖肉的名叫刘喜，家中夫妇两口度日，刘喜在东关乡卖肉。这天七月十五，天已日色西斜，刘喜到东关外乡村去要帐，走在萧山县衙门门口，碰见衙门的官人刘三。这个人最爱玩笑，外号叫笑话刘三。刘三就问刘喜上哪去，刘喜说：“我上东关外乡村要帐去。”刘三说：“天不早了，你今天还回来的么？”刘喜说：“我就住在东关外乡村之中，明天回来。”刘三是爱说玩笑，说：“刘喜你今天不回去，我晚上到你家里，跟你媳妇睡去。”刘喜说：“你敢去，我媳妇把你骂出来。”刘三说：“她敢骂我，我把她宰了。”说完了话，刘喜就走了。次日刘喜一回家，他妻子被人杀了，人头踪迹不见。刘喜到萧山县一喊冤，就把刘三告下来，说刘三因奸不允，把他妻子杀了。老爷是清官，姓张名甲三，是两榜出身，立刻一升堂，把刘三带上来，一问刘喜，刘喜就把昨天刘三所说的话一回，“今天我妻子果被他杀了。”老爷一问：“刘三，为什么杀刘喜之妻？”刘三吓了一跳，就回禀老爷：“昨天我是跟刘喜说玩笑，他妻子被谁所杀，下役实不知道。昨天我在衙门上班，看守差事，一夜并没出衙门。”老爷不信，一问众官人，大家递保状，保刘三实系一夜没出去。老爷这才派两个班头王雄、李豹三天限，出去拿凶手，拿着有重赏，拿不着重责不贷。王雄、李豹领谕，带领手下伙计出来办案。三天踪影皆无，限满一见老爷，老爷把官人每人打了四十板，又给三天限。又过了三天，没拿着，老爷又打，一连打了三回。今天是十二天，要拿不着又得挨打。王雄、李豹带领众伙计出门，刚走到大柳林，见李福正打开包裹看，众官人一瞧是少妇的人头，鲜血淋漓。大众说：“这可活该，今天不能挨打了。”过来就把王全、李福锁上，一直够奔衙门。来到班房，王雄进去一回老爷，立刻升堂，把王全、李福带上去。老爷一看，就知道其中有缘故。做官的人，讲究聆音察理，鉴貌辨色。看王全是懦弱书生，李福是个老人家，老爷就问：“下面两个人姓什么？”王全说：“老父台在上，生员王全有礼。”李福说：“大老爷在上，小人李福磕头。”老爷问道：“王全你是哪里人氏？”王全说：“生员是台州府天台县永宁村人氏，奉父命带着家人李福，出来寻找我表弟。”老爷说：“王全你既是天台县人，为何来到我这地面，在梁官屯杀死卖肉刘喜之妻？”王全说：“回老父台，生员并未杀人，一概不知。”老爷说：“你没杀人，怎么人头在你手里？”王全说：“实是我这家人李福，在苇塘里出恭捡的，求老父台格外施恩。”老爷把惊堂木一拍，说：“满嘴胡说，大概抄手问事万不肯应。来，看夹棍伺候。”老爷这也是一半威吓，手下官人答应，正要取夹棍，忽然大堂面前一阵旋风，刮的对面不见人。这阵风过去，老爷看公案桌上有一张字，上写的是：

堂神显圣法无边，你幸今朝遇巧缘。二人并非真凶犯，速拿凶手把案完。

老爷一看，“呵”了一声，半晌无语，这才吩咐把王全、李福带下去，看押起来，不准难为了他二人，该吃给吃，该喝给他们喝。手下官人答应，老爷立刻退了堂。来到书房，手下人预备晚饭，老爷吃完了晚饭，书房喝茶，坐在灯下，心中辗转这案。见王全是一个念书的人，李福是个诚实的样子，断不能做这样恶事，忽然大堂起一阵怪风，也不知哪里来的字柬，越想越怪，自己踌躇着，不觉两手伏几而卧。刚一闭眼，见外面进来一个穷和尚，短头

发有二寸余长，一脸油泥，破僧衣短袖缺领，腰系绒绦，疙里疙瘩，光着两只脚，穿两只草鞋。老爷问道：“什么人？”和尚说：“我。”老爷说：“你是谁？”和尚说：

我本灵隐醉济颠，应为白水过萧山。老爷要断无头案，须谢贫僧酒一坛。

老爷一听，说：“酒倒有，你可知道凶手是谁？”和尚拨头就走，老爷说：“回来。”和尚并不回头，老爷一急，又嚷：“回来。”睡梦之际，嚷出口来，正赶上两个家人张福、张禄在旁边站着伺候。见老爷睡着了，张福低声跟张禄说：“昨天我跟他们掷骰子，输了好几吊，老爷睡了，哥哥你在这里伺候，我再去跟他们耍耍。”张禄说：“你快去快来。”张福点头，刚要往外走，老爷做梦说：“回来。”老爷说的是叫和尚回来，张禄吓着了，只当是他耍掷骰子去被老爷听见了，叫他回来呢，说：“小人没走。”老爷醒了，梦中的事记得清清楚楚。立刻吩咐张禄把笔砚拿来，张禄答应，拿过纸笔墨砚，老爷就把梦中和尚说的这四句话写出来。老爷拿着瞧这四句，心中纳闷，瞧来瞧去，往桌上一靠，又睡着了。只见和尚由外面踢踏踢踏又来了，老爷就问：“和尚，方才你说的话我不明白。我且问你，你可知道杀人的凶手是谁？你告诉我，我必谢你一坛酒。”和尚说：“老爷要问，我是西湖灵隐济颠。因到白水，路过萧山。王全、李福，不白之冤。杀人凶手，现在西关。与原告同类，非同等闲。追究刘喜，此案可完。”和尚说完了话，回头就走。老爷说：“你说的我还不明白，你回来。”和尚又走了。老爷一惊醒了，当时拿笔把这十三句话又写出来。老爷听外面天交二鼓，自己一想，这梦实实怪的很，未免一阵发愣，坐够多时，不知不觉又把眼睛闭上了。渺渺茫茫，迷迷糊糊，刚才一沉，瞧见那穷和尚又来了。老爷一看，问：“和尚，到底杀人凶手是谁？你要说明白。”和尚微然一笑，说：“老爷当真要问凶手？是绒绦两截，大石难携。未雨先行，持刀见血。”和尚说完了话，竟自去了。老爷一睁二目，原来还是一梦。只听外面天交三鼓，知县又把这四句话写出来，知县张甲三，本是两榜出身，满腹经纶，怀揣锦绣，一想这四句话是偈语。绒绦两截必是断，大石难携即是山，未雨先行，风乃雨之头定是风，持刀见血乃是杀，凑成四字，即“断山风杀”。知县一想：“必是音同字不同，凶手必是段山峰。”自己思索了半天，已然夜深人静，这才安歇睡觉。次日早晨起来，净面吃茶，立刻传壮皂快三班升堂。老爷向众人问道：“本地人可有叫段山峰的？你等谁知道？”旁边过来一个书办先生说：“回禀老爷，本县有一个宰猪的屠户，叫段山峰。”知县一听，“立刻派王雄、李豹给我急拘锁拿段山峰。”王雄、李豹一听，吓得颜色更变，立刻给老爷磕头说：“回禀老爷恩典，段山峰下役实在拿不了。”老爷说：“怎么？”王雄、李豹说：“回老爷，段山峰有断凳截石之能，大块石头一掌能击石如粉，勿论什么结实板凳，坐着一使劲，板凳就两截。段山峰能为出众，本领高强，下役实在拿不了，求老爷恩典。”知县一听，气往上冲，一拍惊堂木说：“做官者究情问理，办案者设法拿贼，我派你们办，就得给我办。”王雄、李豹还只是磕头，再一看，老爷退了堂，转过屏风，归后宅去了。王雄、李豹这才来到班房，王雄说：“这怎么好？慢说你我两人，就是二十人也拿不了段山峰。”李豹忽然想起一个人来，要捉拿段山峰不费吹灰之力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二十五回 捡人头主仆遭官司 救表兄梦中见县主

话说知县派王雄、李豹捉拿段山峰，王雄、李豹知道段山峰能力武艺出众，不但拿不了，还恐怕有性命之忧。李豹说：“我不是段山峰对手，王头你也如是，自有人是段山峰的对手。”王雄说：“谁呀？”李豹说：“你忘了，当年不是单鞭赛尉迟刘文通，在艺场中卖弄，赢过段山峰一掌？咱们跟刘大哥知己相交，何不找他，叫他帮着，大概不致推辞。”王雄说：“有理。”二人赶紧够奔后街。往东一拐，路北的门楼，就是刘文通的住家。二人上前一叫门，刘文通刚起来，漱过口，出来开门。一看是王雄、李豹，刘文通说：“二位贤弟打哪来？”王雄说：“由衙门来？”刘文通指手往里让，来到厅房落座，王雄说：“兄长没处去走镖？”刘文通说：“刚从外面回来不多日子，二位贤弟因何这样闲在？”王雄说：“我们哥俩来找你来了，只因梁官屯卖肉的刘喜之妻被杀，老爷派我们捉拿段山峰，我二人实拿不了，求兄长助一臂之力，捉拿段山峰。”刘文通一听，说：“段山峰能为武艺超群，我也是拿不了。”王雄说：“兄长不必推辞，当年兄长在卖艺场中，赢过段山峰一掌。除非兄长，萧山县没有人是段山峰的对手。”刘文通说：“二位贤弟休要提起当年那一掌，提起那件事来，我更觉心中难过。当年是西门外来了一个卖艺的，我看那卖艺人并非久惯做江湖买卖的，倒是受过名人的指教，大概是被穷所挤。我想下去帮个场，多给他凑些钱，没想到段山峰也下来了，跟我比试。我二人一揸拳，我就知道段山峰的能力比我强，我想要一输他，我这镖行就不用吃了。我就说：‘姓段的朋友，我俩远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我就指着保镖吃饭。’我把话递过去，段山峰倒是个朋友，一点就透，他故意让了我一掌，他说：‘不枉他叫单鞭赛尉迟。’他走了，我自己明知他是让着我，我次日去找他，给他赔不是，我二人因此倒交了朋友，常来常往。他跟我也是朋友，你两个人也跟我朋友，要是别人拿段山峰，我知道得给他送信才对，这是你两人要拿他，我也不能给他送信，我也不能帮你们拿他。”王雄、李豹再三说，刘文通也不答应，王雄、李豹实在没了法，两个人到里面去见刘文通的母亲，二人见老太太一行礼，老太太就问：“你两个人这般早从哪来？”王雄说：“伯母有所不知，现在衙门里出了逆案。”老太太说：“什么逆案？”王雄说：“段山峰能为出众，我二人拿不了。”老太太说：“莫非萧山县就没有比段山峰能为大的么？你二人不会请人帮着拿吗？”王雄说：“别人不行，就是我大哥可以拿能。”老太太说：“你没跟你大哥提么？”王雄说：“提了，我大哥他说跟段山峰相好，他不肯帮我们拿。”老太太说：“你把你大哥给我叫来。”王雄立刻到外面，把刘文通叫进去。刘文通说：“娘亲呼唤孩儿，有何吩咐？”老太太说：“你两个兄弟来找你帮着拿段山峰，你为何不管？”刘文通说：“娘亲有所不知，我跟段山峰也是朋友相交，且他能为出众，孩儿也恐其被他所算，倘若孩儿受了伤，我又无三兄四弟，谁人服侍老娘？”老太太说：“你这话不对，你就不应当跟匪类人来往，本地面既有这样匪恶之徒，你就应该早把他除了。老身我派你帮着去拿段山峰，你去不去？”刘文通本是个孝子，说：“娘亲既吩咐叫孩儿去，孩儿焉敢违背。”老太太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你跟王雄、李豹三个人商量着办去罢。”三个人这才来到外面，刘文通说：“二位贤弟要怎么去拿？假使拿不了，一则打草惊蛇，二来你我还得受他的伤。”王雄说：“依兄长怎么办？”刘文通说：“要依我，你两个人回衙门见大老爷，请老爷给调城守营二百官

兵，本衙门一百快手，你二人先给庆丰楼酒馆送信，叫掌柜的明天楼上别卖座，我把段山峰诓在酒楼上吃酒，把他灌醉了，你们叫这三百人在庆丰楼四面埋伏，听我击杯为号，大家再动手拿他。我不摔酒杯，你等作事，可别莽撞，要一个拿不着跑了，再想拿可就费了事，可千万叫官兵要严密，莫说出办谁来。”王雄说：“就是罢。”二人告辞，回到衙门，一见老爷，老爷说：“你二人把段山峰拿来了？”王雄说：“没有，有求老爷给城守营一个信，调城守营二百官兵，并传本衙门一百快手，别提办谁，明天在庆丰楼四面埋伏。下役还请了一个朋友是保镖的，帮着捉拿段山峰。”老爷一听，说：“这一个段山峰怎么这么费事？”王雄说：“实在段山峰本领高强，若非定计，恐拿不了。”老爷说：“是罢。”王雄、李豹才一同来到庆丰楼，一见掌柜的，王雄说：“掌柜的，你这铺子一天卖多少钱？”掌柜的说：“卖一百多吊钱。”王雄说：“明天你们楼上面别卖座，一天该赚多少钱，我们照数给。明天借你们楼上办案，同单鞭赛尉迟来的人，那可就是差事。你可嘱咐你们众伙友，千万别走漏消息，要漏风声，这案情重大，你可得跟着打官司。”掌柜的说：“二位头目，只管放心，没有走漏消息。”王雄、李豹都安置妥了，这才来到刘文通家，告诉刘文通都照样办妥。刘文通说：“你二人回去罢。”次日早晨，刘文通起来，换上衣服，暗带单鞭，由家中出来，一直够奔西关。刚来到段山峰肉铺门口，一瞧围着好些人，有一个穷和尚在那里打架。书中交代，这个穷和尚非是别人，正是济公和尚。他在大柳林见众官人把王全、李福拿走了，和尚也进了南门。刚一进城，只见路东里一座绒线铺子，掌柜的姓余名叫余得水，在铺子门口，有一个人腿上长着人面疮，正在那里借着太阳亮疮。和尚一看，口念“南无阿弥陀佛”。原本这个长疮之人，姓李叫李三德，乃是跑堂的手艺人，极其和蔼。家中有父母，有妻有子，就指着他一个人靠手艺度日。只因南门外有一座段家茶楼带卖酒饭，买卖做亏空了，段掌柜的要收市关门，就有人说：“你们关门？你把李三德找来，叫他给你跑堂。那个人和气能事，人缘也厚，就许他买卖给你做好了。”掌柜的果然把李三德找来，酒饭座越来越多，都冲着李三德和气，爱招顾，二年多的景况，买卖反倒赚了钱。掌柜的自然另眼看待李三德，年节多给李三德馈送，时常也垫补他，三德家里也够过日子的。偏巧李三德腿上长了人面疮口，自己又不敢歇工，家中指他一人吃饭。掌柜的见李三德一瘸一瘸，实支持不了。这天掌柜的就说：“李三德你歇工罢。”李三德一听，大吃一惊，说：“掌柜的，你要辞我，我倒愿意歇工，无奈我家中四五口人，要吃闲不起。”掌柜的说：“我倒不是辞你，我看你实在挣扎不住。我这买卖是你给我做好了，你只管歇工养病，我照旧按月给你工钱。我这里有四十吊钱，给你养疾，只要有人给你包治，花几十吊钱我给。”李三德一想，掌柜的既是体恤，这才回家养病。病越来越重，没钱叫孩子到铺子取去，日子长了，内中伙友就有人说闲话，说：“咱们起早睡晚，也挣一分工钱，人家家里吃太平宴。”孩子回来一传舌，李三德一气，架着拐到铺子去。一见众人，李三德说：“素常我没得罪众位，现在我得这宗冤孽病，掌柜的体恤我，怎么我孩子来取钱，众位说起闲话来？”大众说：“没人说闲话，你别听孩子传言，你回去养病罢。”众人劝着，李三德往回走，走在绒线铺门首，绒线铺掌柜的余得水素常认识，就说：“李老三，你还没好么？”李三德说：“别提了，我这病难好，这叫阴疮。我也不知做了什么损德的事，我一死，我家里全得现眼。”余得水说：“你找人治治，没钱花几吊我给，只要能治得好。”

他准知道不容易治，他要说这样便宜话。焉想到济公活佛赶到，罗汉爷施佛法，要搭救李三德，戏耍余得水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二十六回 奉堂谕捉拿段山峰 邀朋友定计庆丰楼

话说余得水正说便宜话，和尚赶到说：“朋友你这腿怎么了呢？”李三德说：“人面疮。”和尚说：“你愿意好，不愿意好？”李三德说：“为什么不愿意好？”和尚说：“就怕好不了。”余得水说：“和尚你这不是费话？你要能给治好了，花三吊四吊药钱我给。”和尚说：“你准给吗？”余得水说：“只要治好了，我就给。”和尚说：“你也不用给三吊四吊，你给两吊钱，我就给他治好了。你可得拿一张纸，把你铺子的字号水印按上，你拿笔我开几样药，有的，你盖水印，到铺子取药去。”余得水一想：“这样的恶症，焉能说好就好。”立刻就拿了一张纸，打了水印，交给和尚。和尚要过笔来，写了半天，谁也没瞧见和尚写的什么。和尚写完了说：“我要给他治好了，你可给两吊钱。”余得水说：“我给。”和尚嚼了一块药，给李三德糊在疮口之上，当时就见烂肉脓血直往外流，流净了，和尚用手一摸疮口，和尚口念：“唵嘛呢叭迷吽！唵，敕令赫！好了罢。”立刻疮口平了，复旧如初。李三德站起来了，众瞧热闹人齐说道：“真是活神仙也，灵丹妙药。”和尚说：“余掌柜你给两吊钱罢。”余得水也愣了。他本是说便宜话，不打算真给钱，见和尚要钱，余得水说：“得了，大师父你真跟我要钱？”和尚说：“你说便宜话，不给钱，那可不行。我这里有张字，有你的水印。”和尚拿出来一念，上面写的是：

长疮之人李三德，约我和尚来治腿，言明药价两吊钱，中保之人余得水。

下面写着保人，盖有水印，和尚说：“你不给，咱们是打官司。”余得水无法，给了两吊钱。李三德说：“大师父，你老人家是我救命的恩人，救了我，就救了我一家了，你跟着到南门外段家酒饭铺去，我还要重谢你老人家。”和尚说：“好，我正要喝酒。”同李三德来到段家酒铺。李三德说：“掌柜的，你瞧我的疮好了。”掌柜的说：“怎样好的？”李三德说：“这位大师父给我治好的。掌柜的，先给要酒要菜，大师父吃多少钱都是我给。我先到家内去，叫我父母瞧瞧好放心，可别叫大师父走了。”众人说：“就是罢。”李三德回家去，和尚在这里喝着酒，出去出恭，到萧山县大堂，施展佛法，留的字柬，和尚复返回到酒铺，住在酒铺，晚上施展佛法，前去给知县惊梦。次日李三德不叫和尚走，又留和尚住了一天。第三天还不叫和尚走，吃饭也不叫和尚给钱。和尚早晨起来，把两吊钱给饭铺留下一吊五，和尚拿着五百钱往外就走，饭铺众伙友说：“大师父别走，李三德留下话，不叫你走。”和尚说：“不走，我出恭就来。”说着话，和尚出了酒铺，直奔西关。来到段山峰的肉铺，和尚进去说：“辛苦辛苦！”掌刀的一瞧，见和尚褴褛不堪，心说：“这和尚必是买十个钱的肉，挑肥拣瘦。”就说：“和尚买什么？”和尚说：“买五百钱的肉。”掌刀的说：“你要肥的要瘦的？”和尚说：“大掌柜的瞧着办罢，我又不常吃肉，什么好歹都行。”掌刀的一想，早晨起来头一号买卖，倒很痛快，未免多给点，这一刀有三斤四两，多给二两，和尚拿起来就走。刚出门走了五步，和尚转身又回来说：“掌柜的，你瞧这块肉净是筋跟骨头，我忘了，不常吃肉吃点肥的才好，你给换肥的罢，越肥越好。”掌刀的一听说：“你瞧，早问你，你可不说。”和尚说：“你给换换罢。”掌刀的一想：“给换罢。”当时又给割了一块肥的，也够三斤四两。和尚拿出来，走了四步又回来了，和尚说：“掌柜的，你瞧这肉，一煮一锅油全化了，吃一口就得呕心。常言说，‘吃肉得润口肉。’你给换瘦的罢。”掌刀

的一听，这个气就大了，说：“你这是存心搅我们，大清早起的。”和尚说：“劳你驾给我换换罢。”这个无法，又把瘦的给拿了三斤一两，少给一两。和尚拿起来出门，迈了三步又回来了，和尚说：“掌刀的你瞧，这肉太瘦了，煮到锅里一点油都没有，吃着又腥又嵌牙，你给换五花三层肥中有瘦的。不然，我不要。”掌刀的这个气压了又压，忍了又忍，一想：“何必跟他辩嘴。”无奈又给换了五花三层的。和尚拿出门，走了一步又回来说：“掌刀的你瞧我，我忘了我们庙里是大常吃素的，没有做荤菜的家伙。我忘了，你给换熟肉菜罢。”掌刀的说：“你是存心搅我，不能给你换。”和尚说：“敢不换？”拿肉冲掌刀的脸上抛了去，掌刀的说：“好和尚，没招你，没惹你，你敢来找寻我？伙计们出来打他！”一句话，由里面出来七个伙计，就奔和尚。和尚用手一指点，这七个人眼一花，揪倒了掌刀的拳打脚踢，掌刀的直嚷：“是我。”众人说：“打的就是你，你敢来搅我们。”掌刀的说：“我是王二。”众伙计一瞧，可不是把掌刀的王二打了吗？和尚在旁边乐呢。众人说：“怪呀！瞧着是和尚，怎么打错了？”大众说：“别叫和尚走了。”众人又一奔和尚。和尚用手一指，口中念：“唵，敕令赫！”这七个伙计，这个瞧那个有气，过去就打，那个说：“我早就要打你，不是一天了。”六个人揪上三对，剩下一个过来把掌刀的王二揪住打上了。众街坊邻户都不知因为什么，本铺子的伙计打起架来，和尚在旁边说：“咬他耳朵。”那个就真咬，和尚说：“你拧他。”那个就拧。众人正过来劝，刘文通来了，说：“别打了，为什么？”和尚说：“对，别打了。”众人这才明白过来，这个说：“你为什么打我？”那个说：“你为什么打我？”一个个互相埋怨。刘文通说：“众位因为什么？”掌刀的就和和尚买肉之故一说，刘文通说：“众位瞧我了，他一个穷和尚，何必跟他一般见识，把五百钱给他，叫他去罢。”和尚说：“我要不冲着你，不能完。”刘文通说：“大师父也瞧我罢。”和尚说：“冲你完了，回头咱们再见。”刘文通说：“哪个再见呀？”和尚说：“楼上见么？”刘文通暗想这和尚怪呀，见和尚已跑远了，刘文通一问：“你们掌柜的哪？”众人说：“还没起来。”正说着，段山峰由里面跑出来。原本是还没起来，就听说跟和尚打起来，段山峰赶紧起来，往外跑说：“别叫和尚走了。”刘文通一瞧，说：“大哥不必跟他一个出家人一般见识，叫他去罢。”段山峰一看是刘文通，赶紧说：“兄弟里面坐。”刘文通来到里面，段山峰说：“贤弟，今天为何来此甚早？”刘文通说：“兄长，小弟给兄长磕头来了。”段山峰说：“什么事？”刘文通说：“今天是我贱造。”段山峰说：“原来是贤弟今天的千秋，我倒忘了呢。”刘文通说：“我今天特意来找兄长谈心，泄泄我这一肚子牢骚。我自生人以来，没有交着几个知己的朋友，都是泛常，惟有兄长你我知己，我常说：‘酒肉兄弟千个有，急难之时一个无。’除非你我弟兄可称知己。俗言说的不错，‘万两黄金容易得，一个知心也难求’。”段山峰说：“好，你我弟兄一同吃酒去。贤弟，你说咱们萧山县哪个酒馆好？”刘文通本是精明人，不肯说出就上庆丰楼，怕段山峰起疑心，便说：“兄长，随便上哪去都好。”段山峰说：“庆丰楼是萧山县第一家大酒馆，好不好？”刘文通说：“好。”正合心里。当时段山峰换好了衣裳，洗了脸，带上银两，同刘文通出来，这才够奔庆丰楼。不知单鞭赛尉迟如何设法捉拿段山峰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二十七回 施妙法游戏助义士 谈心事冷语惊贼人

话说段山峰同刘文通由铺子出来，够奔庆丰楼。刚一进城，就见街市上三三两两的官兵，都带着军装械器，穿着号衣。官兵都认识段山峰、刘文通，众人就嚷：“刘爷、段爷二位上哪里？”段山峰说：“闲逛，众位有什么差事？”众官兵说：“我们奉上宪谕伺候，也不知什么事，听说办紧要的事，关乎密案。”众官兵也并不知道是拿段山峰。知县给城守营老爷文书，就提派二百官兵扎在庆丰楼左右，听王雄、李豹的招呼，故此大众官兵不知。刘文通心里明白，同着段山峰来到庆丰楼，上了楼，楼上一个座位没有，掌柜的告诉伙计不叫卖座，有衙门借楼办案，故此不敢设座。刘文通、段山峰二人落了座，伙计明白，当时擦抹桌案，先把干鲜果品、各样酒菜摆上。二人刚要叫菜，就听楼梯一响，有人喊嚷：“我吃饭给银，哪个红了毛的不叫我上楼？”伙计一瞧，来了一个穷和尚。原本和尚由肉铺打完架走了，见刘文通同段山峰进了庆丰楼，和尚也跟了来。刚一进饭馆，伙计就说：“大师父，楼上不卖座，有人包了。”和尚说：“我就吃顿饭，今天我得了点外财，也无非在楼下吃点。要不然，我也不敢进饭馆子。楼上都是阔大爷，明是一百六的菜楼上要卖二百四，我和尚也吃不起。”伙计一想楼下不要紧，让和尚进去。跑堂的一转脸，和尚上了楼梯，说：“哪个红了毛的不叫我上楼来？”到楼上找了一张桌坐下。楼上伙计一努嘴，说：“大师父。”和尚说：“干什么呀？”伙计当着刘文通、段山峰又不敢明说，掌柜的也怕叫段山峰瞧出来，赶紧叫伙计说：“大师父要什么菜，给人家要。”伙计这才说：“大师父要什么酒菜？”和尚说：“你们有什么酒？”伙计说：“有白干、陈绍、玫瑰露、五加皮、状元红、茵陈莲花、白荷叶青、人参露。”和尚说：“给我来两壶梅花鹿罢。”伙计说：“没有梅花鹿，是玫瑰露。”和尚说：“对了，你们有什么菜？”伙计说：“煎炒烹炸，烧烩白煮，应时小卖，午用果酌，上等高摆海味席都有。”和尚说：“就是肉拿刀一切，搁锅里一炒，就是那个。”伙计说：“炒肉片呀？”和尚说：“对。”伙计少时给要来。和尚一瞧，说：“不是这个，这么一切，还有那么一切。”伙计说：“那是炒肉丝，你将就点吃罢。”和尚说：“你这菜卖多少钱一个？”伙计说：“一百六。”和尚说：“给八十钱罢。”伙计说：“饭馆子哪有还价的？”和尚说：“你也就将就点，你叫我吃东西将就点么？”刘文通那边一瞧，说：“把炒肉片给我们吃，伙计你再给大师父要。”伙计把菜给刘文通端过来，又给和尚要了一个炒肉丝。和尚一瞧，说：“不是，那么一切，还得那么一切。”伙计说：“那是肉丁炒辣酱。”和尚说：“我不要这个。”伙计无法，又把肉丝卖给别人，又给和尚要了肉丁炒辣酱来。和尚一瞧，说：“你成心搅我，我不要这辣酱。”伙计说：“你到底要什么？”和尚说：“你没等我说完，把肉那么一切，这么一切，团成蛋。”伙计说：“那是丸子。你要炸丸子。是溜丸子、余丸子、四喜丸子、海参丸子、三鲜丸子？说明白了。”和尚说：“炸丸子卖多少钱？溜丸子卖多少钱？”伙计说：“炸丸子卖二百，溜丸子卖二百四。”和尚说：“怎么溜丸子比炸丸子多卖钱呢？”伙计说：“溜丸子多点卤汁。”和尚说：“你给我要一个炸丸子，白要点卤行不行？”伙计说：“不行，你就要炸丸子罢。”少时把丸子端来，和尚一瞧，说：“我要一个炸丸子，你怎么给我来十一个？”伙计说：“这就是一个菜，大师父你再挑剔，我就要下工了。”和尚说：“我愿意要吃一个大的，捧着吃的香，

这可以将就点罢。可有一节，我要喝醉了，我可就摔酒盅子。”这一句把刘文通吓了一跳，心说：“我定的击杯为号，如未把段山峰灌醉了，他要一摔，回头官人都上来，段山峰准拿不住。”就听那伙计说：“大师父，别摔呀。”和尚说：“我一摔有不愿意的，请请我和尚，别惹着我，我就不摔。”伙计说：“没有惹你。”刘文通暗想：“这个和尚真怪。”立刻说：“大师父，你别闹了，别叫伙计担不是，回头吃多少钱我给。”段山峰说：“贤弟哪有这么工夫理他。”刘文通说：“我看这个和尚太讨人嫌。”两个人说着话，越喝越高兴，杯杯净，盏盏干。段山峰老不醉，刘文通心里说：“每常段山峰没有这么大酒量，今天怎么老不醉，醉了好拿他。”他听和尚那里自言自语说：“人要喝酒不醉，有主意，一提烦事，叫他心里一烦，准得醉。”刘文通一听，“对呀，这话一听有理。”这才说：“段大哥，兄弟我拿你当亲哥哥一般，我有什么事没瞒过你，你就没拿我当兄弟待承，有事就瞒着我，你这就不对。”段山峰说：“贤弟，此话差矣，哥哥我有什么瞒着你了？”刘文通说：“大哥做的事，打算我不知道？其实纸里包不住火。”段山峰说：“我做什么事了？”刘文通说：“就是梁官屯那件事。”段山峰一听这句话，立刻脸变红，酒往上一撞。书中交代，梁官屯这案，本是他做的。段山峰他原籍是湖南衡州府人，当初是绿林中的江洋大盗，善会飞檐走壁之能，逃至在萧山县来，开了一片肉铺子，自己手里也有钱，也没有家眷，就是孤身一人，很务本份，并没人知道他是绿林出身。这天段山峰到西关乡去要帐，走在梁官屯见有一妇人在门前买绒线，段山峰一看，这个妇人长得十分美貌，头上脚下无一不好。对门就是杂货烟铺，段山峰就来到烟铺里，掌柜的都认识，说：“段掌柜上哪去了？”段山峰说：“我去要帐来，我跟你们打听打听，这个买线的妇人是谁家的媳妇？”烟铺掌柜的说：“你不知道？这就是你们同行的卖肉刘喜的家里么。”段山峰一听一愣，说：“凭刘喜长得人不压众，貌不惊人，他会有这么好媳妇？”烟铺说：“那可不是别的，人各有命定。”段山峰问明白，自己回铺子就问伙友：“刘喜买咱们的肉，欠咱们多少钱？”伙计说：“刘喜不欠钱，现钱取现货，也不赊给他。”段山峰说：“刘喜来取肉，别叫他走，我有话跟他说。”众伙计答应。次日早晨刘喜来了，伙计一告诉段山峰，段山峰出来就问：“刘喜，你一天能卖多少钱？”刘喜说：“卖二十多斤肉。”段山峰说：“你家里几口人够吃的么？”刘喜道：“家里人口倒不多，就是我们两口子，一天就卖这两吊多钱的本钱，我也不敢赊帐。”段山峰说：“你要有货，一天能卖多少呢？”刘喜说：“有货呢，能卖五六十斤，那也就有了利了，我没有那些本钱。”段山峰说：“不要紧，我赊给你一千斤肉，你只管卖，到年节你再给我归帐。我看你也很诚实，你瞧好不好。”刘喜说：“那更好。”段山峰所为套着跟刘喜交朋友，焉想到刘喜是个老实人，也不往家里让。这天到了七月十五，段山峰就问：“刘喜，你外头撒的帐怎么样了？”刘喜说：“我今天晚上上东乡里要帐去，不能回来。”段山峰听说刘喜不回来，他晚上带了钢刀，带着五十两银子，就到刘喜家走走。越门进去，见杨氏正在灯下做活，院中独门独院，三间北房，门没关着。段山峰推门进去，杨氏就问：“谁？”段山峰说：“我姓段，名叫段山峰，久仰小娘子这一副芳容，今天我特意来求小娘，赐片刻之欢。我这里白银五十两，赠与小娘子，这是我一分薄意。”杨氏本是贤惠人，

衡州府：府名，以衡山得名，治所在今衡阳市。

说：“叻，你休要满口胡说，这幸亏我丈夫不在家，你趁此快去，我绝口不提。如要不然，我要喊嚷，你可就没了命。”段山峰说：“你敢喊嚷，你来看。”用手一指刀，把杨氏吓的就嚷：“救人。”段山峰恐怕有街坊听过来，街坊都认识，忙急拉刀，竟将妇人结果了性命，将人头包上，捺在间壁院里。院中有一位老头正出恭，见捺进包裹来。还说：“这可是财神爷给的。”叫老婆点灯，一看吓呆了，急忙包上，扔在大洼苇塘里，却撞会李福捡着。段山峰以为这件事没人知道，今天刘文通一提梁官屯这件事，段山峰吓得颜色改变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二十八回 众官人奋勇捉贼 李文龙无故中计

话说刘文通一说梁官屯这件事，段山峰立刻酒往上一撞。自己一想：“这件事没人知道，听说刘喜把笑话刘三告下来，也没把刘三怎么样办，我这事承认不得。”想罢说：“刘贤弟，我梁官屯做什么？”刘文通说：“要得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，你在梁官屯杀死刘喜之妻，你打算我不知道？”段山峰说：“你满嘴胡说，知道你便怎么样？”刘文通说：“现在有人要拿你，我给你送信，尽其朋友之道。”段山峰说：“除非你勾人拿我。”和尚那边说：“对，要打起来。”和尚“叭嚓”把酒盅摔了。立时楼下王雄、李豹众官兵喊嚷：“拿！”王雄、李豹刚一上楼，和尚用定神法给定住。段山峰一瞧不好，一脚把桌子踢翻了，扳下桌腿照刘文通就打，刘文通用了大擎，拉出单鞭就交了手。伙计吓的一跑，忘了楼梯，滚下去了。和尚直嚷：“了不得了。”顶起八仙桌乱跑，段山峰拿桌腿一打刘文通，和尚顶着八仙桌一截，就打在八仙桌上，刘文通拿鞭打段山峰，和尚不管。段山峰一听四面声音，喊嚷：“拿段山峰，别叫他跑了！”段山峰一想：“三十六着，走为上策。”拧身由楼窗往外一蹿，刘文通不会飞檐走壁，说：“要跑了！”和尚说：“跑不了。”段山峰刚蹿下楼去，和尚也往下一蹿，正砸在段山峰身上，把段山峰砸倒，官兵围上就把段山峰锁上。和尚说：“你摔了我的腰，碰了我的腿。”说着话，和尚竟自去了。段山峰心中暗恨和尚，要不是和尚就走脱了，这也无法。王雄、李豹也能动了，同刘文通下了楼，带着段山峰够奔衙门。来到萧山县，老爷立刻升堂，王雄、李豹一回话：“把段山峰拿到。”老爷问：“怎么拿的？”王雄也不隐瞒，回说如何请刘文通帮拿，如何遇有一个穷和尚帮着，照实说一回，老爷又问：“穷和尚怎么样？”王雄一说，老爷心中明白，立刻把段山峰带上来。老爷说：“段山峰，梁官屯刘喜之妻杨氏，你为什么杀的？”段山峰说：“小人不知道。”老爷勃然大怒，说：“大概抄手问事，万不肯应，看夹棍伺候！”立时把夹棍拿过来，三棍棒为五刑之祖，往大堂一扔，段山峰一看，说：“老爷不必动刑，我招就是了。刘喜之妻，因奸不允，故被我杀的，求老爷恩典。”老爷点了点头，叫人先把段山峰钉镣入狱。又把刘文通叫上，看了一看，吩咐李豹、王雄拿一百银子，赏给刘文通。刘文通不要，王雄说：“兄长别不要，老爷赏的。”刘文通说：“这么办罢，给官兵众人分二十两银子，他们辛苦一趟，给衙门伙计大众分二十两，你们哥俩个每人分二十两，剩二十两给段山峰狱里托置托置，别叫他受罪，尽其我交友之道。”王雄说：“就是罢。”正说着话，老爷传王雄、李豹二人上去，老爷说：“你二人赶紧把那帮忙的穷和尚给我找来，我赏你们每人十两银子，找不来我重责你二人每人四十大板。”王雄、李豹下来，一想：“哪找去？”赶紧派伙计出去找穷和尚。少时伙计给锁了三四个穷和尚来，都是化小缘的，也有拿着木鱼的，也有拿着鼓的。王雄一瞧说：“不对，都放了罢。”这才同李豹出来，两个人出来寻找和尚。书中交代，和尚哪去了？原来和尚帮着拿了段山峰，正往前走，只见眼前一乘花轿抬着往西走。和尚一看，按灵光连击三掌，和尚口念“阿弥陀佛”，说：“这个事，我和尚焉有不管之理？”书中节目，叫巧断垂金扇。和尚正走，见眼前有一位文生公子，怀抱着一个婴儿，看这位文生公子脸上带着忧愁之像，头上的文生中烧下窟窿一个，绣带剩了半根，身上文生擎斜钉着七条，看那个样子，步步必摇，似乎胸藏二酉，学富五车。书中交代，此人姓李名李文龙，原本是

萧山县的神童，十四岁进的学，家中很有豪富，父母早丧，娶妻郑氏，也是宦门之女，也因父母双亡，舅母家给聘的，自幼在家中曾读过书，颇识文字，贤惠无比。自过门以后，李文龙只知道念书，不懂得营运，坐吃山空，家业萧条，一年不如一年，直过的上无片瓦遮身，下无立足之地，日无隔宿之粮，郑氏并无半点的埋怨。实在无法，李文龙出去卖字，多少进两个钱，夫妻买点米，日食稀粥，就黄蕪为食，苦难尽述。生了一个孩儿，今年三岁。方会叨叨学语，也不能吃饭。这天李文龙出去了半天，也没卖出一文钱来，家中米无一粒，柴无一束，等钱吃饭。李文龙一想：“大街上粮食店新开张，我可以送副对联，要两个钱可以充饥。”自己这才来到粮食店，李文龙说：“辛苦！掌柜的，今天新张之喜，我来送一幅对联。”掌柜的赶紧说：“先生别写，给你一文钱带着喝茶罢。”李文龙说：“掌柜的，给我一文钱，我怎么拿？”掌柜的说：“先生你别看不起一文钱，卖一斤粮食也未必找出一文钱来。”李文龙听了，臊红了脸，钱也没要。回到家中，李文龙说：“今天没有钱，娘子，你可到隔壁王大娘家借二三百钱，你我好吃饭，明天我进了钱再还她。”郑氏娘子到隔壁说：“大娘，有钱暂借给我二三百文，今天你侄儿没赚钱来，等明天进了钱，再还你老人家。”王大娘一听，说：“孩子，你从没有跟我张过嘴，今天可巧家里一个钱主没有，回头等我儿要给我送钱来，我给拿过去。”郑氏回来说：“官人，王大娘没钱。”李文龙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英雄志捧日，擎天难解饿。大将军手中枪翻江搅海，不能抵挡饥、寒、穷，人生在世上，皆害这三宗病，英雄到此，也未必英雄。”自己正在叹息，忽听外面打门，李文龙出来一看，是个买卖人的打扮。这人说：“我是大街德茂绸缎店的，我们东家要给一个朋友写信，是做官人的书信，要有文理。我们铺子人都写不了，知道先生高才，特来请先生大笔一挥，大概我们东家必要送给先生三两二两的笔资，不知道先生有工夫没有？”李文龙连连说：“有工夫，尊驾在此少候，我带上笔袋。”立刻来到里面说：“娘子你在家中等候，绸缎店找我写信，我去去就来，给了我笔资，你我再吃饭。”郑氏跟着关门。李文龙同这人来到德茂绸缎店，刚一进铺子，众人都嚷：“先生来了，请坐！我们东家少时就来。”李文龙坐下，人家给倒过茶来，李文龙瞧瞧茶太浓艳，自己肚内无食，不敢喝，怕把虚火打下去，更饿得难受。等等去，等到日色西斜，东家还没来，李文龙等的心中焦急，问人道：“怎么贵东家还不来？”众人说：“少时就来。”又等了半天，天黑了，铺子大家吃晚饭，让先生一同吃饭，李文龙：“请罢。”眼看着人家吃上了。好不容易等着东家来了，同着朋友，先应酬朋友，好不容易朋友走了，东家出来，说：“枉先生驾。本要给人家写信，方才这位朋友给带了信来，可不写信了。给先生点个灯笼，请先生回去罢，改日再谢。”李文龙饿了一天，信又不写，自己也不能讹住人家，无法，打着灯笼，垂头丧气回家来了，一叫门，郑氏一开门说：“官人回来了，我等你吃饭。”李文龙一愣，说：“方才米无半粒，哪里来的饭？”郑氏说：“你走后，王大娘送给我三百钱来，我熬了一锅粥。”李文龙说：“好！好！好！”这才来到屋中吃饭。郑氏说：“官人去写信怎么样了？”李文龙说：“我的运气倒到家了，我等到掌灯，人家信不写了。”说着话，吃完了饭，自己到后院去出恭。刚蹲下，就听后门有人拍门说：“娘子，我来了。你不是说你丈夫给人家写信？我学生特意来探望娘子，快开门来！”李文龙一听这话，气得站起来就开门说：“好贼。”那人拨头就跑，一把没揪着。那人由袖口掉下一宗物件。李文龙捡到屋中一

看，气得颜色更变。不知所因何故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二十九回 见字柬立志休妻 济禅师善救烈妇

话说李文龙捡起这宗东西，拿到屋中一看，原来是一个手卷包。打开一看，里面有一对赤金耳坠，里面还有三张字柬，李文龙一看，头一张是七言绝句，上写：

难割难舍甚牵连，云雨归来梦里欢。学生至此无别事，特意前来送坠环。

李文龙一看，气得颜色更变。再一看第二张，也是七言绝句一首，上写：

学生前者约佳期，娘子恩情我尽知。回家焚香求月老，但愿长久做夫妻。

李文龙越看越有气，再一瞧第三张，是西江月，上写：

前赠镯串小扇，略表学生心田。寄与娘子要收严，莫与尊夫看见。预定佳期有日，

后门暗画白圈。云雨归来会巫山，定做夫妻永远。

李文龙看罢，气得三尸神暴跳，五灵豪气腾空。自己一想：“好贱婢，做出这样事来！原来与人私通。”李文龙一想：“字柬上有前赠过镯串小扇，我何不找找这个东西！”本来屋中就是一个破箱子，也没别的东西可以掩藏东西，李文龙过去就开箱子，郑氏说：“官人开箱子找什么？”李文龙说：“我找东西。”说着话，一翻箱子，果然箱子里有一只真赤金镯子，一把垂金小扇。李文龙把镯、扇拿来，往桌上一摔，问郑氏这东西哪里来的，郑氏一瞧也愣了，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李文龙说：“好，我家里日无隔宿之粮，哪里来的这东西？你不知道，这东西怎么会到箱子去？好，好，好，我李氏门中，清净门户，书香门第，焉能要你无廉无耻之辈跟我一处！”说着话由家中出来，一直来到西门。城门已关，门军一看，认得是李文龙，说：“李先生黑夜光景上哪去？我正要求先生给写两把扇子。”李文龙说：“写扇子倒容易，劳驾你把城门开，我出城找人去。”门军立刻开了城，李文龙来到二条胡同一叫门，原来郑氏娘家的舅妈马氏在这住家，当初郑氏出聘事，是舅母家出聘的，现在马氏也居了孀，跟前有一个孩子叫赖子。李文龙来此一叫门。赖子出来把门开开，一瞧说：“大姐夫来了。”李文龙气哼哼走到里面，马氏说：“大姑爷，这时候来此何干？”李文龙说：“我请你到我家去，有要紧的事。”马氏说：“不用说，你们夫妻又吵嘴了。依我说别吵闹，过这份苦日子，莫叫别人家笑话，说穷极了。”李文龙说：“不是，你到我家就知道了。”马氏无法，跟着来到李文龙家中，见郑氏正哭得死去活来。李文龙说：“趁此把你外甥女带了走，我这家中不要她。”马氏说：“为什么呀？辩两句嘴，也不要紧，何必这样大气呢。”李文龙说：“她不犯七出之条，我也不能休她。你来看这镯子，他与人私通来的，你趁此带了走。”马氏说：“甥女你到我家住两天罢，等大姑爷把气消了，我再将你送回来。”马氏劝着，郑氏刚抱起孩子要走，李文龙一把把孩子夺过来，说：“郑氏你这一走，不定嫁与张、王、李、赵什么人，这孩子是我李文龙的，我留下。”郑氏见把孩子夺过去，心中好似箭刺刀割一般。李文龙直催着快走，马氏把郑氏带到家中，次日郑氏娘子直哭，叫他舅母来给劝解李文龙，本来郑氏实不知这东西是哪里来的。马氏来到李文龙门首一叫门，李文龙没开门问：“谁？”马氏说：“大姑爷有气么？我来劝劝你。孩子也得吃乳，我还把姑娘送回来罢。”李文龙说：“你趁此次走，谁是你的大姑爷？哪个认得你？”马氏一听，说：“好李文龙，你真不知自爱，你自赌气，仿佛还求着你哩！”自己回家告诉郑氏说：“李文龙不开门，出口不逊，我不能再给他跪门去。姑娘你就在我这里住着罢，我这里做针黹，有你一碗粥吃。你自己拿主意，我也不能管，

先嫁由爹娘，后嫁由自身。你不愿意跟我住着，任凭你自便。”郑氏一听，放声痛哭，又想思孩子。孩子也是想娘，李文龙见孩子要吃乳想娘，手里又无钱，听外面卖烧饼的来了，出去说：“卖烧饼的，我这孩子直哭，你赊给我一个烧饼，过天我再还你钱。”卖烧饼的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先生有所不知，我没有本钱，赊不起。先生从没跟我张过口，也罢，我给一个孩子吃罢，给钱不给倒不要紧。”李文龙把烧饼嚼烂了喂孩子，那焉能行？一连三天，李文龙又气又惨，三天水米未进，孩子也饿坏了。东壁厢有一家邻居姓王，也是夫妇两个人过日子，男人王瑞，在外保镖。今天王瑞回家来，问问妻子陈氏，西隔壁李先生因为什么把媳妇休了。陈氏说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王瑞说：“不但我知道，我还听说李先生的媳妇在她舅母家，已然说受了人家，给做过兵部尚书卞大人的儿子卞虎卞员外续弦，今天晚上就要娶了。你过去问问李先生，倒是因为什么休的？”陈氏即来到李文龙门首一打门，李文龙开门一看，说：“嫂嫂来此何干？”陈氏说：“你大哥叫我过来打听打听，你为什么把弟妹休了。”李文龙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一言难尽，她犯了七出之条。”陈氏一看孩子不成样子，陈氏说：“可了不得，这孩子要糟蹋，我这里给你二百钱，你给孩子买点药吃罢，给他买糕干泡泡吃，我给你看门，你买去罢。”李文龙无奈，抱孩子出来买糕。刚一出门，济公来到近前，和尚说：“好孙女婿，你真胆子不小，你欺负我们娘家真没人，把我孙女无故给休了。什么叫七出之条？是亲眼见的么？我非得跟你打一场官司，你家里等我，我非得告你去。”李文龙一想，平空又惹出一个爷爷来，过门也没听见提过，看和尚疯颠颠，李文龙心中纳闷。和尚说：“好东西，我刚打外面游方回来，出了这个事。你瞧，我这重孙子也不成样子了，我给你点药罢。”和尚给小孩嚼了一点药，搁在孩子嘴里。和尚说：“李文龙你家里等着过堂罢。”说完了话，和尚就走。李文龙懵懂住了，也没问问和尚倒是怎么一回事。和尚往前走着，正碰见王雄、李豹两个人奉老爷谕出来找和尚。王雄、李豹一瞧见和尚，王雄、李豹一商量说：“咱们过去要提说老爷叫他，和尚准不敢去，莫若咱们蒙他，把他锁上，到衙门再放他。”李豹说：“对。”王雄见和尚来到近前，“哗啦”一抖铁链，把和尚锁上。和尚说：“哟！为什么锁我？”王雄说：“好和尚，你惹的乱子多大？衙门说去罢。”拉着来到衙内，王、李不敢把和尚锁着见老爷，王雄说：“和尚你央求央求我们，把铁链给你撤了。”和尚说：“你敢撤？你们指官诈骗。老爷一无签，二无票，我和尚没做犯法事，怎敢锁我？你们央求我，我也不撤，见老爷去。”王雄一想：“这便怎处？”赶紧说：“圣僧，你老人家别和我们一般见识，我们错了。”和尚说：“便宜你们罢。”这才把铁锁撤了。王雄、李豹一回话，老爷正在大堂开放王全、李福，老爷说：“你二人幸亏见本县，要不然，你两个人有冤难伸，趁此二人回去，不准在外面游荡了。”吩咐人把他二人的东西都给他。正说着话，王雄回禀将和尚带到，老爷吩咐有请。罗汉爷这一到大堂，刚巧断垂金扇，搭救义夫节妇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三十回 知县公堂问口供 济公巧断垂金扇

话说老爷开放了王全、李福，听王雄一回禀，和尚来了，知县吩咐有请。和尚刚一上堂，老爷一看，跟梦中见的穷和尚一般无二，知县赶紧站起身来，抱拳拱手说：“圣僧可是灵隐济颠？”和尚说：“老爷忘了，咱们见过，就是王全、李福不白之冤么？”知县说：“是是。”赶紧吩咐人看座。和尚在旁边落座，知县说：“圣僧从哪里来？”和尚说：“我是上白水湖去捉妖，由此路过。”知县说：“原来如此，圣僧到白水湖去，绍兴府知府顾国章倒跟我相好，我二人虽是属员上司，倒是不分彼此。圣僧要去，我给知府写一封信。”和尚说：“好，请问你老爷一句话。”知县说：“圣僧有话请讲。”和尚说：“老爷在这地面，为官声名如何？”知县说：“本县自己也不知道，圣僧可有耳闻怎么样？”和尚说：“老爷声气可倒不错，倒是两袖清风，爱民如子。就有一件事，老爷不应当不办。”知县说：“什么事？望圣僧说明。”和尚说：“本县内有一位生员李文龙无故休妻，老爷就不应当不办。”知县张甲三一愣，说：“并没见有这案。”和尚说：“有。”老爷立刻传值帖二爷上堂，知县问：“可有人在你手里状告李文龙么？”值帖的说：“没有。”知县又叫官代书来问：“可有人在你手里写呈状，告李文龙么？”代书说：“没有。”老爷又传值日班问：“有人喊冤告李文龙么？”值日说：“并没有。”知县说：“圣僧可曾听见？这件事叫我难办了。吏不举，官不究，没人来告状，我怎么办呢？”和尚说：“有人告他。”知县说：“谁告他？”和尚说：“我告李文龙。”知县说：“圣僧为何告他？”和尚说：“老爷把李文龙传来，他要不是无故休妻，老爷拿我和尚治罪。李文龙不是外人，跟我是亲戚。”知县说：“是是。”立刻派王雄、李豹去传李文龙。且说李文龙回到家中，正自纳闷，哪来的这么一个疯和尚爷爷呢？自己正在思想，听外面打门，李文龙出来一看，王雄、李豹说：“李先生，有人把你告下来了。”李文龙说：“谁把我告下来？”王雄、李豹说：“是一个穷和尚。”李文龙一听，立刻到里面把镢子、小扇坠环、字柬一并带着，抱着孩子一同王雄、李豹来到衙门。李文龙一上堂，见穷和尚旁边跟知县平起平坐，心里说：“我这官司要输。”立刻口称：“老父台在上，生员李文龙有礼。”知县一看，说：“李文龙你无故休妻，既是念书的人知法犯法，该当何罪？”李文龙说：“回禀老爷台，我休妻有因，何言无故？她犯了七出之条。”老爷说：“有何为凭据？”李文龙：“回禀老爷，自那一日找出去给人家写信回来，在后院内出恭，听后门有人叫娘子开门，我开门一把没揪住，那人跑了，由袖口掉下手卷包，我捡起一看，是一对金坠环，情诗三首。我一找找金镢、小扇，因此我将妻子郑氏休回。老父台请看这东西、诗句。”立刻把坠镢、小扇、诗句呈上去。老爷一看，勃然大怒，说：“你这东西就该打，先给我打他二百戒尺。”李文龙说：“请示老父台明言，生员身犯何律，老父台要打我。”知县说：“打完了我再告诉你。”和尚说：“老爷瞧着我，饶恕他，暂记他二百戒尺，老爷告诉他。”知县说：“李文龙，素常你夫妻和美不和？”李文龙说：“和美。”老爷说：“素常你妻子是贤惠人不是？”李文龙说：“素常倒贤惠。”知县说：“却原来你妻子素常安分，夫妻和美，你岂不知这件事有阴人陷害，捏造离间你夫妇么？凡事要三思。你妻子与人私通，可

是亲眼得见么？”和尚说：“老爷派差人把郑氏、马氏并赖子一并传来。”老爷立刻教王雄、李豹下去传人。书中交代，郑氏自从那日跟他舅母回来，第二日求他舅母去给劝说，马氏到李文龙家去，李文龙不但不开门，把马氏辱骂回去。马氏到了家一说，郑氏哭的死去活来，马氏说：“我也不能再去了。”吃早饭后，就来了一个老太太，有六十多岁，到马氏屋中来一见郑氏，这老太太就问马氏：“这位姑娘是谁呀？”马氏说：“这是我外甥女，给的李文龙为妻。”这老太太说：“哟，这位姑娘头上脚下够多好，给的就是那穷酸李文龙么？是怪可惜的。”马氏说：“现在李文龙不要了，休回来了。”这老太太说：“那也好，早就该跟他散了，省得跟他受罪。这可逃出来了，我给你说个主罢，做过兵部尚书的公子卞虎卞员外，新近失的家，要续弦，这一进门就当家，成箱子穿衣裳，论匣子带首饰，有多好？”郑氏一听说：“这位妈妈今年多大年纪？”这位太太说：“我六十八岁。”郑氏说：“好，再活六十八岁，一百三十六，你这大年岁说点德行话才是，不该拆散我夫妇，你快去罢。”这个老太太被郑氏抢白走了。工夫不大，又来了一个四十多岁的妇人，一见郑氏也提说不必跟李文龙受苦，你不必想不开。嫁汉嫁汉，穿衣吃饭，我给你提提卞虎员外好不好？进门就当家，一呼百诺，出门坐轿子，郑氏又给驳走了。一连来了四个，都是给卞虎提亲。郑氏也是聪明人，自己一想：“来了四个媒人，都给卞虎一个人提，要是提两家还可，都提一家，这其中定有缘故。”郑氏一想：“这必是卞虎使出人来离间我夫妇，我莫若应允他，跟他要五百银子给我丈夫李文龙，叫他奋志读书，扶养孩儿。等过了门，我暗带钢刀一把，我话里引话，套出卞虎的真情，我用钢刀把卞扎死，我自己开一膛，方显我贞节之名，叫丈夫李文龙明明白白。”想罢，就跟这个媒婆说：“我愿意了，你可去罢，可有一节，我先要五百银子，没有银子我不上轿。可得把我丈夫李文龙找来，我得见一面，不依着我，还是不行。”媒婆一听，说：“那都好办，打发人把你丈夫李文龙找来你见见，你要银子也现成，只要你愿意，我去说去。”郑氏说：“就是罢。”媒婆去了。次日回来，就说：“停当了，今天晚上就娶，先有人送银子来，随后轿子就到。”正说着话，外面打门，马氏叫赖子开门一看，乃是二位公差。马氏问：“找谁。”王雄、李豹说：“有人把你们告下来了。”马氏说：“谁告下我们来。”王雄说：“李文龙。”马氏说：“好呀！李文龙把媳妇休了，反倒把我们告下来。”王雄说：“老爷有谕，传郑氏、马氏赖子去过堂。”马氏说：“哟，我们赖子一个傻孩子，招着谁了。”王雄说：“老爷有分派。”马氏无法，找人看家，同着郑氏带着赖子一同来到公堂。王雄上去一回话，老爷吩咐：“先把郑氏带上来。”郑氏一上堂，李文龙的孩子已有三岁，一瞧见娘“哇”的一声就哭了，老爷就说：“你是郑氏？”郑氏说：“小妇人伺候。”老爷一看郑氏，衣服平常，说：“你丈夫李文龙为什么休你？”郑氏说：“小妇人不知道。”老爷说：“你愿意跟李文龙不愿意呢？”郑氏说：“小妇虽不敢说知书达礼，我也知道忠臣不事二主，烈女不嫁二夫，求老爷恩典，我愿意跟我丈夫。”老爷说：“你这两天在你舅母家里，你舅母说什么呢？”郑氏说：“我求我舅母去跟我丈夫说合，我舅母被我丈夫辱骂回来，我舅母也不管了。昨天一连来了四个媒人都给我提亲，都提卞虎卞员外一家，小妇人可就生了疑心，这必是卞虎主使出来，离间我夫妇。”老爷说：“你应允没有？”郑氏说：“我应允了。”老爷说：“你既愿意跟你夫，怎么又应允呢？”郑氏说：“我打算跟他要五百银子，给我丈夫李文龙，使他用功读书，扶养

我孩儿。我虽应允，等他把我娶过去，我暗带钢刀，话里引话，套出他的真情实话，我把他扎死，我一开膛，那时呈报当官，可洗出小妇人清白之名。”知县点点头，叫把郑氏带下去，带马氏上来。老爷一看马氏，三十多岁，也很美貌，透着风流。老爷问道：“马氏你外甥女被休回去，你为何不给说合。”马氏说：“回禀老爷，小妇人到李文龙家去，李文龙不开门把我骂回去。我就跟我外甥女说，你愿意在我家住着，我做针黹，有你两碗饭吃，先嫁由爹娘，后嫁由自身，我也不能管。媒人给她说亲，是她自己答应的，小妇人也没叫她另嫁。”知县一听这案没处找头绪，这才问：“圣僧，怎么办？”和尚说：“把马氏带到外面去，立刻把赖子带上来。”知县问道：“赖子你说实话，我给换新衣裳，买肉吃。”赖子本是傻子，说：“不知道。”知县说：“你妈跟谁商量什么计害你姐姐？”赖子说：“不知道。”老爷又问：“你妈叫谁给你姐姐说亲。”赖子仍回不知道。问什么，他总回说不知道。知县为了难，又问和尚，和尚把王雄、李豹叫过来，附耳如此如此，王雄、李豹点头答应。不知和尚有何等妙计，要审问真情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三十一回 吐实情马氏拉卞虎 定妙计佛法捉贼人

话说和尚在王雄、李豹耳边说了几句，王雄转身够奔外面。李豹拿了一方肉，在大堂用板子一打，仿佛打人一般，众官人吓喊堂威，说：“打，打，打！”外面马氏就问：“打谁呢？”王雄说：“打你儿子赖子呢。”马氏一听，心痛的了不得。少时，和尚叫把赖子藏起来，把马氏带上来。马氏一瞧他儿子没有了，也不知搁在哪去，往大堂前一跪，老爷把惊堂木一拍，说：“马氏你好大胆量，你做出这样事来！方才赖子都招了，你所做的事还不实说么？”马氏刚才一楞，老爷说：“大概不用刑，你还不说，已然你儿子都说了，你还敢隐瞒？来人给我掌嘴。”马氏一听，吓的颜色更变，说：“老爷不必动刑，既是赖子说了，我也说。”知县说：“你快实说，本县不打你。”马氏说：“回禀老爷，小妇人居孀守寡，只因没养廉，我跟卞虎住街坊，常给卞员外做活，卞员外常给我家里送钱，给我打首饰，做衣裳，来往频盈，跟小妇人通奸有染。那一天卞员外到我家去，提说在城里二条胡同，瞧见一个西头路北墙门出来一个妇人，二十多岁，生的标致可爱，出来倒脏水，他骑着马由那里瞧见，提说怎么长得美貌。我说：‘你别胡说，那是我外甥女。’他说：‘叫我给接回来拉皮条。’我说：‘不行，我外甥女是贞节烈妇。’后来他交给我一对金镯子，一套垂金扇，叫我给搁到我外甥女家去。他说：‘苟能够拆散他夫妇，许给我五十两银子。’我把镯子留下一只。那一天我瞧我外甥女去，他去外厢方便，我就把镯子、扇子放在箱子里，这是我办的。后来有什么事，我就不知道，那都是卞虎做的。那一天李文龙找我，就叫我把我外甥女带回来，我也不知是怎么回事，这是以往从前真情实话。”老爷一听，吩咐王雄、李豹：“给我传卞虎。”和尚说：“老爷你传得了来么？”知县说：“怎么传不了来？”和尚说：“你想，卞虎乃是兵部尚书之子，家里手下人极多，又是深宅大院，官人一去，他一得着信，由后门就走了。”知县说：“依圣僧之见，该当如何呢？”和尚说：“我带着王雄、李豹、赖子去拿他，我自自有道理。”知县说：“好，圣僧辛苦一回罢。”和尚这才带领王雄、李豹、赖子出了衙门。和尚说：“二位头儿跟赖子上他们家去等我。”王、李二人点头答应，同赖子到马氏家去。和尚一直来到卞虎的门首，一瞧悬灯结彩，热闹非常。和尚来到大门前说：“辛苦辛苦！”门上管家一看，说：“大师父快去罢，我们员外大喜的日子，你赶什么来了？”和尚说：“我念喜歌来了。”管家说：“没有出家人念喜歌的，你快去罢。”和尚说：“咱们是乡亲，你叫我得几吊好下好？”管家一听和尚的口音，说：“大师父你是台州府的么？”和尚说：“是呀！”管家说：“我念与你是乡亲，念罢，念完了，我到帐房给你要两吊。”和尚说：“劳你驾罢，我念：悬灯结彩满堂红，锦绣门挂锦绣灯。和尚至此无别事，特意前来念藏经。”管家说：“和尚你别念藏经呀，这是叫我们员外听见，立刻就把你送衙门。你念吉祥的。”和尚说：“悬灯结彩满门昌，千万别添女家旁。福神喜神全来到，阎王有信请新郎。”管家一听，说：“和尚你是找打，你念好的罢。”和尚说：“我不会了，你给我要钱去罢。”管家说：“我念你跟我是乡亲，要不然，我真给你回禀员外。”和尚说：“你给拿钱去罢。”管家到里面要了两吊钱拿出来，和尚扛着来到西城根二条胡同。到了马氏家中，王雄说：“圣僧，咱们怎么拿卞虎。”和尚说：“赖子。”赖子就答应，和尚说：“赖子你到卞员外那去，你就说：‘我娘说了，叫卞员外不必等晚上娶了，睡多了梦长，这

就发轿去娶，带五百银子。’你说我娘说：‘新人下轿子，叫卞员外亲自递给新人一个苹果，为是平平安安的。’你别提打官司，照我这话说。”赖子说：“噯。”他本是痴子，立刻就到卞员外家去，刚来到卞虎门首，家人都认识，说：“赖子做什么来了？”赖子说：“我娘说了，叫卞员外不用等晚上娶，睡多了梦长，这就以轿娶罢。”家人说：“是”。带着赖子一见员外，卞虎说：“赖子你怎么来了呢？”赖子说：“我娘说了，叫卞员外这就娶，带了银子，找人下轿，叫卞员外亲给新人一个苹果，平平安安的。”卞虎说：“是了，你回去罢。”赖子立刻回来。卞虎叫陪亲太太，立刻鼓乐喧天，坐着花轿来了。这里王雄、李豹就问：“和尚，怎么办？轿子来了娶谁呀？”和尚说：“我上轿，你们两个扶轿杆，你两个人先要五百银子，每人带二百五。我和尚上轿，到那下轿拿他，要不然拿不了他。”正说着话，轿子到了。和尚先把门关上，叫王雄、李豹说：“新人上轿，忌十二属相，不用陪亲太太，叫陪亲太太请回去罢。”王雄、李豹隔着门一说，外面陪亲太太自己回去了。外头鼓手叫：“开门，别误了吉时。”和尚说：“吹个大开门。”外头就吹打。和尚说：“吹个小开门，吹个半开门。”外头说：“不会。”和尚说：“打个花得胜。”外头就打。和尚又说：“打个孙大圣。”外头鼓手说：“不会。”和尚说：“拿红包来。”外面隔门缝往里捺红包，包着钱。和尚说：“捺一个一门五福，捺两个二字平安，捺三个三阳开泰。”和尚说：“还是撒满天星。”都说完了，和尚滋溜进了屋子。王雄一开门，花轿抬进来，有管家跟着，认识王雄、李豹，管家说：“二位头翁跟着帮忙么？”王雄说：“可不是，带了五百银子来没有？没带来可不上轿。”管家说：“带来了。”王雄说：“带来交给我们罢。”管家把银子交给二位班头。花轿堵着门口，和尚上了轿子，王雄、李豹扶着轿杆，吹吹打打，来到卞员外家。轿子搭到里宅落平，卞虎拿着一个苹果往轿子里一递，和尚接过来就吃，随把手揪住卞虎的手腕子，卞虎心里还说：“怎么美人手这样粗？必是洗衣裳洗的。”众多的姨奶奶、婆子、丫环都要瞧这个美人，必是天上少有，地下决无，急至一打轿帘，是一个穷和尚，大众哄堂而笑。和尚说：“好卞虎，你往哪走！”王雄过去一抖铁链，把卞虎锁上，众多家人要拦，被和尚用定身法定住，拉着卞虎来到公堂。知县说：“下面是卞员外？”卞虎说：“老父台。”知县说：“卞虎。”卞虎说：“张甲三知县官。”知县说：“好恶霸。”卞虎说：“好赃官。”老爷勃然大怒说：“卞虎，你好大胆量，竟敢目无官长，咆哮公堂！你为何诡谋定计，图谋良家妇女，与马氏通奸？趁此实说。”卞虎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知县说：“大概抄手问事，万不肯应，拉下去给我重责四十大板！”皂班立刻将卞虎按倒，打了四十大板，打的皮开肉绽，鲜血直流，老爷又问，卞虎本是公子哥出身，从来没受过这样苦，焉能支架得住？这才说：“老爷不必用刑，我实说。我原与马氏通奸，那一天我见了郑氏貌美，我一问马氏，方知道是她外甥女，她说是贞节之妇。我家有一个教读的先生，姓童双名介眉，他给我出的主意，叫我买一对镯子，一把小扇，先叫马氏给郑氏栽上赃。我家开着一座绸缎店，那天故意说请李文龙写信，童先生给我做了两首诗，一首词，拿一对耳环。我派人给李文龙送去，故意叫李文龙知道，休他妻子，我可以托媒人说到我手，这都是童先生出的主意。”知县立刻叫书班写了口供，问：“卞虎认打认罚？”卞虎说：“认打怎么样？认罚怎么说？”知县说：“认打呢，我革去你的员外，照例重办。认罚呢，罚你五千银子。”卞虎情愿认罚。老爷把马氏叫上来，打了

四十嘴巴，知县说：“我念这妇人无知，便宜你下去具结，从此安分。”又把李文龙叫上来，叫书班一念供，知县说：“李文龙你听见吧，你妻子本是贞节烈妇，无故被屈含冤。你趁此接回去，本县赏你五千银子，愤志读书，下去具结。”李文龙给知县磕头，千恩万谢，卞虎给银子，李文龙领下去，众人具结完案，知县这才说：“圣僧在我这里住几天罢。”和尚说：“还有那五百银子赏王雄、李豹二人，我明天就走，要上白水湖去捉妖。”知县摆酒款待和尚。天晚安歇。次日知县说：“我给绍兴府知府顾国章写一封信，派王雄李豹送圣僧去好否？”和尚点头，知县立刻写信，派王雄、李豹二人拿了书信同和尚同去。这才起身，要够奔白水湖。真假济颠捉妖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三十二回 送圣僧捉妖白水湖 假济公投刺绍兴府

话说济公禅师由萧山县告辞，同王雄、李豹顺大路够奔白水湖。道路上饥餐渴饮。晓行夜宿。这一日刚来到绍兴府东门，只见街市上男男女女，拥挤不动。王雄、李豹就打听过路人：“什么事这样热闹？”有人说：“白水湖济公长老捉妖。”王雄说：“怎么，我们还没来，就知道济公来捉妖呢。”就听大家纷纷议论，这个说：“我因为瞧捉妖，行人情都没去。”那个说：“我因为瞧捉妖，买卖都没做。”正说着，就听那边哄赶闲人，说：“大人来了，同着济公长老在白马王庙打公馆喝茶吃饭，少时就上台捉妖。”王雄一看，头里是鞭牌锁棍，旗锣伞扇，后面跟着两匹马，左边是一匹红马，右边是一匹白马，只见红马上骑着一个大和尚。看那样子，跳下马来，身高有一丈，大脑袋，膀阔三停，项短脖粗，赤红脸，穿着黄袍，脖子上挂着一百零八颗念珠，背后带着戒刀，白袜黄僧鞋，真像个罗汉样子。右边骑白马的，是知府顾国章，头戴展翅乌纱，身穿大红蟒袍，玉带官靴。旁边就有人说：“瞧这位济公长老，真是汉晋间罗汉样子。”那个就说：“这许不是济颠僧，济颠僧是颠僧，短头发有二寸多长，一脸泥，破僧衣缺袖短领，腰系绒绦，疙里疙瘩，光着两只脚，拖着两只草鞋，褴褛不堪，酒醉疯颠，那才是济颠僧呢。”用手一指济公，那人说：“就跟这位大师父不差，往来比他还脏。”和尚说：“比我还脏，你认识济公么？”那人信口开河说：“我认识，我跟济颠有交情，去年夏天我在临安盘桓了好几个月呢。”和尚说：“你去年夏天不是在扬州做买卖着，怎么你又上临安去？”那人一听一愣，说：“我在扬州做买卖，你怎么知道？”和尚说：“那是我知道。”这时节王雄、李豹可就说：“圣僧，你看这里可有一个济颠，你要是真济颠，咱们再投信。你要是假济颠，可趁早别碰钉子。”和尚说：“我也不知道我是真的是假的，你们两个人瞧着办罢。”正说着话，马到了跟前，济公一声喊嚷：“好王八猴儿狗，待我来。”过去一把，竟把假济颠的马嚼环揪住。书中交代，这个假济颠是怎么一段缘故呢？原本绍兴府知府顾国章到任不多的日子，东门外有一道河名叫没涝河，这道河又叫白了沟，说济公的全布上都叫白水湖，愚下做书的也不能独出己见，再为改正，也就是白水湖就是了。这个湖的水，忽然放香，沿湖一带的小孩子，走到那里，闻着湖水一香，就跳下去。后来众村庄摆设香案，冲着湖水一祭奠，只见由湖水里出来两股阴阳气，听得见说话，瞧不见人影，一天要吃一个童男，一个童女。要不给送，要把绍兴府一带地面的小孩子全吃了，一个不留。六百多村庄一会议，谁家有孩子都写上名儿，团了纸团，搁在斗里，天天抓，抓出谁家的，把谁家的孩子送给妖精吃。大众一禀官，知府各处张贴告示，谁能给把妖精除了，谢白银一千两。这天，忽然知府的衙门口一声“阿弥陀佛”，来了一个大和尚，赤红脸，身高一丈，穿着黄袍，口称：“我乃灵隐寺济颠和尚是也，正在庙中打坐，心血来潮，知道白水湖有妖精害人，贫僧特意脚驾祥云来到此处，所为降妖捉怪，搭救众民。尔等进去回禀你们太守，就说贫僧来了。”官人进去一回禀，知府迎接出来，说：“圣僧佛驾光临，弟子有失远迎。”跪倒行礼。这大和尚一摆手，大模大样说：“不必行礼，头前带路。”来在书房坐下，知府说：“圣僧由灵隐寺来，何时起身？走了多少日子？”假济颠和尚说：“贫僧今日早晨脚驾祥云而来，特为降妖。”知府说：“圣僧捉妖，用什么东西？”和尚说：“一概不用，就在湖岸高搭法台。”知府一面派人搭法台，一面问

和尚吃荤吃素，和尚说：“荤素皆可。”知府吩咐在东门外马王庙打公馆，陪和尚到公馆用饭。吃完了饭，法台搭好，那时知府同和尚来到白水湖岸头。和尚一跺脚，上了法台，一烧香，心中祷告过往仙灵：“弟子本是飞龙山炼气士，皆因白水湖妖精害人，我也不是兴妖作怪，所为把妖精除了，搭救这方黎民，望神灵保佑！”祷告已毕，画了三道符，用戒刀粘上，一点一晃，这团火光有海碗大小，口中说：“这道符出去，一到湖里，就叫妖精出来。”说罢往湖里一甩，只听湖水“哗啦啦”一响，声如牛吼雷鸣一般，就见水往两旁一分，由湖里出来两股阴阳气，直奔这和尚照下来。这和尚一张嘴，出来一股黑气，把那阴阳气顶住。他这股黑气有核桃粗，那股阴阳气有茶杯口粗细，眼瞧这湖里出来的阴阳气，把他这股黑气直往下压。书中交代，这白水湖里这妖精，有八九千年的道行，这个假济颠，只有五千年的道行，故此敌不住。众人瞧着也不懂，就见这和尚热汗直流，法台咯吱咯吱直响。天到日色西斜，偶然云生西北，沉雷“咕噜噜”一响，这股阴阳气收回去，这和尚累了一身汗，说：“老爷，今天贫僧未带法宝，我回庙去取法宝，明天再来捉妖。”知府说：“圣僧回灵隐寺有几百里，哪能就来了？”和尚说：“贫僧会驾云。”说完了话，嗞溜一股黑烟没了，众人都说这可是神仙。知府回衙，次日果然这和尚又来了。他原本不是这白水湖妖精的对手，他回山要请一位有本领的老道帮忙，那老道也有八九千年的道行，偏巧不肯出来管。他一怒，今天要跟白水湖的妖精来拼命。一见知府，知府知道这取了宝贝来，仍吩咐在马王庙打公馆，顶备吃饭。今天就吵嚷动了，瞧热闹的人拥挤不动。知府同着假济颠够奔马王庙，正往前走，真济颠一声喊嚷，过去一把将假济颠的马嚼环揪住。真济公说：“好东西，你敢前来捉妖。”假济颠一看，是一个疯疯颠颠的穷和尚，焉想到罗汉爷早把佛光、金光、灵光三光闭住。假济颠看着是个凡夫俗子，连忙就问：“这位法兄请了。”真济颠说：“你跟我论兄弟么？”假济颠说：“论哥们你不愿意么？”真济颠说：“我倒怕你不愿意，你上哪去？”假济颠说：“我去捉妖去。”真济颠说：“你去罢。”又把马嚼环松开了。假济颠同知府够奔马王庙去了。王雄、李豹一瞧和尚，虎头蛇尾，过去的时节仿佛真哼，有前颈没后颈，王雄、李豹就说：“圣僧，咱们这信是投好，是不投好？”和尚说：“你们两位瞧着办罢。”王雄、李豹自己一想，有心不投信罢，又怕老爷想：“你管他是真济颠假济颠，我叫你投信你不投？”有心投罢，又怕老爷说：“瞧见一个济颠僧，你二人为什么还投信，碰钉子呢？”左思右想，无奈还是投罢，这才同着和尚来到马王庙。王雄、李豹来到里面门房，一道辛苦，绍兴府的稿案本姓张名叫张文元，原先也在萧山县当过稿案，认识王雄、李豹，连忙问：“二位头儿从哪来？一向可好？”王雄说：“我二人奉了县太爷之命，来给太守下书，荐来一位济公长老，给白水湖捉妖。”张文元一愣，说：“我们这里有一位济公长老，怎么会又来了一位济公？在哪里？”王雄说：“在门口呢。”张文元同着来到门口一瞧，和尚靠着影壁在地下坐着睡着了。王雄用手一指，说：“就是这位和尚。”张文元一看，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依我说你们二位不必投信了，瞧我们这里这位济公，真是罗汉的样子。这个和尚简直是乞丐。”王雄说：“我二人奉老爷之命来投书，不能不投呀！你给回回罢。”张文元无法，到里面一回，知府顾国章正同假济颠谈话。张文元把信拿进来，知府一看，微

微一笑说：“圣僧，你看世界上真有这等无知之辈，冒充你老人家的名姓。”假济颠一听，说：“怎么回事？”知府说：“现有我的朋友萧山县知县，又给荐了一个济颠和尚来，真乃可笑。”假济颠一听，一哆嗦，心说：“许是真的来了。”知府说：“请进来瞧瞧罢。”立刻张文元出来一找，和尚没了。正在各处找寻，忽听厨房里厨子嚷：“哪来的个穷和尚偷菜吃来了，这是给济公长老预备的。”张文元来到厨房一看，见穷和尚偷酒喝，还大把抓菜呢。张文元说：“和尚，我们太守请你哪。”济颠一声答应，这才往里够奔。不知真假济颠见面该当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三十三回 真假僧会面马神庙 邀道友携宝报前仇

话说知府吩咐有请，张文元同着真济公来到里面。假济颠一看，是方才揪马嚼环的那个穷和尚，假济公就问：“来者法兄，怎么称呼。”真济颠说：“我乃灵隐寺济颠僧是也，你是谁呀？”假济颠说：“我也是济颠。”真济颠说：“你也是济颠，我在庙里怎么没瞧见过你？”假济颠说：“你也不用瞧见过没瞧见过，回头上台做法，谁有能为谁是真。”济公说：“也好，咱们先吃饭要紧，千里为官，还为的是吃穿呢。来，摆酒摆酒！”知府立刻吩咐把酒摆上，和尚大把抓菜，抓起来还让：“知府你吃这把。”知府一瞧，和尚伸出手来似五根炭条一般，连忙说：“请罢。”和尚大吃大喝。吃喝完毕，知府同着真济颠、假济颠来到法台，但则见这瞧热闹的人多了，假济颠说：“法兄上台呀。”真济颠说：“怎么上去？”假济颠说：“施展法术上去呀。”真济颠说：“我不会，我拿梯子上去。”假济颠一跺脚上了法台，真济颠故意爬梯子上去。假济颠说：“你先烧香罢。”济公拿过香来就点，假济颠说：“你祝告么？”真济公说：“祝告什么？”假济颠说：“你心里有什么，就祷告什么。”济公说：“我穷。”假济颠说：“穷没人管。”济公就说：“我饿。”假济颠说：“你倒是捉妖念咒，施展法术，别耍笑作玩。”济公说：“我不会。”把香火冲下，往香炉里一插，真济公一滚身跳下法台，正碰见胡秀章、孙道全二人，说：“师父怎么不管捉妖？”和尚说：“你们两个人早来了，咱们不管，回头有比咱们爷们能为大的来捉妖，咱们瞧热闹罢。”济公又说：“我先前教给的咒，忘了没有？”孙道全说：“什么咒呀？”和尚说：“俺嘛呢叭迷吽！俺，敕令赫！”孙道全说：“那我记得。”和尚说：“你记得，好，你拿着宝剑，站在湖沿上，冲着湖念我这个咒，湖水就上不来。要不然，湖水一上来，就把众黎民全都淹了。”孙道全点头答应，就到湖沿上去念咒。这个时节，假济颠在法台上见真济公一下去，连众瞧热闹人都瞧着可笑。假济颠在台上画了三道府，点着往湖里一甩，就听湖里水一响，声如牛吼，往两旁一分，波浪滔天，由当中出来一股阴阳气直奔法台。假济颠一张嘴，出来一股黑气就把阴阳气顶住。本来他不是湖里妖精的对手，仍然这阴阳气直往前赶，他这股黑气直往回抽，眼看就要抽完了。假济颠正在危急之际，就听见念一声“无量寿佛”，又一声“无量寿佛”，来了两个老道。头里走的这老道，发挽双鬢髻，穿着青布道袍，青缎护领相衬，腰系黄绒绦，白袜青云鞋，面如刀铁，粗眉大眼，押耳黑毫，海下一部钢髯，由如钢针，雅似铁线，在肋下佩着宝剑，背后背着一手乾坤颠倒迷路旗。后面跟定一个老道，头带青缎九梁道冠，身穿蓝缎道袍，青护领相衬，腰系丝绦，白袜云鞋，白脸膛，俊品人物，身背后背着周天烈火剑。书中交代，这位白脸膛老道，乃是神童子褚道缘。前者跟济公为仇，分手之后，他回到铁牛岭避修观，得了加气伤寒病了。他师兄孙道全到临安去找济颠，替他报仇，一去不回来。褚道缘病好了，一打听不但孙道全没替他报仇，反认他济颠和尚为师。褚道缘这个气就大了，他自己带上周天烈火剑，够奔双松岭三清观。这庙中有一个老道，叫鸳鸯道张道陵，跟褚道缘至好。褚道缘知道张道陵庙中有一种镇观之宝，叫乾坤颠倒迷路旗，勿论什么精灵，一晃这旗子就得显原形，就是带路金神，一晃这旗子就得翻身栽倒，若是凡夫俗子，能把三魂七魄晃散。褚道缘这天来到三清观，一见张道陵，就把受济颠和尚欺辱的话一说，现在孙道全怎么玷辱三清教，认了和尚为师，褚道缘说：“我来求兄

长替我报仇雪恨，我知道你有乾坤颠倒迷路旗，你可以带着跟我到临安去找济颠报仇。”张道陵说：“这件事我可不敢应允，乾坤颠倒迷路旗乃镇观之宝，上辈遗留。前番有蟒精来偷盗，没盗了去，后来又来了一个壁虎精，也没盗了去。有我师爷在日就说过，无故不准妄动，你另请高明罢。”褚道缘说：“兄长你我知己，勿论怎么样，兄长得替我出力，不管也要管。”张道陵见褚道缘苦苦哀求，自己无法，说：“也罢，我跟你去一回就是了。”这才请出乾坤颠倒迷路旗，带着同褚道缘下山。”这天来到临安，同到灵隐寺一找济颠，门头僧说：“济颠有人请去，上白水湖捉妖去了。”二人这才往白水湖追赶，要找济颠，连孙道全找着全杀，谁也不留。这天两个老道刚来到绍兴府东门，就见街市上瞧热闹的人拥挤不动，纷纷传言说：“济公长老在白水湖捉妖。”二人来到法台临近一看，不是真济颠。张道陵说：“贤弟你来看，我打算是真济颠捉妖赶精，法台也是妖精，妖精捉妖，这倒新鲜。”褚道缘说：“兄长你我今天上法台，帮着这个妖精把湖里的妖精捉了，你我二人显显能为。兄长你留着宝贝迷路旗捉拿济颠，我这周大烈火剑能请天火、地火、人火三昧真火，是我师父的宝贝，可以捉妖。”二人商量好了，来到法台上，说：“上面僧人不必害怕，待山人前来跟你捉妖。”说罢，二人趁脚风上了法台。假济颠正在不得了，恨不能有人帮着才好，连忙说：“二真人快快大发慈悲，把妖精捉了，给民间除害。”褚道缘说：“兄长瞧我的。”立刻画了三道符，用周天烈火剑一粘，说：“我这一道符甩在湖里，就能叫妖精上来现原形。”自己以为能为大了，其实更不行，就见他把符点着，口中念念有词，说声“敕令”，往外一甩符，焉得到真仿佛有人从手里把宝剑夺出去似的，连宝剑出手，落到湖内。褚道缘一跺脚说：“了不得了，把我的宝贝失了。”张道陵说：“谁叫你多管闲事，又要捉妖，这自然是失了。你我走了罢，找济真去罢。”褚道缘无法，立刻跳下法台。这两个人来的很勇，回去的更快，褚道缘垂头丧气同张道陵往回走。正往前走，只见前面来了两个人，都是壮士打扮。一位是紫壮帽，紫箭袖，身披大氅，面似蓝靛，发似朱砂，红胡子，一位身穿蓝翠褂，俊品人物，来者非是别人，正是雷鸣、陈亮。这两个人是由小月屯来找济公，要瞧热闹，正碰见两个老道。雷鸣、陈亮不打听也没事，偏巧雷鸣就问：“借光，道爷是从白水湖来么？”老道说：“是呀。”雷鸣说：“你瞧白水湖是济公捉妖么？”褚道缘一愣，说：“你们二位打听济颠，跟济颠认识么？”雷鸣说：“那是认识，济颠是我们师父。”褚道缘一听，“呵”了一声，说：“你二人既是济颠的徒弟，甚好。我正找济颠，找不着，就是你二人罢，张道兄把宝剑给我，我杀他二人。”张道陵说：“何必你动手，叫你瞧瞧我这乾坤颠倒迷路旗的利害。”说着把旗子拿出来，打开一晃，口中念念有词，雷鸣、陈亮这二人一瞧天旋地转，雷鸣、陈亮破口大骂：“好个杂毛老道，二位大太爷跟你们远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冤各有头，债各有主，无故跟二位大太爷做对？我杀你两个杂毛老道。”雷鸣、陈亮打算要拉刀动手，无奈身不由己，头晕眼眩，翻身栽倒在地，不能转动。张道陵把旗子卷上，哈哈一笑，说：“贤弟，你可以看见了。”褚道缘说：“看见了，真是宝贝。”张道陵说：“这找不着济颠，杀他两个徒弟，也算报了一半仇。”把宝剑递与褚道缘，褚道缘刚要杀雷鸣、陈亮，就见那边一声喊嚷：“好杂毛，无故要杀我徒弟，冤有头，债有主，待我和尚老爷与你们分个高低上下。”济公禅师赶到，初会乾坤颠倒迷路旗，不知僧道斗法，胜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三十四回 白水湖丢失烈火剑 密松林初试迷路旗

话说老道褚道缘正要杀雷鸣、陈亮，济公禅师赶到。褚道缘一看，说：“道兄，你看济颠来了。”张道陵说：“好，待我来。”伸手拉出乾坤颠倒迷路旗，说：“济颠你可认得山人？”和尚说：“褚道缘，你先等等。冤各有头，债各有主，我跟你有仇，徒弟没招惹你，你叫我徒弟走他们的，有什么话，咱们再说。”褚道缘说：“可以。”和尚过去把雷鸣、陈亮救起来，给了两个人一块药吃，这两个人好了。雷鸣、陈亮说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上哪去？”和尚说：“你们两人不用管，去到白水湖等我去，我少时就去。”这两个人走了。和尚这才说：“你们两个老道，打算怎么样？”张道陵说：“和尚，你无故欺负三清教的人，今天山人特来找你，你可认识山人这宝贝？”和尚说：“我认识怎么样？”张道陵说：“你要知道我的利害，跪倒给我磕头，叫我三声祖师爷，饶你不死。如要不然，当时我拿这乾坤颠倒迷路旗，结果你的性命。”和尚哈哈一笑说：“我叫你三声孩子。”张道陵一听，气往上撞，当时一晃迷路旗，口中念念有词，眼瞧和尚滴溜溜转，东倒西歪。老道说声“敕令”，和尚翻身栽倒。张道陵一看，说：“贤弟你看见了，我已将和尚治住，是你杀我杀？”褚道缘说：“我立刻杀他。”随即赶过去，恶狠狠照定和尚脖颈就是一剑。只听宝剑当啷啷一响，和尚脖子冒火星。褚道缘说：“和尚好结实脖子。”张道陵说：“这不是和尚罢。”一句话说破，再一瞧，是半截石头桩，和尚踪迹不见。张道陵说：“了不得，这叫替行挪移大搬运。这和尚能为不小，既是我这宝贝拿不了他，比你我的道行大，你我不是他的对手，咱们得请能人拿他。”褚道缘说：“请谁去？”张道陵说：“请你师爷爷紫霞真人李涵龄去。”褚道缘说：“不行，我师爷爷决不管。”张道陵说：“你爷爷或者能与帮助更妙。不然，到八卦山去请坎离真人鲁修真来。他有一宗镇观之宝，名曰乾坤子午混元袋，勿论什么妖精装在里面，一时三刻化为脓血。岛洞金仙，装在里面，能把道行没了，连西方的罗汉装上，都能把金光散了。”褚道缘一想说：“也好。”二人这才够奔八卦山去了。和尚借遁法走了，回归白水湖。刚来到湖岸，雷鸣、陈亮赶过来行礼说：“承蒙师父救命，要不然，已死在老道之手。”和尚说：“不便行礼。”雷鸣、陈亮说：“师父那台上捉妖的和尚是谁？”济公说：“那是假济颠。”雷鸣说：“怎么济颠还有假的？”和尚说：“那是自然，你瞧，了不得了，这个假济颠要了不得。”雷鸣、陈亮瞧着也不懂，就见湖里出来这股阴阳气，把他这股黑烟压的剩了有几尺，再要少待片刻，把黑气欺没了，阴阳气一卷，就把他卷到湖里去，他这五千年道行就完了。眼瞧这假济颠热汗直流，法台咯啷咯啷直响，济公禅师心中有些不忍，这才口念阿弥陀佛，由腰里把僧帽拿出来戴上。和尚说：“亮儿给我拿个折。”陈亮一想：“这倒不错，把陈字去了，净吃亮儿。”立刻给和尚把僧袍拿了个折。和尚把绒绦紧一紧，说：“雷鸣、陈亮你两个人上西边铺子门口，雨搭底下去，我和尚有事。”雷鸣、陈亮就到铺户廊檐下去一站。和尚恭恭敬敬，冲西北磕了三个头，起来也到廊檐下一站。少时云生西北，雾长东南，沉雷一响，大雨点真有钱大，赶精雷一响，避邪湖里，这股阴阳气收回去了。台上假济颠也怕雷，他也是妖精，自己一想：“得找个有造化的人，可以躲避雷，大概知府顾国章皇上家的四品官，必有造化。”假济颠正要找知府去，忽然往西一看，见穷和尚一摸脑袋，透出三光。他一看是身高十丈，头如麦斗，身穿织

铎，赤着两只腿，光着两只脚，是一位活报报知觉罗汉。假济颠连忙来到真济颠跟前，说：“圣僧你老人家救命。”和尚一掀僧袍，说：“这里头蹲着来，老实点，别碰了零碎。”这个时节，狂风暴雨就下来了。瞧热闹人，跑的跑，躲的躲，知府在看台上也下来了。眼瞧着这法台上的大和尚，跑到那穷和尚的僧袍底下蹲着去，知府心中纳闷。这个时节一个电闪，跟着一个雷，这霹雷老打不着。济公一按灵光，说：“好东西，真是作怪。假济颠你出来，我用用你。”假济颠说：“圣僧，我不敢出去，怕雷霹。”和尚说：“不要紧，把我的帽子给你戴上。此时湖里的妖精，给雷震迷了。他头上顶着一块脏布，乃妇人所用污秽之物，雷不能霹他。你到湖里去把脏布抢过来，雷就把他击了。”假济颠这才戴上济公的僧帽，够奔湖岸，滋溜跳下湖去。知府看得明明白白，少时呱啦一个霹雷，雨随着就小了，就听湖水哗啦啦一响，妖精翻上来了。大众一看，这个妖精，其形是龙脑袋，两只眼没了，有两条腿，长有三十余丈，一身净鳞。这宗东西名叫鳄鱼，乃是龙种。这鳄鱼天底下地上头，只有一个，够五百里地长，这是个小的。这种东西最利害无比，龙之性最淫，比如龙要污了牛，下出子来，名曰特龙，污了马，下出驹来名曰龙驹，龙污了驴，下出子名曰骞龙，污了羊，生子名曰猖龙，污了猪，生子名曰猖龙，要污了野鸡，下了蛋，入地一年走一尺，四十年起蛟，它一出来，能使山崩地裂，四周带起四十丈水来，乃是龙王爷的反叛。这个鳄鱼，天下大患，今天被雷击了，雨也住了。知府知道是穷和尚的魔术，请的雷，这才下了看台，过来给济公行礼，说：“圣僧佛法无边，弟子深为感念，请圣僧到衙门一叙。”和尚说：“太守大人，你把这鳄鱼叫人抬回去。他那两只眼，是两颗避水珠，在内肾囊里，取出来，乃是无价之宝。他周身骨头节里都是珠子，他那两只爪，是真锹抉。大人你得这个鱼，取出珠子来，胜似敌国之富。”知府一听，喜乐非常，吩咐把方才那假济颠骑的马，给圣僧备过来。手下人答应，旁边胡秀章赶过来，说：“圣僧你老人家上衙门去，我要回家了，在家中候着你老人家。”和尚点头，雷鸣、陈亮、孙道全过来，随着济公左右。和尚上了马，同知府并马而行，刚走到绍兴府东门，忽然济公骑的这匹马一叫，连蹶带跳，往北就跑。知府赶紧吩咐人快截马。大众官人都嚷截，但是谁也没截住。和尚的马，一直往北跑下去了。雷鸣、陈亮、孙道全随后追赶，和尚这匹马奔走如飞，跑下有二十多里来。和尚说：“好东西，真跟我玩笑。”正往前走着，眼前树林子一声：“阿弥陀佛，师父别走，弟子给你老人家送帽子来了。”济公一看，正是假济颠。书中交代：这个假济颠怎么一段缘故呢？只因绍兴府正南有一座会稽山，山下住着一个打柴的，姓李名云。这个人乃是饱学，时运不佳，家中贫寒，不能念书。家有老母，李云事母至孝，就指着打柴度日。一天打两担柴，一担柴余米，一担柴自己烧。这天拿着扁担板斧，到山上去打柴，刚走到山口，就见那里有一条大蟒，有好几十丈长，两只眼似两盏灯，张着血盆似的大嘴。李云吓得魂不附体，把扁担、板斧都丢了。跑回家去，吓得战战兢兢。他母亲就问：“儿呀，怎么了？”李云说：“吓死我了，我拿着扁担、板斧刚要上山去打柴，刚走到山口，看见一条大蟒，真有水缸粗细，有好几十丈长，两只眼像两盏灯，张着大嘴要吃我，吓的我把扁担、板斧都捺了，赶紧跑回来。”老太太一听，说：“扁担板斧倒是小事，只是我儿有命，可以养赡为娘。”次日李云还得去打柴，家中又并无余粮，无奈跟街坊又借了一根扁担，一把斧子，够奔会稽山。刚来到山口一看，大蟒尚未走，吓得李云又把扁担斧子捺了，

又跑回去。老太太一看，见李云吓的颜色更变，又问：“李云为何惊慌？”李云说：“大蟒还在那里。”老太太说：“可别去了。”又过了一天。次日家中颗粒俱无，不去就得饿着，李云想：“我把人家担绳等件也都捺在那里，怎么赔人家？”这样一想，不顾命了，当时由家中出来，够奔山口，捡扁担打柴。不知李云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三十五回 济公请雷诛妖怪 飞龙诚心拜圣僧

话说李云因家中无柴米，老母不能充饥，自己无法，来到山口，一捡两条扁担，两把板斧。大蟒也并不吃他。李云由蟒边走过去，上山打柴，挑柴回来，仍由蟒旁边过，大蟒也不动弹。后来一传，嚷动了会稽县知县，来祭奠大蟒。知县烧香说：“大蟒你真有道德，你快走，找深山洞府参修去，可以成正果，少得民间作乱。”果然一阵风，大蟒起在半悬空，往四外一看，见有一座山洞，洞里有一股妖气。大蟒摇身一变，变了一个老道，头戴九梁中，身穿蓝道袍，白袜云鞋，来到洞门。往里一看，里面有一个和尚，端端正坐，闭目参修。老道说：“这位道兄请了。”和尚一看说：“道兄从哪里来的？”蟒老道说：“我原本在虎邱山禅家院参修，那里有大造化人占了，我此时无地安身。师兄你怎么称呼？在此何干？”和尚说：“我乃飞龙僧是也，在洞中修真养性。未领教道兄怎么称呼？修炼有多少年代？”蟒老道说：“我有八千多年的道行，我乃无名氏。你有多少年的功德？”和尚说：“我有五千年的道行。我虽是五千年，我可做了些功德事，常在外面施符水治病，了然功德，常常下山，不在洞内。道兄既是没处去，何妨你就在我洞中一同参修，你我彼此也有个伴当。”老道说：“也好。”就同飞龙僧二人在一处，时常盘道说法。这天和尚说：“道兄，你在洞里养静罢，我要下山去做功德事。”老道说：“好，你去罢，我也不懂的做功德，我就懂的参星拜斗，务正参修，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。”和尚下了山，在外面治病。听说白水湖妖精闹的利害，飞龙僧想：“知府贴榜文，请人捉妖，我要把妖精除了，也是一件功德事。”自己一想：“我见知府，我说，我是飞龙僧，他准不恭敬我。听说尘世有个济颠僧，名头高大，莫如我变做个济颠僧，知府准恭敬我，他又没见过济颠僧什么样儿。”他自己想，济颠必是个大罗汉样子。他这才变了一个大和尚，赤红脸，穿黄袍，一见知府很恭敬，焉想到一捉妖，他不是那湖里妖精的敌手。他说回庙去取法宝，他是回了山了，一见蟒老道，提说在白水湖捉妖之故。飞龙僧说：“道兄，你帮我把妖精捉了，你我也是一件功德。”老道说：“我不行，我也不会法术。再说咱们两个人也是妖精，又非正果，哪有妖去拿妖的道理，你自己去罢，我也不想有功，但求无过就是了。”飞龙僧一想：“蟒道真不懂交情，也罢，我也不需要你，明天我自己去，跟白水湖妖精一死相拼，拼着我这五千年道行不要了，我捉不了他，我也就不回山了。倘如上天有眼，可怜我，也许我成了事。”到次日，这才来跟妖精拼命，偏巧遇见真济公。他想：“济公他老人家，乃是罗汉，我趁此机何不认圣僧为师，也可以学点法术。”济公叫他戴着帽子，到湖里把鳄鱼头上的妇人脏布抢了去，雷把鳄鱼击了。飞龙僧在暗中看着，知府给济公备马，请济公上衙门。他暗中一打济公这匹马，马往北跑走来，他这才由树林绕出来，口称：“圣僧别走，弟子给你老人家送帽子来了，求圣僧大发慈悲，收弟子做个徒弟罢。”济公禅师一看，原来是假济颠，哈哈大笑说：“你要拜我和尚为师，我瞧你是什么变的。”假济颠说：“师父要瞧我的本像，那倒现成。”立刻把帽子递给济公，他把身形一晃，露出本像。济公一看，这宗东西，有二十余丈长，有十二条腿，也是龙脑袋，他本是龙种，龙要污了蜈蚣，就生这宗兽，名叫飞龙，故此他叫飞龙僧。济公看罢，说：“你要认我和尚为师，我不能收你，我们和尚都是人，没有畜类当和尚的。”飞龙僧

直叫，人有人言，兽有兽语，说：“圣僧慈悲慈悲罢。”和尚说：“你要

认我也行，我把你用火烧了，你再投胎，托生人世，长大了，我收你做徒弟。”飞龙说：“火烧不好受。”和尚说：“要不然，我拿石头把你打死。”飞龙说：“我舍不得我这五千年的道行。”和尚说：“要不然，我不收你。”飞龙一听，身形一晃，一溜烟没了。忽然济公的这匹马又惊了，和尚说：“好东西，你这可是存心跟我耍笑。”说着话，正往前走，只见跟前一晃，来了一个和尚，也是短头发有二寸多长，一脸的油腻，破僧衣，短袖缺领，腰系绒绦，疙里疙瘩，光着两只脚，穿着两只草鞋，跟济公一个样子的打扮。来到近前说：“师父你这收我不收我？”济公一瞧也乐了，说：“也罢，我和尚收你就是了，你过来。”济公用手拍着他的天灵盖，说道：“你得道绍兴南，出家会稽山，神通多广大，舍药济贫寒，修行飞龙洞，道德五千年，拜在贫僧面，赐名叫悟禅。”小和尚立刻给济公磕了头。济公说：“徒弟跟我走罢。”师徒二人刚要往回走，雷鸣、陈亮、孙道全三个人追赶下来，远远一看，雷鸣说：“老三你看咱们师父分身法。”孙道全说：“不是，东边站着穷和尚，是方才那个假济颠变的，西边站着那才是咱们师父呢。”雷鸣说：“你怎么瞧得出来？”孙道全说：“我拿符水洗过眼，我看的出来。他头上有黑气是妖精。”陈亮说：“什么妖精？”孙道全说：“看不出，只知道是妖精。”说着话走到切近。济公说：“雷鸣、陈亮、悟真过来见见你师兄，我收他做徒弟，起名悟禅。”雷鸣、陈亮说：“师父你收徒弟，有个先来后到，我们先进门，他后进门，怎么他倒是师兄呢？”济公说：“不论先收后收，他的道行比你们大，过来见见。”雷鸣说：“比比身量，他也矮得多。”雷鸣、陈亮过来，要跟悟禅比，悟禅赶紧跑在旁边躲闪。济公说：“你跑什么？”悟禅说：“师父不是别的，我身子零碎东西多，怕他们两人挨着我，得便偷的什么。”雷鸣说：“好，你这个嘴真尖。”济公说：“别空闹，咱们走罢。”师徒五个，这才回到知府衙门，济公下了马，大家往里够奔。来到书房，知府顾国章一瞧一愣，说：“哪位是济公？”和尚说：“这是我的徒弟悟禅，改头换面，你们就不认识了。”知府说：“原来是少师父，请坐请坐。”立刻大众落座，有家人献茶，知府吩咐摆两桌酒，悟禅、悟真、雷鸣、陈亮四个人一桌，知府陪着济公喝酒谈说。正喝着酒，进来家人回禀，拿着一封信，说：“大人家里来了信了，有紧要的事，请大人过目。”知府接过信来一看，叹了一口气：“圣僧请你看罢，我的官运实在不好。”和尚说：“怎么？”知府说：“现在家有老母，今年已七十余岁，病的甚沉重，倘然我娘亲一故，我岂不是要丁忧守制”，和尚一按灵光，说：“不要紧，我和尚有药，管叫老太太吃了多活几年。”知府说：“虽有药那也不行，我家离有一千八百里，遥遥往返，得走一个月，有药也赶不上。”和尚说：“不要紧，叫我的徒弟给你家里送去。悟禅过来。”悟禅说：“伺候师父。”和尚说：“我派你给太守家里去送药，得几天回来？”悟禅说：“大人家里不是山东么？”知府说：“是。”悟禅说：“要没什么耽误，有两个时辰，我就回来。”知府一听，心中有些不信：“少师父你要真能两个时辰打回来，我写一封信，求师父把药送到我家里，有一挂多宝串，给我要来。”悟禅说：“那行。”济公给了一块药，交给悟禅，悟禅说：“师父我走了。”济公说：“你去罢。”悟禅刚一出门，转身又回来，说：“师父我不去了。”济公说：“怎么？”悟禅说：“师父你瞧，知府有多大样子，这么远我去给送药，他

丁忧守制：旧时守丧的规矩。父母去世，儿子需辞官回家守孝三年。

连送都不送，仿佛应当则分，我不去了。”知府一听说：“少师父，不要见怪，我疏忽了，少师父请，我送你。”悟禅这才往外走，知府刚送出衙门，说：“少师父多辛苦。”悟禅一晃脑袋，嗞溜一股烟没了。就听二门里“哎呦、噗冬哗啦”，怎么一回事呢？原来家人刚打厨房拿油盘，托着四样菜来上菜，一进二门，只见一个小和尚一晃脑袋，一溜烟没了，吓得他油盘也摔了，跌了一个跟头。知府故作没瞧见，这就是大人不见小人过。知府进来陪着济公喝酒，偶然和尚一哆嗦，赶紧把雷鸣、陈亮叫到无人之处。济公禅师说一夕话，把雷鸣、陈亮吓的赶紧就走。不知所因何故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三十六回 知府衙悟禅施妙法 曹娥江雷陈赶贼船

话说济公禅师正喝着酒，打了一个冷战，一按灵光，早已占算明白，连忙站起身，把雷鸣、陈亮叫到无人之处，说：“雷鸣、陈亮，你们两个人是我徒弟不是？”雷鸣、陈亮说：“师父这话从哪里说起呀？”和尚说：“我待你两个人好不好？”雷、陈说：“怎么不好？”和尚说：“我救你两个人的性命有几回？”雷鸣、陈亮说：“有数次了。师父待我二人恩同再造，有什么话，只管吩咐。”和尚说：“既是我待你二人不错，现在我和尚有事，你二人可肯尽其心？”雷鸣、陈亮说：“师父有什么事，我二人万死不辞。”和尚说：“好，我这一回到白水湖，一来是捉妖，二来所为够奔天台去，探望我娘舅。现在我舅舅派我表兄王全，同我家的老管家出来找我，今天我表兄同老家人，可上了贼船了。天到正午，他二人就有性命之忧，准活不了。你二人要是我徒弟，赶紧出绍兴府，顺江岸一直往西，够奔曹娥江，看江里有一只船，那就是贼船。你们看有一个年轻的文生公子，那就是你师伯王全，有一个老头，那就是老管家李福。船上没有别的客，余者船上的人都是贼。你二人赶紧去，天一到正午，他二人可就没了命了。你二人要救不了你师们王全，从此也就不必见我了，也不算是我徒弟。”雷鸣、陈亮一听这句话，也顾不得跟知府告辞，撒腿就跑，跑出衙门，奔出了南门。二人顺江岸施展陆地飞腾法，一直往西，一口气跑有二十多里。看看有已正，微缓一缓，又跑二十多里。刚来到曹娥江地面，远远有一只小船，就见由船的后厢出来一人，手拿一把钢刀，够奔前舱。二人来到临近，见有一人从前舱里提出一颗血淋淋的人头，是个少年的人头。雷鸣一瞧就急了，船离着岸有三丈多远。雷鸣一声喊嚷：“好囚囊的！”一个急劲，拧身就往船上蹿。没蹿到船上，噗冬掉在江内。陈亮一看，眼就红了，自己想：“我二哥一死，我焉能独生？”来到江岸，施展鹞子穿云三踪法，拧身往船上一蹿，前脚刚落到船沿上，船上那人举刀照定陈亮劈头就刹。书中交代，这只船正是贼船。坐船中的非是别人，正是王全、李福。凡事也是该因，王全、李福由萧山县完了官司，依着王全还要寻找表弟李修缘。李福说：“公子爷依我说，你老人家回去罢。头一件，老员外虽说一天找着一天回去，一年找着一年回去，找不着我家公子，不准回去。据我想老员外也是不放心公子爷，你是读书的人，圣人有云：父母在，不远游，游必有方。再说我家公子也未必准找的着，这几年的工夫，还不定生死存亡，再往后天气一天冷似一天，一到三冬，天寒地冷，你我在外面，早起晚睡，我老奴倒不要紧，公子爷懦弱身体，焉能受得了这样辛苦？再说无故遭这件官司，呼吸间有性命之忧，要不是上天有眼，神佛保佑，你我主仆有冤难伸，岂不置之于死地，倒不如你我回家去，也省得老员外提心吊胆，以待来春天暖开花，老奴再同公子爷出来寻找。你道是与不是？”公子王全想：“也是。”回想这场官司，也令人胆战心惊，这才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你我回去走罢。”主仆二人顺大路，饥餐渴饮，晓行夜宿往回走。这天来至小江口镇店，李福说：“公子爷，天也不早了，你我找店罢，明天由此地码头可以雇船了，也少省得走旱路。早晚起歇，跋涉艰难，甚为劳乏，错过站道，就得耽惊骇怕。”王全点头答应，就在小江口找了一座万盛客店，主仆进了店，伙计让到北上房，是一明两暗三间。李福把褙套放下，擦脸喝茶，歇息了片刻，要酒要菜，主仆二人同桌而食。正在吃酒之际，听外面有人说话：“掌柜的，客人都坐满了罢？”掌柜的说：“有几十位住客。”这

人在院中喊嚷：“哪位雇船？我们船是天台县的，有搭船走的没有？我们是捎带脚，明天开船。”王全、李福听见，正要出来商量雇船，只见有一人来到上房，一开门说：“你们这屋里客人，是上哪去的？雇船罢？”王全看这个人有三十多岁，白脸膛，俊品人物，头上挽着牛心发髻，身穿蓝布小褂，月白中衣，蓝袜子打绷腿，两只旧青布鞋。王全看这位很眼熟，这个人一看王全也一愣，迈步进来说：“这位客人贵姓呀？”王全说：“我姓王。”这个人啊了一声说：“你老人家是台州府天台县永宁村的人么？”王全说：“是呀。”这人赶紧上前，行礼，说：“原来是公子爷，你不认识小人了。”李福说：“你是谁呀？”这人说：“李伯父，你真是贵人多忘事，小侄给我公子爷当过伴童，名叫进福呀。”王全也想起来了，说：“进福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做什么呢？”进福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公子爷别提了，一言难尽。”书中交代：这个进福原本年幼的时节，他父母是乡下人，皆因旱涝不收，家里过不了，把他卖给王安士家中，永远为奴。王安士就叫进福侍候王全念书，当伴童，后来进福长到十八九岁，手里也有两个钱，在外面无所不为，吃喝嫖赌全有，进福不但吃喝嫖赌，后来宅内有一个做针线的仆人，也有二十多岁，跟进福通奸有染，被进福拐出去，在外赁房过日子，就算是他的外家，进福可还在王员外家里伺候。凡事纸裹包不住火，要得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进福把老婆子拐出去，被老员外叫手下人把进福捆了起来一打，老员外说：“我这家卫，乃是朽香门第，礼乐人家。你这奴才，敢做出这样伤天害理之事！”要把进福活活打死。那时众人给他讲情，王员外本是个善人，把进福赶出去，从此不准他进门。众仆人把他放开，老员外立刻叫：“走！是他的东西全给他。”进福哭哭啼啼，一见全少爷，提说老员外要赶出去。王全说：“我给你三十两银子，你先出去，过几个月等老员外把气消了，再给央求，与你求情，你再回来。”因为这个事，进福由王员外家出来，有几年光景。今天在这小江口店中遇见，王全就问：“进福，此时做何生意呢？”进福说：“公子爷有所不知，自从老员外把我撵出来，我受了罪了。现在如今我就在这码头上，当一名拢班，给人家船上揽买卖。一吊钱的买卖我有一百钱，一天挣一百吃一百，挣二百吃二百。”王全说：“谁叫你自己不安分呢？你要在我家，到如今也不至这样。跟你一同当书童的，现在老员外部给配了婚，娶了媳妇，住在老员外房子内，还管吃穿。你今天既见着我，我还带你回去就是了。明天我这里有衣裳，先给你一两件，等到家再给你换。”进福说：“公子爷带我回去，恐怕老员外不答应罢？”王全说：“不要紧，我给你求求，大概老员外也不至跟你一般见识。”进福说：“那敢情好。公子爷你这是上哪去了？素常你不是出门的人哪。”王全叹了一口气说：“我奉员外之命，叫我出来找寻我表弟李修缘，叫我多带黄金，少带白银，暗藏珠宝，一天找着，一天回去，一年找着一年回去，找不着不准回去。在萧山县打了一场无头案的官司，呼吸间把命没了，现在天也冷了，我打算回家过年。”进福一听这话，心中一动，一瞧王全的褌套不小，大概金银珠宝值钱的东西不少了：“我何必跟他回家，当一辈子奴才，永远伺候人，我何不勾串贼船，把他主仆一害，大概他必有一万两万的，我跟船上二一添作五，分一半还有一万，有一万还分有五千呢。我找个地方，娶一房媳妇，岂不是逍遥自在，无拘无束。”想罢说：“公子爷我去找船去，我雇船准得便宜。”王全说：“好，你去罢。”进福出了店一想：“听说姜家爷们使船是黑船，一年做两场买卖，很富足，我找他们商量去。”当时来到码头一瞧，偏巧姜家的船在这里靠着。

进福上了船一瞧，管船的姜成老头，正在船上。进福说：“姜管船的，我跟你商量事，你可别多心。我听说你们爷们做黑的买卖？”姜成说：“你满嘴胡说！”进福说：“你听我说，现在我有一个旧主人，主仆两个，带者有金珠细软的东西，少说也有一万银，只有多的。咱们走在半路，把他一害，咱们二一添作五，你一半我一半，你也发了财，我也发财了，从此洗手，你瞧好不好？”不知姜成如何答应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三十七回 小江口主仆遇故旧 恶奴才勾贼害主人

话说进福跟管船的姜成一商量，姜成听他这些话，就问：“你这主人在哪里呢？”进福说：“在万盛店住着，你愿意我就带你去见见。”姜成本是久惯害人的人，他外号叫混海龙，有三个儿子，叫姜龙、姜虎、姜豹，有一个侄子叫姜彪。船上没外人，亲爷们五个人，称姜家五虎。素常他不揽铺户生意的买卖，专揽孤行客，或两三个人，行囊多，褡套大，走在半路，把人杀了往江里一推，东西就是他的了。今天进福一说，他焉有不愿意之理？姜成说：“办就照这样罢，我同你到店里见见去。”进福同姜成来到万盛店，一见王全、李福，进福说：“公子爷我把船雇受了。偏巧人家这只船，是上台州府去的，顺便稍带脚，不等人，明天开船，我把管船的带来了。”王全一看，是个老者。王全就问：“上台州府搭船要多少钱？”姜成说：“大爷不用说价，我们这船是去装货，没人雇，也是明天开船，带坐是白得钱了，到了，大爷愿意多给就多给，少给也不争竞，你瞧着办罢。”王全想，这倒痛快，说：“既然如此，明天上船罢，进福你就不用走罢。”姜成说：“大爷今天上船罢，明天天一亮就开船走了。”王全本是赶路的心急，恨不能一时到家，一想很好，立刻算还店帐，叫进福去买点路菜，打点酒，叫李福扫着褡套，随同姜成，来到码头上船了。少时，进福把酒菜都买来，次日天光一亮，提篙撒挑，拽风篷开了船。王全、李福起来，喝了一碗茶，往前行着，见水势甚狂，波浪滔天。王全叫李福把菜打开，喝点酒可以解闷。船往前走，刚来到曹娥江地面，天有正午，此地遍野荒郊，无人行路，江里又没有同伴的船只。进福由后梢里拿出一把刀，来到前舱，一把就把王全的胸前文生氅揪住，说：“王全；你打算大太爷真跟你回去，还当奴才去？你那算在睡梦里，我把你一杀，把金珠跟管船的一分，就算完了。你也该死了，好吃也吃过，好穿也穿过，死了也不冤。”李福此时“哎呀”一声，翻身栽倒，吓死过去。王全吓的战战兢兢，说：“你、你、你这奴才真要造反么？”进福哈哈一笑说：“是要反。”立刻一举钢刀，只听“噗冬”一声响，红光皆冒、鲜血崩流，人头滚在船板之上。王全可没死，进福的脑袋掉下来了，怎么进福拿刀杀人，他脑袋会掉下来呢？这内中有一段缘故，凡事好人必有好报，常言说，害人先害己，这话诚然不错，小子也是该死的。王全以恩礼相待，不但不记恨他的前情，反要把他带回家去，给他饭吃。他不讲以恩报德，反生祸心，这也是报应循环是不爽了。原来他一举刀没往下落，姜龙一刀，把他杀了。这是怎么一段故事呢？原本是混海龙姜成自己一想：“为甚做了买卖害了人，分给他一半呢？莫若把他也杀了，一则可以把银子独吞，二来也省得犯案。”故此叫姜龙把进福杀了。他只顾跟王全说话，没留神身后，姜龙把进福一杀，王全一吓也躺了下来了。姜龙提着人头出来，这个时节，雷鸣、陈亮赶到。雷鸣远远瞧见，有人由后梢拿刀奔前舱，原是进福。见把人头拿出来，可是进福的人头。雷鸣往船上蹿没蹿到，掉下江去。陈亮刚蹿到船上，尚未站稳，姜龙照陈亮拦头就是一刀。陈亮一闪身，也就掉下江去。陈亮一低头，本来前脚刚一粘船，借劲使劲，蹿到船头。姜龙跟着又一刀，也是陈亮真是身体灵便，急又一闪身，这才拉出刀来回手。姜龙一声喊嚷：“合字风紧，抄家伙！”一句话，混海龙姜成、姜虎、姜豹、姜彪，一齐抄

文生氅(ch ng)：“氅”，穿在外面的大衣。“文生氅”，即适宜于读书人穿的大衣。

起刀出来，把陈亮围住，陈亮想：“不妙！一人难敌四汉，好汉难打双拳。”船上地方又窄狭，陈亮又不会水，又怕掉下河去。正在危急之间，只见正东水面上来了一个穷和尚，破僧衣，短袖缺领，腰系绒绦，疙里疙瘩，光着两只脚，穿着两只草鞋，踢踏踢踏在水上走，如履平地一般。姜龙、姜虎一瞧就愣。陈亮瞧见，只当是济公来了。书中交代：来者非是济公，乃是悟禅。悟禅打哪来呢？书一落笔，难写两件事。济公打发雷鸣、陈亮走后，仍到书房吃酒。知府说：“圣僧，二位令徒哪去了？”和尚说：“我叫他二人办事去了。”说着话，喝酒谈心，工夫不大，风门一开，悟禅由外面进来，说：“师父，你瞧我回来得快不快？”济公说：“快，你把药送到了？”悟禅说：“送到了。我把多宝串带来了，大人你瞧瞧。”知府顾国章接来一看，果然不错，说：“真乃神也仙也，少师父多有辛苦也。”济公说：“徒弟你别歇着，给我办点事，我派你师弟雷鸣、陈亮去到曹娥江救你师伯王全。他二人也要受害，你赶紧去把他们都救了，把贼船给他毁了，叫雷鸣、陈亮暗中跟着，保护我表兄王全、家人李福，就提我说的。”悟禅说：“是了。”转身就往外走，刚一到院子，管家二爷过来拦住说：“少师父，方才你一晃脑袋，一溜烟就没了，吓的我把汕盘菜都摔了。我也没瞧明白，你再晃一回我看看，行不行？”悟禅说：“那行，你跟我出衙门去。”管家跟着出了衙门，悟禅说：“那里人多，你跟我找没人的地方，我叫你瞧。”管家跟着出了西门，说：“少师父你晃罢。”悟禅说：“你瞧，后头有人追下你来。”管家一回头，没人，再一瞧和尚，没有了。管家想：“这个和尚真坏冤我，叫我跟出西门来了。”没瞧见，无奈自回去。悟禅来到曹娥江，打水波上走。他本是龙，在水上如走平地。到了这里一瞧，陈亮正不得了局。悟禅一张嘴，把五个贼人俱皆喷倒，立刻到水里，把雷鸣捞上来，搁在河坡，头冲下，往下控水。这才到船上，把王全、李福都抱下船来，连褙套东西都给拿下来，搁在这两个人眼前。此时，王全、李福尚未缓醒过来，陈亮只当是济公来了，赶前来连忙行礼说：“多蒙师父前来搭救，要不然，我等性命休矣。”悟禅说：“我不是师父，我是你小师兄悟禅，奉师父之命，特叫我前来搭救你等。师父说了，叫你两个人暗保师伯王全。我要把贼船给烧了，报应贼人。今天办一回盂兰会，烧真船真人。”说着后，悟禅就把船上的柴草引着，当下烈焰飞腾，把五个贼人烧的焦头烂额。这几个贼人也是一辈子没做好事，恶贯满盈，先见了火德星君，船板烧到底上一散，往江里一沉，又见水底龙王，然后才见阎罗天子。悟禅把船烧了，竟自回去。陈亮见雷鸣慢慢把水吐出，缓醒过来，一睁眼见陈亮在旁边站着。陈亮说：“二哥你好了？”雷鸣说：“老三，我曾记得栽下江去，你怎么救我的？那只船哪去了？”陈亮说：“不是我救的，是师父派小师兄悟禅救的。”就把方才之事，对雷鸣细说一遍。雷鸣这才明白，翻身起来，把湿衣搁在那边树上晒着。陈亮说：“二哥，咱们师父说了，叫咱们暗保师伯王全。”雷鸣点头答应，远远暗藏在树后头瞧着，见王全、李福苏醒过来。王全一睁眼，看天已黑了，满天星斗，说：“哎呀，李福，你我主仆是生是死了？”李福看所有的东西褙套概不短少，都在旁边，这才说：“公子爷，这必是神灵显应，救了你我主仆二人性命。”王全说：“真吓死我也，怎么船也没了？真乃奇怪。”李福说：“公子爷，你我趁此

盂兰会：即“盂兰盆会”的缩语。盂兰盆会为佛教仪式，每逢农历七月十五日，佛教徒为追荐祖先所举行，意在备百味饭食，供养十方僧众，以求佛教渡。

走罢，这黑夜的光景，荒郊野外，路静人稀，倘如再有歹人，也是了不得的。”说着话，立刻扛起褡套，主仆往前行走。雷鸣早把衣服穿好，同陈亮在后面远远跑随，王全、李福并不知道后面有人跟着。雷鸣、陈亮跟来跟去，走在山内，遇见三岔路口，一个也没瞧见，王全主仆往哪条路去？把跟的人丢了。雷鸣、陈亮就进了当中这条路的山口，都是高峰峻岭，越走道路越崎岖，月被云蒙，也分不出东西南北，大峰俯视小峰，前岭高接后岭，越走越迷。陈亮说：“二哥别走了，你我站住，辨辨方向罢。”二人正在大岭站住，也听不见鸡鸣犬吠之声，忽听有钟声响亮，二人顺钟音找至切近一看，原来是一座古庙，焉想到二位英雄，今天误入八卦山，又遇见一场杀身之祸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三十八回 救众人悟禅烧贼寇 二义士误入八卦山

话说雷鸣、陈亮二人迷失路径，忽听有钟响之声。二人顺着响亮的声音，找到切近一看，乃是山中一座古庙，露出月光。一看山门上有字，写的是“松阴观”。两个人来到角门叫门，只听里面一声“无量佛”，出来两个道童。这个说：“师弟你猜谁来了？”那个说：“许是云霞观的紫霞真人李涵陵，再不然就是东方太悦老仙翁，也许是白云仙长。不是白云仙长，就是野鹤真人。除非是这几个人，别无他人上咱们庙里来。”说着话开了门，道童儿一瞧，说：“哪里来的凡夫俗子？”雷鸣、陈亮赶紧说：“仙童请了，我们二人原是迷失真路，误踏宝山，求仙童回禀观主一声，望求观主方便方便，我二人借宿一宵。”小道童拿眼瞧了一瞧，说：“两个人姓甚名谁呀？”陈亮说：“我姓陈名叫陈亮，他姓雷叫雷鸣。我二人原是镇江府保镖的，由绍兴府来，走迷了。”童子说：“你二人在此等候，我到里面回禀一声，不定我家祖爷肯见你们不肯。”陈亮说：“好，仙童多费心罢。”小道童进去，工夫不大，出来说：“我家祖爷叫你两个人进去呢。”雷鸣、陈亮这才往里走，小道童把门关上。二人跟着来到院内一看，院中栽松种竹，清风飘然。

正当中大殿带月台，月台上有一个老道，正在那里打坐观月。东西各有配殿。果然是院中别有一洞天。陈亮心中思想：“人生在世上，如同大梦一场，争名夺利，好胜逞强，人皆被利锁名缰所缠，难怪人说道：铁甲将军夜渡关，朝臣待漏五更寒，山寺日高僧未起，算来名利不如闲。倒不如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，出了家在山中参修，另有一番清雅。”陈亮看罢，小道用手一指说：“这就是这家祖师爷。”雷鸣、陈亮来至切近一看，见这老道发如三冬雪，须赛九秋霜，穿着古铜色道袍，白袜云履鞋，真是仙风道骨。雷鸣、陈亮就知道这位老道是道高德重之人，赶紧行礼，说：“仙长在上，弟子雷鸣、陈亮参见祖师爷。”老道口念“无量佛”说：“二位远方来临，请至鹤轩一叙。”说着话，站起身来，带领雷鸣、陈亮够奔东配房。道童一打帘子，屋中掌着灯，雷鸣、陈亮一看屋中，心中大吃一惊。陈亮一想：“这个老道非妖而即怪，非鬼而即狐，定不是人。”何以见得呢？看他这屋中的摆设，全都是世上罕有之物，各样的盆景古玩，俱都是珊瑚玛瑙，碧犀翡翠，价值连城，雷鸣、陈亮平生目未所睹。陈亮就问：“长老，这是天堂还是人间呢？”老道哈哈一笑说：“这是人间，哪里来的天堂。”书中交代，这个老道原本姓鲁，当初他乃是宋朝一家国公，自己看破了红尘，出家当了老道，道号修真，人送外号叫坎离真人。自己采这座山的地理，由府里发来的银钱修盖这座庙。这座山名叫八卦山，乃是半天产半人工修的，俗常人休打算进来，一绕就迷了。今天雷鸣、陈亮是误入八卦山，要是诚心来，凡夫俗子来不了。鲁修真在庙中多年，把府里心爱的陈设，都搬到庙里来，自己也好做道学，颇有点道德，素常也不与世俗人来往，所有跟他常在一处的，也都是清高之人。今天雷鸣、陈亮看他这屋子，故此诧异。老道让二人坐了，问：“二位尊姓？”雷鸣、陈亮各通了名姓，说：“我二人原是保镖为生，未领教仙长贵上下，怎样称呼？”老道说：“山人姓鲁，双名修真。二位今天与山人遇缘，大概二位没吃饭罢？我这庙中有现成的素菜，二位倒不必做假。”陈亮见老道很恭敬，实在也不推辞，说：“祖师爷既是慈悲，我二人实没用过饭。”老道说：“好。”立刻吩咐童子备酒，童子答应，当即擦抹桌案，杯盘连络一摆，雷鸣、陈亮一看，庙中真讲究，一概的磁器都是九江器皿，

上面都有“松阴观”三个字，素鲜的果品，都是上等的素菜。二人落座，老道一旁主座相陪，开怀畅饮。雷鸣、陈亮心中甚为感激，跟老道生而未会，素不相识，亲非骨肉亦非朋友人家。这一分优待，雷鸣、陈亮本是热心的人，心中辗转，“也不能白吃老道，到临走可以多送香资。”正在喝酒谈心，忽听外面打门，老道吩咐童子出去看看去。道童立刻够奔门外，再开门一看，非是别人，乃是神童子褚道缘同鸳鸯道张道陵。这两个人由前者在白水湖跟济公做对，济公施展五行挪移大搬运，走后，鸳鸯道张道陵跟褚道缘一商量，要找坎离真人下山捉拿济颠和尚，报仇雪恨，今天这才来到松阴观。小道童一看，说：“你两个人来此何干？”褚道缘说：“小师兄请了！我二人来给祖师爷送信，有紧要的事，求二位小道兄到里面回禀一声，我二人要求见祖师。”小道童说：“祖师爷会着客呢。”褚道缘说：“谁在这里？”小道童说：“一个姓雷，一个姓陈，他们说是在镇江府的保镖的。”褚道缘一听，说：“了不得了，我告诉你，我们两人来非为别故，只因尘世上出了一个济颠僧，兴三宝，灭三清，无故跟三道教做对，现在这个姓雷姓陈的，就是济颠和尚的徒弟，这两个人是江洋大盗，必没安着好心。这就是济颠打发来的，知道祖师爷庙中值钱东西多，必是要来偷东西，你快到里面禀一声。”道童转身进来，鲁修真就问：“什么人叫门？”小道童说：“张道陵、褚道缘来了。”雷鸣、陈亮一听，大吃一惊，就知是这两个老道不是好人，鲁修真就说：“二位慢慢喝着，来的这两个人，论起来还比我小两辈呢。我跟紫霞真人李涵龄相好，这是李涵龄徒弟。”雷鸣、陈亮说：“我二人见他们多有不便，莫若躲开。”鲁修真说：“也好，你二位要不愿见，就到里间屋中去坐着。”雷鸣、陈亮赶紧进到南里间去。鲁修真吩咐道童：“把他两个人给我叫进来。”道童转身出去，少时同褚道缘二人进来，到了里面，两个老道跪倒行礼，说：“祖师爷在上，弟子褚道缘、张道陵参见祖师爷。”鲁修真说：“你两个人来此何干？”褚道缘说：“我二人来给祖师爷送信，尘世上出了一个济颠僧，兴三宝，灭三清，他说，咱们三道教没人，都是披毛带角，横骨插心，脊背朝天，不是日造所生，无故跟三道教做对。求祖师爷下山捉拿济颠僧，给咱们三道教转转脸。”鲁修真一听说：“我听说济颠僧乃是得道的高僧，焉能无故说出这样话来？这必是你这两个孽障，来搬弄是非，胡言乱语，满嘴胡说。”褚道缘说：“弟子不敢在祖师爷跟前撒谎，实有其事，求祖师爷大发慈悲罢！”鲁修真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你两个人去把济颠给我找来问问他。”褚道缘道：“我两人找不了来，我二人见了济颠僧也不是他的对手，方才我二人听小师兄说，祖师爷这里来了一个姓雷的，一个姓陈的，是镇江府的人。”鲁修真说：“不错。”张道陵、褚道缘说：“祖师爷你老人家可千万别拿这两个人当好人，这两个人原本是济颠的徒弟，必是济颠僧主使来的，知道祖师爷庙里有陈设古玩，前来做贼。这两个人原本是绿林中江洋大盗，祖师爷可千万别放他们走了。”坎离真人鲁修真一听，说：“你两人满口胡言乱道，我看这两个人，并非奸滑之辈，尚且未走，还在这里。”褚道缘说：“祖师爷说我们撒谎，如果不信，现有凭据。这两个人身上准有刀，并有夜行衣包，要没有夜行衣包，没有刀，那就算我们两个人妄言，祖师爷你拿我二人治罪。”鲁修真一听，“也有理，真假难别。”这才说：“既是你二人这样说，这倒要看看，他二人如果真有夜行衣，休想出我这松阴观。要没有夜行衣，只有刀，那不算，他二人是保镖的，应该带兵刃防身，我必处治你二人。”褚道缘说：“就是。”鲁修真这才站起身来，一同够奔南

里间，要搜雷鸣、陈亮。不知二位英雄该当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三十九回 八卦山雷陈逢妖道 三清观张董设奸谋

话说鲁修真一进里间屋子，再找雷鸣、陈亮，踪迹不见。一掀床帖，见床底下东墙挖了一个大窟窿，拿灯一照，窟窿旁边地下搁着一锭黄金，重够五两。宋朝年间黄金白壁最贵，每一两能换五十两白银。书中交代：雷鸣、陈亮在里间屋中坐着，就知道这两个老道要搬弄是非，动手又不是老道的对手，前者在白水湖就差点被老道杀了，今天要见着还不能善罢干休。陈亮一想：“三十六着，走着为上策。”跟雷鸣一商量，挖了一个窟窿钻出去。陈亮说：“二哥咱们这样走了，这庙里老道待你我甚厚，咱们能白吃人家的？咱们给他留下黄金一锭，以表寸心。”故此搁在地下一锭金子。鲁修真一瞧人没了，留个一锭黄金，老道就明白了，立刻勃然大怒，说：“你这两个孽障，分明是搬弄是非，我并非见财开眼，想必人家是好人，临走不但我屋中的东西分毫不短，反给留下这一锭黄金，不白吃我家顿饭。你这两个孽障，实在可恼，我要不看在李涵龄的面上，你两个无故来搅我，焉能容你？便宜你两个东西，来！道童，把他两个人给我赶出庙去！”这两个人又不敢不走，无奈转身往外够奔，道童跟着关门。来到外面，褚道缘说：“小师兄，我二人今天求你方便方便，天也太晚了，我二人在你们屋里藏藏，别叫祖师爷知道，天亮就走行不行？”小道童说：“也罢，你二人就在我们屋里蹲半夜罢。可别说话，叫祖师爷知道。我们可担不起。”张道陵、褚道缘点头，两个人就在道童屋里坐了半夜。天色大亮，这两个告辞出了松阴观，正往前走，猛一抬头，见雷鸣、陈亮在那南坡坐着。怎么这两人还没走呢？并非是不走，由半夜出了庙，打算要走，走来走去，绕回来了，直走了半夜，也没离开松阴观。本来这八卦山曲曲弯弯是难走，陈亮二人进去的时节，也是误冲误撞。见天亮了，陈亮道：“二哥咱们歇歇罢，怎么出不去呢？”二人正歇着，见角门一开，褚道缘、张道陵出来了，雷鸣说：“了不得了，这两个杂毛来了。”褚道缘一瞧哈哈一笑说：“道兄，你瞧这两个小辈还没走，这可活不了。”张道陵说：“交给我拿他们。”伸手把乾坤颠倒迷路旗拿出了，赶奔向前，说：“两个小辈，这往哪里走？”雷鸣气往上撞说：“老三，咱们跟他拼了，把两个杂毛宰了。”陈亮说：“好，老道，我二人跟你远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无故跟我二人苦苦做对，我这命不要了。”老道哈哈一笑，把旗子一晃，口中念念有词，雷鸣、陈亮打算摆刀过去动手，焉想到身不由己，只见天旋地转，二人头昏眼眩翻身栽倒。张道陵把旗子卷上，仍插在背后，伸手拉出宝剑，褚道缘说：“道兄交给我杀罢。”张道陵把宝剑递给褚道缘，褚道缘刚要过去，只见由西边石头后有一长身，正是济公。和尚哈哈一笑说：“好杂毛，无故要杀我徒弟，咱们老爷们较量较量。”老道一瞧，就一愣。书中交代：济公打哪儿来呢？不但济公一个人来了。连悟禅、悟真都来了。和尚在绍兴府衙门同知府吃酒，悟禅救了雷鸣、陈亮、王全、李福，把贼船烧了，仍回到知府衙门。来到书房，一见济公，济公说：“徒弟回来了。”悟禅说：“回来了。”把救人的事一说，济公说：“好，喝酒罢！”悟禅同孙道全一桌去喝酒。吃喝完毕，知府顾国章说：“圣僧不用走了，你老人家在这里住几天罢。”和尚说：“不走就不走。”家人把残桌撤去，伺候茶，知府陪和尚谈心叙话。晚上仍是预备两桌席，吃完了晚饭，天到二鼓，知府告辞归后面去。济公说：“悟禅、悟真，明天天一微亮，你我就起来走，够奔八卦山。你们师弟雷鸣、陈亮有难，咱们得去救他。”悟禅悟真说：“是了。”当时

安歇。天刚微亮，济公说：“咱们该走了，谁有能为，谁先到八卦山。”孙道全说：“我走的慢，笨鸟先飞，我头里走。”和尚给知府留了四个字，写的是“暂且告别”。和尚说：“悟禅，看谁走的快，咱们爷俩赛赛。”小悟禅一想：“我准比我师父快。”立刻一晃脑袋，嗷溜没了。急至赶到八卦山一瞧，济公在那坐着呢。悟禅说：“师父怎么先来了？”和尚说：“你的道行还差得多，孙道全还没到呢，他先走的。”孙道全拧着袍袖，架着趁脚风直跑，累了一身大汗，未后才赶到。师徒三个先后刚来到，只见张道陵已把雷鸣、陈亮置躺下，褚道缘刚要杀这两个人，和尚哈哈一笑，张道陵一瞧，说：“好颠僧，前者你施展五行挪移大搬运逃走，今天还敢前来送死？”悟禅一晃脑袋，嗷溜没了，把两个老道吓了一跳。济公说：“好杂毛，今天咱们到此，分个强存弱死，真在假亡。”这句话没说完，一瞧悟禅又回来了，手里拿着一根旗子，说：“师父你瞧，我把杂毛的旗子偷来了。”张道陵回手一摸，身背后插着一根檀木棍，老道气得哇呀呀直嚷。济公说：“把旗子给我，拿他的旗子拿他。”老道心说：“我的旗子，他也不会使，没咒语不行。”焉想到和尚拿着旗子一晃，口念：“唵嘛呢叭 吽！唵，敕令赫！”立刻两个老道就天旋地转，身不由己，翻身栽倒，不能转动。和尚过去，把雷鸣、陈亮救起，这两个人给师父行礼。和尚说：“雷鸣、陈亮，这两个老道无故欺负你们，你两个人报应他们，不准你们要他的命，爱怎么报应怎么办！”陈亮说：“二哥，咱们把两个老道衣裳剥下来，拿了当了吃，好吗？”雷鸣点头，立刻把老道连裤子都给脱下来。陈亮说：“这个褚道缘顶可恨，应把张道陵搁在褚道缘身上。”两个老道都赤身露体，褚道缘在底下趴着，张道陵在上头压着。雷鸣、陈亮把两个老道的衣裳用包袱包好，这才问：“师父咱们上哪儿去？”和尚说：“悟真你等知道师父的出身来历不知？”孙道全说：“不知。”和尚说：“我本是台州府天台县永宁村的人民，我这一来，一则为白水湖捉妖，二则为探望娘舅。此番我表兄王全出来找我，可往回走着，我舅舅王安士家中，现在被阴人陷害，差不多就要没命。我要带你小师兄去找坎离真人，有要紧事，不能不去见他，将来我有一步大难临身，非用他不可。悟真你过来，”附耳如此这般，又说：“你带着雷鸣陈亮急速去，你给我去办这件事，也不在你我师徒一场。”孙道全说：“记住了，谨遵师父之命。”立刻带领雷鸣、陈亮起身，够奔永宁村。书中交代：王安士被何人所害呢？一落笔难写两件事。只因王安士叫公子王全寻找李修缘，家中虽有百万之富，家里没有亲丁，只剩下夫妇两个。安人娘家有一个内侄，叫张士芳。当初张士芳家里，也是财主，只因张士芳父母一死，他吃喝嫖赌，无所不为，把一分家业全花完了，自己弄的连住处都没有。就在永宁村外，有一座三清观庙，老道姓董叫太清，原先跟张士芳家中有来往，他没地方住，就在庙里浮居。张士芳也无所事事，坑蒙拐骗，在外面还是眠花卧柳，常找王员外家要钱。先前给他每次三二百两，后来不时来要，也还给他十两八两，老安人偏疼内侄，偷着还常给他银子。张士芳这天跟董老道说：“我听见你们做老道的，能够害人。我跟你商量，你愿意发财不愿意？”董老道说：“害人可能行，害谁呀？”张士芳说：“我姑父王安士。家有百万之富，现在我表弟王全出去找我亲家表弟李修缘去，不定几年回来。但李修缘家当初也有百万家资，也归了王安士。你要能把我的姑父给害了，家里没人，我姑母准叫我总办丧议，准得剩几万，我准得发财。”老道说：“你发财，我白害人么、多了我也不要你，给我五百银子，我能叫他七天准死。”张士芳说：“只要

我姑父能死，我准给你五百银子。”老道说：“口说无凭，你得写给我一张借字据。”张士芳说：“写。”立刻拿笔就写：

立借字人张士芳，今因手乏，借到三清观老道董太清纹银五百两，每月按三分行息。

恐后无凭，立字存照。并无中保来人，张士芳亲笔画押。

写完了字，一问老道怎么害法，老道这才要施展妖术毒计，陷害王员外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四十四回 张士芳好心诓八字 董太清妖术设魂瓶

话说张士芳把借字写完了，一问老道，老道说：“你只要把你姑父的生日八字问来，我就能把他的魂拘来，叫他七天准死。”张士芳说：“那容易。”立刻他就够奔王员外家里来。众人看见他，就不耐烦，王福说：“王孝，你瞧这小子又来了，不要脸，不是来借钱，就是来偷点什么。”大众当着面，可又不敢得罪他，他是老安人的内侄。见张士芳来到切近，大众都嚷：“张公子来了。”张士芳说：“来了。”迈步就往里走。他一过去，众家人又骂他：“这小子家里没做好事，早晚喂了狗。”张士芳来到里面，王安士正吃饭，一瞧见他，就一皱眉。张士芳说：“姑父才吃饭呀？”王安士说：“你这孩子又做什么来了？我瞧见你，又气又疼。瞧着你父母都死了，又怪苦的，可气你这孩子不务正，在外面无所不为。你自己要务本分，我的铺子那都交给你管，给你成家立业。无奈你是癞狗，扶不上墙去。”张士芳也不爱听。来到里间屋中，一见安人，安人一见说：“这孩子又来了，不用说，必是又没钱花了。来要钱对不对？我这有二两碎银子给你罢，你自己留着吃饭，我也不敢多给你，多给你，你也是胡花去。”张士芳把银子取过来，说：“姑母，我并不是要钱来了，我是来打听打听，我姑父多怎的生日。”老安人一听说：“罢了，你还惦念着你姑父的生日呢，总算没白疼了。你姑父的生日，你也应该来给磕头。你姑父的生日快到了，他是八月二十七日生的。”张士芳说：“什么时辰？”安人说：“午时。”老太太哪想到他生出这样狠毒之计？拿他不当外人，全部信口说了。张士芳赶紧听明白，回到三清观，一见董太清，老道就问：“你打听来没有？”张士芳说：“我问明白了，我姑父是八月二十七日午时生的。”老道说：“好，我给你开了个单子，你去买点东西，你有钱没有？”张士芳说：“有，我有二两银子。”老道说：“你去买东西，顺便找一枝桃木来。”张士芳照单把东西全买齐了，并找了一枝桃木枝，回来交给老道。老道把桃木做成一个人样，也有耳、目、口、鼻、四肢手足，把王安士的生辰八字写好，搁在桃木人里。等到天有三更，星斗出全了，老道在院中摆设香案，把道冠摘了，扎头绳解开，披散发髻。手中拿着宝剑，预备一个摄魂瓶。老道把香烛照着，用黄毛边纸画了三道符，用宝剑尖把符贴上，香菜根溅无根水，一洒五谷粮食，口中念念有词，一声“太上老君，急急如律令敕！”立刻把王安士的三魂拘来一魂，七魄拘来一魄，放在摄魂瓶之内，用红绸子一蒙，五色线一系，画了一道符，贴在瓶口之上。老道把瓶揣在怀内，这才说：“张士芳，明天你一早到王员外家去，别等王安士起来，你把这个桃木人拿着，他要是在炕上睡，你给搁在褥子底下，要在床上睡，你偷着拿黄蜡给粘在床底下，准保七天，叫他准死。”张士芳说：“那行。”立刻把桃木人带好。次日一清早，他到王安士家来，两眼发直，一直就往里走，奔至王安士的卧室，掀帘子就进来，他又是个晚辈，也没有拦他。老安人起来了，王安士尚未睡醒，张士芳到了屋中说：“姑父还没起来呀？”安人说：“你别惊动他，你姑父晚上睡得晚，家务劳心，安歇很迟。你这孩子这么早又做什么来了？”张士芳说：“没事，我到这来瞧瞧。”说着话，一瞧是床，得便他就把桃木人给粘在床底下了。自己回到三清观，就是三天没出门。第四天张士芳一早就到王安士家里来，一瞧老安人正在哭哭啼啼。张士芳明知故问：“姑母为什么哭呀？”老安人说：“孩子你来了，你瞧你姑父，由打你来那一天，就没起来，人事不知，昏迷不醒，也不吃，

也不喝。请了多少先生，都没给开药方，一瞧就推，都说瞧不出什么病来。你兄弟王全也没在家，这可怎么好？”张士芳一听，这小子精神来了，说：“老太太，你这还不张罗，给我姑父准备后事？咱们这人家，还等着人死了才定规，这个我兄弟不在家，我就如同跟我兄弟一样，我就得张罗，给我姑父预备预备。姑母你别糊涂了，我姑父这大的年纪，到了岁数了，快张罗后事罢！我兄弟在家，我不管，他既不在家，就是我是近人。我姑父有棺材没有？”安人说：“棺材早有了，你姑父那年自己买了两口阴沈木的寿材，三千银子，在庙里寄存着呢。”张士芳说：“既是棺材有了，也得讲棚讲杠，别等人倒了头再办。一来也忙不过来，二来也叫别人笑话，这样大财主没人办事。老太太你只管放心，我是你内侄，总比底下人给你办事强，他们底下人办什么事，都是赚钱，我办事，将来我兄弟回来，我自对得起我兄弟。姑母你给拿银子来，我先去讲棚讲杠要紧。”安人本没有主意，架不住三句好话，立刻开箱，就拿银子。这个时节家人王得禄进来说：“太太，老员外这病，总得请人瞧。东村有一位张先生，听说是名医，可以把他请来瞧瞧，好不好？”安人尚未答言，张士芳答了话说：“你们这些东西混帐，老员外已是要死的人了，你还要拿苦水灌我姑父，你们安着什么心？所为请先生抓药好赚钱，由不了你们，快出去。”王得禄一听，心里说：“这小子真可恨，他愿意老员外死，他好谋总办丧仪。”心里骂他，当面又不敢惹他，他是老安人的内亲，无奈王得禄只好转身出去。他刚出去，管家王孝由外面进来说：“安人，老员外许是受了邪了，要不然，请个捉妖的来瞧瞧。”张士芳一听说：“你满嘴胡说，我们最不信服妖言惑众，你快滚出去。姑母你别听他们胡出主意了，你给我拿银子，我办事去罢。”老太太拿出四百银子来交给他，张士芳转身往外就走。王孝一想：“这小子没安好心，我要叫你赚了一个钱，算我白混了。”王孝就在后面，远远跟着，见张士芳进了后街天和棚铺，张士芳一道辛苦，李掌柜说：“张公子，什么事？”张士芳说：“我姑父王安士势必死，我来讲棚。前后搭过脊棚，要暖棚客座，两面包新细席，满带花活，四面玻璃窗户，要五色。天井子门口搭过街楼，起脊带花活，扎彩子，要鼓手。楼子里面搭天花座，满要五色彩绸，扎月亮门带栏杆，月台要铺地锦。灵前要玻璃圈门，扎彩绸带牌楼，周围月台，要玻璃栏杆，全要新材料，搭七七四十九大，连伙计酒钱都包在内，要多少银子？”掌柜的拿算一合，说：“别人来讲，得六百银子，你来给五百两，至已尽已的价钱。”张士芳磨让到四百两，讲停当了，叫掌柜的开单子，开八百两银子。掌柜的给开了单子，张士芳说：“明天送定银。”拿了单子出来。王孝见他走了，王孝到棚铺去说：“掌柜的，方才张士芳来讲的什么棚？”掌柜的照样一说，王孝说：“多少银子？”掌柜的说：“八百两。”王孝说：“你别胡说，我们太太叫我出来讲，谁家便宜用谁的。你说实话，不然，你的买卖也不能停当。”掌柜的无法，说：“原是四百两，他叫我开八百两。”王孝说：“你照样给我开四百两的单子，准管保用你的。”掌柜的开了单子，王孝拿着出来。一瞧张士芳进了德义杠房，也是一见掌柜的，提说王安士要死，要六十四人换杠班，要新绣白罩片，绣五福捧寿，抬杠的满穿甲衣靴子，用八对白牌，六十对红牌。现销官衔全分幡伞，要新绣的全分执事，要鞭牌锁棍，刽子手执刀。旨意亭子，全分銮驾，龙旗龙棍，令旗令箭，对子马影。亭子要香亭，彩亭，鹤鹿回春，用二十四对小伞，满堂孝，清音鼓手三堂，什幡丧车鼓子，要满新软片，要旗锣伞扇，魂轿、魂椅、魂车，用七曲红罗伞，棺材头里要

福祿好，搯童子，前护后拥，由倒头满亮杠。四十九天，加钱在内，一共多少银子？掌柜的一合算，要一千两，说来说去，要八百两。说妥，张士芳叫开一千六百两的单。他走了，王孝又到杠房盘问明白，也是照样开八百两的单子。王孝出来，见张士芳回来，王孝也跟回来。不知二人见了安人，该当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四十一回 众家人忠心护主 孙道全奉命救人

话说张士芳把棚杠讲妥，开了两个单子，都没留定钱，四百银子在他怀里揣着。回来见安人，老太太就问：“孩子，你把棚杠都定妥了？”张士芳说：“姑母不用你老人家分心，我办事准得鲜明，咱们家里搭棚，不能叫人家耻笑。我定的是搭过脊棚，都要起脊带瓦拢，最后搭暖棚客座，两面包细席，不漏木头，满带花活，四面玻璃窗户，要五色天井子。门口搭过街牌楼，起脊带花，活扎彩子，有鼓手楼子，里面焰口座，搭大花座，要五色绸子，扎月亮门，带栏杆，月台，有铺地锦。灵前圈门满月玻璃的，扎彩绸带牌楼。周围月台，玻璃栏杆。这个棚，要叫别人讲去，准得一千银，我只八百两。讲得先省二百银子，我办事不能叫我兄弟回来抱怨。”老安人一个女流之辈，哪里懂得，只说：“不多，不多。”旁边王孝站着，等他说完了，说：“张公子你在谁家定的棚？”张士芳说：“天和棚铺。”王孝说：“我也在天和棚铺讲的。照你所说的东西一样不短，短一样你别答应，可是四百两讲的。还告诉你，你讲杠多少钱。”张士芳说：“一千六百两。”王孝说：“我讲的八百两，也跟你所用的东西一个样。”张士芳一听一愣，这小子真是口巧舌能，当时说：“姑母你别听他们的，他们打算把我闹开，他们好赚钱，没有这么便宜么。”老太太一听，叹了一口气说：“王孝，你们这是何必，我内侄他还能赚我的钱么？你们去罢。”王孝一听老安人说他不能赚钱，自己一说：“我一片好心白费了。”赌气转身出来。众家人在大门堂里坐着，一个个生气，这个说：“张士芳这小子，狼心狗肺。”那个说：“就盼着咱们公子爷一回来，这小子就得滚开，省得他这里充二号主人。”大家正在纷纷议论，只听外面一声：“无量佛！贫道闲游三山，闷踏五岳，访道学仙，贫道我乃是梅花山梅花岭梅花道人。”众家人一看，来了一位羽士黄冠，玄门道教。头戴青缎九梁道巾，身穿宝蓝缎道袍，青护须相衬，腰系杏黄丝绦，白袜云鞋，背背一口宝剑，绿沙鱼皮套，黄绒穗头，黄绒挽手，手执一把萤刷，面似淡金，细眉朗目，鼻直口方，三络黑胡须飘在胸前，根根见肉，真是仙风道骨，一表非俗。众家人就问：“道爷来何干？”老道乃答曰：“贫道乃梅花山梅花岭梅花道人，正在洞中打坐，心血来潮，掐指一算，知道王善人有难，贫道脚驾祥云，前来搭救，尔等到里面通禀，贫道并不要分文资财，所为了然功德。”家人一听，说：“道爷来救我们员外爷呀？”老道说：“正是。”王孝一听，甚为喜悦，赶紧往里飞跑。来到里面，说：“安人大喜！”老太太一听，说：“这东西混帐，员外爷堪可要死，你还说大喜？喜从何来？”王孝说：“现在外面来了一位老道，说是梅花山的神仙，他说能救员外，岂不是大喜？”张士芳一听，赶紧就拦说：“你们哪弄来的老道？妖言惑众，却不是来蒙两个钱？有银子也不给他，趁早叫他快去。”王孝说：“人家老道说了，他是行好不要钱。”张士芳说：“你满嘴胡说，他不要钱，莫非自己带着锅走？”王孝说：“人家自己说不要钱。”旁边王全之妻董氏可就说：“王孝你把老道请进来，给员外瞧瞧也好，倘若瞧好了，真化一千两二千两还化呢。瞧不好，可不能给他。”王孝说：“是。”立刻转身，来到外面，说：“道爷我家夫人有请。”老道点头，大摇大摆，往里就走。书中交代，来者老道，非为别人，正是黄面真人孙道全。奉济公之命，前来搭救王安士。同雷鸣、陈亮来到海棠桥，叫雷鸣、陈亮在酒馆等着，孙道全这才来到王员外门首，假充神仙。同家人来到里面，张士芳一瞧，就说：“你

这牛鼻子老道，哪来的？跑到这里来冤人。”孙道全口念“无量佛”说：“贫道我不能跟你一般见识，我要来搭救王善人。”张士芳说：“你不用妖言惑众，你知道老员外是什么病？”老道说：“山人自然知道，但是恐其说出来，有人难以在这里站着，怕他脸上挂不住。”张士芳说：“你倒说说老员外是什么病？”老道说：“王老员外乃是被阴人陷害。”张士芳说：“你满嘴胡说，老员外素常待人甚厚，是一位善人，哪个家人能害老员外？”老道说：“倒不是家人陷害，我出家人以慈悲为门，善念为本，说话要留口德，不能明说，常言道‘话到舌尖留半句，事从礼上让三来’。”张士芳说：“老道你真是造谣言，倒是准陷害老员外？”老道微然一笑说：“你真要问害老员外之人？乃是男子之身，阴毒妇人之心，内宅之亲，外姓之人。”张士芳一听这几句话，脸上变颜变色。众家人大众一听，都猜疑是他，内宅之亲，外姓之人，不是他是谁？大众明白，又不敢说，都拿眼瞧他。张士芳恼羞变成怒说：“老道你不用信口胡说，你说有阴人陷害，有什么凭据？”老道说：“那是有凭据，你把家人叫过一个来？”张士芳说：“叫家人干什么？王得禄过来。”老道说：“家人，你到老员外床底下床板上，摸有个桃木人拿下来。”王得禄果然到床底下伸手一摸，说：“不错，有东西。”立刻把桃木人拿下来，一看，其形跟人一样，里面有老员外的生辰八字。张士芳这小子心中有鬼，他溜出来了，直奔三清观。一见董太清，张士芳说：“董道爷你这个方儿真灵，我姑父只打那一天就没起来，昏迷不醒。我姑父一死，我就能张罗办白事。”董太清说：“总得七大，人才能够死，不到七天是不行的。”张士芳说：“灵可是灵，白费了。”董太清说：“什么？”张士芳说：“今天来了一个老道，是梅花山的梅花真人，他说能给王安士治病，他叫家人把桃木人给拿出来。他还说出害王员外的人，是男子之身，阴毒妇人之心，内宅之亲，外姓之人，不是我是谁？他算没说明我的名姓，我跑出来了。”董太清说：“我告诉你，勿论他是谁，他也救不了，由那一天晚上，我做法把王安士的三魂拘来一魂，七魄拘来两魄，我在这摄魂瓶装着他，焉能好的了。”张士芳一听，说：“虽然你把王安士的魂拘来，在摄魂瓶装着他，要据我想，这个梅花真人必来找你要摄魂瓶。”董太清说：“他不来便罢，他如果真来，我先将他结果了性命。”张士芳说：“怕你不行。我瞧人家那个老道，真是仙风道骨，穿着蓝缎子道袍，黄脸膛，三绺黑胡子比你阔的多，大概能为你大。找你来要，你不给也许要了你的命。”董太清说：“你真是气死我也。”正说着话，就听外面一声“无量佛”。张士芳说：“是不是来了？”董太清一听，气往上撞，自己一想：“好老道，竟敢坏我的事，还敢找到我门口来？我给他个先下手的为强，后下手的遭殃。”想罢由墙上把宝剑摘下来，手中擎着剑，气哼哼往外够奔。一开门，举剑刚要刹，一瞧不是梅花真人，见门外站定这个老道，身高八尺，膀阔三停，头上挽着牛心发髻，身穿青布道袍，腰系丝绦，白袜云鞋，肋下佩着一口宝剑，绿沙鱼皮鞘，黄绒穗头，黄绒挽手，肩担一根扁担，扁担上有两个包裹，面如刀铁，两道重眉，一双眼赛如环，鼻直口方，押耳两络黑毫，短拥拥一部钢髯，犹如钢针，轧似铁线，根根见肉。董太清刚要用宝剑刹，一瞧不是外人，赶紧把宝剑擎住，吓得亡魂皆冒，急忙上前行礼。不知来者老道是谁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四十二回 二妖道贪财施邪术 两豪杰设计盗魂瓶

话说董太清拿宝剑出来一瞧，不是别人，正是他师兄张太素，由外面回来，董太清赶紧一行礼，张太素一瞧，气往上冲，说：“好师弟，我教会了你能为，你会拿宝剑要杀我？这倒不错。”董太清说：“师兄莫生气，这内中有一段隐情。”张太素说：“什么隐情？”董太清说：“师兄进来说。”张太素来到里面，说：“怎么一段事？”董太清说：“师兄，你教给我害人那个方法，却是真灵，现在我害了一个人。”张太素说：“害谁。”董太清说：“害永宁村的王安士。”张太素一听，勃然大怒，说：“好，你害别人我不恼，你害王安士，我且问你，咱们庙里两顷香火地准施舍的？”董太清说：“王安士。”张太素说：“修盖大殿谁的银子？”董太清说：“王安士。”张太素说：“化缘簿谁给写的，一年四季供灯油谁供给？庙中吃的粮米谁施舍的？”董太清说：“也是王安士。”张太素说：“你既知道都是王安士，他是咱们庙里头一家施主，你害他，你还有良心么？”董太清说：“我倒不是要害他，是张士芳叫我害他的，许给我五百银子。”张太素一听，“呵”了一声说：“既是五百银子还罢了，杀人倒落两把血呀！我只打算白害了人呢，这还可以。”张士芳一听，要不好，这一提五百银子，见张太素也是见财起意的强徒。张太素说：“你害人为什么拿宝剑砍我呢？”董太清说：“现在有一个梅花真人把桃木人要去了，我只打算他来找我要摄魂瓶，我故此拿宝剑出去，这个老道要坏我们的事。”张太素说：“不要紧，我教给你害人七天准死，我还会叫他当天就死的法子。张士芳，你去买点应用的东西，今天晚上我管保叫王安士咽气，明天张士芳你就办白事。”张士芳甚为喜悦，立刻把应用的东西买来。等到天有二鼓以后，星斗出全了，张太素在院中摆设香案，把包头上扎头绳解开，披散开头发，手中仗剑，烧上香，一祷告：“三清教主在上，保佑弟子张太素，把王安士害了。得张士芳五百银子，我再给三清教主挂袍，还愿上供。”其实三清教主，也不能为挂袍上供就保佑他害人，也没有这不开眼的神仙。张太素祷告完了，画了三道符，用宝剑尖一挑，点着，口中念念有词。三道符烧完，老道一用宝剑，说声：“太上老君，急急如律令赫！”把摄魂瓶打开。立时就见一阵阵冷气吸入，一声声山林失色，“咕噜噜”声如牛吼，“哗啦啦”进来一个，滴溜溜就地乱转，原来正是王安士魂魄。一阵阴风惨惨，眼瞧老道就把魂魄收在摄魂瓶之内，用红绸子一封，五色线一系，两个老道同张士芳来到西配房屋中。这屋里靠西墙有条桌，头前八仙桌，两边有椅子。两个老道在椅子上一坐，把摄魂瓶放在条桌当中。张太素说：“张士芳，你不信你去瞧去，你姑父此时咽了气了。明天你办白事，你可得给五百银子，下给我照样收拾你。”张士芳说：“我焉有不管之理？”正说着话，就听东配房后有人喊嚷：“我要上吊了。”张太素一听，说：“贤弟你听东边有人喊嚷要上吊，你我去瞧瞧，焉有不管之理？”董太清说：“瞧瞧去，我听声音像东后院。”说着话，两个老道同张士芳出来，将门倒带上，绕到东配房后。一看，本来院里有一棵大树，在树上搭着一件大氅，见这人头戴翠蓝色六瓣壮士帽，蓝翠箭筒薄底靴子，白脸膛俊品人物，正解下丝绦，搭在树上拴套，口中自言自语：“罢了，人是生有处，死有地，阎王造就三更死，谁敢留人到五更？死了死了，万事皆休。”老道一看说：“朋友，你怎么跑到我们院里上吊来了？我们跟你无冤无仇，素不相识，你这可不必。”这人抬头一看，说：“道爷不可见怪，我实不知

道这庙里有人，我只打算是空庙呢。我要知道有观主，我天大胆也不敢来搅扰。”老道一听，这人说话很通情理，这才说：“朋友，你为什么要寻死呢？我看尊驾，堂堂一表非俗，大概不致不明白，为何寻此短见？”这人叹了一口气说：“道爷要问，一言难尽。我本是镇江人，保镖为业。我保着二十万银子镖，走在这东边漫洼里，不想出来一伙强盗，约有四五十人，把我截住，要挡镖车。我一提我们镖局子的字号，这些贼人也不懂场面，他们说：‘就是皇上从此路过，也要留买路金钱。’我一动手，他们人多势众，我一人焉能敌得了？二十万银子，被他们劫了去，我自己越想越没路。有心回去，这场官司打不了，客人焉能答应？叫我赔，我哪有银子赔？我一想，莫如一死方休。”董太清说：“你家里有什么人呢？”这人道：“家中有白发的娘亲，绿鬓的妻子，未成丁的幼儿，母老妻单子幼。”老道说：“既是你家中有老母妻子，你要一死，家中一家子全竭了。便我劝你，你别想不开。你到本地衙门去报去，留下案底，你还是回去，你总是实有其事。客人不信，叫他到本地衙门来细查此案，客人不能够要你的命。你想对不对？你赶快去罢，我也不让你庙里坐着了，今天我们庙里有佛事。”这人点点头，说：“多亏道爷开导我，我谢谢道爷。”立刻深施一礼，由树上把铜笔拿下来，立刻跳墙出去。老道转身往回走，刚来到院中，只见西配房屋中有一个人，红胡子，蓝靛脸，正要盗摄魂瓶。老道一看，气往上撞说：“孽障大胆！”立刻把门堵住。书中交代：来者非是别人，正是雷鸣、陈亮。这两个人打哪来呢？原来孙道全在王安士家中，把桃木人拿下来，王员外还是不能起来，众家人就问说：“仙长，你老人家看我家员外是什么病？”孙道全说：“你家员外被人陷害，失了魂了，我得去给找魂去。”众家人说：“好，道爷哪里找去？”老道说：“你们不用管我，今天晚上把你员外的魂给找来就好了。”众家人说：“员外的病，只要你老人家救得了痊愈，准得好好谢你。”老道说：“我倒不要谢礼，所为了功德，我要去找魂，晚上再见。”说罢出了王宅，一直来到海棠桥酒馆之内。雷鸣、陈亮两人在喝酒等着呢，见孙道全来了，陈亮说：“师兄喝酒罢。”三个人吃喝完了，孙道全把雷鸣、陈亮叫到酒馆以外无人之处，说：“二位师弟，师父有吩咐，叫你二人今天晚上够奔西边那座三清观。师父提说，那庙里西配房屋中，条案桌上有一个瓶，叫摄魂瓶，咱们施主王安士的魂，被那庙里老道拘了去，搁在瓶里，你二人去把瓶盗来，就把王员外救了。可千万要小心，那两个老道可不好惹，都会妖术邪法，你二人可要留神。”雷鸣、陈亮点头，立刻往前走。雷鸣说：“三弟，咱们两个人你盗我盗？”陈亮说：“二弟，你飞檐走壁之能，窃取灵妙之巧，比我强。讲说口巧舌能，见什么也说什么，机灵便，眼力健，我比你强。二哥，你盗瓶，我使调虎离山计，把老道调出来。”雷鸣说：“你怎样使调虎离山的妙计呢？”陈亮说：“我没准，瞧事做事，也许放火，也许装神作鬼。”两个人说着话，来到庙门以外。陈亮说：“二哥你在西边，瞧着我打东边使调虎离山计。”陈亮上墙一看，两个老道在西配房里，一间后院东首有一棵大树，陈亮这才嚷“上吊”。雷鸣瞧两个老道出去，他由房上下来，刚要进西配房，雷鸣又怕屋里还有人，方才也没问孙道全他这庙里有几个老道。雷鸣心中一犹疑，又怕两个老道回来撞上，他又到东边来探探，听两个老道正与陈亮说话，雷鸣复反回来，刚要推门，又怕屋中有人，听了一听，才推门进去。两个老道回来了，见雷鸣正要伸手拿摄魂瓶，董太清一声喊嚷，“好孽障大胆！”雷鸣一回头，见老道已到门口，顾不得拿摄魂瓶，拉刀想要往外

闯，焉想这张太素用手一指，竟把雷鸣用定神法定住。不知雷鸣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四十三回 雷鸣智杀张太素 悟禅气吹董太清

话说张太素用定神法把雷鸣制住，老道心中就明白了。说：“贤弟，方才白脸上吊的，是跟他一处的。一个是调虎离山计，一个来盗瓶，对不对？”董太清说：“有理。”立刻吩咐张士芳把雷鸣捆上。两个老道坐下说：“你这厮好大胆量，竟敢前来盗摄魂瓶？你姓什么？准叫你来的？那个白脸使调虎离山计是谁？趁此说实话。”雷鸣说：“我一个人来的，那个白脸不认识。”张太素说：“谁叫你来偷盗摄魂瓶的？”雷鸣说：“我自己要来偷的。”张太素说：“你怎么不偷别的，单偷我这瓶子呢？”雷鸣说：“做贼的瞧见什么就偷什么，我爱这瓶子，我就要偷。”张太素说：“你这厮大概不说实话，张士芳给我把绳棍拿来，我非打你，你也不说。”张士芳立刻把绳子拿来，张太素就把雷鸣的衣服解开，用绳子沾水一抽，雷鸣破口大骂，“叭叭叭”一连就是数十鞭，打的雷鸣身上尽是伤。陈亮在外面等候多时，不见雷鸣出来，陈亮暗中一探，老道正打雷鸣。陈亮一看二哥挨打，心中难受，有心下去，又知道老道妖术邪法，不是老道的对手，不下去，瞧着二哥受这样委屈，心中又不忍。陈亮真急了，一瞧大殿后面堆着许多干柴，陈亮立刻掏出火来，给把柴草点着，少时连大殿都着了。张士芳偶然看外面一亮，往外一瞧，大殿火起来了，张士芳说：“可了不得了，大殿着了火。”董太清一听，先把桌上摄魂瓶揣起来，同张太素、张士芳出来，到后面打算救火。陈亮此时进去，把雷鸣背出来，一直够奔海棠桥。再回来一看，三清观烈焰飞腾，火光大作。陈亮来到海棠桥，孙道全说：“二位师弟把摄魂瓶盗来没有？”陈亮说：“师兄你看，不但摄魂瓶没盗来，我二哥被老道打了一身伤，我使调虎离山计，才救出来。咱们得找个地方、叫二哥歇歇，上点止痛的药方好。”孙道全说：“只可到王宅去罢。”这才带领陈亮，背着雷鸣，来到王宅。先叫陈亮在旁边等着，老道一叫门，管家王孝开门一看，说：“仙长来了甚好。”孙道全说：“我有两个采魂童受累了，要借你们书房歇歇。你等可别偷着瞧。”王孝说：“是了，我们躲开，你同着进去罢。”老道这才同着陈亮，把雷鸣背到书房，搁到里间屋中，叫雷鸣定定神，敷上金疮止痛散，把帘子落下。老道在外间屋中一坐，少时有家人进来献茶，说：“祖师爷你给我们员外把魂找来没有？我们员外可咽了气了。”老道说：“你告诉里面安人，不要紧，可千万别哭，我准管保死不了。”正说着话，就听外面一乱，说：“三清观着了火，把庙满烧了。”孙道全见家人出去，说：“二位师弟，你们两个人这个乱惹大了，三清观庙都烧了，那两个老道准要来找我拼命。”陈亮说：“那也无法，我焉能瞧我二哥活活打死呢？他不来便罢，他要来咱们三个人跟他拼命。”孙道全说：“事已至此，二位师弟也不必管。那两个妖道都会邪术，你两个动手也是白送死，莫若你二人逃命去罢，我自有道理。他要找我，我跟他去就是了。”说着话已然东方发白，只听外面叫门，家人出去一看，是董太清、张太素。两个老道见大殿东西配殿一点没剩，只烧的片瓦无存，两个老道一跺脚说：“张士芳因为你把我的庙都烧了，我两人非得找这个梅花真人去拼命，这两个人是必梅花真人主使来的。”张太素说：“我知道这个真人，是灵猿化身，咱们去找他去。”立刻来到王安士门首，一叫门，家人开门一看认识，说：“董道爷、张道爷，二位这么早，来此何干？”张太素说：“你们这里住着一个梅花真人么？”管家说：“不错呀。”张太素说：“你叫他出来，就提我二人找他有事。”家人立刻到里面说：“仙长爷，

现在外面有三清观的董道爷、张道爷找你。”孙道全一听说：“二位师弟，走你们的罢。”雷鸣陈亮说：“师兄，我二人惹的祸，要一走岂不叫兄长受累？”老道说：“你二人去罢，我去见他。”孙道全当时来到外面一见，董太清一瞧认识，说：“原来是你呀。”孙道全说：“二位道友有什么话？咱们找清静地方说去。两个人事情，彼此说出来，叫人家耻笑。你我都是三清教的门人，咱们的事，找地方说去。”张太素说：“跟我走。”三个老道一直够奔海棠桥而来。焉想到雷鸣、陈亮早越房出来，后面远远暗中跟随。三个老道来到海棠桥，天光大亮，张太素说：“孙道全你说罢。”孙道全说：“咱们往北去，到天台山下，那里没人说去。”张太素说：“走。”三个人一直到天台山下。孙道全说：“二位道友找我为什么。”董太清说：“你无故坏我的事，你主使一个蓝脸，一个白脸，把我的庙烧了，我焉能容你！”孙道全说：“二位道友不便动怒，咱们彼此都是三清教的人，你把摄魂瓶给我，好叫王员外给你修庙，照样赔你，也别管蓝白脸那两个人。咱们一概不提，你瞧好不好？”董太清说：“你那算白说，今天我非得把你宰了，方出我胸中之气，我拿摄魂瓶，我自己会叫王员外修庙，何必你叫王员外给我修庙？”孙道全说：“二位别生气，慢慢说。”董太清哪里肯听，伸手拉出宝剑，照定孙道全就是一剑，孙道全并不还手，往旁边一闪，口中直央求说：“二位道友饶了我罢，我给赔罪磕头，还不行吗？”董太清一剑跟着一剑，张太素脸朝南站着瞧着，说：“非杀了你不出我二人之气。”口中直骂。这个时节，雷鸣、陈亮两个由东边绕到北边去，蹲在石头背后，雷鸣一瞧说：“三弟，你瞧咱们师兄不还手，尽躲。这两个老道真可恨，我先把这两个老道冷不防宰了，以报打我之仇。”说着话，雷鸣拉出刀来，慢慢往前走，张太清脸朝南站着，雷鸣由北边打他身后头往前来，心里说：“你要不回头，我就把你宰了。”焉想到老道也是恶贯满盈，该当死，并没回头，只顾瞧董太清动手。雷鸣凑到近前，冷不防手起刀落。“卍”一下，红光崩现，鲜血直流，张太素的人头滚落在地，死尸栽倒。董太清一瞧，师兄被那蓝脸杀了，说：“好孙道全，我说你们是一党不是？把我师兄杀了，我今天非要你们的命不可。”雷鸣、陈亮说：“咱们三个人，要他的命。”正说着话，只见张太素的人头忽然由地下飞起来，有两丈多高，照定董太清的脑袋砸下去。董太清说：“师兄你死的屈，你别闹鬼呀！你找你的仇人，我准给你报仇。”正说着话，人头又飞起来，又照他打去，一连数次。大众留神一看，在西边石头后头，有个小和尚在那里吹呢。孙道全一看，认识是悟禅。书中交代：悟禅打哪来呢？原来济公带悟禅到松阴观，一拜鲁修真。本来鲁修真是个修道的人，跟济公一谈，知道济公是得道的高僧，二人倒是道义相交。和尚把乾坤颠倒迷路旗送给鲁修真，和尚说：“我将来常山院慈云观，有一步大难，非道友救我不可。”鲁修真说：“圣僧有用我之处，给我信，我必到。”越谈越对，就留和尚师徒住下。次日天刚亮，和尚说：“悟禅你到天台山下，教你三个师弟去。”悟禅点头，来到天台山下，在暗中藏着，见孙道全直央求，后来见雷鸣把张太素杀了，悟禅这才吹人头打董太清。孙道全一瞧见，说：“小师兄快来。”董太清也瞧见，说：“好妖精，竟敢这样无礼！”悟禅一撒肚子，一口气把董太清给吹起来，离地有一丈，“扑冬”把老道摔下来。悟禅又吹，吹起来摔下去。正摔董太清。忽听山坡一声“无量佛”，说：

“山中清，山中清，万缘不到好修行。眼前浮云倾富贵，崖下流水无困横。是是非

非不管我，长长短短没人争。惟有一时动情处，岭头一曲古英风。”

一位老道信口作歌而来，大众睁睛一看，吓得亡魂皆冒。不知来者是谁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四十四回 老仙翁一怒捉悟禅 二义士夜探天台山

话说悟禅正在气吹董太清，忽听山坡一声“无量佛”信口作歌，来了一位老道。头戴旧布道巾，身穿破袖头，白绫高腰袜子，直搭护膝，厚底云履，面如古月，鹤发童颜，一部银髯，真是发如三冬雪，须赛九秋霜，在手中提着花篮，背后背着乾坤奥妙大葫芦，来者老道非别，乃是天台山上清宫东方太悦老仙翁昆仑子。董太清一看，赶紧跪倒，口称：“祖师爷在上，弟子给祖师爷叩头。”孙道全也跪下了，悟禅也吓得不敢吹了，雷鸣、陈亮不知这个老道的来历。这位老道在天台山上，道德深远。这座天台山，有四十五里地高，他的庙站在上面，叫接云岭。这座山上，豺狼虎豹、毒蛇怪蟒极多，凡夫俗子也到不了。孙道全、董太清都认识，故此赶紧行礼。老仙翁一看说：“你两个人为何如此争斗？从实说来！这个妖精是谁？”孙道全说：“回禀祖师爷，这个小和尚是我师兄，我拜济颠和尚为师，找要跟济颠学习点能为法术。”老仙翁一听说：“好，我山人正要找济颠呢。”老仙翁为什么要找济公作对呢？这内中有一段缘故。书中交代：只因前者诸道缘、张道陵两个老道被雷鸣陈亮给把衣裳都剥了去，两个老道及至还醒过来，一瞧赤身露体，褚道缘说：“这怎么好？要在街上一走，谁瞧见，谁不打耳光子的？”老道张道陵说：“咱们到天台山上清宫去找祖师爷去罢。”两个人白天不敢走，等天黑，还是走山里，不敢走村庄。到上清宫，一打门，小道童由里面出来，一开门说：“二位怎么连裤子都没有了？必是赌输了。”褚道缘说：“不是，我二人被济颠和尚欺负苦了。我二人要见见祖师爷，求祖师爷替我们报仇。”说着话，来到里面。一见老仙翁，老仙翁这个气就大了，说：“两个东西，怎么这样不要脸？连裤子都没了？”张道陵说：“祖师爷有所不知，尘世上出了一个济颠和尚，兴三宝，灭三清，他说：‘三道教没有人，都是畜类，全都是披毛戴角，都是四造所生，脊背朝天，横骨插心。’他把我二人的衣服全都剥去了，求祖师爷大发慈悲，给我们报仇，也给我们三道教转转脸。”老仙翁一听说：“我听说济颠和尚是个罗汉，怎么会说出这些话来？童儿去拿出两身衣服来，叫两个人穿上。那时我见着济颠，我倒要问问他。”褚道缘张道陵两个人穿上衣服，在庙里住了一天走了。今天老仙翁早晨起来，在山上采药，看见山下一股妖气，直冲斗牛之间，故此这才下山来看看。一问孙道全，他提说拜济公为师，故此老仙翁说：“我正要找济颠僧。”又问：“你两个人为何争斗？”孙道全说：“奉济公之命，搭救王安士。”怎么董太清；张太素害人拘魂，从头至尾，细述一遍。董太清说：“祖师爷，你看孙道全无故他使人把我的庙烧了，方才那个蓝脸把我师兄杀了。”老仙翁说：“董太清，你这孽障，无故不守本分，贪财害人，张太素死有余辜。你把摄魂瓶拿出来，不准你再动手，山人今天便宜你。”董太清不敢不拿出来，立刻把摄魂瓶拿出来。老仙翁说：“孙道全你拿摄魂瓶去救王安士，这个小妖精是你的小师兄呀，我把他带上山去吊起来。你给你师父济颠送信，叫他前来见我，他一天不来，我把他吊一天，他两天不来，我把他徒弟吊两天，哪天他来，我把这妖精放下。”孙道全也不敢多说，悟禅就吓的不敢跑。怎么不敢跑呢？知道老仙翁身后背着那乾坤奥妙大葫芦，无论什么妖精装到里面，一时三刻化为脓血。老仙翁立刻把悟禅搁到花篮之内，老道竟自上山去了。雷鸣、陈亮这两个人就急了，雷鸣说：“师兄，你瞧这个杂毛老道，把咱们小师兄捉了去，你为何不管呀？”孙道全说：“你二位师弟有所不知，

这个老道可惹不起，神通广大，法术无边，连咱们小师兄他那么大道行都不敢跑，我更不敢惹了。”雷鸣、陈亮一听，气往上冲说：“你惹不起，我两个人可惹得起！咱们小师兄被他弄了走，我二人焉能袖手旁观？”孙道全说：“二位师弟打算怎么样呢？”雷鸣说：“这个老道不是就在山上庙里住么？”孙道全说：“是呀。”雷鸣、陈亮说：“我二人非得把老道宰了，给小师兄报仇不可。”孙道全说：“二位师弟可千万不可任性，这个老道可非同别人可比，你二人岂不是白送死？依我说，趁早别碰钉子。”雷鸣、陈亮说：“你说不算，我二人拼着我们两条命不要了。”说着话，往山上就跑，孙道全再三拦也拦不住。这两个人随后就追老道，展眼再瞧，老道不见了。这两个人焉能追得上？老道驾着趁脚风走了。这两个人追去，山路甚是崎岖，坎坷不平。正往前走，见眼前一道涧沟，南北有五丈余宽，深有万丈，当中只有一道独木桥，东西没有路，非得走这根独木过不去。陈亮一看，这根木头年深日久，都朽了，用手一挖，木屑就往下掉。陈亮说：“二弟，你看非得走这独木桥过不去。要走在当中这一断，摔下去落在山涧里，就得摔个肉泥烂酱。”雷鸣说：“咱们拼个死去，非得把老道杀了，把小师兄救回来。”陈亮说：“是。”两个人把心一横，立刻施展陆地飞腾法，就打这根木头上走过来，也没怎么样。二人这才又往前走，约走了数里之遥，忽见眼前有一只猛虎，两只眼灯笼相似，张着血盆大嘴，尾巴来回直摆，把地下的石子扫的往上直飞。雷鸣、陈亮两个人一看，吓的亡魂。雷鸣说：“老三，你看这可要没命。”有心回去罢，走在独木桥也许掉下去，虎若要追，也跑不了。两个人一想：“该死也活不了。”拉出刀来，直往前走，走到猛虎跟前，老虎拿鼻子闻闻，一摇尾竟自走了，雷鸣、陈亮吓的一身冷汗。陈亮说：“二哥，咱两个人许没有人味了，老虎瞧见闻闻，都摇尾不吃。”雷鸣说：“咱们两个人走罢，不该是他嘴里食。”说着话，二人又往前走，眼见日已西沉。正往前走，只见大岭上有一条大蟒，足有三十余丈长，有缸粗细，两只眼似两盏灯。雷鸣、陈亮被老虎吓得一身冷汗，觉着毛骨悚然，刚把汗干了些，身上仿佛长点力气，这又瞧见大蟒，把两个人又吓得惊魂千里。不往前走是不行，山上又没有两条路，陈亮说：“二哥，生有处，死有地，方才老虎没吃咱们，这大蟒也许不害人，咱们愣在前闯。”正说着，只见这条大蟒一阵怪风，竟自去了。雷鸣、陈亮说：“好险，好险，你我两世为人。”二人微缓了缓，又往上走来。到了上清宫，约有二更天，一看满天星斗，膝膝月色，山影静悄悄，空落落。见这座庙前至后三层大殿，周围地势占的不少。正山门坐落北向，上面有字，是泥金匾刻的字，上写“护国敕建上清宫”。东西有角门，都关着，庙门口有两根旗杆，庙里有两根旗杆。雷鸣、陈亮二人看罢，拧身蹿上墙去，往里一望，正当中大殿五间，带月台，东西各有配殿，中院栽松种竹，清风飘然；大殿东边，有四扇屏风门套着，是第二层院子。两个人蹿房越脊，施展飞檐走壁，如履平地相仿，往后够奔。站在房上一看，东跨院里有灯光，这院中也是四合房。北上房五间，南倒座五间，东西配房各三间，北上房屋中射出灯光。雷鸣、陈亮来到北上房前披，施展珍珠倒卷帘，夜叉探海式，往屋中一看，见屋中靠北墙条案上面有些经卷，头前八仙桌上面有一盏灯，两边有椅子，老道正在上首椅子上坐着，在灯下看书。这屋中是明三暗五，再一看房椽上吊着悟禅，绳子拴着脚，头冲下吊着倒势。雷鸣、陈亮一看，气往上撞，立刻拉刀将手伸出，由上面一翻身跳下来，往屋中就闯，一掀帘子，打算摆刀杀老道。焉想到老道一抬头，说：“好孽障！”

大胆的狂徒！”用手一指，用定神法就把雷鸣、陈亮定住，雷鸣、陈亮气往上撞，破口大骂。老道立时吩咐来人：“这两个小辈，将他缚到后面去，结果性命。”不知二位英雄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四十五回 永宁村法救王安士 韩家院捉拿章香娘

话说老仙翁把雷鸣、陈亮制住，吩咐把二人抬到后面去结果性命。这个时节，旁边过来一人说：“师爷，你老人家大发慈悲罢！这两个人是弟子的结拜兄弟，又是我的救命恩人。求祖师爷看在弟子面上，饶恕他二人罢！二位贤弟跟我到后面去。”雷鸣、陈亮一看，说话这人乃是夜行鬼小昆仑郭顺。雷鸣、陈亮正破口大骂，郭顺说：“二位贤弟别骂了。”立刻把雷鸣、陈亮带到后面去，老仙翁还怒气未息。天光刚亮，只听外面一声“无量佛”，小道童出来一看，来者乃是孙道全。书中交代，孙道全自从山下见雷鸣、陈亮追赶老仙翁去，他也无法，拿着摄魂瓶，够奔永宁村。来到王安士家一打门，家人一看，说：“道爷来了，可曾把我们员外爷的魂给找来？”孙道全说：“找来了。”家人立刻同孙道全来到里面，一看王员外已然如同死人一般。孙道全把摄魂瓶拿出来，打开一念咒，王安士的魂归了窍。当时王安士“啊呀”了一声，一睁眼说：“我好闷得很。”众人一瞧，老员外说出后来都喜欢了。安人说：“员外你好了。”员外说：“我没有病，仿佛做了一场大梦。”众家人说：“员外爷，你躺了好几天了，昏迷不醒。要不是这位仙长把你老人家救了，就了不得了。”老员外说：“原来如此。”立刻翻身起来，如同好人一般，要给老道磕头。孙道全说：“老员外千万别给我磕头，我要损阳寿。”家人先给拿过桂圆茶来，王安士喝了。就觉得心里发空，家里有现成的燕窝粥，先给员外喝了一碗，老员外请真人外面书房坐，老员外也就不敢给老道行礼了，穿好了衣服，陪着来到书房，叫家人预备上等果酒。众人无不感念老道的好处，家人把酒摆上，老员外陪着孙道全喝酒谈心。老道喝着酒，忽然往东一看，一股妖气直冲霄汉。书房是西房，正往东看，老道就问：“老员外，这东院里是甚么人住着？”王安士说：“那院里是我一个拜弟，姓韩名成，跟我也是世交？”老道说：“他家里有什么人？”王安士说：“他家里夫妇两个，有一个儿子，叫韩文美，有媳妇，道爷说这个做什么？”孙道全说：“我看那院里有一股妖气冲天，那院中准有妖精。”王安士一听，说道：“没听说他家里闹妖精，真人看着准有妖精？”老道说：“那不假，准有。”王安士一想，我跟韩员外至有交情，既知道焉有不管之理：说：“道爷，既瞧出来，何妨慈悲，跟我过去给把妖精除了。那院里韩员外跟我至好，也不是外人。”孙道全说：“可以，我山人去瞧瞧。”老员外立刻同老道来到隔壁一叫门，韩员外家的管家出来开门，一看说：“王员外，你老人家好了？”王安士说：“好了，你家员外可在家里？”家人说：“在家里。”王安士说：“你到里面通禀一声，我来见你家员外有事。”家人立刻进去一回禀，韩成赶紧迎接出来。孙道全一看，这位韩员外好样子，身高八尺，膀阔三停，头戴宝蓝员外巾，迎面嵌美玉，他本是武举出身，身服蓝缎员外氅，腰系丝绦，白袜云履，面如紫玉，浓眉大眼，三络黑胡须。一见王安士，连忙施礼说，“兄长久安，可曾好了？小弟少来问候。”王安士说：“你我兄弟知己，勿叙套言。”韩成说：“这位道爷是谁？”王安士说：“这位乃是梅花真人，我的病就是这位道爷救的。”韩成拱手往里让。来到书房落座，家人献上茶来，王安士说：“今天我同道爷来，非为别故，我方才正在书房吃酒，真人看你这院中有妖精。我恩你我知己，我不能不管，我求真人过来，给你降妖捉怪。”韩成说：“我这院中没闹过妖精，道爷怎么瞧有妖精呢？”孙道全说：“我看这股妖气，还是阴气，必是女妖。员外你把女眷连婆子丫

鬟都叫出来，真人一瞧，就瞧出来。”韩成说：“可以。”立刻叫家人给内室送信，叫安人、少奶奶、众婆子、丫鬟都出来。少时内宅女眷都出来，老道来到院中一看，有一位妇人二十多岁，长得姿容美绝，秀丽无双，有两个丫鬟搀着。孙道全一看这个妇人是妖精，老道拉出宝剑一指说：“好妖精见了山人还敢大模大样？”这妇人并不言语。孙道全说：“你还不现原形？”这妇人也不言语，孙道全举宝剑赶过去就要砍。这个少妇非是别人，乃是韩成的儿媳妇。怎么会是妖精呢？这其中有一段情节，韩成之子韩文美，本是个念书的人，当初跟王全李修缘都是同窗的书友，就是韩文美年岁居长，王全次之，李修缘顶小。皆因李修缘一走，王全也不念书了，韩文美就剩下一个人自己在家中用功。偏巧他妻子故世，韩文美就无心念书，时常带着书童出去游山玩景，以解心中之闷。韩成打算给他续室，老不合适，高不成，低不就，故此耽误下了。这天韩文美带着书童又出去游玩，走到永宁村西，觉着口干舌燥，韩文美就说：“童子，你我到哪里去歇息歇息，找杯茶吃。”童子说：“眼前这不是清静庵么？庙里老尼姑，不是公子爷的师父？咱们到庙里去喝茶好不好？”韩文美一想：“也好。”立刻同书童来到庙门口叫门。工夫不大，就见由里面出来一个小尼姑，把门开开，说：“公子爷来了。”韩文美说：“老师父可在庙里？”小尼姑说：“在庙中，公子爷请里面坐罢！”韩文美带领书童。这才往里够奔。一直来到西跨院。这院中是西房三间。北房三间，南房三间。小尼姑来到北房禅堂。一打帘子，说：“师父，韩公子来了。”这房里老尼僧法名妙慧，一听说韩公子爷来了，赶紧由里出来，说：“公子爷来了，怎么这么闲在？”韩文美赶紧行礼，说：“师父一向可好？弟子有礼。”老尼说：“好，公子爷请坐！”韩文美坐下，老尼姑叫来人倒茶来，只听里面屋中一声答应，真是娇滴滴声音，一掀帘子，由里面出来一个带发修行的少妇。韩文美一看，真似貌比天仙，给韩文美过来一倒茶，韩文美就闻着妇人身上带着有一阵兰麝之香。这妇人把茶倒上，慢闪秋波，斜乜杏眼，瞧了韩文美一眼，转身进屋中去。韩文美一瞧这妇人，当时心神飘荡，这才问老尼僧：“这位妇人是谁呀？”妙慧说：“这是我新收的徒弟，他姓章，名叫香娘，他原是这个村北的人。他丈夫故世，家有婆母，要逼他改嫁。他不愿改嫁，情愿出家，拜我为师，就在我这庙里，侍奉佛祖。”韩文美点了点头，坐了片刻，立刻告辞，一出庙，真仿佛把魂留在庙里。到了家中，茶思饭想，躺在炕上茶饭懒用，一闭眼就见章氏香娘在眼前，自己得了单思病。韩员外夫妇跟前就是这一子，一见儿子病了，赶紧请名医医治，医家先生也瞧不出甚病症来，一天不如一天。那韩成一想：“这病来的怪。”就把书童叫过来一盘问：“我家公子上哪去了？不说实话，把你打死。”书童不敢隐瞒，就把上清静庵里去，遇见章香娘之故一说，韩成夫妇疼儿子，赶紧叫人把清静庵老尼姑接来。安人说：“亲家，你瞧你徒弟病得利害，你得救你徒弟，我夫妇就是这一个儿。”老尼姑说：“我怎么救他？”安人说：“你庙里听说有一个章氏香娘，你只要给我儿把亲提妥了，他的病就好了。”老尼姑说：“哟，人家跟我出家，我劝人家改嫁，那如何使得？”安人说：“你费费心罢，只要你给提妥了，我必当重谢你。”老尼姑说：“我提着瞧罢。”当时老尼姑回去，到庙中跟章氏香娘一提，先前章氏不愿意，后来香娘愿意了。老尼姑给韩宅送信，韩成还是定轿子娶，照娶姑娘一样。韩文美一听说定了，病就一无比一天见好，等娶过来，夫妻恩爱的如胶似漆，公婆也欢喜儿媳妇，婆子、丫鬟都没有不跟少奶奶合适的，半年多的光景，也没

人知道他是妖精。今天无故被孙道全看出来，孙道全摆宝剑刚要刹，焉想到韩成恼了，由后面冷不防打孙道全一个嘴巴，挟起来，来到大门外，把老道扔下，说：“你哪来的老道？跑到我家里来撒野！说我好好的媳妇是妖精，你快滚罢。”说完了话，关上大门回头进去。孙道全一想：“正是，是非只为多开口，烦恼皆因强出头。自己也觉得脸上无光，莫若找我师父，我把妖精捉了，可以转转脸。”想罢立刻往前就走。刚一出了巷口，就听后面忽然起了一阵怪风，凉情必是妖精追赶下来。不知孙道全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四十六回 孙道全捉妖遇害 济禅师拉船报恩

话说孙道全出了永宁村，正往前走，忽听由后面起了一阵怪风，刮的走石飞沙四起。孙道全一闻这阵风，异香扑鼻，心里说：“了不得了，这个妖精追下我来，要跟我做对。”正在心中思想，何尝不是？只听后面有人说话：“好孙道全，你往哪走？仙姑娘跟你远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你败我的事，拆散我的金玉良缘。我仙姑这几年没吃人了，今天我开开杀戒，把你吃了，我好饱餐一顿。”孙道全一回头，果然是那个妇人迫下来了。孙道全赶紧拉出宝剑一指，说：“好妖怪，你好大胆量，竟敢跟山人前来做对？我今天结果你的性命。”妖精说：“并非我仙姑娘找你，你无故怀着鬼胎，坏我的事，我焉能饶你？”孙道全摆剑就剁，妖精一闪身，抖手举起一块混元如意石，这石头能大能小，起在空中好似一座泰山，照孙道全头顶打来。孙道全也有点能为，受过广法真人沈妙亮的传授，一瞧石头打下来，赶紧口念护身咒，掐剑诀一指，说声“敕令”，立刻石子现了一道黄光，坠落于地。妖精一瞧，说：“好孙道全，你敢破仙姑的法宝。”立刻又一抖手，孙道全一看，无数的长虫奔孙道全要咬。孙道全知道这是障眼法，立刻把舌尖嚼破，往上一喷，这些长虫完全现出原形，都是纸的。妖精勃然大怒说：“孙道全，你敢破仙姑的法木。”说着，一瘪撇肚子一张嘴，喷出一道黄光，这是她三千多年的内丹。孙道全立刻觉着身子一麻，翻身栽倒。那妖精哈哈一笑说：“我打算你有多大能力？原来就是这样，今天合该我吃你。”立刻把孙道全一提，来到山神庙，把孙道全搁在里面。妖精把门一关，打算要现原形吃孙道全，正在这般情况，就听门外哈哈一笑说：“好孽障，真乃大胆，竟敢要吃我徒弟？来，来，来，咱们爷们较量较量。”妖精一听，往外一看，来了一个穷和尚，书中交代：来者乃是济公。济公由八卦山叫悟禅走后，跟坎离真人鲁修真告辞。鲁修真说：“圣僧何妨在我这庙里多住几天，你我可以盘桓盘桓。”和尚说：“我还有要紧事故，你我后会有期。”和尚出离了八卦山，往前行走，来到一个小码头，见王全、李福正进酒馆，和尚也掀帘子进去。王全、张福刚坐下，要了一桌酒席，和尚也进来，向王全说：“乡亲才走到这里？”王全一看，是萧山县树林子里遇见那穷和尚，王全说：“大师父，你也来了。”和尚说：“你们二位，这些日子才到这里？”王全说：“别提了，我二人在萧山县遭了一场官司，耽误了几天？”和尚说：“乡亲你回家去罢，你不必找你表弟，找也找不着。你一天到家，你表弟也是一天到家，你两天到家，他也两天到家，你哪时到家，他也就到家了。”王全说：“是、是，大师父没吃饭吧？”和尚说：“可不是。”王全说：“你在这里一同吃罢。”和尚说：“敢情好。”王全立刻叫伙计拿过一份杯筷碗碟来，和尚就坐下。伙计把干鲜果品菜蔬上齐，和尚大把抓菜，李福就瞧着不愿意，和尚抓起来还让呢：“你们二位吃这把。”王全一瞧，和尚真脏，满脸抹油，王全嫌脏说：“和尚你吃罢，那盘子都是你吃。”和尚说：“我就得其所哉！”王全吃点不吃了，李福也饱了，和尚大吃大喝大抓，连跑堂的都拿眼瞪和尚。跑堂的心说：“好容易来了一位阔大爷，要成桌的酒席吃不了，好吃的剩点，这叫和尚拿手一抓怎么吃？”王全见和尚吃完了，叫伙计算帐。这个时节，由外面进来一个人，说：“哪位搭船走，我们船上海棠桥。”李福说：“公子爷，咱们搭船走罢。”王全一听说：“你还提坐船？提起来吓的我魂飞胆裂。你曾记得曹娥江坐船吗？”李福说：“曹娥江那是包船，这是搭船，这船上别

的客座多着呢。”这才问管船的：“你船上有多少人？”管船的说：“有二十多位了。”李福说：“上海棠桥我们去，船上有舒展地方没有？”管船的说：“前后舱人都满了，就是上铺闲着。你们二位上海棠桥，坐在上铺，给五百钱罢。”李福说：“钱倒好说，今天这就开船么？”管船的说：“这就开船。”李福这才把酒饭帐给了，说：“公子爷上船罢。”王全站起身往外走，和尚说：“咱们那里见罢？”王全也不知和尚说哪里见，主仆同管船的出了酒铺，来到码头河岸上船。众坐船人都说：“还不开船么叶管船的说：“开船？我们船上就是两个人，还得雇一个拉短纤的就开。”正说着话，那穷和尚踢踏踢踏由东来了，管船的正嚷：“谁来拉纤。”和尚答了话说：“我去。”管船的说：“大师父，你一个出家人，拉纤行么？”和尚说：“行。出家人安一口锅，也跟俗家差不多，都得挣钱吃饭。”管船说：“就是，大师父你拉罢。”立刻把纤板给了和尚。管船的撒跳板开船，济公禅师把纤板一拿，拉着就走。书中交代：济公要拉船纤，所为报答表兄王全出来找他披霜戴雪早起迟眠这点辛苦，和尚故此拉纤。人家拉纤喊船号，和尚一边拉着纤，一边信口说道：

“这只船，两头高，坐船的主人心内焦。踏破了铁鞋无处找，弟兄相见不分晓。到天台，才知道，骨肉至亲两相照。”

和尚念完了，往前走着，信口又说道：

“想当年，我剃度；舍身体，洗发肤。归于三宝做佛徒，松林结茅庐。妄想除，余思无，真被累，假糊涂。脸不洗，手不沐，无事笑泥沽。走陆路，游江湖；好吃酒，爱吃肉。不管晨昏香焚炉，混寄在世俗。风霜冷到穿葛布，天气热到披裘服。为善要诛恶，济困要扶危。”

和尚一边念着，往前走，又念。

“这只船，两头摇，管船的女人好细腰。由打去年抱了一抱，直到如今没着摸。”管船的一听说：“和尚别玩笑，你满嘴说的是什么话呀？”和尚说：“我不管了。”说着话，和尚把纤板一扔，撒腿就跑。管船的说：“你们瞧这个和尚？真是半疯。拉了这半天纤，快到了他跑了，他也不要拉纤的钱。”众坐船的人，一个个全都乐了，说：“这个和尚真有点疯病。”大众纷纷议论，这且不表。单说和尚撒腿就跑，直奔山神庙而来。罗汉爷先把灵光、佛光、金光闭住，来到山神庙门口，和尚一推门说：“好孽障！你这胆子真不小，竟敢吃我徒弟？待我来结果你的性命。”妖精正要吃孙道全，忽听门外有人说话，妖精回头一看，是一个穷和尚。短头发有二寸多长，一脸的油腻，破僧衣短袖缺领，脖系绒绦，疙里疙瘩，光着两只脚，穿着两只草鞋，长得人不压众，貌不惊人，三分不像人，七分倒像鬼。济公禅师把三光闭着，妖精一看，是一个凡夫俗子，当时气往上冲，说：“好个穷和尚，你敢前来多管我仙姑的事？你岂不是前来送死？”和尚说：“你这东西，无故不守本分，缠绕韩文美，还敢欺负我徒弟？今天我非得要你的命。”妖精一张嘴，照定和尚喷出一股黄气，打算要把和尚喷倒。焉想到和尚哈哈一笑道：“好孽障，你会喷毒呀！大概你也不认识我老人家是谁？我叫你瞧瞧。”和尚一摸脑袋，露出佛光、灵光、金光，妖精一看，见和尚身高丈六，头如麦斗，身穿直缀，赤着两只腿，光着两只脚，原来是一位知觉罗汉。妖精吓的连忙跪倒，“嗷鸣”叫不住声。人有人言，兽有兽语，说：“圣僧你老人家烧命，并不是我要兴妖害人。因那韩文美他瞧见我，他要托人说我，我才跟他成亲，求圣僧大发慈悲，饶了我罢。”和尚说：“你现原形我看看。”妖精立刻身形一晃，

现了原形。和尚一看，这才明白。不知是什么妖精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四十七回 济公施法治妖妇 罗汉回家探姻亲

话说济公露出佛光、灵光、金光，妖精这才跪倒央求。和尚叫妖精现了原形，一看原来是一个香獐子。书中交代：这个香獐子，乃是天台山后天母宫，有一个玉面老妖狐的第三的徒弟，他有三千五百年的道行。这个老妖狐，乃是五云山五云洞五云老祖的女儿，自称玉面长寿仙姑。这个香獐子常到清静庵去听经，后来她一想：“莫若我拜老尼姑为师，跟他学学经卷。”自己摇身一变，变了一个美貌的妇人，到庵里去投奔老尼姑。她说，她是村北住家，丈夫故世，婆母要叫她改嫁，她不愿意改嫁，要拜老尼姑为师，情愿晨昏三叩首，早晚一炉香，侍奉佛主，她说姓章名叫香娘。老尼姑妙慧信以为真，不知道她是妖精，把她收下。焉想到韩文美瞧见她，惦念在心，托老尼姑说媒，老尼姑倒是怕韩文美死了，韩成夫妇绝了后，倒是一番好意，把香娘子给韩文美说了去。今天香獐子遇见济公，当时求济公饶命，和尚说：“你要叫我饶你也行得，你依我一件事。”章香娘说：“只要圣僧饶命，有什么事，圣僧只管吩咐。”和尚说：“你附耳如此如此，然后这等这样，依我的话照样办，我就饶你。”香獐子说：“圣僧怎么说我怎么办。”和尚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你去你的，咱们后日见。”香獐子立刻一晃身，竟自去了。和尚这才把孙道全救过来，孙道全一明白过来，睁眼一看，济公在旁边站着，孙道全赶紧给师父行礼。和尚说：“你无故要多管闲事，‘是非只为多开口，烦恼皆因强出头’，没有那么大能为，还要捉妖？没捉成妖，差点叫妖精把你吃了。”孙道全说：“多亏师父前来搭救，不然，我命休矣！”和尚说：“你捉妖叫人家把你打出来，你还有什么脸见人？我还捧你一场，叫你把神仙充整了。”孙道全说：“师父，我怎么把神仙充整了？”和尚说：“你附耳如此这般，这等这样，就把仙家充整了。”孙道全点头答应，和尚说：“你去罢，我还有事。”和尚出了山神庙，一直来到海棠桥，路西里有一座酒馆，字号“凤鸣居”。初时这座酒馆，原来是韩文美、王全、李修缘三个人，每人拿三百银子成本开的，倒不为赚钱，所为三个人随便消遣。后来李修缘一走，王全也不到铺子去照料，韩文美一病，把这个铺子就交给家人王禄照管。本来王禄就不务正，最好押宝赌钱，现在王全又出外去找李修缘，王禄更没人管他了，自己胡作非为，把买卖全叫他输了，铺子后头搁上宝局了，前头把掌柜的跑堂的全散了，就剩下一个小伙计，王禄今天正在拦柜里，只见由外面进来一个穷和尚，和尚说：“辛苦辛苦。”王禄也不认识是李修缘，一来济公离家数载，二则又是僧人打扮，一脸的泥，也认不出是谁了。王禄说：“大师父，喝酒呀？”和尚说：“喝酒，拿两壶来。”王禄给拿两壶酒过来，和尚喝了，又要两壶。喝完了四壶酒，和尚站起来就走。王禄说：“大师父，怎么走？”和尚说：“喝够了，不走怎么着？要没喝够还喝呢！”王禄说：“你走，给酒钱。”和尚说：“给钱上你这喝来？”王禄说：“上我这喝来，怎么就不给钱呢？”和尚说：“我没钱，我本不打算喝酒，皆因你这写着穷和尚喝酒不要钱，我才来喝酒。”王禄说：“哪写着？”和尚用手一指说：“你瞧，”王禄一瞧，果然墙上贴着一张红纸，上面写着：“本铺穷和尚喝酒不要钱。”王禄说：“这是谁跟我闹着玩的？”和尚说：“掌柜的，你这铺子怎么这么热闹？”王禄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大师父，别提了，先前我这买卖，一开张很好，都叫我押宝输了，现在把买卖做的这个样。”和尚说：“咱们两个人，倒是同病相怜。我和尚有二十顷稻田地，两座庙，都叫我输了，我

也是押宝押输的。现在我可学出高眼来，都说‘高眼没裤子穿’。这话一点不错，是局上瞧见我都不敢叫我要，给我拿过三百钱，叫我喝茶，我就指着吃局上。”王禄一听说：“大师父，你会押宝么？”和尚说：“会，勿论什么宝，瞒不了我。铜盒子，木盒子，打宝，飞宝，传宝，递宝，全瞒不了我。我一耍就得赢，如同捡钱一般，就是众局上都不叫我押，我没了法子。”王禄一听说：“咱们这后面院有宝局，和尚你要给我猜几个红，不但我请你喝酒，我还给你换换衣裳。”和尚说：“你有钱么？”王禄说：“有，我告诉你说罢，我刚借了二十吊印子钱。坐地八扣，给九六钱，十吊给八吊，二十吊实给十六吊，一天打二吊四百钱，打一百天合满钱二十四吊，连底子找出十吊钱的利钱。没法子，不能不惜，这还是指着铺子借的。大师父，你跟我到后面去，你给猜几个红。我赢了，苦不了你。”和尚说：“就是罢。”立刻同王禄来到后面一见，后面这里有好几十个人，围着宝案子，刚把宝盒子开出来。和尚说：“掌柜的，你押罢。这宝进门闯三，你押大拐三孤钉，准是正红。”王禄一想：“哪有这么巧？倘若押上，把十六吊钱一输，那还了得？”自己不敢押，和尚说：“你不押，这宝可是三。”王禄说：“一瞧瞧再押罢。”正说着话，做活的叫宝一揭盖，果然是三。王禄一瞧一跺脚，自己后悔不该不押，这要听和尚的话，把十六吊钱都押上孤钉，赢四十三吊二百。少时就见又把宝盒开出来，王禄说：“大师父，这宝你猜什么？”和尚说：“方才我叫你押三，你不押，这宝还是三。”王禄心中又犹疑，说：“方才开三，这宝哪能还是三呢？”和尚说：“你爱听不爱听？”王禄一想：“先瞧瞧再说罢。”焉想到一开宝又是三。王禄自己又一跺脚，说：“这是怎么说话？两宝来钱并住一百多吊。”和尚说：“你是不听话。”王禄说：“我哪知道？”说着话，第三宝又摔上盒子，王禄又问：“大师父，这宝押什么？”和尚说：“这宝押二，这叫黑虎下山。”王禄一想：“和尚连猜了两宝红了，这宝许没准，我莫若瞧一宝罢。”和尚说：“你又不押。”王禄说：“等等别忙。”眼看着又一揭盖是二。王禄自己一想：“我是什么东西？和尚果然是高眼，我不听？”和尚说：“你老不押我走了。”王禄说：“别走。”自己一想：“这宝拼出十六吊钱不要了，和尚叫我押我就押。”想罢一瞧，宝又开出来，王禄说：“大师父这宝我押什么？”和尚说：“我猜三，你爱押不押？”王禄一想恨了，当时把十六吊钱满搁在三上押孤钉，心里担着心，见宝盖一揭，是么，红的冲么，白的冲三。王禄一瞪眼，说：“和尚你瞧这宝么了，押输了。”和尚说：“谁叫你先不押，我连猜三宝红你不押，我哪能够宝宝猜着？”王禄一想：“这有什么法子？不答应和尚也是白饶？和尚连一条整裤子都没有。”自己噘着嘴，赌气出来，和尚也跟着出来，刚来到外面，就见王全、李福一掀帘子进来，和尚说：“乡亲才来呀。”王全一瞧说：“和尚，你也来了。”和尚说：“可不是，乡亲你快回去罢，不必在外面耽延了，在外面耽延，你也找不着你表弟。你回去，你一天到家，你表弟也到家，你两天到家，你表弟也两天到家，你那时回去，你表弟也就到了。”王全说：“是，和尚你做什么在这里呢？”和尚说：“我喝了四壶酒没钱，他不叫我走，乡亲你替我给了钱罢。”王全说：“是了，我给罢。”李福可就有点不愿意。王禄一瞧主人回来，赶紧回来行礼，王全说：“王禄我且问你，这两天老员外喜欢不喜欢？要喜欢我好回去。”王全本是个孝子，来打听打听，倘如老员外要不喜欢，自己暂且不敢回去，怕爹爹说，故此先来问。王禄说：“公子爷你回去罢，老员外几乎死了，听说今天才好。公子要昨天

回来，还赶上着急了，老员外已然都上床咽了气，多亏有一位老道给救了。”王全一听一愣，说：“老员外什么病呀？”王禄说：“不是病，听说是被阴人陷害。听说大概是张士芳，勾串三清观董老道张老道，可不知是怎么陷害的，公子爷快回去罢。”王全一听，说：“别人都可说，惟张士芳他可不该。

素常我给他银钱，他倒生出这样心来，真乃可恨。”和尚说：“乡亲们说着话我要走了。”立刻济公出了酒馆，这才要够奔永宁村，甥舅相认，不知道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四十八回 探娘舅济公归故里 点奇梦圣僧善度人

话说济公出离了酒馆，一直够奔永宁村，来到故土原籍。济公一看，叹了一口气，离家这几年的光景，村庄都改了样子。正是兔走荒苔，狐眠败叶，俱是当年歌舞之地；露冷黄花，烟迷剩草，亦系旧日征战之场。济公一看旧日儿童皆长大，昔时亲友半凋零。罗汉爷一进西村口，见路北一座大门封锁，正是当年济公自己的住宅。紧挨着三座大门，正当中就是王安士的住家，东隔壁是韩员外的宅子，西隔壁是李修缘的宅子。自修缘走后，王员外派人就把这所房子腾空了，用封条封上，济公今日一看，睹物伤情，回忆当年有父母在堂，家中一呼百诺，如今只落得空房一所，自己孤身一人，未免心中可惨。济公再抬头一看，见娘舅王安士正在门口站定，两眼发直，似乎心有所思的样子。书中交代：王员外为什么今天在门口站着呢？皆因韩成韩员外把老道打了一个嘴巴，挟着捺出去，王员外觉着脸上下不去，见韩成进来，王安士就说：“韩贤弟，你这件事做的太莽撞了。老道同我过来，乃是一番好意，贤弟你就粗鲁太过。”韩成说：“兄长有所不知，这是我儿妇，无缘无故，哪来的这么个老道，拿宝剑威吓我儿媳妇，倘若要吓着怎么办呢？本来你侄儿韩文美就有病。”王员外自己颇觉无味，甚为后悔，不该多管闲事，立刻告辞。回到自己家中，一问家人，老道并没回来，王员外一想：“老道是我的救命恩人，这一来，老道大概是没脸见人，不肯回来。”王员外打算要谢老道几千两银子，也不知老道哪去了，自己觉得颇为烦闷，又想对不起老道，故此来到门口了望。正在发愣，济公赶奔上前，跪倒在地，口称：“舅舅在上，甥男李修缘给舅舅行礼。”王安士一瞧，是一个穷和尚，褴褛不堪。老员外一愣，并不认识，连忙说：“来人哪！给拿出两吊钱来，给这位大师父，你趁此去罢。”王员外终朝每日找李修缘，恨不能李修缘一时回来，怎么见了李修缘倒叫给两吊钱叫去呢？皆因王员外看着不是李修缘，想当年李修缘在家之时，是白脸膛，富豪公子的打扮。现在一脸的泥，又是穷和尚，老员外哪里认的出来？王员外只打算是和尚必是知道我的心思，他故意要这么说，故此要给两吊钱，叫和尚去罢。济公跪着不起来，说：“舅舅不必拿钱，实是甥儿李修缘回来了。”王员外一听，“啊”了一声，正在发愣，王全、李福来到，王全一瞧这个穷和尚在这跪着，也不知所因何故，赶紧上前行礼说：“爹爹在上，孩儿有礼。”王全是在凤鸣居听王禄说老员外差点死了，王全甚不放心，因此赶紧回来，见老员外正在门首，王全上前一磕头。王安士说：“儿呀，你回来了！你可曾找着你表弟李修缘？”王全说：“孩儿并没找着李修缘，在萧山县孩儿遭了一场不白之冤的官司，差点丧了性命，因此孩儿回来了。”王安士点了点头。王全就问：“你这和尚，跟我们走了一遭，为何在此跪着？”济公说：“表兄，你不认识我了，我就是你表弟李修缘回来了。”李福一看说：“你这和尚真是蒙事，吃了我们一顿饭，你还来假充我小主人？我家公子，我是认得的。”和尚说：“李福哥，你是不认识我了，我一洗脸，你就认识了。”王安士一听，说：“好，你进来洗洗脸，我看看。”立刻济公同着众人来到书房。老员外吩咐家人打脸水来，家人答应，立刻把脸水打来，济公一洗脸，把脸上的泥都洗去了。王安士再一看，何尝不是李修缘？王全一看就哭了，说：“表弟你在萧山县见着我，你为何不说？你要说了，我早就把衣裳给你换了，何必叫你受这一路的苦楚。”李福一看说：“哎呀！公子爷，你老人家千万不可见怪，老奴实在太莽撞了。”

言语冒犯，望公子爷多多恕罪。”济公说：“你不必行礼，不知不怪。”王安士看出是自己的外甥，落到这般光景，老员外倒觉伤心，又是心疼，不觉掉下泪来。说：“修缘你这孩子，怎么做了和尚了？”济公并不说实话，说：“我皆因由家中出去，遇见一个化小缘的穷和尚，他劝我出家。他说‘当了和尚，吃遍天下。’说在哪里都不用盘费。我一想也好，我就跟他出了家了。后来他把我的衣裳全诓了跑了，我一作急，我就疯了，因此我也不思回来。现在我在外面化小缘，邀游四方，无拘无束，到处为家。常言说‘一日旦有三抄米，不做人间酬应僧。’我一想出家倒比在家好，跳出红尘，静观云水，笑傲江湖，醉里乾坤，壶中日月，荣辱不惊，祸福不计。虽处寂寥之滨，而心中快乐。虽仅藜藿之食，而物外逍遥。我是‘到处有缘到处乐，随时随分随时安’。”王员外一听，说：“你这孩子真是胡闹，家中万贯家财，享不尽的荣华，受不尽的富贵，你自己要不出去，何必落到这般景况？从生人以来，你哪里穿过这样破烂的衣裳？再说你父母在日，由你从小就给你定下亲事，现在刘素素姑娘，父母早已故世，跟着他舅舅董员外住家，时常催我把你找回去，好迎娶过门。你这一出去，知道的，是你自己要出去的，不知道的，还说我贪图你家的富贵，把你逼走了。你快把你这脏衣裳脱下来罢！王孝，你到里面把公子爷的衣服拿出来，给他换上。”立刻家人答应，由里面抱出一包袱衣裳来。济公换上文生公子的衣裳，把自己的旧帽、僧袍卷好，说：“舅舅可千万别把我这破衣裳捺了，捺了可有罪。等我还俗的时候，还得用这身衣裳。”王员外说：“既然如此，把这衣服拿到里面去，交给安人收起来。等我择一个好日子，到国清寺去给你还俗。”济公点头答应。老员外吩咐摆酒，家人答应。正要擦抹桌案，里面婆子出来说：“老员外，老安人说了，叫李公子爷，同咱们公子爷到里头去呢，老安人要瞧瞧哪！”王安士说：“好，儿呀，你同修缘到里面见见安人。”王全这才同李修缘来到里面。老安人一来多日未见自己的儿子，二则也要瞧瞧外甥，王全先给娘亲行了礼，李修缘这才给舅母行礼。老安人说：“修缘你在旁边坐下，我且问你，这几年在外面做什么呢？”李修缘还是不说实话，就照着跟员外说的话，又对安人一说。在里面说了几句话，家人进来说：“书房摆上酒了，老员外等着跟二位公子爷吃饭呢。”王全、李修缘这才站起来，够奔外面。来到书房，老员外正在这里等候，家人已然把干鲜果品、冷荤热炒摆上。今天王安士心中甚为畅快，儿子也回来了，外甥也回来了，可以同在一桌吃酒，一面谈心。老员外在上面坐，叫李修缘在旁边上手里坐下，王全在下手里，爷三个在同桌而食，开怀畅饮。甥舅父子一面吃酒，一面欢谈，老员外要问问甥儿，这几年在外面的根本源流细情。焉想到李修缘并不说实话，不肯说出自己的道德来历，言语总带着一半劝解老员外。济公要打算度脱娘舅，出家修行，无奈王安士贪恋红尘，执迷不悟。三个人吃完了晚饭，把残桌撤去，倒上茶来。老员外吩咐把卧具搬出来，今天同在书房安歇。家人把铺盖铺设停当，老员外在一张床上，王全同修缘在一张床上躺下，谈心叙话。王安士恐怕儿子外甥在外行路乏神，说多了话伤神，催促早睡。老员外说：“不便说话了，今天早点歇着，明天起来再说罢。”老员外说完了话，二目一闭，心神一定，正在迷迷糊糊昏昏沉沉之际。老员外再一抬头，吓得亡魂皆冒，济公禅师要施佛法，大展神通，暗度娘舅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四十九回 妖妇现形唤醒文美 真人赠药救好修缘

话说王安士刚才睡着，忽见四外火起来了。王安士吓得魂不附体，又怕把儿子外甥烧在里面，赶紧说：“王全、修缘，快跟我走！”王全、李修缘跟着王安士就跑出来。正往前走着，只见后面来了一只猛虎，摇头摆尾，张着血盆大嘴，就赶过来。王安士带着王全李修缘，撒腿就跑，猛虎后面急追正往前跑着，见眼前一道小河，截住去路，并没有船只，王安士一想：“这可了不得了，要叫猛虎追上就没了命了。”正在心中着急，忽见河里的水“哗拉”一响，当中露出一座莲台。在莲台上坐着一位老僧，头戴五佛冠，身穿古铜色僧衣，脖领上挂着一百单八颗念珠，盘膝打坐，双手打着闷心。王安士一瞧，赶紧就说：“圣僧救命。”那老和尚口念：“南无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！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”说着话，老和尚掐了一朵莲花，捺在河内，立刻这朵莲花变了一只船。那老和尚说：“王善人，你等上船罢。”王安士自己要上船，又怕猛虎赶到把儿子外甥吃了，赶紧叫修缘快上船，“儿呀，快上船。”王全李修缘点头，刚才上船，王安士还没上船，猛虎赶到，张牙舞爪，张嘴就咬，王员外吓的“呀”的一声，惊醒了。睁眼一看，自己吓得一身冷汗，原来是南柯一梦。王安士觉着心中乱跳，方一明白，就听李修缘那里嚷：“舅舅，可了不得了。”王安士说：“修缘你嚷什么？”李修缘说：“我做了一个怕梦，我看见咱们房子着了火，舅舅带我们两个人跑出去，又遇见一只老虎追咱们。咱们正跑着，见眼前一道大河过不去，忽然有一位老和尚坐着莲台，掐了一朵莲花，扔在河里，变了一只船，他说‘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’。我同我表兄刚上船，瞧老虎来咬你，把我吓醒了。”王员外一听，说：“真乃怪道，我方才也是做这个梦。”李修缘说：“舅舅要依我说，还是出家好，我看出家倒比在家好。人生百岁终是死，莫若修福种德，不修今世修来世。出家，了一身之冤掌，像你老人家这个岁数，更应当出家才是。”王安士说：“你这孩子，疯疯颠颠，还说出家？我那里家中一呼百诺，出家有甚好处？你这孩子不想想，你在外面这几年出家，落的何等困苦艰难，风吹雨洒？再说你李氏门中就是你一条根，并无三兄四弟，总想着光宗耀祖，显达门庭，封妻荫子，可以接续香烟。孟子曰：‘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’你既读孔孟之书，必达周公之礼。莫不是你就忘怀了？”李修缘说：“舅舅此言差矣！你岂不知一子得道，九祖升天。”老员外叹了一口气，赌气不说了。又觉一沉睡，照样又一梦，如是者三次。书中交代：这是济公禅师要渡脱王安士，出离苦海。不想王安士连得三警，并不醒悟。听外面天交三鼓，自己思想了半天，又复睡去。天光一亮，老员外、王全、李修缘俱起来了，家人伺候洗脸，吃茶吃点心。济公就问：“舅舅，那韩文美韩大哥他怎么没过来？”王员外说：“你韩大哥现在病着呢。”济公说：“咱们得去瞧瞧他去，这几年老没见了。”王员外说：“好，你我一同过去。”王全也跟着，三个人来到韩员外门首。一叫门，家人由里面出来一瞧，说：“老员外过来了。”王安士说：“你到里面回禀一声，就提我外甥李修缘回来了，特意来望你家公子。”家人随即转身进去，少时出来说：“员外，我家公子有请。”王安士这才带领李修缘，往里够奔。来到韩文美的卧室一瞧，韩成也在屋中，大众彼此行礼。济公一看韩文美瘦得不像样子，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。韩文美一瞧是李修缘，不是外人，有数年不见，赶紧说：“李贤弟，你这几年上哪去的？”济公说：“我在外面化小缘来着。”韩文美说：“你化小缘一向可好？”

济公说：“化小缘也没什么好与不好，无非是到处有吃有喝就是了。韩大哥你这病，怎么不吃药呢？”韩文美说：“吃了许多的药了，也不见好。”济公说：“我这里有一块药，给你吃罢。”韩文美说：“什么药？”济公说：“伸腿瞪眼丸。”文美说：“兄弟你别跟我玩笑呀，怎么给我伸腿瞪眼丸吃？”济公说：“你不知道，这药一伸腿，一瞪眼，就好了，能治百病。这块药不是我的，是我偷济颠和尚的。”王员外拿眼瞪了他一眼，济公说：“真是我偷的这个药，无论男女老幼，诸般杂症，一吃就好。”韩文美立刻把药吃了，真立刻觉着神清气爽。济公说：“你这病是什么病？你知道不知道？”韩文美说：“不知道。”和尚说：“我知道你这病是虚癆。”韩文美说：“兄弟，你这可胡说。”济公说：“不但我说你是虚癆，你还带着妖气，你的眼睛都发浑了。”韩文美说：“兄弟你是疯了么？”济公说：“我一点不疯，我瞧瞧我韩大嫂子在哪里呢？”韩文美说：“在西厢房呢。”济公说：“我去瞧瞧去。”说着话，往外就走，众人也都跟出来。济公来到西厢房一看，说：“可是她，便是妖精。”韩文美说：“兄弟真疯了，这是你嫂子么，怎么你说是妖精呢？这也就是兄弟你说，要是别人满嘴胡说，我立刻就把他轰出去。”济公也不答话，过去照定韩文美之妻，就是一个嘴巴，韩文美一看，就要翻脸，就见他妻子一张嘴，一口黑气照济公一喷，济公当时翻身栽倒在地，人事不知，如同死了一样。妖精现露原形，一阵风竟自去了。韩文美看的明白，妖精现了原形，是有小驴子大的一个香獐子，架风逃走。韩文美自己也愣了，心中这才明白，敢情是这么一个香獐子，天天跟我同床共枕，事到如今，我这才知道。从前恩爱，至此成空，昔日风流，而今安在？不怪人说芙蓉白面，尽是带玉的骷髅，美艳红妆，亦系杀人的利刃，韩文美从此醒悟。这个时节，王员外见外甥被妖精喷倒，真急了，连忙叫：“修缘醒来。”连叫数声，叫之不应，唤之不醒，王员外一跺脚，说：“这可怎么好？盼来盼去，好容易把他盼回来。这要一死，真算是活该。”王全也着了急，老员外心中一想：“真要是李修缘由这一死。我把他的一分家业，全给他办了丧事。”自己痴呆呆正在发愣，由外面进来一个家人，说：“王员外，现在外面来了一位老道，是梅花真人。他说知道李公子被妖精喷了，他特意前来搭救，他有仙丹妙药，能够起死回生。”王员外一听，赶紧吩咐有请，只见老道由外面进来。王员外说：“仙长你老人家慈悲慈悲罢。”老道掏出一块药来，叫人用阴阳水化开，给济公灌下去。果然少时就听济公肚子里“咕噜噜”一响，睁开二目，翻身爬起来，立刻好了。济公装不认识孙道全，王员外一见孙道全将李修缘搭救好了，这才说：“仙长，你老人家别走了，前者救了我的性命，今天又救了我外甥，我实在感恩不尽。先请到我家去吃酒，我有一点薄意，要奉送仙长。”韩成此时也知道儿媳果是妖精，前者把老道打出去，大为抱愧，赶紧上前赔礼说：“前者我实在粗鲁，冒犯真人，我今天给真人陪罪。”老道哈哈一笑说：“二位员外，你我后会有期，我还有公事在身，暂且告辞。”说罢孙道全架趁脚风竟自去了。老道是奉济公之命，够奔上清宫去，给东方太悦老仙翁送信，这话不提。单说王员外见老道走了，这才带领王全李修缘告辞，回到家中。刚要摆酒，只见张士芳由外面进来，这小子自从烧了三清观，他就把讲棚杠安人给他那四百银子，连嫖带赌把银子都输没了。自己一想，还是没落剩，又听说王全、李修缘都回来了，张士芳一想：“这两人一回来，我姑母就不能任我所为了，这两个小子可是我的噎隔。”他岂不想人家是自己的产业，为什么是他的噎隔。这小人天生来的

狼心狗肺，他一想这两人一回来，我姑母就不能给我钱，我莫如想法把他两个人一害，将来王安士一死，百万家资就全是我的了。想罢到药铺买了一百钱砒霜，一百钱红矾，药铺问他：“买这毒药做什么？”张士芳说：“配耗子药。”将砒霜红矾带好，一直来到王安士家，要施展毒计，暗害王全、李修缘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五十回 买毒药暗害表弟 点恶梦难度迷人

话说张士芳暗带砒霜红矾，来到王安士家。一见老员外，张士芳说：“姑父你好了，我听说我两个兄弟回来了，我特意来瞧瞧。”王安士并不知张士芳勾串老道陷害他，还以为张士芳是好人。怎么一段缘故呢？皆因老安人偏疼内侄，王安士病好了，老安人给士芳倒说了许多的好话，说：“你病着，还是张士芳这孩子眼不错，见他兄弟不在家，瞧你要死，什么事都张罗在头里。又给讲棚，又去讲杠，在这里帮忙，乱了好几天，见你好了才走的。”王安士听夫人所说，信以为真，说：“这孩子就是不务正，其实倒没别的不好。”今天张士芳一来，王安士倒很欢喜。说：“张士芳，你瞧你两个表弟都回来了，你从此改邪归正，我给修缘把喜事办了，我也给你说个媳妇。”张士芳一瞧说：“表弟，你这几年哪去了？我还真想你。”这小子嘴里说好话，心里盘算：“回头我抽冷子，就把毒药给搁在茶里，再不然搁在酒里，饭碗里，把他们两个人一害死，我就发了财。”心里思想害人，嘴里很是仁义道德。李修缘说：“张大哥来了！咱们回头一处吃饭罢。”王安士说：“好，你三个人在一桌吃，我瞧着倒喜欢。”说着话，家人把酒茶摆上，王全、李修缘、张士芳在当中上坐，这两个人皆在两旁边。刚要喝酒，济公说：“张大哥你瞧我这时候，要一跟人家在一个桌上吃饭，我就害怕，心里总留着神。如今好人少，坏人多，我总怕嘴里说好话，心里打算要害我，买一百钱砒霜，一百钱红矾，抽冷子给搁到饭碗里，再不然给搁到酒里。”张士芳一听，说：“表弟，你这是疯了？谁能够害你呀？”济公说：“去年有我们一个同伴的，也是穷和尚，他跟我一处吃饭，带着毒药，差点把我害了，由那一回，我跟人家一处吃饭，我常留神。其实，咱们自己哥们，你还能害我么？张大哥，你别多心，你身上带着砒霜没有？”张士芳说：“没有。”济公说：“你带着红矾哪？”张士芳说：“更没有。”济公说：“我也知道，你不能，总是留点神好。”说的张士芳心里乱跳。本来他心里有病，他还纳闷，怎么世界上有这一件事，吓的他也不敢往出掏？一天两顿饭，他也没敢搁。天色已晚，老员外说：“张士芳你要没走，你们三个人在这书房睡，我到后面去。”张士芳说：“就是罢。”老员外归后面去，这三个人在书房安歇，王全同济公在一张床上，张士芳在一张床上。王全躺下就睡着了，济公也打鼾呼，惟有张士芳翻来覆去睡不着。心中盘算，我总得把他们两个人设法害了，我才能发财，想来想去，沉沉昏昏睡去。刚才一沉，只见由外面进来一个人，有五十多岁，白脸膛，黑胡子，头戴青布缨翎帽，穿着青布靠衫，腰扎皮挺带，薄底鹦脑窄腰快靴，手拿追魂取命牌。后面跟定一个小鬼，面似青泥，两道红眉，红头发滋着，赤着背，围着虎皮战裙，手里锯翎钉钉狼牙棒。张士芳一瞧，吓了一跳。这公差说：“张士芳你所作所为的事你可知道，现在有人把你告下来了，你跟着走罢。”哗的一抖铁链，把张士芳锁上，拉着就走。张士芳说：“什么事？”这位公差说：“你到了就知道了。”拉他赶快走着。张士芳就瞧走的这道路黄沙暗暗，仿佛平生没走过的道路，正往前走，见眼前一座牌楼，上写“阴阳界”。张士芳一想：“了不得了，必是到了阴曹地府”。过了牌楼，往前走了不远，只见眼前一座城池，好生险恶。但见：

阴风惨惨，黑雾漫漫。阴风中仿佛闻号哭之声，黑雾内依稀见魑魅之像。披枷戴锁，

未知何日离阴山。锯解白春，不识甚时离狱地。目莲母斜歌栏杆望孩儿，贾充妻呆坐奈何盼汉子。马面牛头，瞒拥着曹操才过去。丧门吊客，勾率的王莽又重来。正是人间不见奸淫辈，地府堆积受罪人。

张士芳一看，正在吃惊，只见有一个大鬼，身高一丈，膀阔三停，面似瓦灰，红眉毛，红眼睛，披散着头发，一身的毛，手拿三股托天叉，长得凶恶无比，高声叫道：“汝是何方的游魂，来俺酆都地狱？快些说来，免受捉拿。”这公差说：“鬼王兄请了，我奉阎罗天子之命，将张士芳的鬼魂勾到。”大鬼说：“既然如此，放尔过去。”这公差拉着往前走，只见眼前一座大门，西边站立无数狰狞恶鬼，门口有一副对联，上联是：“阳世奸雄，伤天害理皆由你。”下联是：“阴曹地府，古往今来放过谁。”横匾是：“你可来了。”张士芳一看，吓得胆战心惊。进了大门一瞧，里面仿佛像一座银安殿，殿柱上有一副对联，上联是：“莫为胡，幻梦生花，算算眼前实不实，徒劳机巧。”下联是：“休大胆，热铁洋铜，摸摸心头怕不怕，仔细思量。”横匾是：“善恶分明。”张士芳抬头一看，上面是阎罗天子，端然正坐，头戴五龙盘珠冠，龙头朝前，龙尾朝后，身穿淡黄色滚龙袍，腰横玉带，篆底官靴。再往脸上一看，面如刀铁，三络黑胡须，飘洒在胸前，真是铁面无私，令人可怕。左右两旁站着文武判官，一位拿着善恶簿，一位拿着生死簿，那判官都是头戴软翅乌纱，身穿大红袍，圆领阔袖，束着一条犀角宝带，足下方头皂靴。两旁还有牛头马面，许多狰狞恶鬼，排班站立。这位公差口称：“阎罗天子在上，鬼卒奉敕旨将张士芳鬼魂带到。”张士芳自己不由就跪下了。阎罗天子在上面，往下一看，说：“张士芳，你前世倒是积福做德，应在今世托生富贵人家；享安闲自在之福，不想你已所作非为，俱都是伤天害理，在外面寻花问柳，败坏良家妇女，损阴丧德。你又谋害你姑父王安士，今又想谋害你表弟王全、李修缘，实属罪大恶极。来呀！鬼卒你带张士芳先过秦广王，楚江王，宋帝王，五官王，卞城王，泰山王，都市王，平等王，转轮王，左三曹，右四曹，七十四司，然后带他游遍地狱。”鬼卒一声答应，拉着张士芳见过十殿阎罗，然后来到一个所在。一瞧，有两个狰狞恶鬼，缚着一个人，拿刀割舌头。张士芳一看，说：“鬼王兄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公差说：“这个人在阳世之间，好谈人闺阁，搬弄是非，胡言乱语，死后应入割舌地狱。”张士芳瞧着可怕。又往前走，有一个开膛摘心的，张士芳又问，鬼卒说：“这个人在阳世瞒心昧己，奸淫邪盗，死后应入剜心地狱。”说罢又往前走，见有一座刀山，有几个大鬼，举起人来，就往上扳，都是刀尖冲上，轧的人身上鲜血直流，张士芳说：“这是因为什么？”鬼卒说：“这是不孝父母，打爹骂娘，恨天怨地，喝雨呵风，死后应上刀山地狱。”再往前走，一看，有一根铁柱，烧的通红，叫一个人去抱，不抱有大鬼就打，张士芳说：“这个怎么回事？”鬼卒说：“这人在阳世奸淫妇女，败人名节，死后应抱火柱。”说罢又往前走，见有一座冰池，把人剥的赤身露体，卧在冰池冻着，张士芳一看就问，鬼卒说：“这人在生前唱大鼓书，专唱淫词，引诱良家妇女失身丧节，死应该入寒冰地狱。”再往前看，有一个血池，有许多妇人在里面喝脏血，张士芳又问，鬼卒说：“这些妇人，有不敬翁姑的，有不惜五谷的，有不信神佛的，有不敬丈夫的，死后应该入污池喝血，此即血污池也。”看罢，又往前走了不远，再一看有一杠秤，吊着一个人的脊背，说这个人在生前专用大斗小秤，损人利己，应该这样报应。再一看，有倒磨磨的，有下油锅的，有千刀万剐的，有剥皮抽筋的，种种不一，都是在身前杀人放火，好

盗邪淫，是些犯罪的人。张士芳游够多时，再一看有两座金桥银桥，有一个老者，长的慈眉善目，有两个金童银童，把着两把扇，每人手里托着一个盘子，盘子里有一把摺扇，一块醒木。张士芳就问：“这个人为何这样清闲？”鬼卒说：“这个人在阳世，说评书，谈今论古，讲道德，讲仁义。普渡群迷，劝人行善。死后金童银童相送过金桥银桥，超生在富贵人家。凡在阳世修桥补路，放生，斋僧，布道，冬施姜汤，夏舍凉茶，济困扶危，敬大地，礼神明，奉祖先，孝双亲，这些人死后必过金桥银桥。”张士芳自己点点头，不怪人说，“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只争来早与来迟”。张士芳游遍地狱，复又带他一见阎王爷，阎王爷吩咐：“把张士芳捺在油锅炸了吧。”鬼卒一声答应，眼瞧一个大油锅，烧的油滚滚的，沸腾腾的，把张士芳拿起来，往里就捺，吓的张士芳“哎呀”一声，睁眼一看，有一宗岔事惊人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五十一回 到地府见罪人恶心不改 遇妖怪起淫心丧命倾生

话说鬼卒把张士芳往油锅里一捺，张士芳吓得“哎哟”了一声，一睁眼原来是南柯一梦。自己还在屋里床上躺着，吓得一身汗，被褥都湿了。刚一睁眼，就听和尚那里嚷：“可了不得了，心疼死我了，我的张大哥。”张士芳道：“李贤弟，你嚷什么？”和尚说：“我做了一个怕梦，梦见来了两个官人，把你锁了去见阎王爷。阎王爷叫鬼卒带你游地狱，我在后面跟着。你游完了地狱，阎王爷说你害王员外，又不知还想害什么人，我瞧把你捺在油锅里，炸了个嘍脆透酥，把我吓醒了。”张士芳一听：“怪呀，怎么我做的梦他知道呢？”自己心里又一想：“做梦是心头想，哪有这些事呢？还是得想法子把他们两个人害了，我才能发财。不然，是不行。”心里想着，又睡着了，照样又是一梦。这回没往油锅里捺，往刀山上一捺，又吓醒了，又是一身冷汗。如是三次，张士芳吓的心中乱跳。听外面天交三鼓，张士芳一想：“我别在这睡了，这屋子有毛病，再睡得把我吓死。”想罢，翻身爬起来说：“二位贤弟你们睡吧，我要走了。”王全也醒了说：“张大哥，半夜三更你上哪去？”张士芳说：“你别管，我是不在这了。”王全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你叫家人开门。”张士芳穿好了衣裳，跑出来叫家人开门。众人都刚睡着了，起来给他开门关好，没有一个不骂他，本来这小子素常就不得人心。张士芳出了永宁村，一直来到海棠桥，抬头一看，秋月当空，水光似镜，正在残秋景况，金风飘洒，树尖枝叶都发黄了。再看桥下，一汪秋水，冷嗖嗖真望东流。夜深人静，鸡犬无声，张士芳站在桥上，自己一想：“半夜三更上哪儿呢，莫若到勾栏院去，可以住一夜。”自己正在心中思想，忽听北边树林之内，有妇人啼哭的声音。张士芳顺着声音找去，到切近一看，果然是一个少妇，也不过至大有二十龄，娇滴滴的声音，哭得透着悲惨的了不得。张士芳借着月光一细看，这位妇人真是花容月貌，窄小金莲不到三寸，称得起蛾眉杏眼，芙蓉白面，头上脚下真个十成人才。张士芳一见，淫心已动，他本是个色中的饿鬼，花里的魔王，忙叫道：“这位小娘子，为何黑夜的光景在此啼哭？”这妇人抬头看了一看说：“这位公子大爷要问，小妇人章氏，只为我丈夫不成人，好赌钱，把一分家业都押宝输了，直落到家中日无隔宿之粮。这还不算，他今天因为要钱，把我卖了，要指着还给输帐，我故此晚上偷着出来。我打算在这里痛哭一场，我一上吊，就算完了，一死方休。大爷你想，我是一点活路没有。”张士芳一听，心中一动，这可是便宜事，赶紧说：“小娘子，你别想不开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正在青春少年，死了太可惜的，你跟了我好不好？”这妇人说：“哟，我跟你去上哪去？”张士芳说：“我告诉你，你在这坊打听打听，我姓张叫张士芳，是这本地的财主，家里有房屋地产，买卖银楼缎号，我也是新近失的家，皆因没有相对的，我也没续弦。不是人家不给添房，再不然就是我不愿意，我总要亲眼得见人才长得好，我才要呢。你要跟了我，咱们两个人倒是郎才女貌。你一进门就当家，成箱子衣服穿，论匣子戴首饰，一呼百诺，你瞧好不好？”这妇人说：“公子爷你在哪住？”张士芳说：“你跟我走罢。”伸手就要拉。这妇人说：“你瞧谁来了？”张士芳一回头并没见人，再回头一瞧，那妇人没了，张士芳正在一愣，过来一个香獐子，就在张士芳咽喉一口，把张士芳按倒就吃，就剩下一个脑袋、一条大腿没吃。书中交代：这个妇人就是香獐子变的，奉济公禅师之命，在这里等着吃张士芳。这小子也是心太坏了，才能落到这样收成，

妖精从此走了。第二天王安士听说张士芳走了。就派家人出来寻找，看见张士芳的人头及大腿一条，回去一回禀王安士，王安士叫家人给买了一口棺材，把张士芳的脑袋腿装上，埋在乱葬冈上。这话休提，单说王安士要给李修缘还俗，然后好娶亲。择了一个好日子，先叫人给国清寺的方丈送信。李修缘本是当初国清寺许的跳墙和尚，这天老员外同王全送李修缘上国清寺去跳墙，老员外叫家人备上三匹马，把李修缘原就那身破僧衣带上，众家人也都骑马跟随，刚一走出永宁村门口，和尚一施展验法，他这匹马就先跑了。和尚来到一座树林子，翻身下马，把文生公子的衣裳都脱了去，仍旧把自己僧衣穿好，用手一指，把马拴在树上，用影身法，把马影起来。和尚刚要往前走，只见那边来了五六个穷和尚，说：“咱们快些走，晚了可就赶不上了。今天董员外的外甥女，刘百万的女儿刘素素，斋僧布道，每人给二百钱，每人给一个馒头。这位姑娘原本许配李节度之子李修缘，哪知李修缘由十八岁走了，不知去向，姑娘就住在舅舅家。董员外要给姑娘另找婆家，姑娘说：‘忠臣不侍二主，烈女不嫁二夫，至死不二。’这位姑娘大才，咱们天台县的绅衿富户，都惦记说这位姑娘，董员外也逼着，叫姑娘不必等李修缘，另给找婆家。姑娘没法了，出了一个对子，说谁要对上，就把姑娘给谁。姑娘这是难人，所以咱们台州府的举监生员都对不上，碰钉子碰多了。姑娘最好行善，咱们去领馒头钱去。”济公听见这片言语，知道这是未过门的妻子，济公便赶过去说：“辛苦辛苦，咱们一同走。”众和尚一看，说：“你也是去领馒头上董家庄么？”济公说：“可不是么。”说着话，眼前不远，出了这树林子，就是董家庄。一进村口，路北大门，门口高搭席棚，众僧人来到门首一看，有管家放钱放馒头。济公说：“我们一共七个和尚，给七个馒头，一吊四百钱，都交给我罢，我再分给他们。”管家就拿了七个馒头，都有一斤重一个，一吊四百钱，交给济公。济公拿着说：“馒头你们自己拿着，钱到那边慢慢分去。”说着话，一瞧门内摆着一张桌子，上面有笔墨砚，押着一条对子，是十一个字，都有宝盖。写的是：“寄寓客家，牢守寒窗空寂寞。”和尚就问：“这条对子是干什么的？”管家说：“这是我们姑娘出的，我们员外说了，要有老头给对上下联，认一门干亲。要有僧道给对上，我们员外给修庙，要是文生公子给对上，只要年岁相当，情愿把姑娘许配他。这个对子把我们本地念书人难住多了。”济公说：“我给你对个下联行不行？”管家说：“你能有这个才学，能配上下联，我们员外给你准修一座庙。”和尚拿起笔来就写，写完了，管家拿进去，叫婆子交给姑娘。姑娘一看，连声赞美，真乃奇文妙文绝文。本来这条对子是不好对，他这上联十一字都用宝盖，再说姑娘这条对子就说有终身之事。父母双亡，在舅舅家住着，就算寄寓客家一般，牢守寒窗空寂寞，说的是自己孤身一人，独坐香闺心中寂寞，何时是出头之日。要得下联，还得意思对。十一字，字也得一个样。或是全是乱绞丝，或是三点水，或是口字旁，或是单力人，双力人，或用言字旁，全得言字。济公对的下联，全是走之写的，是：“远避迷途，退还莲径返逍遥。”这十一个字的意思是说：这位刘素素姑娘自落身以来，就是胎里素，一点荤腥都不吃。他本是一位莲花罗汉一转，错投了女胎。今天济公来对这对子，是暗渡他未过门的妻子。远避迷途，言是人生在世上，如同大梦一场，仿佛在迷途之内，远避迷途，即是要躲开迷途之意。退还莲径返逍遥，是不如出家倒逍遥自在。姑娘一看，连声称赞说：“快把这个人叫进来，我要见见。”家人说：“是一个穷和尚。”姑娘说：“无论是僧是道，我要看。”家人到

外面找和尚，踪迹不见。和尚拿着一吊四百钱，施展验法走了。这六个和尚一展眼，没留神，见和尚没了，这六个和尚紧紧就追。刚追出村口，一瞧，济公正坐在地下挑钱呢，自言自语说：“这个是小钱，这二百不够数。”这六个和尚一瞧，气往上撞，大家过来围上济公就打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五十二回 修缘公子朝宝悦 知觉罗汉会昆仑

话说济公在地下数钱，六个化小缘的和尚赶到。大众说：“好和尚，你把我们六个人的钱都拐了来，你还在这里数钱？”说着话，这六个和尚过来就是一拳。济公说：“咱们一个对一个人的打。”六个和尚围着济公动手，谁要打济公一拳，济公必还一拳，六个人都不能多占便宜。正在动手之际，只见正北来了两匹坐骑，骑马的正是王全、李福。老员外见李修缘的马惊下来，赶紧派家人追赶。两位管家正在寻找，见李公子又穿上了破僧衣，跟众和尚打起来了，王全赶紧下马说：“别打别打。”众穷和尚说：“你别管，他把我们的钱诓了去。”王全说：“你们别胡说了，还不滚开，这是我家公子爷。”众和尚一听，就不敢动手了。王全说：“你们真要造反了？还不拿了钱走吗？”众和尚一听，每人拿了二百钱，诺诺而退。王全说：“公子爷你上哪去了？”济公说：“我跟他们上董家庄化缘去了，领了一个馒头二百钱。”王全说：“唉！公子爷，你也不怕人家耻笑，那不是外人家，董员外跟咱们还是亲戚呢？你的马呢？”和尚说：“那边树上拴着呢。”王全说：“我们方才怎么没有瞧见？”和尚用手一指说：“那不是。”王全、李福一回头，果然马在树上拴着，这才一同来到树林，把马解下来。济公翻身上马，同家人回来。王员外说：“你上哪去了？”济公说：“没上哪去，我化缘去了。”王安士说：“你这孩子是胡闹，已然要还俗，你还忘不了化缘？从此可不许你再化缘了。”济公点头答应。众人催马，这才够奔山坡国清寺来。原本这寺在半山坡里，众人催马，刚来到山坡以下，只见国清寺庙门以外，两边一对一对和尚，站着班迎接，大约有数十对僧人。王安士一看，只打算庙内方丈知道王员外有钱，要这样的恭敬。其实不然，当初国清寺的老方丈叫性空长老，现在老方丈圆寂了，是性空长老的徒弟宝悦和尚当家。性空长老乃是一位得道的高僧，临圆寂之时，把徒弟宝悦叫到跟前，说：“某年某月某日，有知觉罗汉前来降香，必须如此这般，这等这样。”故此宝悦和尚谨记在心。今天由大殿前往外排班，是五十四对，一百零八位和尚各穿扁衫，手拿手炉手磬。口念：“真佛，迎接知觉罗汉。”王安士哪里知道其中的细情？众人来到庙前下马，济公说：“这些个秃葫芦头。”大众和尚心里说：“这个和尚真讨人嫌，他说我们是秃葫芦头，他也是和尚。”众僧都是凡夫俗子，也不知道济公的来历。王员外众人一进庙，宝悦和尚迎接出来，见了济公打问讯，济公也答礼相还，老员外并不解其意。宝悦说：“老员外来了。”王安士说：“方丈怎么称呼？”和尚说：“我叫宝悦。”书的节目，是修缘公子朝宝悦，知觉罗汉会昆仑。王安士今天来到国清寺，先施舍众僧人每人一件僧袍，每人一双僧鞋，每人给钱两吊。方丈请老员外在禅堂待茶，王安士说：“我今天特意给我外甥李修缘跳墙还俗，求老方丈慈悲慈悲罢。”宝悦和尚点头，吩咐外面预备，众人来到大殿以前烧上香，在大殿前搁着一条板凳，就算是墙。宝悦和尚说：“老员外，你外甥跳墙，我得打他一百禅杖，赶出庙去。”王安士一听，说：“我外甥懦弱的身体，要打一百禅杖，他如何受的了？”宝悦和尚说：“不用真拿大禅杖，就拿一百根筷子以代禅杖，打一下算十下。”老员外说：“这就是了。”宝悦和尚说：“修缘，我打过了你，你跳过板凳，跑出庙门就算完了。”济公点头，宝悦拿起筷子一比，打一下，说：“啊，初一不烧香，十五不礼拜。前殿不打扫，后殿堆土块。终朝饮美酒，狗肉随身带。出家亦无缘，送你还侯寨。脱下织绉来，赶出山门外。”说完了，叫

李修缘跳墙，济公跳过板凳，撒腿就往山门跑。王安士说：“别跑。”这句话未说完，就听李修缘嚷：“我收不住脚了。”王安士众人赶紧往外追，眼见李修缘掉在万丈深的山涧之内。老员外一瞧一跺脚，说：“修缘儿呀！不想你死在这里。”立刻放声痛哭。宝悦和尚说：“老员外不便伤感，李修缘大有来历。”老员外说：“罢了，他既是死了，我回家把他那份家业，全都给他念经设坛化了。”王全说：“爹爹不便这般，我看我表弟有些个道德，也许回家来点化你老人家，还不定死活呢？”宝悦和尚说：“公子之言有理，老员外请回罢。”王安士一概不听，回家要超度李修缘。书中交代：济公哪里去了呢？罗汉借着遁法，够奔上清宫而来。来到上清宫一打门，由里面出来了一个道童，一见是个穷和尚，破僧衣短袖短领，腰系绒绦，疙里疙瘩，光着两只脚，穿着两只草鞋，褴褛不堪，济公早把三光闭住，道童就问：“和尚，你找谁呀？”和尚说：“烦劳仙童到里面回禀一声，就说我是西湖灵隐寺济颠僧，前来拜访你家观主。”道童一听，“呵”了一声，说：“你就是济颠僧么？你等着罢！”和尚说：“可以。”道童这才往里回禀，此时老仙翁正会着客呢。书中交代：什么人在这坐着呢？原来是上清宫后，天母宫的玉面长寿仙姑。他是五云洞五云老祖的女儿，他正在洞中打坐，忽见上清宫里有一股妖气冲天，玉面老妖狐一想：“怎么上清宫会有妖精呢？我何不不到那瞧瞧，是怎么一段事。”自己这才来到上清宫。老仙翁见了他，以仙姑呼之，他见老仙翁，就称呼老仙翁，这两个人是对兵不斗。老仙翁知道他父亲是五云老祖，管押天下群妖，无论大小精灵，只是要披毛带角，横骨穿心，不是四造所生，脊背朝天，就属五云老祖所管。他有一宗聚妖幡，要一晃，天下的妖精，全都得来到，仙翁故此也不惹他。玉面老妖狐也知道老仙翁道德深远，庙里有镇观之宝，有乾坤奥妙大葫芦，无论什么妖精装在里面，一时三刻化为脓血，他也不敢惹老仙翁，今天老仙翁听说玉面长寿仙姑来了，赶紧降阶相迎，说：“仙姑来了，因何这样闲在？”老妖狐说：“仙翁，我看你这庙内有一股妖气冲天，不知是什么一段缘故？”老仙翁用掌一指，说：“你来看。”老妖一看屋里房椽上，倒吊着一个小和尚，头上有黑气。老妖狐说：“这个和尚是谁呀？”老仙翁说：“尘世上出了个济颠和尚，兴三宝，灭三清，欺负我三清教门下，火烧了祥云观，烧死张妙兴，火烧云烟塔，雷击华清风，捉拿张妙元，戏耍褚道缘、张道陵。这个妖精是济颠的徒弟，我把他吊起来，等济颠。济颠一天不来，我吊他一天，哪时济颠来了，我把他放开，我要看他是何等人物。”玉面老妖狐说：“老仙翁，哪时济颠来了，你千万替我送信。我大徒弟在临安城周宅，跟周公子有一段金玉良缘，无故被他赶回来。我三徒弟章氏香娘，在永宁村韩员外家，也被他赶回来。我还有一个小徒弟，在小月屯被他杀了。我说我徒弟不会跟他们斗法么？他们说惹不起他。哪时济颠僧要来了，你给我一个信，我来略施小术，就把他拿了，替我徒儿们报报仇。”老仙翁说：“好，既是仙姑肯费其心，哪时济颠僧来，我必给你送信。”正说着话，童子进来说：“师父，济颠找你来了。”其实济颠没这么说，是说来拜访观主，他要给这么传话。老仙翁也是个高人，赶紧说：“有请！”道童出来并不说“有请”，说：“我师父叫你走进去呢。”和尚并不嗔怪，说：“可以，进去就进去。”当时济公禅师脚步踉跄，一溜歪斜，“踢踏踢踏”够奔里面。一见老仙翁要僧道斗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上清宫：“上清”相传为神仙居住处所，道教常用以名其宫观。

第一百五十三回 玉面狐上清宫访道 济禅师天台山会仙

话说老仙翁吩咐“有请济公！”老仙翁心中思想：“我见济颠看看是何许人也？要是大路金仙，头上有白气。要是西方的罗汉，头上有金光、佛光、灵光。他要是妖精，必有黑气。要是凡夫俗子，我也看得出来。”正在思想之际，见和尚自外面进来，老仙翁一看，乃是凡夫俗子，心里说：“闻名不如见面，见面胜是闻名。褚道缘张道陵太也无能，受他的挫辱，真正可笑。”老妖狐一看，也是这样想，凭他一个凡夫俗子，我徒弟会不敢惹他？和尚来到鹤轩一看，这院子是东跨院，北房五间，明三暗五。北上房鹤轩帘栊高卷，靠北墙一张条桌，上面摆着许多的经卷，老子道德五千言。正当中挂着乾坤奥妙大葫芦，头前一张八仙桌，两边有椅子，上首椅子上坐着一个道姑，约有四十来往的年岁，白净面皮，很透着年少的样子，长的甚为美貌，头戴青布道冠，身穿蓝布道袍，青护领相衬，白袜云鞋，下首椅子上坐着老仙翁，和尚一看，说：“你们公母俩好呀？”玉面老妖狐一听臊的面一红，老仙翁一听，“呵”了一声，说：“来者是灵隐寺济公？”和尚说：“岂敢！仙翁，我问道济。”仙翁说：“道济。”和尚说：“哟，好说，太悦。”老仙翁说：“颠僧。”和尚说：“毛道。”老仙翁说：“颠僧真乃大胆。”和尚说：“胆子小，还不敢来呢！”老妖狐说：“我打算怎样个济颠和尚呢？原来是一个丐僧。你瞧你这件破僧衣，实在难堪。”和尚微然一笑，说：

“是人莫笑我这件破僧衣，我这件僧衣甚出奇。三万六千窟窿眼，六十四块补钉嵌。

打开遮天能盖地，认上袖袂一僧衣。冬暖夏凉春温热，秋令时节虫远离。有人要问价多少，万两黄金不与衣。”

老仙翁一听，哈哈大笑说：“你知道你的僧衣有好处，你可知道我这身上穿的纳头？我常说：

这衲头，不中看，不是纱来不说缎。冬天穿上暖如绵，夏天穿上如凉扇。不拆洗，不替换；也不染，也不练，不用红花，不用靛。线脚八万四千行，补钉六百七十片。乾三连，坤六断；离中虚，坎中满；中间星斗朗朗明，外边世界无边岸。也曾穿至广寒宫，也曾穿赴蟠桃宴。休笑这件衲头衣，飞腾直上灵霄殿。”

和尚一听说：“好好好！你把我徒弟拿来叫我来怎么样呢？”老仙翁说：“和尚，你可知世事如棋局，不着者便是高手，一身似瓦瓮，打破了才见真空。”和尚说：“你可知道一枝竹杖担风月，担起亦要歇肩，两个空拳握古今，握住也须放手。”老仙翁说：“好，既然如是，咱们两个人，今天就分个强存弱死，真在假亡。”和尚说：“你先把我的徒弟放开，有什么话咱们再讲。”老仙翁说：“可以。”立刻先把小悟禅放下来。悟禅一晃脑袋，说：“师父，你瞧咱们爷们，准没含糊，吊了我这几天，我准哼哈没有？”济公说：“好，这才是我的徒弟。”老仙翁说：“颠僧，咱们到院中来较量较量。”和尚说：“毛道你出来。”老仙翁刚要动手，玉面长寿仙姑说：“仙翁暂且息怒，谅此无名小辈，何必仙翁跟他动手？割鸡焉用牛刀，待我拿他吧。”说着话，那老妖狐拉出宝剑，照定和尚劈头剁来。和尚一闪身，嗞溜躲开，伸手一把没摸住，老妖狐臊的面红耳赤。说：“好颠僧，胆子真不小，仙姑今天非得将你拿住不可。”和尚说：“哪是胆子不小？旗杆上缚鸡翎。”老妖狐一剑跟着一剑，和尚真快，嗞溜溜直跑，左一把，右一把，老妖狐真急了，说：“颠僧真正找死，我叫你知道我的利害，待仙姑用宝取你。”说话中间，掏出一根捆仙绳，长够九寸九，按三寸三分为三才，又名叫子母阴魂绳。这绳

子炼的时候，先得害一个怀男胎的妇人，把妇人开了膛，用子母血把这根绳子染了，有符咒推着，借天地正气，日月精华，炼七七四十九日。这绳子扔起来，能长能短，无论什么妖精，捆上就现原形，连大路金仙捆上都得去五百年道行。今天老妖狐把这根绳子祭起来，口中念念有词，说声“敕令”，眼瞧这根绳金光绕缭，直奔和尚。和尚就嚷：“了不得了，快救人呀！”话音未了，这根绳早已把和尚捆上，和尚翻身栽倒。仙姑微微一笑，说：“我打算济颠有多大法力？原来是个无能之辈，我也不杀你，尔等去把他搭着，扔到后面山涧里去罢。老仙翁，你看我略施小术，就把他拿住。”老仙翁一看，哈哈大笑，说：“这点小法术，他就不行了，尔等把他捺到后山去罢。”此时雷鸣、陈亮、孙道全都在后面，小悟禅在旁，瞧着师父被人家捆上，有心过去罢，又不是这两个人的对手，虽然不敢过去，口中不干不净的还是直骂。玉面长寿仙姑一听，气往上撞，说：“要不然，我倒不杀济颠和尚，冲着你，我把他杀了。”说罢，就要举宝剑杀。老仙翁赶紧就拦，说：“仙姑且慢动手，我这庙中是清静之地，要把他杀了，岂不把我这院子脏了？”正说着话，只见由外面“踢踏踢踏”和尚来了，老仙翁老妖狐一瞧愣了，再一看捆的不是和尚，是老仙翁的二徒弟小道童。老仙翁把徒弟放开一瞧，捆的都没气了。老仙翁气的须眉皆张，先把徒弟救了，给了一块药吃。老妖狐说：“好颠僧，你真气死我也。”和尚说：“我气死你，你就死罢。”老妖狐立刻伸手，又掏出一种宝贝来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和尚一看，由半悬空来了许多毒蛇怪蟒，兔鹿狐獾，这个就要咬和尚，那个就要盘和尚。和尚哈哈一笑，用手一指，口念“唵嘛呢叭 吽！唵，敕令赫！”立刻一道黄光，这些东西全都化为纸的，这本是障眼法。老妖狐一见，说：“好颠僧，胆敢破我的法宝？真是人无害虎心，虎有伤人意，今天你休怨仙姑狠毒，这是你自找其祸。”说罢，口中念念有词，一抖手，只听“呱啦”一声，一道火光，原来是一块石头，泰山压顶，照和尚砸下来。他这块石头名叫雷火石，最利害无比，无论什么精灵，打上就也死。岛洞金仙，要被石子打上，得打去白光。今天济公一看，说：“呦，好东西。”用手一指，口念六字真言：“唵嘛呢叭 吽！唵，敕令赫！”这块石头一道黄光，复就归原，被和尚一扬手接了去。老妖狐见和尚连破他三宗法宝，不能取胜，自己臊的满面通红。老仙翁说：“仙姑，你不便跟他为仇做对，待我来拿他。”摆宝剑照和尚就刹，和尚嗞溜一闪身，一把没摸着，老仙翁就把八仙剑的门路施展开了，真是：

拐李先生剑法高，洞宾架势甚英豪，钟离背剑清风客，果老湛卢削凤毛。国舅走动

神鬼惧，彩和四面放光毫。仙姑摆下八仙阵，湘子追魂命难逃。

老仙翁这个八仙剑施展开了，和尚围着乱绕，老仙翁的剑又砍不到和尚的身上，老道真急了，此时陈亮、雷鸣、孙道全、夜行鬼小昆仑郭顺，都得了信，来到前面一看，郭顺说：“这怎么办？僧道都是我师父，打起来了。”依着孙道全打算，众人过去给老道跪着，给讲合。见老仙翁那个气大了，动着手，老道说：“颠僧，就凭你这么个凡夫俗子，也敢这样个猖狂？你叫我三声祖师爷，我饶你不死。”和尚说：“毛道，你叫我三声祖宗大和尚老爷，我也叫你不活。”老道一听，气往上撞，立刻口中一念咒，就地起了一阵狂风，真是：

好大风，好大风，声如牛吼个人惊。损林木如同劈砍，遮日光杀气腾空。天昏离，

宇宙封；滚滚尘沙来的凶。从古也闻风古怪，不似今朝古怪风。

一阵狂风大作，和尚众人一看，又一宗岔事惊人，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

分解。

第一百五十四回 老仙翁法斗济公 请葫芦惊走妖狐

话说老仙翁一念咒，一阵狂风大作。和尚一看，老道会分身法，又变出一个老仙翁来，也是跟他一样，手里拿着宝剑，这个拿宝剑就砍，那个就扎。和尚说：“好的，老道会分窠，又下了一个。”说着话，两个老道各招诀念咒，两个老道化出四个来。四个老道还是不行，把和尚围上，和尚嗞溜嗞溜跑得真快，四个老道还是砍不着和尚。四个老道一念咒，变八个，八个化十六个，十六个变三十二个，三十二个化六十四个，老道一院子都满了。和尚嗞溜嗞溜乱跑，和尚说：“我可真急了。”立刻和尚抓了一把土，口念“唵嘛呢叭 吽！唵敕令赫！”一阵狂风，变出无数的老仙姑，这个老仙姑抱着那个老道不肯放，那个老仙姑抱了那个老仙翁叫乖乖。老道一瞧，事情不好，当时把舌尖咬破，一口血喷出来，把无数的老道收回去，仙姑也化了。玉面老妖狐气的要与和尚拼命，臊得满面红赤。老仙翁说：“仙姑不用着急，待我今天要颠僧的命。”立刻由那屋里，把乾坤奥妙大葫芦拿出来。老妖狐知道这葫芦的利害，无论什么妖精收到里面，一时三刻化为脓血，老妖狐他虽有八千年道行，他也当不了，急忙一跺脚，架起妖风，竟自逃走。老仙翁把葫芦在手中一擎，说：“颠僧，你可认识我这葫芦？”和尚说：“我怎么不认识？这必是酒铺里的幌子，给你偷来的。我常在酒铺里喝酒，听说你要赊酒，酒铺不赊给你，你一恨，把人家幌子偷来。”老仙翁说：“你胡说！你可知道我这葫芦的来历？”和尚说：“我不是说酒铺的幌子吗？”老仙翁道：“告诉你：

蔓是甲年栽，花是甲月开。甲日结葫芦，还得甲时摘。里面按五行，外面按三才。

吸得精灵物，霎时化灰尘。

我这葫芦经过四个甲子。无论什么精灵装在里面，一时三刻化为脓血。你别看我葫芦小，能装三山五岳，万国九洲。”和尚说：“还有些什么个奥妙呢？”老仙翁说：“我要把你装在里面，六个时辰，就把你化为脓血。”和尚说：“咱们两个人，也没有这么大冤仇呀，你何必要我的命呢？你把我要装到里面，我要难受，我说‘道爷你饶了我罢。’我一嚷，你可把我放出来。”老仙翁说：“可以，只要你知我的利害，服了我，我就饶你。”和尚说：“随你装罢。”老仙翁立刻把葫芦盖一拔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只见出来一道霞光，金光绕缭，瑞气千条，霞光一片，看着把和尚一裹，展眼之际，就见和尚给霞光绕的瞧不真了。老仙翁把霞光一收，葫芦盖一盖，老仙翁叫道：“颠僧。”就听和尚在葫芦里答应“哎”。老仙翁说：“颠僧，你觉着怎么样。”就听葫芦里说：“这倒很好，我有个地方住着倒不错。”老仙翁说：“颠僧，你不央求我，少时就把你化了。”这个时候，夜行鬼小昆仑郭顺、孙道全、雷鸣、陈亮连小悟禅，都给老仙翁跪下了，众人说：“祖师爷饶命，我师父有点疯疯癫癫，你不要跟他一般见识。”郭顺说：“济公也是我的师父，前是我师父在曲州府五里碑也救过我的性命，求师父看在弟子面上，把济公救出来罢。”老仙翁说：“我山人原本和他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皆因他兴三宝灭三清，欺负我们三清教的门人太过，我也要给三清教转转脸面。既是救过我徒弟，你等起来，我山人不要他的命就是了。”众人这才起来，老仙翁刚要往外放济颠，只见和尚又打外面“踢踏踢踏”进来了。众人一瞧，也都愣了。老仙翁“呵”了一声，说：“颠僧，我将你装在葫芦之内，你怎么会跑出来了？”和尚说：“我在里边闷的很，故此挤了出来。”老仙翁一瞧，葫

芦盖盖着，怎么会挤出来呢？葫芦还觉着很沉重，老仙翁掀开盖往外一倒，“叭哒”倒出来，原来是和尚那一顶破僧帽。老仙翁说：“原来是这一顶破僧帽。”和尚说：“你别瞧不起这顶破僧帽，你还经不住我这顶帽子一打呢。”老仙翁一想：“我仰观知天文，俯察知地理，我怕他这僧帽？”想罢，说：“和尚，你这帽子有多大来历？”和尚说：“倒没有什么来历，有点利害。”老仙翁说：“我却不信，你把帽子的利害，拿出来我瞧瞧。”和尚说：“可以。”立刻把帽子往上一捺，口念六字真言，老道一瞧。这帽子起在半悬空，霞光万道，瑞气千条，金光绕缭，犹如一座泰山，照老道压下来。老仙翁一看，暗说：“不好”，心中一动，“这个和尚必有点来历，也须是故意戏耍我。”老道见帽子要落下来，老道知道是利害，真急了，口中一念真言，立刻天门开了，由天灵盖出来有一尺多长的一个小老道，伸上两只手要接帽子。这就是老道的那点真道行，将来他家功成了，把皮肉囊一脱，就由天灵门走了。要不然，一落生的孩子，天灵盖会动，那就是天门。等到一懂人事，会说话了，天门就闭上了。老道自己这点真灵，今天显露出来，和尚这帽子要真打下来，得把老道打去五百年的道行。济公想和老道无冤无仇，又知道老道素常是好人，罗汉爷不忍伤他，用手一指，把帽子收回去。说：“仙翁，你别听褚道缘、张道陵一面之词，火烧祥云观，只因张妙兴无故施展五鬼钉头法，七箭锁阳喉，恶化梁万苍；雷击华清风，因为他炼五鬼阴风剑、子母阴魂剑害人；孟清元身受国法，因他在马家湖杀人，皆因他等为非作恶，实不可解。我和尚有好生之德，并非无故杀害生灵。褚道缘年幼无知，他要跟我和尚做对，我和尚才报应他，大概仙翁你也不知我和尚是谁。”说着话，和尚摸着天灵盖，露出佛光、金光、灵光，老仙翁一看，和尚身高丈六，头如麦斗，面如獬盖，身穿织缎，赤着两只脚，光着两只腿，是一位活包包的知觉罗汉。老仙翁一看，连忙稽首，口念“无量佛”，说：“原来是圣僧，弟子不知，多有冒犯！望圣僧大发慈悲，不要跟弟子一般见识，圣僧请屋里坐。”和尚说：“仙翁不便陪罪，你我倒要多亲近呢。”老仙翁立刻把和尚让到屋中，吩咐童子摆酒。和尚说：“且慢吃酒，我奉烦仙翁一件事。”仙翁说：“圣僧有什么事，只管吩咐。”和尚说：“现在我娘舅王安士家中要念经设坛，我这里有一封信柬，求老仙翁架趁脚风，送到永宁村，交到就回来，你我再吃酒。”老仙翁说：“是。”立刻接过字柬，竟自去了。书中交代：王安士从国清寺回来，要搭棚办事，叫国清寺给念经，用九十九个和尚，要三放焰口，一百零八个和尚，念梁王经，谁劝也不听。老员外正要派家人去张罗，办事搭棚，知会亲友，大办白事，超度李修缘。王员外要打算把李修缘的那一份家业，全都给花了。正在忙乱之际，外面一声“无量佛”，家人一看，是一位老道：面如古月，发如三冬雪，须赛九秋霜，一部银髯，身穿破衲直，身背后背定乾坤奥妙大葫芦。家人有认识的，说：“这不是天台山的那位神仙么？”这方都知道天台山上有神仙，在山下也瞧的见山上隐隐有树有庙，就是人上不去。山前没有山道，且山上毒蛇怪蟒极多，也没有人敢去。老仙翁常下山采药，人人都知道他是神仙。其实后山有道上，并不费事，有树遮着，没有人知道。老仙翁也不告诉人，不愿跟仕宦人来往，山上所为清静。今天老仙翁来到门首，说：“我乃天台山上清宫昆仑子是也，贫道特意前来给你王善人送信。”家人把信接过，拿到这里面说：“回禀员外爷，现有天台山那里神仙前来送信。”王安士接过信，打开一看，“呵”了一声。不知济公上面写的什么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五十五回 送书信良言劝娘舅 回灵隐广亮请圣僧

话说王安士打开书信一看，认得是李修缘的笔迹，上面写着回句话，写的是：

不必念经与设坛，实是未死李修缘。大略不过三二载，修缘必定转回还。

王安士一看，“呵”了一声，甚为诧异，立刻叫家人把老道请进来。家人出来再找老道，踪迹不见。老仙翁早架趁脚风回到庙中，说：“圣僧吩咐，弟子已将信送去。”和尚说：“劳驾，劳驾。”仙翁说：“不便太谦。”和尚说：“我和尚将来还有奉求之事，非仙翁助我一臂之力不可。”老仙翁说：“只要圣僧给我一个信，我必到。”立刻吩咐摆酒，老仙翁陪着和尚喝酒。二人一盘桓，倒是道义相投。老仙翁说：“圣僧这打算上哪去？”和尚说：“我得回庙，现在我庙中有要紧事，有人找我，不回去是不行的，但只一件，别的徒弟都可以带回庙去，惟有这个徒弟，他是个妖精。若到临安城，天子脚下，多有不便。”老仙翁道：“那倒好办，我给他写封信，叫他奔九松山松泉寺去，给长眉罗汉去看庙，长眉罗汉叫罗空长老，僧门中是他掌教。他本是韦驮转世，手使降魔宝杵，所有天下的精妖，皆属灵空长老所管。道门中就是万松山紫霞真人李涵龄掌教，他两个人十年一查山，大概三两天必到我那里来。圣僧何妨在我这多住几天，等他二人来了，我给你引见引见。”和尚说：“我实在有事，你我后会有期，就烦仙翁给写一封信，叫我徒弟悟禅去。”老仙翁当时写了一封信，由济公交给悟禅，悟禅立刻告辞，竟自去了。和尚说：“雷鸣、陈亮，你二人拿我这简帖，附耳如此这般，别给我耽误事。”雷鸣、陈亮点头，和尚说：“悟真，你也回你的庙，安置安置，到灵隐寺找我去。”孙道全点头，同雷鸣、陈亮各自告辞，一同下山去了。和尚同老仙翁喝完了酒，和尚也告辞，老仙翁送到外面。和尚告了别，一施展验法，展眼到了灵隐寺。刚到庙门首说：“辛苦，辛苦。”门头僧一瞧，说：“济师父你可回来了，监寺的广亮找了几天了，打发人在临安各酒馆连你所认识的各施主家都找过了，你快上监寺的屋里去罢。”和尚说：“可以。”“踢踏踢踏”进了庙。刚来到里面，广亮瞧见说：“师弟，你回来了！到我这屋里来罢。”济公说：“师兄，你好呢？”广亮说：“好，承问承问。”立刻把济公让到屋中。广亮说：“师弟，你多日没回来了，我今日给你接风。我知道你吃荤，我给你摆一桌上等海味，师弟，你可一个人吃。我们吃素，都不能陪你呢，去多要几斤好绍兴酒来。”手下伺候人答应而去，工夫不大，把酒摆上。济公也不谦让，坐下就吃，喝了三杯酒之后，济公道：“吃人酒饭，得与人做事，使人钱财，得与人消灾。师兄，今天请我喝酒，必然有事罢？素常我在庙里一喝酒，你就说我犯了清规，应当打四十棍，赶出庙去，这都是你的主意。今天你做主叫我喝酒，你是知法犯法，罪加一等。”广亮说：“你别说了，我今天是给你陪不是的。素常我们哥俩有些言差语错，别管怎么样，我们总不是外人，你还能记恨么？”济公说：“你别绕弯了，不用这些零碎，有什么话见直说罢。”广亮说：“既如是，”便向外道：“你们两个人进来，给你师叔磕头。”说着话，只见由外面进来两个小和尚。给济公跪下磕头，跪着不起来。济公一看这两个小和尚，都是面黄肌瘦，罗汉爷一按灵光，早已察觉明白这两个小和尚是怎么一段事。皆因石杭县南门外

掌教：作“执掌、主持教门事务”解。

头，有一座万缘桥，这座桥年深日久失修，全都坍了，不能走人。万缘桥本是一条大路，行路人极多，桥坍了，隔着一条河，过不去来往人了。后来就有人在这河里摆渡，过一个空行人要十个钱，过一个挑子要五十钱，过一辆车要一百钱，过一顶轿要二百钱，一天这摆渡，能落几十吊钱。过路人非得打这边过了，没处可绕，日子长了，他就靠摆渡讹人，就有人瞧出便宜来。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人家也在那边摆摆渡，比他那边减价一半，自然他这边就没有买卖了。他就不叫人家摆，人家说：“你也不奉官，许你摆，就得许我。”两造里一争竞，就打起来了。彼此一邀人，一打群架，两下里都受了伤，就在石杭县打了官司。知县一坐堂，把原被告带上去一讯问，两个人一个姓赵行大，一个姓杨行三。知县道：“你们因为什么打架？”赵大说：“回禀老爷，只因百缘桥坍了，不能过人，我在那里摆摆渡，他也摆摆渡，抢我的买卖。”杨三说：“回禀老爷，他摆渡，过一个人要十个钱，挑子要五十，一辆车要一百钱，一顶轿要二百，我摆渡比他减价一半，所为渡人，他不叫我摆，所以打起来，他邀人把我的伙计都打伤了。”知县一听说：“你这两个东西都混帐，万缘桥系官道，准许你们在这里讹人生事？每人罚你们五百吊钱，交出来，好公修万缘桥。下去具结完了案，不然我要重办你们。”这两个人无法，每人交五百吊钱，知县把地方传来一问：“这座万缘桥，可以修补修补行不行？”地方说：“回老爷，这座万缘桥自宋室鼎立以来，这桥工程浩大，独立难成，甚不易修。”知县一听，立刻坐轿，带人来到万缘桥一验，瞧那桥边两岸泊的砖石都没了，还有新起的印。知县一问地方说：“这桥上的砖石，都哪去了？”地方说：“下役不知被谁偷去？”知县回衙，立刻派人各处去访查，“看万缘桥的石头大砖在谁家，前来禀我知道，我必要重办他。”官人领堂谕出来一访，见海潮寺的后墙，有桥上砖石修的。官人看明白，立刻回禀知县，知县立刻出签票；锁带海潮寺的和尚。海潮寺的方丈名叫广慧，他有两个徒弟，叫智清、智静。官人来到广慧庙中，就把师徒三个锁到门。老爷一开堂，吩咐把僧人带上来，广慧同智清智静上堂，各报名磕头。知县说：“你既是出家人，就应该奉公守法，无故把万缘桥的砖石偷去，卖钱修墙，你是认打认罚？要认打，我把你的庙入官，还要重重办你。认罚，你给我化缘，化一万银子修万缘桥。”广慧说：“僧人愿意认罚化缘。”知县说：“你们愿意认罚就好。”立刻派了四个官人，押着广慧智清智静，每人背五块砖头游街，还叫他手打铜锣，嘴里说：

“声尊列位请听言，手打锣儿来化缘，施主要问因何故？只因偷了万缘桥的砖。”

四个官人押着，不说就打。天天出去，这五块砖背着，谁瞧见谁也不施舍，都说：“有钱也不给贼和尚。”师徒三个，这点罪实在受不了啦。广慧说：“智清、智静，你两个人到灵隐寺去找你师叔去罢，他在那庙里监寺。他庙里有一位活佛济颠，叫你师叔求活佛济颠慈悲慈悲，求给咱们化缘。他老人家名头高大，化两万都化得了。”这才在官人手里化了两个钱，在老爷跟前递了病呈，提说和尚都病了，老爷准了病假，智清、智静够奔灵隐寺而来。一见广亮，智清说：“师叔，了不得了，出了塌天大祸。”广亮一同，智清就把偷砖现在怎么化缘受罪的话一说，又说：“我师父叫我来找师叔，你给转求活佛济颠，帮我们化化缘。他老人家名头高大，准化的出来。”广亮说：“他可有点奇巧古怪的能为，这临安城绅董富户，上至宰相下至庶人，没有不敬服他的，他给人家治的病就多了。无奈他多日没回庙了，他不定在那酒馆里，再不然，就是临安城这些富户家里住着。”就赶紧派人去找，

所有各酒饭馆，是济公有往来的地方，全找到了，都没找着。今天找了第五天，忽然济公回来，广亮这才置酒款待，要求罗汉爷化缘。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五十六回 验桥口捉拿贼和尚 见县主重修万缘桥

话说济公回到庙中，广亮甚为喜悦，先给济公要了一桌酒，这才叫智清、智静进来给济公磕头。济公说：“师兄，你瞧，我昨天做了一个梦。”广亮说：“做甚梦？”济公说：“我梦见一个贼和尚，又带着两个生贼，每个背着五块砖，手打铜锣，口中直嚷：‘尊声列位请听言，手打铜锣来化缘。施主要问因何故？只因偷了万缘桥的砖。’有四个官人押着，不嚷就打，你说这个梦新鲜不新鲜？”广亮一想：“怪呀，他怎么会知道？”这才说：“师弟，你做这梦，倒是真事。这两个小和尚是我的师侄，他师父叫广慧，在万缘桥海潮寺当家。只因他们把万缘桥的砖头搬了几块，现在石杭县把他们师徒三个锁了去，叫他们背着砖，化一万银子修万缘桥。你想谁能施舍？他们实在受不了这个罪，知道师弟的能为，故此求求你慈悲慈悲。师弟，你冲着我，功德功德罢。”智清、智静说：“师叔，你老人家要不答应，我两个人跪着不起来。”济公说：“你们两个人起来！我就知道这顿饭不能白吃，这桌菜席是一万两银子。”广亮说：“多慈悲罢。”济公说：“就是，回头咱们一同走。”智清、智静这才起来，说：“师叔何时走呀？”济公说：“今天就走，回头就化缘，明天就动工修万缘桥。”智清、智静心说：“这可是吹着玩。”嘴里说：“那是很好。”济公吃喝完毕，说：“咱们走呀。”广亮说：“师弟，等你回来，我再来谢你。”和尚说：“不用谢，小事一段。”说着同智清、智静出了灵隐寺，顺大路往前走。和尚一边往前走，信口唱着山歌说：

“劝世人，要修福，茅屋不漏心便足。布衣不破胜罗衣，茅屋不漏如瓦屋。不求荣，不受辱，平生安分随世俗。远去人间是与非，逢场做戏相桓舞。也不华，也不朴，一心正直无私处。终朝睡到日三竿，起来一碗黄齏素。粥一碗，菜一箸，自歌自舞无拘束。客来相顾奉清茶，客去还将猿马扶。或谈诗，或品竹，空笑他人终碌碌。南北奔驰为利名，为谁辛苦为谁辱。七情深，儿爱度，雨里鲜花风里烛。多少乌头送白老，多少老人为少哭。满库金，满堂玉，何曾免得无常路。临危只落一场空，只有孤身无伴仆。大坟高，厚棺木，此身亦向黄泉赴。世上总无再活人，何须苦苦多忙碌。张门田，李门屋，今日钱家明日陆。桑田变海海为田，从来如此多反复，时未来，眉莫戚，八字穷通有迟速。甘罗十二受秦恩，太公八十食周禄。”

笑阿房，谈今古，古来兴废如棋局。奉劝世人即回头，我今打破速魂路。”

和尚念着往前走，智清、智静二人跟随。和尚说：“你们二人快点走行不行？”智清说：“行。”和尚说：“腿是你们两人的不是？”智清、智静说：“师叔，你说这活真新鲜，腿在我们两人身上长的，又怎么不是我们的？”和尚道：“我给你们轰着走。”智清说：“怎么轰？”和尚说：“我一念咒，你们就走快了。”智清、智静说：“念罢。”和尚口念六字真言“唵嘛呢叭吽！唵，敕令赫！”这两个人身不由己，仿佛有人在后面推着一般，行走如飞，收不住了。智清就嚷：“师叔呀，你快把法术收了罢！眼前是树呀，碰上就得脑浆迸裂呀！”和尚后面就嚷：“不要紧，唵，令！敕令赫！拐弯就过去了。”智清、智静果然到树林子，一拐弯就过去。又往前跑，智清说：“了不得了，眼前是河，掉下就淹死。”和尚说：“不要紧，加点劲就蹿过去了。”说着话，眼瞧到了有三四丈宽的河，真仿佛有人托着脚飞过去了。展眼之际，来到石杭县，这两人也跑不动了，躺在地下起不来了。和尚来给每人一块药吃，和尚说：“你们两人先到庙里给你师父送信，别往哪去。我

上知县衙门去找知县讲理去，问问他为什么锁我们和尚，智清、智静，你两个人随后到衙门来找我，今天少时我就要化缘，明天动工修万缘桥。”智清、智静点头，竟自去了。和尚一直来到石杭县，迈步竟往衙门里走。值日班头一瞧，是个穷和尚，官人立刻拦住，说：“和尚上哪去？”和尚说：“我到里面倒口茶喝。”官人说：“你睁眼瞧瞧，这是卖茶的铺子么？”和尚说：“不卖茶。我到里头吃顿饭，买一壶酒喝。”这个官人说：“你这和尚，真是胡闹，这也不卖酒饭。”和尚说：“那么卖什么？”官人说：“什么也不卖，这是衙门。”和尚说：“衙门是做什么的？”官人说：“衙门是打官司的。”和尚道：“我就打官司吧！”官人说：“你打官司告谁呀？”和尚说：“我告你罢。”官人说：“你这和尚是疯子，你凭什么告我？我招你惹你了？”和尚说：“我不告你，没人可告，咱们两个人打一场官司罢。”官人说：“这都是没有的事。”和尚说：“怎么没有？这就是真的么！”正在吵嚷之际，只见里面一声咳嗽，说：“外面什么人在此喧哗？”众人一看，说：“老管家出来了。”只见由里面出来一位老者，年过花甲，头戴四楞中，身穿皂缎色铜鞮，白袜云鞋。官人一看，说：“老管家，你看这个穷和尚无故前来搅闹。”老管家抬头一看，说：“原来是圣僧。”赶紧跪倒给和尚磕头。官人一瞧愣了，心里说：“这个和尚必有点来历，我们案门稿都给他磕头，也不知和尚是谁？”书中交代：这位老管家名叫徐忠，这石杭县的大老爷，原本姓徐，双名致平。前者探囊取物赵斌，夜探秦相府阁天楼，盗五雷八卦天师符，巧遇尹士雄，就搭救徐致平主仆的性命，见过济公。徐致平连登科甲，榜下即用知县，就升在这石杭县做知县，故此今天老管家认识济公，赶紧行礼，说：“圣僧，你老人家从哪里来？我家老爷时常想念圣僧，为何不叫他等通禀？”和尚说：“叫他等通禀？这位头儿跟我要门包，我就剩三两银子，都给他了，他不答应，跟我要十两银子，不然他不肯回，叫我走。故此我跟他吵嚷起来，你出来了。”徐忠一听，说：“你们真乃胆大，竟敢跟圣僧要银子？还不把银子拿出来！你们素日间，想必做了多弊了。”官人说：“老管家，你别听大师父的话，我实不要门包。”和尚说：“你分明在怀里揣着呢，我的三两银子是四件，你说没有，你把带子解下抖抖。”徐忠说：“对，你身上有银子没有？”这个官人方才给人家托了上件人情，刚分了三两银子，在怀里揣着。这一来，闹的张口结舌，说：“老管家，我腰里有三两银子，可是我自己的。”徐忠说：“你满嘴胡说，还不给圣僧？要不给，我给你回禀老爷，革去你的差事。”官人吓的无法，委委屈屈把银子拿出来，说：“大师父，给你罢。”和尚哈哈一笑说：“我不要，我这是管教管教你。谁叫你多管闲事？你要拦阻我，叫你认识认识，我和尚乃是灵隐寺济颠僧是也。我再来，你就别拦我了。”官人说：“是。”大众一听，是济颠活佛来了，众人就吵嚷动了。和尚同徐忠来到里面，徐致平一见，赶紧行礼，说：“圣僧久违，今天是从哪里来？”和尚说：“我今天来见你一件事。”徐致平说：“圣僧什么事？”和尚说：“海潮寺的和尚跟我有点瓜葛，求老爷把他放了，我给你化缘修万缘桥。”徐致平说：“是，弟子实不知海潮寺的和尚跟圣僧有瓜葛，我要知道，天胆也不敢锁拿他们，既是圣僧要给化缘修万缘桥，弟子倒有个主意。”和尚说：“你有甚主意？”徐致平这才如此如此说毕，和尚一听，哈哈大笑。不知致平说出何等语词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五十七回 施佛法善度王太和 因家贫经营离故土

话说济公来到石杭县，提说要化缘修万缘桥，徐致平说：“圣僧既是说给化缘，何必圣僧亲自去化？我这地方上有十家绅士财主，每家捐他们一千两银子修桥就行了。”和尚哈哈一笑，说：“老爷不必分心，我自有道理。”正说着话，两个小和尚来了，在外面伺候济公。知县立刻吩咐把广慧传来，当堂释放，徐致平说：“现有济公来给你等讲情，本县看在济公的面上，把你等放回，从此各守清规，万缘桥有济公替你等化缘，不用你们了，下去罢。”济公说：“智清、智静别走，我还有事。”两个小和尚答应，广慧谢过老爷，自己回庙，这个信外面就嚷动了，都知道现有济公活佛来化缘，要修万缘桥。知县这里摆酒款待圣僧，正喝着酒，外面当差人进来回禀，说：“现有十家绅士递了一张公禀，请老爷过目。”书中交代，外面听说济公来了，人的名，树的影，大众一传嚷，传到十家财主耳朵里。众人一商量，说：“咱们大众得见见这位济公活佛，他老人家既是来化缘修万缘桥，每人拿一千银子来，修这座桥。”众人议定，就写了一张公禀，来见知县。当差人接进来，给徐致平一瞧，徐致平说：“圣僧，你看十家绅士，听说你老人家来了，他等自厢情愿，每家出一千银子，冲着圣僧修万缘桥。”和尚说：“我和尚化缘，化一万银子，就化一家，不化十家。你问他谁一个人给一万银子，我和尚才要呢。”徐致平说：“圣僧，你别得罪他们，这地方可就是他们十家有财，除此之外，别人拿不起，要得罪他们，可没人施舍了。”和尚说：“不要紧，我回头上兴隆庄王百万化去。”徐致平说：“圣僧，你千方别去，那王百万可是人称王善人。每逢冬天施粥，夏天施凉茶暑汤，他报效过皇上银子，捐了个五品员外。可就是一样，他最恨和尚老道，不斋僧，不布道。前者在我这里打过几回官司，都是因为僧道化缘，不但不施舍，反把僧道打了，拿片子送到我衙门来。念他是个善人，也不肯得罪他。圣僧，万万去不得。”和尚哈哈一笑，说：“老爷不必管我，和尚今天非得去不可。他既不施舍，我和尚才化他，要化他一万银子，他不能给九千九百九十九两，我今天就要化出来，明天就要动工，我和尚要没有这点手段，我也不来，倒要叫老爷你瞧瞧。智清、智静跟我走。老爷，咱们回头再谈。”徐致平也拦不了，和尚带领两个小和尚，出了石杭县衙门，一直来兴隆庄。刚一进东村口，济公就说：“智清、智静，你两个人带着法器没有？”智清说：“我带着手髻呢。”智静说：“我带着木鱼子。”济公说：“好，打着念着走。”智清说：“念什么呀？”济公说：“咱们念子弟焰口游街。”智清说：“就是。”立刻念着往前走，过路的人一瞧，都说这是半疯。往前走了不远，只见路北一座广亮大门，门口上马石，下马石，有八株龙爪槐树，上有幌绳，拴着有百八十四匹骡马，对面八字影壁，这所房屋高大无比，一概是磨砖对缝，雕刻活花。和尚来到门首一看，迎门抹的棋盘心，白灰涂的影壁，真白花瓦砌的咕噜钱。和尚一道“辛苦”，由门房出来一位管家，有二十多岁，道：“和尚你快去罢！你看我们门上贴着，僧道概不化缘，我们员外可是个善人，就是不斋僧布道。前者来了一个老道，不叫他化，他偏要化，我们员外出来，拿马棒打了一顿，还给送衙门去。这幸亏我们员外没在外头，你要化一吊香钱我给你，你快走，我可说的是好话。”和尚说：“你给我，你可知道我要化多少钱？”

上马石：旧时交通工具主要是骑马，富豪人家门中均摆放踏踏的石头，以方便上、下马。

管家说：“你要化多少钱？”和尚说：“我化一万银子，修万缘桥，还得今天施舍给我，明天就不要了。”管家说：“我不叫你化，可是为你好。”心里说：“这个和尚必是穷疯了。”和尚说：“如要不叫我化，你得借枝笔我使使，我在影壁上写几个字，我在门口喊三声，我就走。”管家说：“那行。”立刻把笔拿出来，和尚接过笔来，在影壁上写了几句。管家说：“和尚可惜你这点笔法，真可以的。”和尚说：“那是自然。”和尚就嚷：“化缘来了！喂！”拿手比划着往卫捺，管家说：“你这是干什么？”和尚说：“往里捺呀！”管家说：“你嚷罢，我们员外要出来就得了。”和尚就大嚷了三声，说：“回头你们员外要出来，劳你驾，就提灵隐寺济颠僧要化一万银子，修万缘桥，明天给就不要了。他要不施舍，就提我说的，他不久必有一场横祸飞灾，我和尚走了。”说罢，和尚就走，管家也不解其意。焉想到和尚走了，王员外带着四个家人，由里面出来。原本员外在后面书房里坐着看书，耳轮中就听外面喊嚷：“化缘来了！喂！”连嚷了三声，王员外心中纳闷，暗说：“怪道，这院子是五层房，素常外面有叫卖东西里面听不见？”王员外一想：“外面喊嚷化缘来了呀，我怎会听得真真切切？”立刻带着四个家人出来，王员外就问：“什么人在此喧哗？”管家正要叫瓦匠拿灰水把影壁上的字涂去了，省得员外瞧见：还没涂呢，员外出来了，管家说：“员外要问，方才来了一个穷和尚来化缘。”员外说：“你没告诉他么？我这里僧道一概无缘。”管家说：“我告诉他了，他跟我耍笔在影壁上写了几个字，他说员外出来，叫我告诉你，他是灵隐寺济颠僧，他要化一万银子修万缘桥，他说员外爷施舍，今天施舍，明天给他他就不要了。员外要不施舍，必有一场横祸飞灾。”王员外一听，抬头一看，影壁上和尚写的墨迹淋漓，王员外“呀”了一声，说：“赶紧把和尚追回来，我施舍一万银子。”管家也不知所因何故？赶紧追赶和尚。书中交代：王员外为什么一瞧影壁上的字，就要施舍一万银子呢？这其中有一段缘故。这位王员外名叫太和，原是这兴隆庄生长，幼年的时节，家中很有钱。父母给定下前庄韩员外之女为婚，与王太和同岁。不料王太和少运乖舛，七岁丧父，九岁丧母，把一份家业全被一家坑骗了，自己过的一年不如一年。长到十六岁，家中这落得柴无一把，米无半升，自己住的这所房子，都被人家拆着零碎卖了，就剩了两间破屋。王太和已到十六岁，自己一想：“莫非束手待毙不成，总得想个主意，护住身衣口食才好。”左思右想，实在无法，把家中的破烂书收拾收拾，买点笔墨纸张，挑着书箱出去游学，到各学馆去做买卖。游来游去，游到松江府地面，学馆也多。太和做买卖，人也和蔼，凡事死店活人开，做买卖是运筹，有道定生财。王太和做出条路来，各学馆的学生都不买别人的东西，专等他去，买他的笔墨纸张。越做越活动，也就有利息了，王太和就在这西门城外，有一座准提寺内住着，过了有二三年的光景，自己存下有五六十两的银子，王太和自己虽说年轻，在外面创业，并不贪浮华，很务本分。这天王太和走在松江府大街，见有许多人围着拥挤不动，王太和一瞧，是一个卦棚。蓝布棚上有白字，是一副对联，上联是：“一笔如刀，劈破昆山分玉石。”下联是：“双瞳似电，冲开沧海辨鱼龙。”王太和也挤到里面一看，是一位老道，面如古月，一部银髯，飘洒在胸前，头戴青布道冠，身穿蓝布道袍，青护领相衬，白袜云鞋。看这位老道精神百倍，发如三冬雪，鬓赛九秋霜，真是仙风道骨。摊着卦摊，上面摆着是六爻的卦盘，按单折重交，有十二元辰，接八八六十四卦，三百八十四爻，摆着各样的卦子，有父母兄弟妻子官鬼等类。就听老道说：“山人

也能算卦，也能看相，可是诚则灵。可是有一节，要直话前来问我，爱奉承另找别人，卦礼倒不拘多少。”大众也有算卦的，有叫老道相面看，一个个没有说老道相的不对。王太和一想：“我也叫老道来相相我的终身大运。”这才说：“道爷，给我看看相。”老道睁眼一看，就一愣，说：“贫道我可是直言无隐，尊家可别恼。”王太和说：“君子问祸不问福，道爷只管说。”老道这才从头至尾一说，王太和不听犹可，一听吓得颜色更变。不知老道说的何等言词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五十八回 李涵龄神相度群迷 王太和财色不迷性

话说王太和给老道一相面，老道说：“可是直言无隐，尊家可别见怪。”王太和说：“道爷只管说。”老道说：“看阁下的相貌，可与众不同，额无主骨，眼无守睛，双眉寒散。主于兄弟无靠，山根塌陷，主于祖业不擎，准头为土星，主人之财库，左为井，右为灶，井灶太空，有财而无库，你是一世不能存财。蛇文入口，将来必主于饿死，你七岁丧父，九岁丧母，十六岁犯驿马星。这几年在外面奔忙劳碌，幸喜你还勤俭，也没落下什么，从此之后，你是一天不如一天。尊家的相貌，贫道也就不能往下再说了。”王太和一听老道所说之话，已过之事，果然一点不错，大概未来之事，也必有准。把卦金给了，就回到准提寺，自己一思想：“我终归饿死，我还往前奔什么？莫如我赶紧回家，把亲事退了，叫我岳父给姑娘另找婆家。我是这个命，别连累人家。”心中越想越难过，真如万把钢刀扎心一般，买卖也不做了，告诉和尚把房交了，自己挑着书箱，由松江府往回够奔。这天走在半路上，本来是无精打彩，垂头丧气，也觉着累了，就在大道边树林子歇息歇息。刚来到树林子一瞧，见地下有一个黄缎子包袱，自己把书挑放下，把包袱捡起来，打开一看，里面有一个硬木小匣子，有锁锁着，有一个黄缎子小口袋，里面有钥匙。王太和拿钥匙把锁开开一看，匣子里是黄澄澄，两对金镯子，两头赤金手饰。宋朝年间，黄金最贵，每一两可换白银五十两。大概这两对镯有八两一对，首饰约有五六两一头，大概可值一千两银子还多些。王太和一想：“我自己终归得饿死，我别害人家，要是这个东西是这个本主丢的，丢的起不要紧，倘若要是家人给主人做事，或替人办事，把这东西丢了，就有性命之忧。我莫如在这里等等，有人来找，我给人家。”想罢，把这个包袱包好，放在书箱里，王太和就在地下一坐，等了工夫不大，只见由北边飞也似赶来了一个骑马的，是一匹黑马，走的甚快，亲至切近，马站住，这人翻身下马。王太和一看，这个人长随的打扮，有二十多岁，白净面皮，看这人脸上颜色都变了，惊惶失色的样子，热汗直流，下了马赶奔上前，冲王太和一抱拳，说：“这位先生请了！在下姓苏叫苏兴，在临安苏北山苏员外家当从人。今奉我家员外之命，到松江府我们姑奶奶家，取来一个包袱，内中是两对金镯，两头金首饰。走在这里，我这马一眼岔惊下了去，把包袱由马上掉下来，我也下不了马，好容易把马勒住，我这才回来找包袱。可没碰见有过路的人，先生你老人家要看见我这包袱，你老人家得救我。我要把这包袱丢了，我就得一死。你老人家若见捡着，给了我，可就救了我的命了，将来我必有一分人心。”王太和点了点头，打开书箱把包袱拿出来，说：“你瞧瞧，这点东西对是不对？”苏兴一看说：“先生，你真是我的重生父母，救了我的命了。要没这个东西，我真得死。也就是你老人家这样好人，千金不昧。未领教先生贵姓呀？”王太和说：“我是石杭县兴隆庄的人，我叫王太和。”苏兴说：“老人家何时到了临江城，可千万要到青竹巷四条胡同，苏北山苏员外家来找我，我叫苏兴。”王太和说：“是了罢。”苏兴实在心里过不去，掏出五两银子，说：“先生，我也不敢说谢你，我尽我这点穷心，给你老人家买一杯茶吃。”王太和微然一笑，说：“你胡闹，我打算要你的银子，我捡着你这东西，就不给你了，你趁此拿着去罢。”苏兴见了王太和实意不肯要，自己也无法，便道：“先生，既是不要，我也不敢相强。先生哪时到了临安，可千万赏脸来找我。”说罢，趴地下给王太和磕了一个头，竟自告辞走了。

王太和自己还是心里烦想：“老道所说的七岁丧父，九岁丧母，十六岁犯驿马星，真的说赛神仙，未到先知其实。”书中交代：这个老道本是大路的活神仙，乃是万松山云霞观的紫霞真人李涵龄。老道下山，并不是相面算卦为要钱，所为是普渡群迷，教化众生，故此断事如见。王太和哪里知道老道的来历？今天见苏兴走后，王太和烦了半天，才挑了书箱往前赶路。这天正往前走，上不靠村，下不着店，天有日落之时，偶然云生西北，雾长东南，狂风暴雨下起来了。王太和想要找个地方避避雨，见眼前一座破庙，又没有和尚老道，墙俱都塌了，中有大殿三间，尚可避雨。王太和赶到切近，刚要进大殿，一瞧大殿里有一位十七八岁的姑娘，长得十分美貌，正在大殿里避雨呢。王太和一瞧一愣，自己一想，“男女授受不亲，虽然是四野无人，我焉能不避嫌疑，坏人名节？我莫若就在外面廊下避避雨罢。”想罢，王太和就在大殿以外廊檐下一蹲，并不与那女子说话。焉想到雨越下越大，直下到天有五更方住，平地数尺深的水，幸喜山道水下去的快，天亮水都流没了。王太和挑起书箱就要走，那女子可说了话，说：“这位君子尊姓？”王太和说：“我姓王。”那女子说：“尊家乃是一位好人，奴家姓马，叫马玉荣。就在这前面马家庄住家，望求尊驾携带我几步。”王太和说：“那有何妨。”立刻送着姑娘来到马家庄。这位姑娘家有父母，有哥哥，姑娘原本在她舅舅家住着，跟舅母拌了几句嘴，姑娘赌气回家，走到半路，遇着雨了。王太和把姑娘送到门首，自己要走，姑娘到家跟父母哥哥一提，在庙里避雨，遇见王太和怎么是好人，连大殿都没进来，并未答话，今天送到家来，把这话一说，姑娘的父母追出来，把王太和让到屋中，置酒款待，一家老小甚是感激。姑娘的父亲说：“尊家贵姓？是哪里人？昨天小女原本在她舅舅家住着，因为拌一两句嘴，姑娘也太任性，她舅母也不该叫她一个人回来。偏巧赶上下雨，在庙里避雨，幸亏遇见尊驾，乃是正直君子。这要遇见歹人，那还了得？”王太和说：“我姓王，叫王太和，原本是兴隆庄的人。往后姑娘别叫她一个人走路，总要有人跟着才好。”马老丈说：“是是，王先生可以在我家多住几天罢。”王太和说：“我还有事。”立刻告辞，姑娘的父母千恩万谢送出来，王太和这才顺大路往回走。这天到了自己家中，他这几间破房子，有本村一个苦人住着呢，王太和到家，自然还得让他住。王太和把书箱放下，自己甚为凄惨，吃了点东西，安歇睡觉。次日亲身到韩员外家去退婚，韩员外在他年幼的时节，把女儿给他，那时王家还有钱呢。自从他父母一死，一年不如一年，后来听说王太和出了外了，韩员外家里有几顷地，也算是乡下财主，也不能把女儿另聘了，就得等他。姑娘跟王太和同庚，偏巧姑娘心重，自己想着命不好，将来到婆家也得受苦，日积月累，一忧愁把两只眼睛急瞎了，双目失明，王太和还不知道呢。

今天来一见韩员外，两下寒暄了几句，太和便道：“我打算叫你老人家把姑娘另聘罢，我的命苦，别连累了姑娘跟我受罪。所有的定礼，我也不要了。”韩员外说：“那可不行，现在我女儿把眼瞎了，你定的时节，可没有残疾。现在我也不能再给人家，你赶紧搬娶过去，你自己慢慢的混。若说你做个小买卖，二三百银子我给你拿，你只要勤俭，还不可以吃饭么？”王太和一听姑娘已把眼瞎了，自己一想：“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。该当要讨饭，我前头走，拉着一个瞎子，这倒也不错。”想罢，说：“岳父既是你女儿把眼瞎了，我也不能说不要，你可得成全我，我也没有多钱办事。”韩员外说：“倒好办，你有轿子就搭人。”王太和自己无法，这有几十两银子，

回家张罗办事，定了吉日，把妻子娶过来。他这个时节，也没有亲戚来往人情，韩员外打算女儿过门后，过一两个月，再给王太和拿钱做买卖。焉想到王太和娶过来，未到半月，王太和晚上睡不着，思想这日子怎么过，翻来复去睁着眼。偶见地下有一个火球，滚到南墙根没了，一连三天。王太和就跟他妻子说道：“地下有个火球，你是瞧不见，滚来滚去，不知是什么道理？”韩氏说：“许是闹财罢。”王太和说：“也许有的事。”韩氏说：“你瞧准了，拿我的金簪插到那里，等明天刨开瞧瞧。”王太和果然把金簪记上，次日用铁锹一刨，刨到有二尺许，只听“咯当”一响，王太和仔细一看，目瞪口呆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五十九回 得金宝福随相转 访娘亲跋涉天涯

话说王太和拿铁锹一刨，刨了二尺多深，就听“咯当”一响。王太和一瞧是石板，揭开石板一看，是一窖金元宝银元宝。金元宝都是一百两一个的马蹄金，银元宝是二百两一个的大元宝。王太和一看，先拿出一个来，照样埋好，也不敢声张。次日到岳父家提说要盖房，韩员外说：“你有钱么？”王太和说：“没有多钱，对付着办。”先买了两个银柜，找木厂子一看，他这片地基不小，先盖三间瓦房。随着动工，随着往外搬运金银，把房盖好了，把金元宝一数，是六百个，每个能换银五千两，银元宝是四百个，共一千个，从此陡然大富，有三百多万银子。在本地开的银楼缎号，置买田地房产，大众都知道王太和发了财回来了，都不知道怎么发了财。王太和自己想起，当初在松江府老道给我相面，说我该当饿死，现在我得了这大家私，还能饿得死么？老道几乎耽误了我终身的大事。从此不信服和尚老道，说僧道都是谣言惑众。王太和每年冬施粥，夏施茶，舍棉袄棉裤，遇穷苦人等，贫老病瞎，必要周济，就是不斋僧布道，今天为什么要把和尚找回来，施舍一万两银子呢？只因他瞧见影壁上写的字了，济公写的是两首绝句。头一首是：昔日松江问子平，涵龄道我一身穷。事至而今陡然富，皆因苏兴马玉容。第二首是：梦醒更深三更天，见一红光奔正南。揭开石板仔细看，四六黄白整一千。王太和一看，暗道：“怪呀，我的事没人知道，这和尚可是神仙？”故此赶紧叫家人追回来。管家追出村口，一瞧和尚正往前走，管家说：“大师父请回来，我家员外施给一万银子。”和尚这才转身回来，王太和一见，说：“圣僧请里面坐。”和尚来到书房，有家人献茶，王太和说：“圣僧，我的事情，圣僧何以知晓？”和尚说：“你那事瞒不了我，你休要毁谤僧道。你可知道有两句话，‘心不好，命穷苦，直到了心好命也好，富贵直到老，命好心不好，中途夭折了’。人要做些阴鹭事，能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当初老道给你相面之时，你是蛇纹入口，主于饿死。你做这两件鹭事，你这蛇纹通下来，变为寿带纹。”王太和这才如梦方醒，和尚说：“你要不信，我还有个主意，给你瞧瞧。你拿一万银子，在海潮寺做功德修万缘桥，明天吉日兴工，你叫人抬四块石头来。我写上四句话，一块上写一句，搁在万缘桥旁边，派两个家人看着。头一块石头，叫大众白瞧白看，谁要看第二块石头，跟他要二百两银子，要瞧第三块是三百两，看第四块是五百两。这一千两银子，助你修万缘桥作为酒钱，可别说是我写的，就说是神仙写的。”王太和一想，说：“谁花二百两银子瞧一块石头呀？我虽有钱，我也不能那么冤。”和尚说：“你不信，你瞧着有人瞧没有？”王太和立时叫人到海潮寺，收拾预备做公馆，又叫家人搭了四块石头，给和尚把字写好，把四块石头放好，叫家人看着。王太和也在海潮寺同和尚住着，没事下棋。万缘桥就动工修起来了，两个家人看着四块石头说：“众位瞧石头，头一块是白瞧白看，瞧第二块是二百两银。”街市上都吵嚷动了，大众围着，瞧石头上有字，写的是七个字：“不姓高来本姓梁。”大众一瞧，都说这两个人是财迷，谁能花二百银子瞧石头？众人纷纷议论。过了有十几天，也并没有一个问的，都是瞧瞧头一块，一笑就走。这天王太和就说：“圣僧，你老人家说有瞧石头的，怎么不灵呢？”

阴鹭(zhì)：《书·洪范》：“惟天阴鹭下民。”意谓天默默地安定下民。“鹭”作“定”解。也称阴德为“阴鹭”。

和尚说：“你别忙，大约不过五天，就有人来瞧。”果然到第四天，忽然来了一个文生公子，头戴翠蓝色文生巾，身穿翠蓝绸文生氅，腰系丝绦，白袜云鞋，白净面皮，俊品人物，带着两个书童，挑着琴剑书箱。来到近前一看，这位文生公子就问：“这石头是谁写的？”家人说：“神仙写的。”文生公子说：“神仙在哪里。”家人说：“你不用管神仙在哪里，你要瞧第二块，是二百两银子、头一块是白瞧。”这位文生公子说：“我给二百银子，你搭开我瞧瞧。”家人就赶紧到海潮寺回禀员外，道：“有人来瞧石头了。”王太和心里说：“真有这等样人，肯花二百银子瞧石头？”自己不信，来到这里一瞧，是一位文生公子打扮。王太和说：“尊驾要瞧石头吗？”这公子说：“不错。”王太和说：“瞧第二块石头二百银子。”这公子说：“我给二百银子。”立刻打开书箱，拿出四两黄金，折银二百两，交与王太和。王太和叫家人把石头搭开，众家人都不愿意搭。王太和说：“你们谁来搭？每人我给二两银子赏。”大众一听，这个也是搭，那个也要搭？都抢着要搭。不到一刻，搭开一块，这位公子一瞧第二块更愣了。书中交代：这位公子为什么他要花二百银子瞧第二块石头呢？这内中有一段隐情。头一块石头上写的是“不姓高来本姓梁”。这位公子就是不姓高来本姓梁。他原本是这石杭县梁王庄的人，他五岁的时节，正赶上金宋交兵，干离怖大队反到江南，他母亲带着他逃难，正赶上贼队把他母子冲散了，儿子找不着娘了，站在街上哭。由那边来了一个人，歪戴着帽子，闪披着大氅，说：“小孩子，你哭什么呢？”小孩虽说五岁，倒很伶俐，说话很清楚，说：“我是梁王庄的，我叫兴郎。我娘带我逃走，反遇见贼，把我娘冲散了，我找不着了。”这人说：“这跟我找你娘去罢，我是你舅舅。”梁兴郎人小不肯吃亏，说：“你不是我舅舅，你是我哥哥，你带我找我妈去罢。”这人说：“跟我走。”立时带着梁兴郎一走，来到甘泉县地面，住在高家店，这地方太平，他打算把梁兴郎卖了。偏巧这开店的高掌柜就是夫妇两个，家有百万豪富，他也不指着开店吃饭，所为应酬苦亲友。这夫妇没儿没女，就问他带着小孩是你什么人呀？这拐子手说：“我姓郎叫郎赞，这是我外甥。他父亲都叫贼兵掠了去，这孩子跟着我也赘手，我打算找个主把他卖了。”高掌柜说：“我瞧瞧，”把兴郎叫到柜房去，一给吃的，说：“你姓什么？”梁兴郎说：“我姓梁，叫兴郎。”高掌柜说：“他是你舅舅么？”梁兴郎说：“不是，我不认得他。我娘带我逃难，遇见贼，我娘丢了。他说他是我舅舅，我就说你是我哥哥，他说带我找我娘去。”高掌柜问明白，一问拐子手要卖多少钱，郎赞说：“五十两银子。”高掌柜说：“五十两，我留下了，你给写一张字罢。”郎赞说：“我不会写字。”高掌柜说：“你不会写字，叫我先生代笔。我们这里可有规矩，说五十两可是减半，给二十五两，在店里卖有三成用钱，五十两是十五两，叫先生写字是十两，刨尽了，一两不找。你去罢，没你的钱了。你要不答应，我把你送到衙门去，照拐子手办你。”郎赞一听也愣了，大众作好作歹，算给了他几吊钱盘费，郎赞走了。高掌柜人称高百万，在家里以员外呼之，把梁兴郎留下，雇老妈哄着，要一奉十，起名高得计。后来请先生教他念书，到十六岁娶媳妇，也是本处杨百万的女儿。杨员外也是夫妇两个，就是一个女儿。过了有五六年，杨员外夫妇也死了，梁兴郎这点造化大了，两分百万家私都归他一人。这天梁兴郎跟他妻子说：“我本是梁王庄的人，现在我养生父母已死，我要出去访访我亲生母，去找个下落。如死了，我把尸骨请回来。如没死，我把娘亲找回来。我这一去，多带黄金，少带白银，暗藏珠宝，

扮作游学的书生。说不定几年回来，家中全靠娘子料理。”杨氏说：“官人这是一分孝道，我也不能拦，官人去罢。”梁兴郎这才带了两个书童出来，逢山朝山，逢庙拜庙，求神佛保佑母子相见。今天来到万缘桥一瞧石头，罗汉爷指引孝子迷途，母子团圆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六十回 梁兴郎千金看隐诗 济禅师佛法指孝子

话说梁兴郎来到万缘桥一瞧，石头上写的是：“不姓高来本姓梁。”自己一想，“我出来这些日子，并没访着一点头绪，我也不知梁王庄在哪里？这也须是神人指示。只要把我娘亲找着，花几千两也不要紧。”故拿出四两黄金折二百银子。王员外叫家人把头一块石头搭开，梁兴郎一看第二块上写的是：“巧妆改扮觅萱堂”。梁兴郎一看，这明明是我。这才问：“第三块还有字么？”家人说：“要瞧第三块，是三百银子。”梁兴郎一看，说：“我倒要瞧瞧。”立刻又拿六两黄金折三百两银，交给王太和。王太和一想：“真怪，真有人拿银子瞧。”叫家人把第三块搭开，梁兴郎一看，第三块写的是：“兴郎要见生身母。”梁兴郎一看，这更对了，说：“你把这块拿开我看。”家人说：“要看第四块，是五百两。”梁兴郎说：“你怎么讹人哪？”家人说：“不讹人，你爱瞧就瞧，不爱瞧不瞧。”梁兴郎一想：“已然花了五百，再花五百，只要有了我娘亲的下落，慢说花一千，两千也花。”想罢又拿出十锭黄金。王太和叫人搭开第四块一瞧，第四块上写：“去到临安问法王。”梁兴郎一瞧这句话，“呀”了一声，几乎翻身栽倒。自己一想，了不得了，这许是有人知道我由家中出来的心思，设出圈套，诓骗我一千银。”自己又一想：“我的乳名没人知道，此真令人难测。”自己这才问道：“众人且知道这临安法王，是怎么一段事？可是地名？可是人名？”大众一个个俱皆摇头，说：“不知道。”梁兴郎自己心中真如万把钢刀扎心，正在发愣，那边来了一位老丈。众人说：“你要打听，问这位老头罢，他叫福地圣人，什么事他都知道。”梁兴郎赶紧施礼，说：“借问老丈，可知道这临安法王是在哪里？”这老者说：“你要问临安，由这往东南走二十余里，有一座兴隆镇，上那里打听去，这里没人知道。”梁兴郎一听，无奈叫书童挑起琴剑书箱，一直够奔东南，约走了有二十余里，见前面有一座镇店。村口外树林下有二位老者在树旁酌棋，一位是白脸长髯，一位长的清奇古怪，梁兴郎连忙上前说：“二位老人家请了！我打听打听，有个临安法王，二位老人家可知道？”这位老者一听说：“临安我可知道，当初金宋未交兵以前，这座兴隆镇就叫临安镇，后来宋室天下太平，改叫为兴隆镇，这个法王我可不知。”那位老者道：“贤弟，你是不知道，我比你大几岁，我十二三岁的时节，你还是小孩不记事。这村口如意庵尼姑庙，我记的就叫法王庵，后来改的如意庵。你去打听法王，尊驾到那里去打听罢。”梁兴郎一听，谢过二位老丈，赶紧带了书童，进了村口一瞧，路北里有一座庙，山门上写着“如意庵”。上前一叩门，由里出来了一个小尼姑，把门开开，说：“施主找谁？”梁兴郎说：“我是前来烧香。”小尼姑说：“我们这是尼僧庙。”梁兴郎说：“不管是甚庙，我要烧古香。”小尼僧便领到大殿，梁兴郎烧上一炷，烧完了香，说：“小师父，你带领我在庙里游逛游逛。”小尼僧说：“可以。”立刻带着梁兴郎到各院中观看。这个庙是三层殿，有东西跨院，甚为宽敞，游来游去，来到一个东跨院，这院中是北房三间，东西配房，北房门外挂着一块匾，上写“冰心堂”三字。梁兴郎一看，就知道这院中有孀妇守节，正在一愣，只

萱堂：旧时以“萱堂”指母亲的居室，亦即以指母亲。

金宋未交兵以前：钦宗靖康元年（相于公元年）金兵攻入开封，由此推断，“金宋未交兵以前”应为年以前。

见由北上房出来一位老婆婆，有六十多岁。鬓白成霜，穿的衣服平常，梁兴郎一看这位老太太的模样，不由自己心中一惨，二目落泪。这位老太太一看他，也觉着眼圈一酸，眼泪落下来了。母子天性所感，老太太并不敢认，说：“这位先生尊姓？”梁兴郎说：“我姓梁，乳名叫兴郎。”老太太一听，心如刀剐，说：“儿呀！我只打算今生今世，你我母子不能相见，没想到为娘还见着你了。”梁兴郎叫了一声：“亲娘呀！”也哭起来了。书中交代：他母亲怎么会落到这庙里呢？凡事自有个定数，自从母子一失散，老太太找不着孩儿，自己一想：“我还活什么？”想欲自尽，幸遇见一位好人劝解老太太，说：“你别死，倘若你儿在着，将来也可以母子见面。你暂为找个尼庙一住，慢慢再寻访你的孩儿。”老太太一想也是，就投奔这法王庵来了。这个庙离梁王庄三里地，这庙里老尼也是忠厚人，见梁老太太这分光景，老尼僧说：“你就在我这住着罢，何时你儿有了下落，你再走，没有音，你就跟我在庙里修行罢。”梁老太太就在这庙中苦守，早晚侍奉佛祖。后来附近村庄都知道庙里有个梁李氏守节，大众送了一块匾，写了“冰心堂”三字。梁老太太终日吃斋念佛，祷告神灵显应，叫母子可以见面。今天果然梁兴郎来了，母子见面，抱头痛哭，兴郎说：“娘亲，你老人家不必哭了，孩儿现在甘泉县娶了亲了。我养身父母把我抚养大了，现在二老已经故世，孩儿才得出来寻找我娘亲，多蒙神人指示，得见你老人家。娘亲生养孩儿一场，未能在你老人家前晨昏定省，叫你老人家受这样清苦。孩儿今天接娘亲家去，还可以享两天安闲自在之福。”老太太一听，说：“儿呀，今天你我母子见面，也算是神灵默佑。为娘终日烧香祷告，但愿你我母子见一面，现在我瞧见你，就得了，你也不必接我回去。我已然是出了家，侍奉佛祖，我也就不想再还俗了。”梁兴郎一听，苦苦哀哀，总要请老娘回去。老太太执意不肯，梁兴郎无法，就把家眷接到兴隆镇来，给老太太单买一座庙，叫老太太在庙里修行静养，梁兴郎不时到庙里去问候。这天梁兴郎回想万缘桥，瞧瞧这几块石头，是什么人写的呢？我倒要访问访问。自己带着两个书童来到万缘桥一看，万缘桥已快告竣，梁兴郎一打听，方知是济公禅师写的。梁兴郎要见见这活佛济颠，正赶上王太和同济公来到万缘桥监工，有人指引告诉他：“这位穷和尚就是灵隐寺济公长老。”梁兴郎赶奔上前，说：“圣僧在上，弟子有礼，前者多蒙圣僧指示，我找着我娘亲，弟子实在感恩不尽。”和尚说：“你起来，不必行礼。你母子既见了面，你要好好的尽孝，你回去罢。”梁兴郎还要承谢礼物给圣僧长老，和尚说：“不必，我和尚常说，一不积财，二不积怨，睡也安然，走也方便。”梁兴郎无法，竟自告辞去了。王太和正同和尚在这里监工，偶然忽觉得对面来了一阵旋风，和尚说：“来了，来了。”王太和一看，随着这阵风，来了一个老道，披发仗剑，身高八尺，黄脸膛，三绺黑胡须，穿着蓝缎色道袍。王太和一看一愣，见老道赶奔上前，给济公行礼。来者老道非是别人，正是黄脸真人孙道全。和尚说：“悟真你干什么来？”孙道全说：“弟子自天台山分手，回到自己庙中，把庙中安置好了。到灵隐寺找你老人家，听说你老人家来修万缘桥，我就在庙里住着。焉想到临安城出了塌天大祸，钱塘知县派我来请你老人家。”和尚一按灵光，早已察觉明白。书中交代：怎么一段事呢？只因钱塘县新任赵文辉，他本是两榜出身，自到任以来，两袖清风，爱民如子，焉想到地面上出了一件逆案。秦丞相的兄弟花花太岁王胜仙，他本是个恶霸，在本地无所不为，依仗着他哥哥是当朝宰相，无人敢惹他。王胜仙家中有二三十个如夫人侍妾，就有一个得宠的

爱妾，就是田国本那个妹子。本来她是歌妓出身，琵琶丝弦，自己能歌能唱。这天王胜仙要到西湖湖心亭去取乐吃酒，先叫田氏坐着轿，带着婆子丫环先去。三乘轿正走在西湖苏堤，忽然来了一阵旋风，围着轿子，绕了几个弯，抬轿的人都睁不开眼，急至旋风过去，再一看田氏踪迹不见，小轿内婆子、丫环，一刀之伤殒命，大众吓的目瞪口呆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